

第五屆

南臺

文學獎

作品集

主辦單位：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第五屆南臺文學獎

作品集




南臺科技大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南臺科技大學
第五屆文學獎



南臺科技大學
第五屆文學獎

主編序

在新冠病毒的世紀疫情陰影裡，第五屆「南臺文學獎」因延後開學而延長截稿之日期，幸喜青春的心靈在陰霾中，依舊有著對於生活，對於生命，對於親情、友情、愛情的繽紛想像、追求與期望，從而集字成句，集句成篇，最終成果璀璨，使本屆文學獎之質量成為歷屆之最。

本屆文學獎在前屆「新詩」、「散文」、「小說」三大文類之基礎上，新增「微電影劇本」，以期召引更多愛好文藝的同學們前來共襄盛舉。綜觀這些或初試啼聲，或再接再厲、二度折桂的同學作品，題材、內容相當多元，除了常見的愛情迷惘、甘苦，也涉及親人往生、行旅見聞、宗教經驗、學習困境、疾病書寫、AI隱憂，以及戰爭中的人性，等等。至於在人物刻畫、情節安排、結構布局，以及語言、行文、意象方面，容或有所不足，然而，衡諸同學的年紀、閱歷，亦可謂精彩出色，令人擊節讚賞。

校園文學獎的頒發，不僅是對於同學寫作能力的肯定，也希望在不同文類領域的專家、作家，能給予同學一些寫作方面的參考意見，因此，在各組主事老師的辛勤聯繫、奔走下，延請了陳魚果、王天寬、張培哲、宇文正、方秋停、林達陽、鍾美玲、楊淑雯、陳淑滿、李蕙、林齡齡、楊儒強等詩人、作家、專家為本屆評審，他們不辭舟車勞頓，遠地而來，為免有遺珠之憾，反覆閱讀參賽作品，討論、評定名次，並給出寶貴的意見，同學若能虛心參詳，必能受益。

文章之事，寸心千古，貴在不輟。名作家梁實秋先生曾以筆名投稿而遭退稿，文壇成名作家之未遭退稿者幾希，因此，若未能在本屆文學獎中嶄露頭角、斬獲佳名，實無需自餒，得獎參賽者感言有云：「我是為了自己而寫的」，確實是喜好寫作者的美好書寫心態。而唐代招賢大師偈詩云：「百丈竿頭須進步」，也期待在本屆文學獎中獲獎的同學能持續寫作，使「南臺文學獎」成為各色的文學種籽藉以抽芽、茁長的小小的文學園地，也期待這一方園地能為未來的文壇，培育出美麗的花朵。



目錄

主編序	01		
新詩組		皮諾丘	198
你是我	05	微電影劇本組	
傷心	09	算計	213
相元	12	最美不過初相見	227
父親	17	歡迎來到大眾小吃店	235
蛛網	20	選擇幸福的勇氣	256
由於風的緣故	23	時光買賣	260
沉睡	27	築夢	273
		Light	283
散文組		頒獎典禮攝影	289
生命的切片之一	32		
混濁	37		
魂歸	45		
紅心芭樂	51		
神明	56		
海風、時光與蒼白	61		
獨島	67		
短篇小說組			
戰爭	74		
主人	99		
畫	113		
獄鳥	135		
思凡	158		
貓咪形狀的我的孤獨	181		



新詩組

你是我

傷心

相元

父親

蛛網

由於風的緣故

沉睡

評審講評



新詩組評審委員：陳魚果，王天寬，張培哲



講評代表：陳魚果（詩人）

評審新詩獎時，我們看到了一些參與者的潛質。在大學的文學獎裡，我們儘量的把一些可能發芽的種子挑選出來，這是在大學的寫作培養裡面最重要的事情。一開始，我很期待這些未來的寫作種子會是什麼樣子？在這些具有文學創作潛質的同學中，我看到了書寫的題材包含了愛情、親情、疾病、故鄉，非常多元，尤其是年紀尚輕，即能處理關於家暴與疾病的題材，這個部分，非常令人期待可以繼續去爬梳出一個自我療癒的結果，或者去釐清這個關係中究竟是怎樣的狀況。在詩的要求上，其形式、構句，以及結構，如何讓詩題、詩句，與段落之間扣合得更緊密，並且能夠再打開你的各種感官，讓它們成為你的「刀劍」而為你所用。不管內在結構或文字形式上，你想表達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什麼？這個想法來自於你對於這個時代、對於自己的生命經驗，或者是你自己的專業——尤其是專業，你在未來也許會從自己的專業去觀看這個世界，而有一些想法，甚至是提出一些結論與思考，重點是你看到什麼？然後怎麼想？又做出怎樣的回應？我非常鼓勵各位同學能夠展開你的感官，去看見這個世界、這個土地的面貌，不管是從大歷史或小歷史，從個人的故事，甚至是一些歌謠——其實台灣各地有非常多的歌謠，都可以成為我們的「刀劍」而為我們所用——都能成為我們寫作的養分。也許在我們學習、思考、看見，然後與其回應的過程之中，我們會生長出更多詩的可能。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代表兩位一樣很年輕的詩人講評，我們真的很希望在這一些未來可能發芽的寫作種子裡，盡量將他們挑出來，希望他們未來還會有更多的想法與作品產生。

■ 排名：第一名

■ 班級：流行音樂三甲

■ 姓名：謝予心

你是我

偶爾，在天空的顏料溫柔妝扮早晨時

你像夏日的冰淇淋

像畢業季的鳳凰花

無辜的攤在床上看著時針

瀟灑地轉動

任何事都毫無意義

忠誠的時針亦是

眨眼間，一天就這樣緩緩的融化了

可在太陽交換月亮後

我是下課的鐘聲

是在公園奔跑喧嘩的小學生

你是我嗎？還是

我才是我

偶爾，在月亮交換太陽時

我像舞台上的吉他

像寒冬的熱濃湯

可以在人群中歡笑、當大家的依靠

可以輕盈的在校園裡詮釋青春

鋪滿色彩的一天比微風還要柔順

可在晚霞的背影溫吞預告黃昏時

你是被關在地下室裡的舊輪胎

是比考卷上的紅字還令人厭惡的藥罐子

我是我嗎？還是

你才是我

歲月被禁錮在莫比烏斯帶裡。

對了

剛剛初次看到外面掉進來了一封信，從

每每試圖掙脫的那裂縫

信封上有朵溫柔的花，還寫著名字

它說你會好的

我

我會好的。

創作動機



因為羨慕那些只有一個自己的人們。

這是一個藏得太深、藏了太久的秘密。沒有任何人知道，這個任何人裡面也包括我自己。

想當然其實我是知道的，但卻因為沒有勇氣面對，不敢承認擺在眼前的事實，所以長久以來就這樣一直假裝不知道，繼續過著平凡的生活。

然而這個秘密已經開始嚴重的困擾我，影響到我的生活、甚至我身邊的人們，我開始成為問題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也許該求救，但我發不出聲音。或者說，是那另一個我不允許自己發出聲音。

所以我羨慕那些只有一個自己的人們。

我是一名精神疾病患者，經常會有極端的想法，常會覺得自己為什麼變得不像自己了，明明原本的我不是這樣的，好像有另一個我在試圖操縱這個身軀的思想，有兩個我在「我」裡面爭鬥，但我卻無能為力。靠自己的力量抵抗也漸漸沒用了，我卻仍無所適從，也不敢尋求幫助，因為在一個對精神疾病這麼不友善的社會裡，不會有人願意自投羅網吧。

但這次，我硬是撐住所有苦痛，想把所有的不堪及負面攤在陽光底下，一定會灼傷，但是時候面對了吧，一味地將傷口藏起來，永遠都無法痊癒的。

於是我提筆寫下這首詩。

以前我總寫詩送人，想要用我渺小的文字拯救別人，願能帶給他們力量、帶給他們溫暖。

而這次終於，終於換我寫給自己打氣了。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老師們的肯定。

「希望大家能在創作中自我療癒。」這是評審老師說的話，同時也是我最想做的事。

評審評語

- 關鍵妙喻「莫比烏斯環」與精神疾病之間的疊合，讓這首詩讀來很動人。雖然詩句尚待精鍊，且行進及整體結構沒有非常密切扣合這個妙喻，卻也大概能展現迂迴、自我懷疑、疾病與痊癒 / 正常社會之間的拉扯。若能依據自己的感受，延伸出更完整的單邊單面立體，例如：沿著表面繞圈，會得到相反（鏡射）的自己；以及，莫比烏斯環沒有絕對的方向，端看自己的座標定位，主客觀視角等，也或許「邀請」他人來看看，甚或自己如何「介紹」自己所在的世界風景。
- 寫自身的兩面性，或許是思覺失調，或許是躁鬱症。月亮和陽光不斷「交換」，用交換是蠻有意思的。我和你，或許都是你，或許都是我；我寫信給你，告訴你會好起來的，我就告訴了自己。去接納了自身的兩個面向。在意象的使用上也比較豐富。
- 語言相當熟練，在表現上深刻描繪出「分裂」的自我觀照，但在「是」一字的指稱上過於含糊，使得表現出來的混淆感，疑似並非源自於其所陳述的自我混淆，而是詩句並未有效表達所造成的晦暗。如果在「你是我是」上（包括題目）再下一些琢磨，應能更為精緻。

■ 排名：第二名

■ 班級：創設一甲

■ 姓名：高媿伶

傷心

心

臟破洞的時候

我知道縫補

手穿過去

發現

其實

我沒有心

眼淚流出來了

滴答滴答滴答

以為能流進你的眼睛裡

細胞有記憶嗎

他記住你的樣子嗎

不然為什麼

我整個身體都是你

的樣子

日子和你

都沒有停留

我們的距離

也走了

好遠好長

留下

不

完整的我

深陷在這裡

傷心

所以

後來的我們

沒有

後來

創作動機

總是會在一些不經意的時候，突然想起你，可能是一首歌或是一句話，之後便掉進回憶裏頭，久久無法自拔；同時，也會思考，會不會只有我，停留在這裡，無法前行呢？所以想把「傷心」，留在這裡，這是最後一次為你傷心了。

得獎感言

第一次創作新詩，就獲得了獎項，老實說，非常的意外與驚喜。也很感謝指導我的國文老師，在頒獎時，評審們給予我很多誠懇實用的意見。

對於我，文字是情緒具體的表現，透過文字得到一些深層的自己。

謝謝評審看見這樣的我，也希望自己一直寫下去。

評審評語

- 這篇作品好在簡單，完成度也相對高。而在簡單中，五感具足，然而「顧左而言他」或「聲東擊西」可再稍做發展，有幾處畫面和情感可以延伸發展，在不破壞「簡單」的前提下試著增添一點血肉。
- 這首也是頭三句不錯，用「我知道縫補」，但其實不知道穿過去並沒有心。玩了一個小小的文字遊戲，傷心，物理的和情感上的。
- 情感強烈，但文字的描述跟不上那樣的情感，只能感受到作者的情緒，卻無法渲染給讀者。

■ 排名：第三名

■ 班級：控品一甲

■ 姓名：程元

相元

你從哪裡來

就該往哪裡去

那班台北通往山東的直達車

名為生死的月台

緊握著那張醫生送的單程票

在親人為你哀聲高頌的蒸氣鳴笛下

緩緩駛入烈焰斑斕的隧道中

當重見天日之時

風為你導航

海為你掌舵

讓你回到

那早已被時間洪流沖刷殆盡

但在腦海溫存已久

東昌府

您是否見到那些遠方的同袍

您是否彌補那些過去的遺憾

舊時的家
還在時間之外的梁水鎮
駐足於馬頰河中與大海相連的故人
您是否還能與他們把酒言歡
此時此刻的美好
我以血脈中的記憶與您一起高歌
歌頌出世世代代對於家鄉的意象
異地的景
釀出劃一的情
一飲而盡
記憶與微醺裡
尋出超越歲月的連結

腦中浩瀚無邊的宇宙
無數記憶所及的星系中
一處數萬光年的寂靜幽暗中
與您共同揮灑出的銀河
發出最潔白的單純
寂靜宇宙中寂靜之海
卻傳出最悅耳的歡笑
那是我最強大的光
驅走了一切的深淵

家與公園那三百七十九步的距離

緊握的是您的手

放縱奔跑

驀然回首

依舊如常

恰是一切如真理般永恆

香爐中的煙與霧

消逝在年年月月的留念

時間帶不走的

依舊波瀾於腦海的思念

香外的世界

不存在我們的陰陽

您是否還惦記著這裡

該回家了

安睡在母親的懷裡

您與我

都該回家了

創作動機



相元是我已逝外公的名字，這個名字與我的名字有著血脈的相連。但我知道這個名字時，是在外公去世後的一年。在我的記憶中，時間不是線性的，在我腦海一切事情歷歷在目，它們的排列不與時間，而是與現今感情的連結，當我從哪裡來，就該往那裡去。我的外公是一名老兵，當年我坐在他的腳邊，聽他訴說著當年山東故鄉的往事，那份思念在我當時就可以強烈的感受到。

在喪禮的現場，懵懵懂懂的我，在大人的話語中，我只知道我的外公，坐著一班不會回頭的火車，回家了。山東是他的家鄉，在他的描述下歷歷在目，當年他口中那些與他征戰的神話故事，傳達出他與家鄉的連結。他的家鄉是山東，而我的家鄉則是他溫暖的懷抱。

在我的童年中也許比別人早一點遇到社會的黑暗，但外公在我腦海的宇宙中，形成了一道潔白的防護罩，時時刻刻保護著我，當年我們時常數著步伐，在家與公園三百七十九步的距離，我希望那是一段永遠走不完的路，我再這麼全力的奔跑，不管我在哪，他依舊在我身後庇蔭著我。

如今他去世了多年，帶走的是被時間侵蝕的現實，看著香發出的雲煙緩緩升起，在同一個客廳、同一張搖椅，我們的距離卻是最遠的陰陽兩地，只有在回憶中，我才能再度回味那份熟悉的家鄉味。

在人生長路中，我們從故鄉開始，開始走一條回家的路，謝謝您給我一個溫暖的故鄉，希望您在遠方的故鄉也感受到久違故鄉的溫暖。

得獎感言

親人的生離死別使我用文字醞釀了這首詩，謝謝我的親人教我用愛來看待這個世界，希望這些文字可以讓你提起對家人那份最熟悉的感情，那份愛使我們在生活中找到後盾，也讓我們得到了最強大的力量。謝謝各位駐足停留來閱讀我的文字，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那份家人的愛。人也許會因為時間而消散在人間，但那份愛會跟著你我的靈魂永遠傳承下去。這首詩獻給每個努力愛人與被愛的人。

評審評語

- 情感和概念非常動人，特別是前兩段，從台北通往山東的直達車是相當好的主幹，台北/山東/時間/海峽是基本座標，若能精鍊字句，藉由某些關鍵事件、物品、相片等，連結出相元的各個時代切片，這樣會更有力量。此外，注意語言的質地，慎用同類型與固定組合詞句，可以避免落入陳腔濫調。再者，你的情感如何？在成年之後認知到這些「故事」，你是怎麼想的呢？寫給相元的詩大概還可以再發展。
- 語調中感到一種招喚逝去親人的口吻；但實在不知道題目為何取作「相元」，看了自述才知道那是名字。
- 除了一些可能是別字以及文字上的瑕疵，這首長詩的意象、聲音性及布局相當醇熟，不因篇幅顯得冗長，更將故事及情感相合，深刻且道盡思念與釋懷解脫，令人動容。唯題目「相元」二字意義不明，雖為親人名字，但作者並未經營描述，也未賦予別出心裁的意義，是可惜之處。

■ 排名：佳作

■ 班級：會資四乙

■ 姓名：洪翊嘉

父親

一雙厚實又粗糙的手掌，
撫摸著我的臉龐。
兩行淚水劃破了紅燙，
房間內充滿了刺耳的聲響。
城市的喧囂掩蓋了屋內的黑暗，
這一夜的我望著星空睡著了。
在夢裡，那雙熟悉又溫暖的手掌，
將我帶往希望、夢想。
貪婪的我找尋著，
那張我朝思暮想的臉孔，
可惜，我起床了。
忽然間樓梯口傳來沈重的腳步聲，
像是在對我說，
「我們來玩捉迷藏吧！」
我迅速的躲藏在衣櫃內，
屏著呼吸，
深怕自己的一口氣，

洩露了自己的身影。

「咚……咚……咚……」，

我想我輸了這場遊戲。

蜷曲在地上的我，

臉泛紅著、濕潤著，

吐下最後一口氣。

創作動機



從前我的父親會帶著我們全家人出遊玩耍，直到有一天，他砸碎了我們家客廳所有物品。也開始因為一點小事而不耐煩，甚至賞我們耳光，我就知道該探討現今許多人所面臨到的家暴了。

一到六行說著父親毆打孩子所製造出的聲音，七到十一行講著父親在孩子心目中以前的樣貌，十二到二十三行說著父親又再次上樓來毆打孩子。

幸運地是，孩子將不會再被毆打了。

這種完全捉摸不了父親為什麼要傷害孩子的案件，和孩子內心的恐懼，是現今遭受被虐的孩子和現在的我，所抹滅不了的心靈傷害。

得獎感言

現今有許多家庭還正遭受著言語以及行為的暴力，希望這篇文章能讓所有的施暴者知道，即使傷害了愛你的人，他依然會在夢裡繼續愛著你，只是這份愛會持續多久，沒有人會知道。

也期望這個社會的家庭暴力能越來越少，讓許多孩子能安穩的睡上一場好覺。

評審評語

- （幫拍拍。）這個題材很難，然而書寫做為自我療癒或耙梳的開端，總是令人期待的。在書寫技巧上，有幾個點可以思考看看：哪些時候該敘述、特寫？物品或事件連接（結），各種自我定義的儀式等等，如何看見以及告別。此外，善用時序，不同時期的處境和感受，適時交錯，甚至否認、詰問，如此對位出自己與父親彼此的面貌與座標。
- 用遊戲的意象描寫家暴，作者想營造出類似《捉迷藏》的恐怖片氛圍，但兩者（遊戲和暴行）沒有揉雜得很好。最後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意圖，但感性上並沒有吃下一顆溫暖而燙口的果實，那樣複雜滋味。
- 命題和內容恰到好處，取材得宜，文字的表達上展現出遭受家暴的孩子的內心矛盾，相當細膩。但這首詩似乎未完成，前半段經營得好，後半段卻顯潦草，跟不上前述鋪陳，很可惜。

■ 排名：佳作

■ 班級：多樂三乙

■ 姓名：梁博宇

蛛網

床邊與牆角的情緣，
拉成黏膩而精緻的絲線。
微光閃爍的邊緣、時光披的一層朦朧間，
混雜對你若有似無的眷戀。

彷彿氧氣般的陪伴，
也曾一起凝視天空湛藍——
但卻消失的突然、突然喘不過氣的昏暗……
毒深的雙腳早已扭曲蹣跚。

抽離載浮載沉的心，
隨膠著的步行慢慢燃盡。
神經毒素的上癮、空氣冰冷稀薄的教訓、
自願踩著沒有盡頭的足印。

那也許是不堪回首，
卻早已撥開過往的荒謬。
是時間擁抱過後，回憶終究釀成了甜酒，
輕嚐過後仍感謝曾經擁有。

藕斷絲連那點依稀——
輕輕一撥就被勾起漣漪。
我憂心扯斷回憶，我只敢輕輕觸揉邊際——
因為那是你曾來過的痕跡。

創作動機



有天晚上在睡前，我突然注意到了佈在床邊的蜘蛛網。這讓我想起曾經在我房裡的一隻跳蛛，起初我還有點害怕他的存在，後來卻已經習慣了——直到他消失在我房裡，自己卻感受到一股不可思議的空虛。

有許多經過我們人生的過客也是如此，他們在我們的記憶之中留下深刻的回憶，但在離開的時候卻又是那麼的突然。無論是好是壞，我們都感謝那些發生過的回憶。可回憶其實就像蛛網一樣脆弱，擔心一旦回想了、記憶就會被扭曲、被破壞——想盡可能地透過簡短地詩句，傳達「有些回憶即使是蛛網，也不希望將他掃去」的心情。

得獎感言

對文學一直沒有信心的我，鼓起勇氣參加了人生第一次的文學獎，也幸好是鼓起勇氣了，沒想到竟然有這個機會得到評審們的肯定！我感到非常榮幸。

感謝評審的認可，也期許自己未來有機會能夠創作出更成熟的作品！

評審評語

- 文字略嫌單一，蜘蛛網的特性也未能掌握：例如取其陷阱特質，蜘蛛、網、獵物之間的關係（自投羅網/蜘蛛棄網獨留獵物）；或取其薄弱（強韌）……；或取其織網時的過程……
- 透過對於蛛網的描寫，作者相當細膩地表達出人對於「習以為常」所投注的情感，隱約地，襯托出生活的點滴，相當精采。但詩的語句書寫還有些瑕疵，如「披的」、「感謝曾經擁有」稍嫌未經琢磨而過於違和，需費心修飾。
- 「彷彿氧氣般的陪伴」，這句或可做為一個中介：對蜘蛛從恐懼到如空氣般習以為常（日常狀態），最終牠消失了的失落。波特萊爾也描述過類似的心理：一個逃離寄宿學院的男孩，回望他痛恨的陰森學校，竟悵然若失。

■ 排名：佳作

■ 班級：資管一甲

■ 姓名：東家銘

由於風的緣故

傘還是得撐的，縱然沒有了雨

東風的聲音不甚清晰

只靜靜

在遠處低息

探尋 尋不到生氣 卻

尋到一只

帶血汗的藍鸝

晨昏朦朧 我拾起你的落羽

那是初次相遇

輕風徐來

緩緩暖暖的 沙沙聲

艷麗牡丹是火的印記

明亮輕靈的雙眼 盡

噙著笑意

長日和煦 蘭潭翠碧

——留下刻印

金素早至 桂香飄里

卻不記是肅風之期

你眉目含笑 說

欲採菊 遂走進深林

那是最後一次身影

寒風凜冽 瑟瑟不已

卻孤執地仍在尋

忽然 他問

值得嗎

恍惚間想起

你看我時好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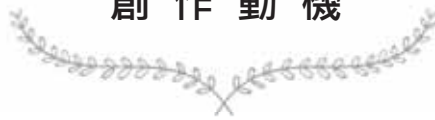
你看山時好近

鼎沒了火 風只得吹起餘燼

吹成了摧 卻無可奈何

傘還是得撐的 縱然沒有了你

創作動機



想寫一個失戀的故事，從相遇後的互動、照顧，到分手。

傘為保護傘之意。

另外，借用《易經》的一些象徵來寫作：風是飄渺不定的，有時是溫煦的微風，有時是狂躁的暴風。藍鷗是雉類的一種，雉在《易經》中屬於火，另外藍鷗是一種善隱匿的鳥，行蹤很難觀察。兩卦結合後變成火風井，在卦象中是離上巽下，其中上卦指的是別人，下卦指的是自己。而在《說卦》中提到離為火、為日，動物的象徵是雉。所以他是光采的，亮麗的。巽為木、為風，動物的象徵是雞。他跟離的起點就不同了，如何能夠匹配.....

占卦的解釋是諸事皆平順，唯感情事有危險。因為鼎要不斷地加柴，火才會足夠，但是兩個人的感情不能只是單方面的付出，另一方坐享其成，那是不對等的結構，總有一天會支撐不住，於是最後他就消失了，離開了他。

得獎感言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中文閱讀與表達的王老師，在老師的鼓勵跟期中進度之下，帶給我鞭策自己、追求卓越、不斷精益求精的動力；其次我要感謝通識中心，舉辦文學獎並給予我十足的肯定；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同學，在我認為不會得獎的時候依然支持著我。

評審評語



- 用典與如何轉化，一直是相當巧妙的過程，然而目的為何？是否恰當？是必須思考的問題。例如某些特殊時代、地區或類型的服裝，在此時此地，究竟所為何來？若這首詩主要講述感情發展的過程，更要倚著「卦象」推進，目前詩中的比喻象徵與卦相連結似乎略顯薄弱牽強。此外，斷行用虛線在閱讀上有點干擾。
- 語言上有點令人疑惑，有些瓊瑤式用語，也有從顧城那借來的句子，還有分隔線的使用等等，減損了它唯美的氛圍。
- 布局隱含著春夏秋冬，作為兩兩相遇的起承轉合，文字耽美，善於運用古典文詞經營情感，然而有些辭溢乎情的情形，使得情感被字句遮蓋了。詩中似乎強調火和風的意象，然而經營有限，命題甚至有所忽略（詩中談火風，題目卻只有風），使得火風更加單薄，題旨也不甚明確，為詩的缺憾。

■ 排名：佳作

■ 班級：應日四甲

■ 姓名：吳靜玫

沉睡

身處現實的殺戮

戰敗的我

逃向孤獨的防空洞

燭芯上搖晃著

指引我前進的路途

髮梢間夾雜著

呼喚我回頭的細語

深處

燈火通明的寂寥

空無一人的熱鬧

獨自

擁抱餘春

受忍寒冬

凝視著似無底洞般

混沌的隧道

若是

你輕輕地叫醒我

會是帶我逃離

或是

和我一起待在這裡

創作動機

我在殘酷的現實社會中學習如何習慣孤獨。當我越走越深，越走越近，最後卻只剩下我一個人。內心的一部分告訴我孤獨也許是危險的，但卻因為太過神秘而無法停下腳步。最後我甚至就選擇孤獨了，享受一個人熱鬧，一個人空虛。要是有人看見內心深處那個孤獨的我，那他是會選擇帶我逃離這個小世界，重新回到現實；還是和我一起待在這裡，擁抱並分享彼此的孤獨呢？

得獎感言

一開始只是單純地想把內心的想法寫成文章，用更好的形容詞去貼近自己最真實的感受。這首詩，這一部分的我。而且在寫文章的同時還可以順便整理一下思緒。總之，期許自己未來可以再寫出更多好的作品。也謝謝評審老師們的肯定。

評審評語

- 意象造境不錯，然而可惜了幾個可以延伸發展這個化境「疾病世界」的機會，防空洞、隧道、混沌、無底洞的主意象可再發展完整，又若能除去固定現成的語詞，完全自家烘焙調味，是不是不更能原汁原味展現呢？
- 名為「沉睡」，但寫的卻是孤獨，用的意象是防空洞；和題目比較相關的只有倒數第二段：「若是 / 你輕輕地叫醒我」。作者或許想要描述一個在防空洞沉睡許久的人，類似野獸冬眠，那為何不是一般的洞穴呢？
- 將「孤獨」具體描述，但是在命題上過於薄弱，內容並未連結「孤獨」和「沉睡」之間的關係，僅僅詩末「叫醒」有關，旨趣不明。最後一段不及前段經營，尚待推敲琢磨。

散文組

生命的切片之一

混濁

魂歸

紅心芭樂

神明

海風、時光與蒼白

獨島

評審講評



散文組評審委員：宇文正，方秋停，林達陽



講評代表：宇文正（《聯合報》副刊組主任）

非常感謝讓我來講評。因為我說話聽起來口齒清晰，所以經常被誤以為是一個口才機敏，善於演說的人，其實不是，我是一個很容易緊張的人，常常上節目——無論是廣播或是電視、網路直播——經常是在結束之後，我會開始懊惱哪一句該說、哪一句不應該說、為什麼想說的沒說，總是有非常多的懊惱。累積了無數次的懊惱之後，有一天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很慶幸我的生命裡頭有寫作這件事情，因為只有寫作可以不斷的反覆琢磨、重新修改。寫作可以修改，不像說話，說錯了就是說錯了，所以我現在要先跟各位同學說，無論你今天是有得獎或是沒有得獎，沒有關係，因為寫作是可以重來的，是可以不斷的琢磨、不斷的修改的。無論有沒有得獎，因為你開始走進了寫作的這一條路，我相信——因為我自己是在這條路上，一直到現在仍然在走動的人——當你開始喜歡寫作這一件事情之後，你會自然而然的打開所有的感官，讓所有的嗅覺、觸覺、味覺都打開來，幫你去捕捉人生中種種的經驗，單是這一件事情，就會使你的生活更為充實。

這一次的散文作品評審，與我過去評審有文學系所的大學的作品，有不太一樣的感受，就是一般有文學系所的大學，散文作品更多的是向內的自我心理的挖掘，而閱讀各位的作品，我看到更多生活上的面相。可能是你們目前這個年紀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面臨親人死亡的感觸，那是讓人讀來非常能夠感同身受的。此外，有旅行中的所見所思，甚至還有從電玩中得到的靈感，以及奇特的宗教經驗，等等，題材面向非常的寬廣，對我與兩位非常優秀的作家方秋停、林達陽而言，也是一個非常愉快的評審經驗。我們彼此大致有共識，但是又有很多的個人品味的差異，所以在每一次的評審過程中間，會不斷有所商討。另外，我與兩位評審也從中學習到很多，達陽曾問我說：「宇文姊，妳參加、評論那麼多的文學獎，會不會覺得消耗呢？」我說不會，因為只有在參與這種評審時，我才能夠認識現在的孩子、現在的學生、现在的青年作家在想什麼？你們的生活經驗是什麼？這個對我來說是更大的衝擊、更大的學習。所以在評審過程中，我們三位評審也在向你們學習，整個過程非常的愉快。最後，我再說一次，無論結果有沒有得獎，我都要恭喜你們走進寫作的這件事，而這件事是值得一辈子戮力以赴的。

■排名：第一名

■班級：英語三乙

■姓名：鄭孟軒

生命的切片之一

獅子座的春麗在你們分手後，轉頭望向遊戲機台上觀看結局的你。隔著一層鋪上厚重灰塵又沾滿指紋的玻璃，她知道你在笑。巨大的像素方塊在她的頭頂上，藍色的——不摻雜任何雜質的、純粹的藍——天空突然爆炸出煙火，尚未落地捨不得消失的碎屑浮在空氣中，擋住了在混亂中升起的英文字串，她想伸手撥開，卻先看見大寫的 F 聳動地要她離開。隨後轉身進入沒有門把的小酒館。

她很喜歡台南，這裡充滿自由的空氣，這裡的人恣意生長，道路也是。她用实际行动去證明她對台南的愛，拉著你在一條又一條的巷子奔跑，有時候笑聲跳得更高，隔沒幾天便在五樓的窗上看見請勿喧嘩的布條。她喜歡台南，卻從來不談愛，反正台南不用張開手便有人擁抱。在一開始的時候誰也沒想過誰會在此久居，大概四年，期滿即收拾道別。

這發生在十四歲的時候，你坐在家裡三樓的客廳，那時候的沙發是一樓不要給搬上來的，棕色皮革在凹槽的邊緣長滿了細紋，指甲一刮便開腸破肚。晚上十點，你剛掛掉和春麗的電話，縮著腿盯著被你爸掛在窗戶邊紅色藍色相間的霓虹燈管，突兀地在冷牆上發著光，偶爾無雲的滿月曬進房裡才柔和掉它的張狂。那個時候的你其實不是很懂它掛在那邊的意義，但在寂寥的房子裡，竟還是詭異地令你安心。那晚的你做了一個好長好長的夢，分不清現實與虛境地仍臥倒在沙發，除了吞嚥的口水聲，窸窣窸窣的細微聲響侵踏著你的夢，而後又發現它近得

像從體內竄出，你沒有睜開眼睛，皮膚底下的那股躁動卻顧不得你的睏意鑽出一個又一個的洞。你把手伸向臉頰，原先光滑的皮膚長出細細柔軟的皮毛，又刺又癢地還是不願睜眼，只是淺淺嘆息。再一次醒來的時候你的腳邊多了件女性針織衫，延伸到走廊一片狼藉，半掩的房門能聽見父親規律的鼻鼾，你拿著毛巾站在共用浴室外的地墊上，愣著一個年輕女人的影子出神，她知道你就在外面，所以放慢了動作走到浴室東側的窗框旁擺弄她豐腴的身體。

在那之後你時常夢起那個晚上，但總是等不到白天，而後撲向那盞紅藍光亮。

春麗在你的生命裡來來去去，放學的時候牽著她在台南的公車上顛簸回家，肩膀靠在一起，手背掃過她們的大腿，原先半小時的車程有時在中途多走了長長一段路。她們身體裝滿了熱情，乳房下方關不住的是對荷爾蒙的想望，她們總在你的眼睛沈淪，你送她到家門口的時候紳士地等她上樓，再等著她房間的燈亮起。那一瞬間你已經開始想她了，但你不確定你追求的到底是什麼，你喜歡的是她，還是她激情時的光明。

獅子座春麗是第六個，你在你的筆記頁上圈起獅子座。牡羊座、處女座、雙魚座，那些已經分開的春麗你記不得她們的臉，但在伸直身體的時候仍能感覺到她們雙手緊擁著你。你知道你每一次和春麗談分開的時候她們的反應，又是哭又是鬧，有的冷靜卻在背後傷你，而你原本以為這一次的春麗能夠特別，但每日一通不間斷的瘋狂還是令你失望。

分開之後走小巷子的習慣沒有改掉，甚至到了更遠的地方，大部分是一個人，少數時間才有人同行，但她不是很介意身邊到底有沒有陪伴。剛開始的時候她會抓著電話，另一手再抓著握著電話的手，恐懼與不安讓她幾乎無法行走，眼

淚縱橫害怕再撥出號碼。經過認識的貓咪也不敢停下，橘色的胖貓會過來與她招呼，但她持續向前。老得看得見骨骸與剛剛上油漆的屋子不受拘束地排列，前頭的道路在縮窄，地板變得黏膩，踏在上面的鞋長出自己的意志要她不准回頭，但空間扭曲得把粉紅色的雲化為酸液傾倒在台南的胃裡。所有的東西都糊在一起了，她只剩下也快要破碎的靈魂慌亂得目睹這一切。嘲笑你身邊的女孩並不會讓她變得更好，但她還是翻看著那些你後來愛上的春麗，而不得不承認的是她們比起獅子座春麗更有才華，笑得更燦爛，她們更適合台南。但她們最後也沒有久留，走在同一條路上，大馬士革的味道從她身邊經過，染過的淺棕色捲髮找到了出口，進入另一個願意為她敞開道路的城市。

後來有半年你都沒再聽過獅子座春麗的消息，你以為這個春麗也成了你情史的背景，然後某一天她突然出現在你公司的門口，想在你心底撩起一陣漣漪。她小心地捧著她的心，笨拙地不知道該在何時放進你的口袋。你站在這段關係的外圍，看著自己的身體和她約會。她說她一直都不了解你，你反問她到底有無一時半刻的愛過你。她點頭說是卻隨即後悔，在一起的時候她最討厭的便是開口談愛，愛太重了，經過喉腔的氣承載不住它的重量，一切用話語表達的都太草率。這不是你想要的回答，但你仍然和她出門。

她在神農街底的新開的酒吧停了下來，台南離她好遠好遠，會不會台南其實也不曾邀請她進入，她走在巷子卻不曾走進核心，也或許台南曾經給了她一次機會，但她卻站在迴道上猶豫看著大門再次緊閉。她在與你的關係裡呼救，卻又站在你的門外敲打，你躲在自己的世界聽不見她的聲音，她身上的光亮你已經嘗過，儘管你告訴這個春麗她是你生命裡最愛的一個，但你無法放棄追尋更奪目的

靈魂，愛到底是什麼啊。獅子座春麗對於你愛上她的原因很有自信，也從來不開口問，但其實她只是害怕你說出了真正原因會被禁錮，除了你愛她的理由她毫無自信。

所以她小心地保護著她所擁有的愛，人這輩子的愛都裝在一個瓶子裡，每遇到一個人就分給他一點點。有時候你會遇見某個人，然後偏心地多給他好多好多，這些遇見你的春麗毫無警覺地傾倒她們的瓶子，在你心裡的池塘澆灌，只有獅子座春麗從來不把她的愛拿出來。她把她的瓶子跟她的心一樣偷偷地藏到你的日常，在你吃飽飯準備要拿碗盤去洗的時候驚覺它就被放在水槽邊緣。

你是個說故事的人，編寫語言的符號遠比她要漂亮得多，所有的春麗被寫進你的故事裡，獅子座春麗也難逃這個宿命。

故事的結局升起，爆炸的光亮吸引著你的目光，那晚的夢將在往後餘生成為你在尋找下一個春麗無法擺脫的顫慄，她是第一個獅子座春麗，坐在遊戲機底下你看不見也推不開的小酒館，寫下你的結局。

得獎感言

筆下的春麗又再次活了過來，用她捧在懷裡的瓶子灌溉了我生命裡的一小部分，尤其是那個看不見、摸不著但卻像空氣般的那個區塊。

但春麗本人偶爾還是會出現在我的生命裡，每次她的出現，總會調皮地在我桌上留下一張字條、一張明信片，又或者是那條巷子裡的飲料店的海鹽紅茶，每當我意識到時她卻已不見人影。

這些年得罪了不少春麗，我相信有一天我會在春麗的筆下死去，一次又一次，尤其是獅子座的。

最後謝謝大家的喜歡，受寵若驚。

評審評語

- 現實與虛擬（電玩世界）交融、跳躍的一篇作品。情慾的啟蒙來自少年時瞥見的身影，如真似夢。文字瑰麗，情節夢幻迷離，頗能表現這時代宅男宅女的情慾世界。
- 情節具張力，以「春麗」的來來去去代表情感的茫然混亂，扣合台南地景，隱約勾連家庭的複雜影響，具有想像空間。
- 作品的文學性、文學技巧，皆顯著高於其他所有作品，視角出入於「你」和「春麗」之間，拼貼情感的傷逝與虛無。剪裁還可鍛鍊，但作者才情洋溢，大有可為。

■ 排名：第二名

■ 班級：動畫二甲

■ 姓名：李怡萱

混濁

一閃而過的是妳的笑臉。

再次睜開眼睛，煙霧迷漫了整個房間，談笑聲以及狂放的低音充斥著我的耳朵。

再次眯上眼睛，好希望自己能回到那個房間。

對於她 我到底是怎樣子的存在呢，是他們愛情間的附屬品，還是我真的有那麼一點的不一樣。

好似我還能聽到她的聲音，很輕，那是專屬於我的聲音。

她笑起來很美，嘴角有兩個小小的凹洞，臉頰上有細碎的雀斑，像是撒上了巧克力脆片。

她常常因為我而笑，儘管對於她的記憶漸漸模糊，可是有好多關於她的瞬間，我深深地，深深地，烙印在腦海裡了。

她哭的時候也是，最後那段日子她總是在哭，世界彷彿被染上了一層淡淡的灰藍色，怎麼做才能讓她開心，可我終究束手無策。

那時候我才知道，讓她快樂的源頭終究不是我。

我還記得那個清晨，她一如往常的梳洗，一如往常地抱了我，但這次她卻不願意放手。

久到我以為我們能這樣，就這樣生活下去。

可是她放手了，望進她眼裡的深處，卻無法穿破層層的陰鬱。

她打開門，轉頭眯眼看著我，就像我們常玩的那個遊戲一樣，就像她嘴角的小漩渦一樣。

頃刻間，萬物似乎都因我們而停歇。

空中飄浮的微粒，箱子上斑駁的貼紙，她疲累的眼角，她的聲音，她的一切。

那是最後一次，我卻無能為力的坐在原地。

我一直記得她的手，摸過我身體時，似乎能感覺到我們心意是相通的。

再次睜開眼，音樂的震動聲與酒瓶的碰撞聲還是一如往常。

這個她和我愛的她很不同，這個她留著一頭俐落的短髮，眼睛微微上揚，是好看的內雙，鼻子與耳朵上都是五顏六色的飾品，就像掛滿霓虹燈的聖誕樹一樣，聽起來可能有些滑稽，但她的確是個漂亮的女孩，笑起來很美，罵髒話很美，就連大哭也很美。

只是她褪去了年少女孩該有的青澀與氣質。

她總是叼根煙與三五好友大吐著工作與生活的不快，她總是在換床伴，大概是不曾安定過自己的心。

我看著她，從深藍色到像薄暮般的青色，她的心情不曾好轉，似乎永遠都在那層蒼青色中徘徊。

直到金黃染上了窗簾，她才不服氣的深深睡去。

我們就像活在不同時空的室友，我們總是留了很多界線給彼此。

我不曾去好好的關心她，她也不曾伸手摸摸我。

那天晚上我們凝視著對方，陷入她的眼中，宛如陷入萬花筒的隧道裡，後來一切漸漸黯淡，她伸手抱住了我。

不回去也是挺好的，不要再回去那噩夢般的空間了。

在我愛的她離開之後，我與她曾經愛過的男人相處了好一段時間。

我們不喜歡彼此，卻又甩不掉對方。

可是他好像跟我一樣，很想很想她。

他一直留著關於她的氣息，她的照片，她的牙刷。

人真的好奇怪，明明還不想讓這些消逝，卻口口聲聲的與對方分開。

我們就這樣既不打擾，也不靠近的陪著對方。

日子深深淺淺，他好像再慢慢的、刻意的弄丟，弄丟曾經跟她做過的事，弄丟她的聲音，弄丟她的味道，弄丟他們的貓。

「你要記得牠愛吃的飼料。」

「嘿，該做的我都會做啦。」

「啊那些貓咪的用具我都送你好了，我暫時不會再養貓了。」

那天晚上，他帶著一個陌生的男人走進了那扇她離開的門。

他們把我抓進了一個小小的籠子，陌生的男人把我帶離那個房間，看著那個盛載所有我對她的回憶的房間漸漸離我遠去，我甚至做不了任何的反抗。

如果她回來找我的話怎麼辦？

如果她發現我不見的話怎麼辦？

我還想留在那裡，我還想等她，我還是好想她。

深藍色的門漸漸關了起來，我記得那是她漆的，她說我的眼睛也是那清澈的藍色，可是怎麼辦，我已經忘記清澈的感覺了，那些她留下來的密密麻麻，混在了心頭。

我怕我忘記深藍色的油漆，我怕忘記床頭櫃上的相框，我怕忘記她。

那些日子就像溺水，男人將我按進了水裡。

當他對我拳打腳踢的時候，我會一直想到我愛的她，喜歡我藍色眼睛的她。

想著她，好多難以忍受的事都變得沒有那麼痛苦。

男人常常忘記回家，也許不是忘記回家，是忘記還有我在這個家。

看著舔的一乾二淨的空碗，抬起頭她就在我眼前，她會伸手摸摸我，告訴我一切都會沒事的。

可是怎麼辦？時間像窗戶邊夕陽西下的影子，越拉越長。

我對她的記憶也越來越模糊，她的痣是在左邊的酒窩還是右邊的，她的頭髮有長及腰間嗎？還是再短了點。

怎麼辦啊，我慢慢的，慢慢的在搞丟。

就算每天都把她重新拿出來整理一次，卻還是掉了一些些，掉了一點點。

習慣這種水深火熱的日子後，男人卻在意料之外將我送走了，聽說他會離開一段時間，一段時間是多久，能夠到一萬年那麼久嗎？

我大概知道一萬年能夠有多久，見不到她的每一天，都像過了一萬年。

睜開眼睛，眼前浮現的是雜亂無章的房間，有時會忘記自己身在何處，忘記這個女孩已經是第三任主人了。

我們的關係並沒有因為那個擁抱更加地靠近，他依然過著放蕩不羈的日子，而我依然對那些視若無睹。

第一次見到你是在梅雨季的時候，女孩把你帶回了家，聽你們的來回談話，我知道自己又必須離開了，也許是習慣了被拋來拋去的感受，我沒有多做反抗的離開了女孩。

一路上滴滴答答，搖搖晃晃，你安頓好我，輕輕地撫著我的毛。

「深藍色的。」

我抬頭，你深深地看著我，說了跟她一樣的話。

深藍色，跟陰雨綿綿的天氣一樣，跟窗邊的夜幕一樣，跟刷上油漆的木門一樣，跟她的味道一樣，跟你的聲音一樣。

最近天氣總是很糟，你回家的時候髮尾總是滴著水，你還是會迫不及待地摸

摸我的頭，就算被外頭的世界磨的一塌糊塗，還是掩蓋不了你淡淡的木頭味。你做了很多他們都沒有做過的事，繞圈圈、躲貓貓、看小鳥、那些小小的，甚至稍嫌幼稚的事，都被你暈染得好不一樣。

還是一樣的雨天，你知道下雨過後的天空很漂亮嗎？

月光照在你的睫毛上，爬上床，我靜靜趴在你身邊。

看著你就像在看她，你們的身影總是在重疊，你的味道，她的微笑，離開你的時候，也會像一萬年這麼久嗎？

想問你很多事情，想多跟你相處多一點的時間，若是我能開口，能請你帶我逃跑嗎，我們可以一起去海邊，她說她很喜歡海邊，聽說那裏因為天空的折射也會變成藍色的，你喜歡嗎。

如果可以，能請你別再離開我了嗎？

想對你說的話太多，但礙於好多，總是不能開口告訴你。

當一隻貓最溫暖的事，大概是遇見你了。

我：

前陣子幫別人代養了一隻貓，剛帶走牠的時候，身上的毛糾結在了一塊，身體散發淡淡的煙臭味。

牠很溫柔，在我很累的時候總是跳上床舔舔我的手，前一個主人好像總是打牠，每當我伸出手想摸牠的時候，牠總是縮起身子跑走。

不知道怎麼能更靠近牠，那陣子總是迫不及待回家，牠會發出開心的呼嚕聲。

牠的眼睛是很深邃的藍色，望著牠，好像就會被那悲傷吸進去。

後來去問了牠的身世，當下真的不知所措。

好難受，不能把牠一直一直留在身邊嗎？

那天那個男人來接牠的時候，我沒有哭，我知道牠肯定不想看到我難受吧。

牠不停的反抗，似乎不想離開這裡。

我把牠抱起來，你們知道嗎？貓咪是會流淚的。牠眼眶濕潤的看著我，輕輕的抱住我的手，好似在安慰我，就算發生這些事，還是沒有關係的。

眼淚就像那天接牠的雨天，掉落在牠乾淨的毛上。

無能為力的感覺真的很難受，幫不了牠，只能輕輕地摸摸牠。

不知道能怎麼幫助牠，不知道怎麼幫助我自己，只能寫字，送給牠，肥仔，謝謝你長歪的牙齒，謝謝你滿天飛舞的毛，謝謝你那天抱住我的手，我愛你。

得獎感言

這篇文章獻給在我遇到眾多貓咪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段故事。

幸福的故事都是差不多的，但不幸的故事卻相反。

在《刺蝟的優雅》裡看到了這段話，想想那些令人深深記在腦中的文字，總是帶著淡淡的悲傷。

奈良美智總是在不開心的時候畫圖，就像我寫文章的時候一樣。

今天因為一些事情，並沒有去到文學獎的頒獎典禮真的很可惜。

去年去頒獎典禮的時候，遇到了達陽老師，當下緊張的說不出話來。

一直覺得南臺文學獎辦的很用心。

評審評語

- 很溫暖的文字，進入貓的靈魂，從貓的視角，敘說坎坷的經歷，藉此表達了作者對動物的悲憫。不過文章的格式（把散文寫成了分行詩的格式）須作整理，否則嚴重影響文字的節奏感。
- 透過寵物的視角，書寫現今混亂的男女關係，文末才揭出敘述者為「貓」，具小說的懸疑與設計感。
- 以貓咪的視角寫收養流浪動物議題，觸及暴力與棄養的情節，寫得真情有愛，但段落安排、以及後記是否需要存在，可再考量。

■ 排名：第三名

■ 班級：資傳四乙

■ 姓名：李惠慈

魂歸

白色，入眼可見的皆是白色，忘了有多長時間，我許久不曾來過醫院了。我快步走著，急促地穿過候診大廳，寂靜得可怕，除了我的腳步聲外，其餘皆是一片死寂的素白，我尋著病房號碼，望著上面的數字，停在門前，卻是猶豫著，腦中轉過千百萬個想法，不知為何，我沒有勇氣轉開門把。

與爺爺的互動停留在泛黃的記憶中，猶記得他總會叼一支長壽菸，窒息而紛亂的氣味，飄渺的霧氣使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應該是笑著，我竭力回想那些細節，卻都模糊不清。

鼓起勇氣進了病房，二伯父在裡面，我問了聲好，二伯父默默點了頭。多少年不曾見過面了？只記得某年過後，我們便沒再回去吃過年夜飯。我混亂的想著，視線游移到病床上的人，一瞬間幾乎認不出來，那是爺爺。比我想像中乾瘦許多，曾經寬厚的肩膀已不復從前，呼吸器在他的臉上彷彿厚重的枷鎖，每一口氣都像是最後一口般，人的呼吸應該是輕盈無聲的，但現在竟然像沉重的步伐，是瀕死之人臨終前對生命的渴求。

我看著老人蠟黃的臉龐，巨大的慌張令我無所適從，早上家人叫我來醫院一趟時，我竟那麼不情願，心裡多少是後悔的。理智的聲音大罵我是個不孝孫子，我沒有盡一分後輩的責任，到長輩生了大病，還不願見他，而我明明是他一手帶

大的孫女。二伯父見我如此，淡淡道，「要說什麼就快說吧。」

言下之意，是可能撐不了多久了。而那一天，爺爺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有什麼事要做就快去做。」而他那時幾乎已經沒有了辨認人的能力，我不清楚他有沒有認出我，也不清楚他跟我說的這句話，究竟是想要我留下還是要我走？無法忘記的是，在凌晨兩點半響起的那通電話，人生第一次在夜半騎著機車回到奶奶家，在三月二十六日的寒冷凌晨，我的爺爺永恆的離開了人間。

救護車沒有鳴笛，無聲息的開進巷子裡頭，上頭的紅光亮得刺眼。附近住的都是老人，城鄉的差距讓年輕人離開了這裡，此時僅我們這一戶還亮著燈，迎接大體抵達。爺爺是個非常傳統的人，葬儀社的人叫阿壽，在生前爺爺親自指名的，阿壽說葬禮是要照著傳統的方法來，不能省減步驟，必須做完整套儀式，否則會有很麻煩的問題。信者恆信，生者既已迎來道別的時刻，爺爺身故後的願望，都必然是要做到的。

大體下救護車的那一刻，我真的覺得他只是睡著了，彷彿仍在呼吸一般，兩名救護員將擔架推下車，將他置放在客廳。所有人都到齊了，爺爺說過不願意在醫院裡斷氣，所以到了最後時刻拔了管，到了家中才算真正離世。

第一次迎來親人的消亡，心中的情緒無法一言蔽之，悲傷是淡的，所有經歷過的，都不會再經歷一遍，所有親戚安靜的等待儀式開始，大伯父去安撫我悲傷的奶奶，我突然感覺這是許多年來，我與親戚們最接近的一次。念經的和尚到了，阿壽將一壺藥草放在爐上煮滾，每個親人依輩分大小輪流將藥草湯舀出一勺，嘴中默念著病都好了不會再痛了，阿壽說每一個亡者不一定會有做這步，爺爺是生病亡故的，才有讓他痊癒，安然歸去的這個過程。

藥草都舀完，和尚開始念經，讀完三本儀式即完成，每一本約一刻鐘，所有人靜靜跪著，經文吟誦聲飄盪在風中，意外的令人心神安定。願這聲音能渡他到彼岸，我想。

靈堂尚未架設起，那是明天的工作，深夜中進行的最後一個步驟，隨著念經聲結束，我們一一站起，外面不知何時已經置放了一個巨大的金爐，約有二人高；二伯父提起放在爐上煮滾的滾水沿著金爐潑灑三圈。這是「結界」，為了確保金爐中燒給爺爺的東西有確實送到他手上，由血親親手畫下的結界所保護。依照指示我們排成一列，圍著金爐行走，火光閃現，照著每個人的臉孔，我邊走邊靜靜看著燃燒的火焰，火花隨著風被帶起，我有種奇妙的感覺，似乎真的有誰要到遠方去了，留在塵世間的東西都將隨之被帶走。

沒有人說話，直到將燃燒殆盡之時，我站在金爐邊抬頭仰望，零星的火花仍飄散在空中，細細的冷雨隨之落下，我摸摸臉，雨很溫柔，就像眼淚。

下雨了，彷彿暗示魂靈歸去的信號。

我父親在這個告別中扮演沉默的角色，對於爺爺的死亡，我不清楚他的感受，有悲傷但更多的是放下心中的一些痛苦——爺爺在我父親心中造成的傷痕太過巨大，誤解到最後仍沒有解開，解鈴還需繫鈴人，而結未解，繫鈴人已逝。當年我尚未長大，只聽說父輩兄弟間為了一些事起爭執。而爺爺對父親的不信任，讓父親深感背叛，只是沒想到爭執的盡頭等待著的不是和解，而是死結，現在仍是。

靈堂擺設的照片早就選好，多年前拍的唯一一組家庭合照，照片中爺爺帶著一抹平靜的微笑，畫框四周鮮花簇擁，佛燈的暖光縈繞著，阿壽拿來紙張，教我

們摺蓮花、元寶。得空時我們一家都會過去摺，一開始氣氛不太協調，彼此不知該如何和對方相處，明明是親人卻比朋友還陌生，我們都長大了，而長輩已老去，我想。多年前頭髮還黑的大伯如今已有了白髮，體態也顯得較為臃腫；二伯吃齋唸佛，不食人間煙火模樣；人還是這些人，只是不再一起圍爐過得狀似親密，反倒互不干涉相敬如「冰」，歲月把我們帶到了不同的路上，各人有各人的人生，如今是爺爺又將我們聚在一起。

晚輩畢竟年紀還輕，沒有伯父他們那麼多彎彎繞繞，但我卻不敢輕易開口跟堂兄堂姊聊天，生怕一不小心說錯了話。心裡警扭極了，明明小時候關係很親，現在卻怎樣也聊不起來，我內心焦躁，表面尷尬不已，只能靜靜摺著蓮花，我手不巧，摺成歪扭的模樣，堂姊看到後笑了，沉默隨之打破，慢慢的開始聊起近幾年的生活；隨著晚餐時間來到，吃飯的過程總是能讓交際這件事變得親密，讓戒備的界線模糊一些，往年的爭吵與計較像是不存在，如今聚在這裡的目的是送行，明明應該悲傷的事情，此刻我卻認為是一個修補裂痕的契機，有些事情正在慢慢好轉，藉由一個人的遠去，藉由親人的消亡。

藍色棚子搭起數天過去，人來來往往，認識的陌生的，爺爺在這一一生中愛的、或擦肩而過的人，都在這裡，在鮮花簇擁裡所有人的面貌都模糊，我站在棚子外頭，看向爺爺，成像在我眼中倒映，那不過是一張普通不過的相片，我卻感覺他目光灼灼，此刻我們是互相守護的關係，我將陪他走完人世最後一遭。

隔天清晨啾啾聲驚起電線上停駐的麻雀，我們一身黑衣黑鞋，撐著黑傘將棺木送出巷口，遺照捧在堂兄手上，撐一把黑傘落下陰影，不讓毒辣的陽光灼燒爺爺的魂靈。走出巷口時，我想這段神奇的日子結束了，愉快地坐在餐桌上和堂姊

吃飯，父親和大伯互幫互助，像以前一樣說話，奶奶像普通的奶奶一樣對孫子慈愛又呵護，不再只是哭訴或怨嘆，我們暫時回到了自己的角色之中。在正常家庭裡稀鬆平常的互動成了我在這段喪期中的期間限定，它們會被收藏在我記憶中特殊的地方，也許不會常常想起，但是一定非常深刻。

棺木送進去燃燒的那刻，阿壽叫我們跪下大喊火來了，爺爺快跑，周圍都是哽咽的聲音，唯獨我喊出第一聲後，剩下的聲音便出不來了。眼前猛然浮現蓋棺封釘前爺爺的樣貌，他乾枯萎縮，成了一具小小的，僅僅是肉和骨的結合體，死灰的皮膚粘連在骨頭上，樣貌改變極大，已不是我印象中的樣子，我愣愣地盯著遺體，我想世界上真的有靈魂，靈魂寄宿肉體，而肉體才擁有了生命。無庸置疑的他已經離開這副軀殼，他會歸去哪裡呢？所謂西方極樂，又或是蓮下佛前，我只知佛已渡他，而他去的必定是很好很好的遠方，留在塵世的我們將他留在記憶中，願他了無牽掛，再願靈魂，獲得永恆的自由。

得獎感言

首先很榮幸能得到獎項，我一直想用一些實體的東西讓這段記憶保留下來，寫文章的時候那些記憶一幕幕湧現，像是電影，但卻是真實發生的告別，用另一種形式分享了我的人生片刻，也成為我持續創作的動力，非常感激。

評審評語

- 從爺爺過世寫起，描述鄉間年輕人口外移、老化、安靜的巷弄；述及父親與爺爺的心結，親人間的隔閡在喪事進行中、在餐桌上，慢慢放鬆，即便只是「期間限定」，也將成為記憶中特別的一頁。能以豐富的細節、顏色、聲響表現內心幽微的轉折。
- 因爺爺往生讓疏離的親人又集合一起，「守護」的情境寫得具體深刻，細節感人。
- 真誠描寫親人逝世題材，通篇溫度控制得宜，細緻、畫面調動有度，若行文能善用各種標點的特性，文章層次會更好。

■排名：佳作

■班級：日語一甲

■姓名：陳筱蒨

紅心芭樂

這天天氣有點陰雲，時間也接近大考了，我背上書包，走往家中附近的公車站，因為假日的原因，我和同學約了比平日稍晚的時間到學校自習，走的途中一輛車從旁駛過。

車靠近我時漸漸趨緩，車窗搖了下來，車內那張臉滿是熟悉的恐懼，裡頭坐著的是我隔壁的親戚，駕駛座坐著阿伯，副駕駛座則是伯母；伯母搖下車窗用台語問我：妳是要去哪？我和阿伯可以載妳去。我答道：不用麻煩了，公車快來了，我自己去就好。伯母回了一聲好啦，車子就駛離我視野所見的範圍。

等公車的時候心中有些躁動，像是在逃避些什麼，還來不及多想，公車就來了，我走上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下，望著沿途的風景，我開始回想那股躁動從何而來，是因為內向的關係嗎？從小因為內向常常被伯母說怎麼看到人都不問好。是因為這份恐懼嗎？

我乍然想起其實那位有點兇的伯母曾給過我一顆很甜的紅心芭樂，說到芭樂，還記得在小時候總是會跟著爸爸、爺爺去田裡看著他們耕作，我總是會耐不住性子到處跑，偶爾跑到水溝丟丟石頭、看看魚在水中游動，稻田吹來的風不知為何特別地涼快，附近還有菜田，那裡有一顆芭樂樹，那棵樹不高但有綠蔭可以遮擋陽光，偶爾幸運會看到幾顆芭樂，那幾顆芭樂的外表雖然普通也有點小裂

痕，但吃到嘴裡特別的甜特別的滿足。而伯母的那顆芭樂則是國小時發生的事了。

母親哭得滿臉通紅的衝進房間，邊抽泣邊搖著我的肩膀和我說：我們沒有爸爸了！我們沒有爸爸了！那刻，我知道，我知道我的父親過世了，在父親被媽媽開車載去醫院的那晚，不同於以往的是我感受到隨之而來.....，隨之而來的一種恐懼預感，當時看著準備出門的父親竟然有股衝動想衝去抱緊他，而我卻沒有這麼做，只脫口說出一句：爸爸拜拜。我怎麼曉得那竟會是我對父親說的最後一句話。

我應該要嚎啕大哭的，我失去了我的父親，但我看向在親戚的攙扶下哭到近乎昏厥的母親，再看向身旁小我三歲的弟弟，那不知所措的眼神帶著恐懼與無助，我想，我有資格掉下眼淚嗎？我心中起了這個疑問。我跟著喪禮的法師做著應有的禮俗，我摸著父親的腳底，雖然只是隔著鞋子，但我的確能感受到那隔了一輩子的冰冷，畢竟我不管父親是否願意的，擅自說了：下輩子我還是想當你的女兒。

我是多麼希望那只是一場夢，一場能夠醒來的夢，我不知道時間到底過了多久，吵過架很久沒往來的姑姑帶著她的兒子女兒來上香，也沒有多說什麼就只是靜靜地拿著香拜，拜完也就離開了；也有國小曾經教過我的老師和校長前來，他們先是望著我和弟弟便低頭私語，外頭有時也有小孩經過好奇的看過來。在佛經的播放下，我不知道究竟折了幾朵紙蓮花，也不知道看了多少來來往往上香的親戚與師長。燒著一張張的金紙，看著掛在靈堂父親的照片，你總是那樣對我微笑著。我一直不敢去看看冷藏櫃裡的父親，聽母親說父親的臉龐長了些許的鬍子。

我呆呆的坐在椅子上回想，原來？一夜之間失去了親人原來這麼難受，我開始回想父親對我的疼愛與包容，我怕我有一天忘記他的聲音，忘記那盤偶爾會太鹹的炒飯，忘記泡麵中那顆蛋的貼心，忘記那張總是笑著臉看我的父親。

喪禮還沒結束，經過了幾天我也不是很清楚，空氣中瀰漫著燒香味；那天我和弟弟坐在外頭的椅子上，隔壁的伯母穿著拖鞋拿著兩顆洗好的芭樂走了過來，當下我還有點緊張的看著她，而伯母對我說：這兩顆芭樂給妳和妳弟弟吃。我記憶中對她是恐懼的，可那時當我看著她的臉時，她的眼神裡透露著的是憐憫和關愛，她告訴我：喪禮上女生要學會哭，懂嗎？我對她點點頭，伯母便走向她家了，我咬了一口那顆芭樂，是紅心的，雖然外面清脆也不是特別好看，但裡頭卻是軟綿的。

好甜，這滋味與小時候在菜田中吃到的不同卻又有相同之處，感覺當下千百種情緒在血液中流竄，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伯母和藹的臉，第一次感受到伯母的慈愛和眼中透露的同情，莫名奇妙的躁動湧了上來，我忍住情緒，趕緊的吃完手中的那顆芭樂，深怕再過一會兒，眼淚便會不受控的流下。

後來喪禮結束了，父親被送往火葬場，直到那刻，我才相信這並不是一場夢，我坐在法師的車上，法師和坐在副駕駛座的二伯父聊著，而坐在後座的我手裡捧著父親的骨灰送父親回家，那抱著睡著的我上樓的父親，原來一點也不重。

那陣子，爺爺不時的在夜晚就會抽泣喊著父親名字，而母親幾乎每天以淚洗面，每當母親提起父親時我便想轉移話題，母親也發現了便問我：為什麼不想說妳父親，妳不想他嗎？我當時只回了：怎麼可能，他是爸爸欸。其實我心中只是害怕看到母親在哭，害怕提起父親的時候看到哭泣的母親，同時也怕自己忍不住

在母親面前哭了起來。

趁著假日，我把房間的門鎖上，放著電腦的音樂，我終於哭了出來，我只敢無聲的哭泣，害怕樓下的弟弟和爺爺聽到，我緊緊抱著哭到抖動的身體，就希望父親能再像從前一樣抱抱我，我想起了那顆紅心芭樂，便哭得更加厲害，看著手機中唯一一張為父親拍的照片，是有多麼的後悔與空虛，在我把眼睛哭得通紅浮腫後，我關掉音樂，趕緊到廁所洗把臉，卸去我的悲傷，換上我冷靜的臉。

之後每每看到芭樂或是芭樂樹，我都會聯想到當時伯母給我的那顆紅心芭樂、聯想到父親，後來我所吃到的芭樂都沒有像當時那顆紅心芭樂那麼甜，我應該懂也可能不懂原因，但我知道我永遠忘不了那顆芭樂，曾是在菜田中握住的那顆，也曾是伯母手中得到的那顆。

一陣腳步聲將我從回憶中拉回現實，我不知不覺的已經到站了，我儘快的背起書包拿著悠遊卡下車，心中也浮現些微坦然，我緩緩的從下車的站牌走向學校，太陽微微探頭，也吹起一陣微風，天氣好像稍微好多了。

得獎感言

在以往都寫新詩較多，這次試著寫散文，我覺得散文就像是要把自己層層扒開一樣用文字去呈現。不過也因為很少嘗試散文，在用詞、結構上較青澀。但很開心能在第一次投稿就拿到佳作，這同時也代表自己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還要再仔細的去感受世界。

評審評語

- 與外表嚴肅的鄰居伯母邂逅，憶起父親過世後，伯母遞給她的一顆紅心芭樂，以及父親過世時的種種心緒，娓娓道來。外硬內軟的紅心芭樂，既是伯母的性情，也象徵作者面對父親驟逝的心理，技巧成熟。
- 以「紅心芭樂」串連全篇，象徵親情，有感傷也有歷久彌新的感動。
- 透過親人過世以及生者的人際互動，描寫出細緻的情感、以及「好人」的多元樣貌（嚴肅但流露溫情的伯母、情感外溢的母親、節制自己情緒希望能照顧旁人的敘事者等），象徵物選擇出色，有許多動人的細節。

■排名：佳作

■班級：應日三乙

■姓名：吳芷沂

神明

三炷清香，靜心祈願；禮佛跪拜，病痛得解。

陽光高掛，微風輕拂，是個出門遊玩的好日子。於是我們一家決定趁著這舒適的天氣南下屏東去玩。說到屏東，當然是三種必嘗的美食。一是東港三寶之一的「雙糕潤」，麻糬般 Q 彈的口感以及濃厚的黑糖味，尤其是剛出爐時還溫熱著的時候黑糖還未融化，是滿口幸福的甜味。二是買完雙糕潤後附近的東港三寶之二「肉粿」，它如名字，有肉也有粿，粿的口感很像碗粿，加上香腸臘肉櫻花蝦，再配上店家特有的湯汁，最後點綴上許多食物的靈魂香料——香菜，讓人口水直流的美食便呈現在眼前。三是需要離開東港前往萬巒的美食，我想、說到這應該都能猜出來是哪個有名的食物了，沒錯，便是那屏東特別出名的「萬巒豬腳」，脆皮的外表包裹的是鮮嫩的肉質，豬腳特色的甜味蘸上蒜頭醬油，形成了最佳絕配。美食讓人心情放鬆，更不用說是愛好美食的我們一家，愉悅到連在回程的車上都不停地哼唱。爸爸和我們輪流唱著車上隨機播放的歌曲，風格極度的不同，從江蕙到五月天，再從派對動物到阿公的眠床腳；歌曲到了我們喜歡的歌「淚未乾、心未涼，是什麼依然在滾燙」，開車的爸爸也能接出「入陣曲，伴我無悔的狂妄」。一家人的歌單縱然不同，還是能接起歌來，一人一句，好不快樂。歌曲剛好到了五月天的借問眾神明，手機卻響起了截然不同的日語動漫曲子。我

接起手機，就著剛剛愉悅的心情喊了一聲舅媽，可卻在聽完內容後本來還很高亢的情緒漸漸消逝，剩下似乎是難過的迷茫以及不太真實的感受。「舅媽說，外公現在在榮總.....是主動脈剝離，很嚴重的樣子，讓我們趕快過去。」聞言，副駕駛座的媽媽拿出手機，又將手機收了回去，似乎想要打電話給阿嬤，又不想徒增老人家的煩惱，反反覆覆地表現著焦慮的心情，看著她那樣，感覺自己也被焦躁的情緒渲染，不由自主地捏緊手機，好像透過這樣的方式能紓解掉心裡那股不知道怎麼宣洩的緊張。忽然，媽媽停下原本收手機的動作，輕輕地咳了起來，她閉起眼，手中轉起蓮花指，嘴裡唸著靈語（那是一種神靈的語言），我們都知道，是家裡那一位神明降駕而臨。看見這樣的狀況，爸爸停止了原本播放中音樂，說道「恭迎皇嬤娘娘」。媽媽緩緩地點點頭，似是回應也似認可。又再度咳了幾聲以後才開口，是預想中的老人低啞的聲音，更能肯定是皇嬤娘娘。「擺免煩惱，放心」。

一部經典，力量萬千。一場法會，誠心懺悔。

農曆七月初，外公進入休養的階段，等待著一個月後再動手術，信仰裡面，這個月一般不太適合動刀，許多重病的患者或是老人家，很容易撐不過這一段時間。媽媽說她記得很清楚，外公的主治醫生還讓家屬回家問過神明再決定手術時間，因為那一位醫師曾經經歷過一名病患在向神明確認時間後手術特別順利的過程。一日，我們一家去到奶奶日日讀經聽法的道家寺院，那裏的法師聽聞了外公的身體狀況，特別讓我們辦了一場藥師懺法會，爸爸媽媽、我與姐姐在有著三尊用大理石雕刻的大佛（分別是本師釋迦牟尼佛、藥師琉璃光如來佛、南無阿彌陀佛）的大雄寶殿的正中央，懺主的名字寫的是外公，另外開放其他有緣的、也正

在修習佛法的近八十位師兄姐們，一同由住持法師帶領頌唱藥師寶懺。「三世諸佛。愍念眾生。為說藥師道場懺法。今當歸命。一切諸佛.....。」最誠心也最累人的地方則是經典中一旦遇到佛菩薩的名字，便要跪拜，上中下三部經典下來大約跪拜了有 200 多次，讓我足足腿痠了一週。另外還有讓我特別印象深刻的部分，是誦經時總會不自覺的起雞皮疙瘩以及沒來由地頭暈，像是一股不知名的力量正阻止我誦經似的，根據媽媽的說法，那是一種業障，阻撓我們修行。沒有人知道這所謂玄學的力量究竟有甚麼樣的作用，至少我選擇相信，相信神佛或是經典能給負面的事情帶來一些希望。而法會過後，媽媽仍舊每日頌持《地藏王菩薩本願經》以及菩薩法號，祈求外公累世的冤親債主能夠解冤釋節，讓外公能夠平安度過這次的劫。也偶爾我們家的神明會透過媽媽降駕，讓我們準備紙蓮花及元寶等等，用著不同於道家的方式替外公解決一些我們無法理解的問題。這樣子束手無策，轉而投向信仰力量的日子，很快地結束在外公手術當天。

手術時間是早上九點，外婆、阿姨、媽媽、舅舅，聚集在手術室外，各個焦慮、仍是互相支持。那天我跟姐姐並沒有去醫院，只是後來聽媽媽這樣說，那天晚上九點左右（也就是手術已經過了 12 小時），已經超過預計的手術時間三個小時，他們正焦慮不安的時候，媽媽又開始小小聲的咳嗽了起來，皇嬪娘娘小小聲地說著即將回府後媽媽又換成了小朋友的聲音，是我們家另一尊小孩子神玉皇三公主也到來，她說手術結束，她也要回去了，接著還有聲音較為沉穩的吳府千歲也在告知後離去。而當醫生出來告知他們外公手術成功後，外婆向媽媽提出了問題，那他們家的觀音佛祖呢，為什麼沒有來？媽媽說，那時外婆的語氣好像有一點責怪，明明外公家拜的主神是觀音佛祖，怎麼沒有出現。那時，媽媽與也能

有一些「感應」的阿姨同時打了一個隔，閉起了眼微笑著用溫和的聲音說道她也要回府了，讓他們都放心，外公一切安好，只是需要靜養——她正是外婆詢問的觀音佛祖，她留到了最後一刻才離去。

媽媽的通靈體質是我國中時開始的，一旦出門玩，我們家的神明都會透過媽媽交代一些事情，有時候是較為輕鬆的告訴我們，一會兒拜拜可以買個糖果，有時候是莊嚴地告訴我們開車要小心，進到人家廟裡要注意一些事情。從小我就很習慣這樣的生活，只是從來沒有深刻的感受，只覺得家裡的神明就在那裏，但或許沒有也沒有關係。直到這次，我才發覺，祂們好像真的一直都在守護我們，我們應該懂得感恩，不只學佛，還要用自己的方式向善回應。

沉香貢末，輕煙漫漫；鮮花素果，感恩謝佛。

我有個或許是透過法會而平安度過手術的外公，以及一個民間一般稱作乩童的母親，所以若被問到信不信神，我會說——
我誠心相信。

得獎感言



非常感謝學校讓我更能肯定自己，去年我也參加了比賽，不過沒有名次，並認為今年自己的文章應該也是不能夠得獎，只是抱著想要試試看的心情投稿的。雖然不是前三名，但佳作也讓我的信心大增，我會期望自己更加進步，並且繼續磨練自己。

評審評語



- 以三炷清香破題，帶引讀者進入似幻似真的「與神同行」世界。民間宗教題材，有文化意義，敘述流暢自然。
- 台語歌及地方美食，寫出屏東風土民情，母親的通靈經驗寫得具體，並有感恩及向善意涵。
- 參賽作品中結構最清楚、轉折最豐富、且取材非常特別的作品，若能妥善運用段落安排，會有更動人的呈現。

■排名：佳作

■班級：創設一甲

■姓名：盧冠丞

海風、時光與蒼白

乾爽而舒適的空氣，在吵雜而厭煩的手機鬧鐘聲中，我輕輕睜開了雙眼。

早晨是灰色的，每次都這樣，躺在被窩中，我總感到格外的厭世，只剩內心醜陋的壓抑堵在心頭，令人喘不過氣。

夢總是忽然醒的，就像泡沫一般，越吹越大，最後「破」的一聲就破了，醒後甚麼都沒有，只剩虛無，沒有用真正物質架構起來的東西，就無法為人類的生活的支撐，在夢中，所有的罪惡都消失的一乾二淨，但只有人的悲傷，人們偌大的悲傷，有如天上的明月，孤寂而嚴酷的掛著。

但是，總會有幾天，早晨睜開眼睛，側耳傾聽，遠處傳來鼓聲。鼓聲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從很遠很遠的時間傳來，微乎其微。聽著聽著，無論如何都要踏上某一段旅途，既然如此，那就走吧。於是，簡單收拾行囊後，二月初，踩著陌生的空氣，趁著早晨六點半的寒意正發，我轉身離開我的機車。

我所在的地方是一座漁港，具體在哪並不重要，畢竟我從來都不在乎到哪旅行。走在巷子內的階梯上，四周微微的起霧，使視線縮短至不到幾百公尺，只剩早晨的依稀的晨星以及模糊的漁船燈光，在隱約的地平線上交接，並映入眼簾，散發著某種豪放的悲摧與孤寂。

天色尚未全亮，因此路燈還沒熄滅，無數的草虻朝燈泡飛舞著，恰似搖曳的

火焰。

走了幾分鐘，站在路的中央，聞到海的鹹味，聽到海的呼吸聲，風呼嘯而過，捲過灰色的雲也如同海浪一般地翻滾而過，夾帶著微塵與鹽分，飛絮所有不堪重負的一切，紛紛揚揚，一去不返，也許是因為久沒聽到浪濤的緣故，整個翻騰著氣流的藍天聽上去格外地清晰，像把耳朵浸泡在海水中。

再往前走，船隻的運轉聲與船員們的喊叫聲漸漸地蓋過了原有的寧靜，在漁港內，一切似乎都喧噪了起來，但對我而言，感覺並不壞。

前方的漁港其實並不算大，倒不如說有點小，小到藏不住秘密，小到不需裝模作樣，正因如此，漁港內的人們都有些古怪與不正經，加上我其實並不太喜歡吵雜的地方，所以有時會被一旁的叫喊給惹怒，但即便心中焦躁生氣，看到那些「不正經」的大人們，心中的怒氣便少了一大半。

在海港中的周六市集，是這少數的幾個驚喜，一進入市集中央，幾個水手，不對，現在應該叫做魚販了，幾條分開的大道上散布著零星的攤位正在叫賣，雜七雜八的魚種鋪在攤位上，或者乾脆直接裝上保麗龍箱子放在地上，有的甚至還在扭動自己的尾鰭，鹹濕的海水濺了眾人一身，但人們還是圍做一圈，等著老闆開始叫賣，這個漁港，平時雖然人煙稀落，但是只要周六，便會有些人專程來買魚。

而畏懼人群的我有其他消遣，說穿了不過是去人煙稀少的外圍散步罷了。看著還有點時間，我便越走越遠，走到了附近的公園，雖說是公園，講白了只是一條步道，從枝桠並排的地方看去，便能看到消失點，但那並不是步道的盡頭，夜晚下了一場小雨，雨的氣味與植物的香氣混合在步道上隱約瀰漫著，走入步道茂

密的枝葉蓋住了陽光，從遠方望去，步道遠處的亮光在潮濕的路面跳動，讓人們能更集中注意力去捕捉那繁盛的生命力，站在步道的入口，眼前的綠意全被景深攪動成一片模糊，唯一賦予這條道路意義的便是盡頭飄渺隱約的另一座公園，連接著海的護欄。

但越走越近我這才發現，那並不是另一座公園，而是另一個被廢棄的魚市場，斷裂的牆與不再有人的路，似乎都曾訴說著曾經的繁榮，但是，不論是漁夫，或是遊客，都再也不會來這了，再也不會。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籠罩在其不知何時會結束的陰影裡，就像孩提的我們，總愛幻想自己的死亡。

蔓草宛如過去的嬉鬧般在廣場中層層疊加，而在那之外，我卻止不住內心的悸動。看著舊時代的遺物，走過的時間、步過的街，過去的記憶透過建築、口語、照片留存在現代人的腦海中，是如此的讓人感慨無限，過去的歲月能帶給我的，終究只有它的蒼白。

到了下午四、五點，原本的人潮散去，我也能更靠近漁夫們了，走近各式各樣的人，尤其是當地的耆老，寒暄幾句，跟過早起床一樣，是我旅行時的習慣之一。

「生意不錯？」

「這邊禮拜六日都這樣嗎？」

一問起在當地的細節，那穿著漁夫裝的阿伯便肅然起勁，侃侃而談，甚至有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錯覺，不斷說著出海多辛苦，最近的漁況之類的話題，突如其來的當地知識令我有些措手不及，但同時，他的聲音，卻流露出一絲憤怒與憫

悵，不知道我是不是聽錯了，那時，伯伯總嚷嚷著以前的風景，與過往的趣事，我不理解熟悉的事物在眼前消逝是甚麼感覺，也不懂家鄉有著隱患時的心情，我還太小，沒有這樣的時間，去經歷那樣的事。

望著夕陽，我不明白，為何曾經美好的事物，總會迎來消亡？

浸潤在晚霞斜影中，感受薄暮灑在身上的溫暖，夕陽和煦且暖和，我坐在漁港旁的欄杆上。下午五點三十二分，入冬後的天晚得特別早，夕陽的餘暉在天際線下被打碎，零落在海平面，散發著某種壯闊的悲摧。

跟賣著炸物的攤販們寒暄跟剛剛一樣的話題，為的也許是稍後收攤時，老闆會把賣剩的炸物送給我吧，我甚至為他們收了碗盤。

我在座位區上吃著自己買的晚餐與老闆娘多送的蝦捲，人們總是會在空閒時陷入無限的思索，在我腦中，浮現的往往是兒時熱衷的各種遊戲、已然不復存在的風景、無法嘗到的滋味……不過最令人難忘的，應該是當時所不在意的「時光」吧？那種無關乎過去與未來，只在乎眼前片刻，無法重拾的時間。

不經意間，望著地平線，我想起了某位作家曾寫過的句子：

「你知道嗎？人站在海邊，望向地平線的長度大約是四公里，如果說這只是我們審視的角度的話，那麼，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也一定有不同的景色吧。」

望著僅剩一半的夕陽，竟然是如此的令人感慨無限，有多少人曾望著同一片景致，腦海中浮現的，卻是截然不同的畫面，與存在數十、上百年的歷史相比，我們所度過的時間，只不過是頃刻罷了。

我忽然想起，早前遇見的遺址，並不只是舊時代的遺物，或許，它只不過是換種形式罷了，那些熙攘的人潮、刻苦的漁夫們、熱心腸的老闆娘，一直都在這，

只是，不再是原本的樣子了，天空中沒有翅膀的痕跡，但他們已經飛過，懷念與過往在喧囂中低頭不語，回憶卻在其中與過往交結，其實到頭來，沒有遺言的消亡，是再好不過了，只因為沒有痕跡的死，便是無限的生。

天色漸暗，天空逐漸映照不出夕陽的紅，取而代之的便是鈷藍的夜與湛藍的海輝映交融成一塊，在銜接著夜空與大海的交界處間，路燈亮了起來。

剛吃飽的我往欄杆外看了看。

「已經這麼晚了嗎？」我心想。

日光燈旁寥寥的幾隻飛蛾，另一邊是銜著街道的路樹，往下看便是住家們的燈火，再過去則是沙灘與大海，住家的燈火在遠方的一大半已經被黑暗吞噬了，夜晚的市場四周異常寂寥，只剩下機械的運轉聲與漁夫們的談話聲。

我也該走了，跨在機車上往回家的路前進，一路上，路樹旁的花朵隨風掉落，她們從早上便開始掉落了。

為甚麼花總是那麼地美？

因為她們在凋落前就被摘下了啊。

美好的事物總會消亡，但人心常在，不必為了採集路邊的花朵來保存而停留，因為這一路上，花會一直為你盛開的。

今早剛來的我以為看海能沉澱心情，那時的我是荒謬的，但現在想想，那樣的任性卻是可以被原諒的，當我意識到這點時，也是我決定下次仍要來這裡的時候，不論過去是否可貴，那都無關緊要了，出發吧，該是上路的時候了。

新的風已然吹起，只不過還沒吹到這，不論是不是刻意的安排。

世上的一切都會在消逝過後，變得更嶄新、更美好、更強韌。

得獎感言

本文主要是以我外出旅行時的所見所聞出發，每當跟自己獨處時，才能引發我無限暇思，而當我被告知自己得獎時，我內心是矛盾的，除了獲獎那難以掩蓋的狂喜，更多的是體認自己極限的空虛，但轉念一想，這初出茅廬的大一生就能獲獎，只要持續琢磨，總有天能更進一步，想到這，便覺得剛剛的我是如此愚鈍，但這份愚鈍卻是被原諒的，我是位創作者，自始至終，都只能前進、前進、在紀錄身邊一切的同時，不斷地前進。

評審評語

- 到海邊的一天，文字清麗，充滿獨特的看法，可惜只有概念，而未能以細節表現。
- 敘寫清新，寫出行至港邊的見聞與感觸。於景物流轉中自然帶出對生命的省思。
- 描景細緻，有許多非常出色的佳句，描寫景色的同時也碰觸了生命哲思，是尚待雕琢的璞玉，通篇詩意飽滿。

■排名：佳作

■班級：多樂二甲

■姓名：吳馨好

獨島

還記得去年學期末坐在電腦前、焦頭爛額地應付作業時，體內突然有股渴望旅遊的衝動不斷擾亂著思緒，它說：「再去一次海生館吧」、「好想去看看太魯閣」、「去一些沒去過的地方看看」，回過神來，它已經在我腦中畫好了路線，成了想完成的人生目標，只差我去身體力行。仔細回想，陸陸續續忙了六個月的時間，完成了許多作業和考試，卻沒有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我便毅然決然用三週的時間規劃路線、訂旅社，計畫給自己六天的時間坐火車環島，而這六天的所見所聞，從下定決心那一刻起，成為了我人生中難忘的日子之一。

旅途中有很多時候，我都在放棄與繼續中掙扎。南下的第一天，我就遇上毫不留情的颱風天，即使決心再大，天公依然不作美；騎著租來的摩托車在鵝屏公路上奔馳，細小銳利的雨水像細小碎石刮著我的臉，連眼睛都要睜不開，雨衣遮擋不到的地方全濕了，當下只想停下車子、打包回家。

中途停在休息站時，我打算照著原路折返回民宿，暫時停止今天的活動；似乎看見我決定放棄，大雨驟然停止，空氣被方才的大雨洗刷後變得清新，混合了山脈的泥土味以及海水的氣味，深吸一口，至今無法忘掉那像是撒了鹽點綴的布朗尼蛋糕味道；我站在公路旁，左邊依山、右邊傍海，原地望著這般風景許久，覺得剛才那場雨是在替我佈景，山坡上的樹林瀰漫了霧氣，在樹與樹之間飄渺，像是那座山脈圍上一條絲綢，神秘又嫵媚；烏雲隨著大雨離開後，取而代之的是

一片看不見盡頭、相互纏綿的大白雲，後頭的陽光雖然不強烈，卻將白雲鑲了金邊，底下的海面映照，不同於平時的藍天，此時的海面像是開了一片棉花海，海浪的波動讓畫面看起來更加動人。

想起當初啟程的原因，除了滿足旅行欲望外，也想試試自己一個人有多大的勇氣，就這麼認輸回去豈不是沒意義了？所以在後來的五天裡，每當我想打退堂鼓時，我都想著第一天遇見的大雨，告訴自己這場大雨過後會看到最美的風景，這場旅遊結束後會得到獨特的經歷，為自己的人生嵌上青春印記。

前年從台北休學回來後，我養成了自己一個人的習慣。都說人類是群居動物、大多無法忍受孤獨，且身邊的朋友們三天兩頭就一起出門玩，孤身一人會被說是「怪咖」、「邊緣人」，因此大多數人無法脫離團體生活，甚至為了附和同儕而做違背自己心意的事，回想自己國中時也是如此，就更想克服孤獨；偶爾逃離人群、與自己相處，一個人吃飯、看電影，是一個調適自身與外界的方式，但一切並非看上去那樣容易，自己一人出遠門更是迥然不同的層級，不會回到熟悉的環境讓心境放鬆，一路上只能問自己話、回答自己，甚至躺在第一次見的人家裡過上一夜，所幸一路上遇到的人都純良、和善。

我一個人踏進了海生館，或許是出於陸地生物對海洋生物的某種愛慕，在海生館的玻璃缸前我能站上一天，走在玻璃拱起的海底走廊，就像親身走在海裡，簡直是美夢成真；魷魚像飛機一樣游過頭頂、雙翅拍打成群走路的企鵝、近三層樓高的海草，還能聞到被抽取引進魚缸的海水味道，海生館的一切是多麼接近海底世界。

當我為這些海洋生物驚嘆時，下意識地想轉頭對身邊的人說：「你看到了嗎？」才想起來自己是一個人，沒人可以分享此時此刻的感受，或多或少有些落

寞，而我能感受這落寞出自於身體最深的地方，因為孤身一人而空無一物，迴響才如此震耳欲聾；我在小白鯨對面的位置坐下，就只是坐著看它們，也能感受到自己的眼神的空洞，缸裡只剩下兩隻白鯨，他們用鼻子相互磨蹭時，讓我想起一隻因為聲音頻率太高、其他的同伴聽不見它的聲音，名叫 52 赫茲的鯨魚，而我現在就像那隻鯨魚，坐在海生館裡誰也聽不見我。

有一段時間 52 赫茲鯨魚消失在太平洋中，有人說牠孤單而死、有人說他為了順應環境改變頻率，甚至有紀錄片的導演花費三十萬美金在尋找牠；幾年前科學家終於找到牠，聲音依舊是 52 赫茲，但這次科學家找到的是「一群」鯨魚，並說道：「牠並不孤單，只是比較奇怪，但牠還是一隻鯨魚，會鳴唱、游泳。」如果我們不甘於孤單，改變自己去順從、融入，我們獨特的頻率還會如此珍貴嗎？改變了之後，遇上同伴又該怎麼辦呢？在海生館感到寂寞的我，只是暫時離開了舒適圈，但我依舊是人類；想到這裡，我便覺得方才的孤獨感逐漸削弱，這趟旅行似乎正以它自己的方式，帶領著我克服恐懼，告訴我一些沉溺在人群中聽不見的事情。

出發前詢問各方意見，安排乘車時間、路線以及住宿，以為必能毫無插曲地完成旅途，沒想到火車誤點會導致行程拖延半小時，距離車站太遠的民宿、請民宿主人接送要多收費。遇上這些意料之外的情況，當下能夠深刻體會「計畫永遠感不上變化」這回事，即使設想得再周到，總有那麼一點小事情會讓事情變得不完美。

遇到不可抗力的變化時，覺得每件事情都不如意，烈日當空讓我更容易感到暴躁；但現在回想遇到的麻煩事，即是賦予這趟旅途意義、難度和經驗，就像徒步從台東車站走到太麻里平交道的那段路，一邊前進一邊看向馬路的最末端，太

陽光與空氣中的水分相互折射而模糊了盡頭，背著炙熱的陽光和近兩公斤重的行李，只覺得在自找苦吃，要是手上再拿一杵柺杖，我就成了行走在沙漠中的苦行僧；縱然如此，到了目的地後，揮汗如雨的我也被眼前的風景深深吸引，沉浸在半山坡上的風景，正是三分鐘前的山坡路，讓迎面而來的風令人心曠神怡、墜入眼前美如虛幻的風景。如果一路走來沒有那些挫折，也不會有此刻的舒適宜人。

一個人環島這個決定，是我人生最大膽的決定。當到達宜蘭時，我臨時改變了行程，臨時決定到翡翠灣一趟，下公車看向天空，全是飛行傘的玩家，一個個猶如展翅的鷹，飛在海上盤旋盯著獵物；我走向工作人員，告訴他們我想乘坐飛行傘，他們便在簡易說明後替我穿上防護器具，給我一點時間做心理準備；準備起飛時，我緊張得簡直快要嘔吐，甚至有些後悔為何如此衝動，當腰上的安全繩索被海上另一端的船隻拉著跑時，助跑奔騰的雙腳逐漸騰空，心臟跳動的速度追不到上升的高度，我好像動畫裡第一次嘗試飛翔的超能力少女、慌張卻又迫不及待想沉浸在天空中，直到飛行傘被氣流帶起一陣子，身體才跟上高空中的餘裕。順利起飛後，先前的害怕已留在地面，我將眼光專注在翡翠灣，從高空看見的截然不同，這片海如其名、綠得像是一顆內部流動的寶石，無限延伸到我眼光觸不可及之處，白色船隻在海上像星群，點綴這片星海；天空中能感受些許的海風和城市的吵鬧聲，往陸地靠近好像觸得到翡翠嶺，我的嘴角不自覺地上揚，失去任何語言能力、找不到隻字片語來形容眼前的景色，只懂得笑；我們順著大氣在海上與陸地上方游移，照著鋸齒型的路線下降，直到雙腳踏上海灘的那一刻，一切都似夢非夢。起飛前嚇得臉色發白、起飛後雀躍無比，有如我這趟遠征之路，做完了才覺得：「有來真好。」

環島的六天中，第一次深刻感受到我所居住的島嶼是多麼美麗，台灣擁有自

己的高山與民俗、海景與風情，接觸過後覺得更加可貴。多樣的變化猶如將全世界縮小在這一塊土地，有好多次看到風景後完全出了神；在太魯閣的山洞中丟失了自己，同時也解放了自己，阿里山上的神木群中聽見專屬於大自然的聲音，台東森林公園如鏡面的琵琶湖、接近另一個世界的海岸邊，這些讓我相信是上天犯了私心，不想與人們共享自己的傑作，於是在路途上佈滿困難與艱辛，只讓克服重重困難的苦行僧體驗這份美好。旅遊帶給我的收穫，永遠不僅止於風景，更多的是心靈上的回憶。

得獎感言

這篇散文和另一篇落榜的小說，是每天零時躺在床上、開了夜燈、盯著螢幕，放著 Cigarette after sex 的專輯，一分一秒直到早晨書寫出來的。或許這樣的環境太容易顯露自我，讓文章也沾染了幾分進去，而這些感性對其他人來說不討人喜歡，但即便如此也會繼續寫下去。願所有透過文字傳達的人都安好。

評審評語

- 一段環島的過程、省思。有一些片段非常迷人，如在海生館的領悟、乘坐飛行傘的經驗，引人入勝。可惜結尾太中規中矩。
- 敘寫清楚，寫出一個人環島時的孤獨和省思。將人比魚及乘坐飛行傘化作鷹飛的想像，饒富意趣。
- 流暢好讀、平實且不貪心的作品，描寫非常「學生」視角的成長題材，題目命名也有巧思。

短篇小說組

▽
戰爭

主人

畫

獄鳥

思凡

貓咪形狀的我的孤獨

皮諾丘
▲

評審講評



短篇小說組評審委員：鍾美玲，楊淑雯，陳淑滿



講評代表：鍾美玲（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小說的投稿件數創歷年新高，不但份量足，而且品質也非常好，幾乎都是一分之差而已，所以競爭非常激烈。重點是字數也很多，為了怕漏掉好作品，包括另外兩位評審老師，我們都看了好幾遍，目力耗損；但是，因為看了很多年輕同學優秀的作品，所以也跟著年輕了十幾歲，所以我們覺得這是值得的。

除了作品的質量很好之外，因為名額有限，所以只能選出前七名。在前七名的作品中，人物刻畫的深度、情節的安排、結構布局，以及文字的運用上，都非常的熟練到位，而描述的筆法也很精彩，特別是在內容上所涉及的經驗層面，除了愛情的部分、課業學習上的阻礙，比較特別的是廣泛的涉獵、利用心理學的角度來描述；還有童話、科幻、戰爭，以及人類災難的部分，都有所涉獵，很難得，也是評審認為優秀之處，所以特別的青睞；但是，有一些很好的作品唯一的缺憾是在結局的安排部分，同學要特別注意在小說結局的處理、安排是非常重要的，所謂曲終奏雅，所有的鋪陳、布局，都是在最後一刻顯現，不是嗎？用細膩的探索來描繪、覺知人世間的一切，即使處在黑森林裡，我們也有仰望星空的權利，我們也有等待曙光的渴望，所以我們期待的是小說的描述最後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東西？

最後要再勉勵同學，因為都只有一分之差，所以今年你不能在台上領獎，明年一定是你，因為一分的差距不大，期待各位同學能夠持續的創作。評審們也都覺得你們在網路小說的表現上，一定也很棒，可以持續的努力，不要放棄。從你個人的生命經驗出發，涉及對社會環境的思考、國家族群的差異，或者是對整個世界來做一個關懷、探索，提出你的觀點、細膩的觀察，就像二郎神的第三隻眼看出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了解到一般人所不了解的，然後做出批判、關懷，這都是很好的。這是我們評審希望帶給同學們的勉勵。

■ 排名：第一名

■ 班級：多樂一甲

■ 姓名：呂東翰

戰爭

「我想，應該是順利甩掉他們了……」

黑夜中，在一條狹窄的小巷裡，滿是灼燒傷痕的手臂重重倚靠在橡木門上。

心臟還因為不久前的遭遇而波盪起伏。少年不停地喘著大氣，汗珠從他那略帶冷灰的蓬鬆黑髮滴落。

他回頭向身後望去，在明月的照耀下，唯有路面石磚散發著淡淡藍光，周遭的店鋪也早已打烊關門，呈現出一股冷清的氛圍。

「那些傢伙沒辦法追到這裡來吧？」

「嘎嗚……嘎嗚……」

少年的喃喃自語得到了答復，卻是一道人類無法理解的怪異聲響，有點類似嬰兒牙牙學語和「獸鬼」的兩者混和，完全聽不出個所以然。

撇除語言溝通上的障礙，少年倒是感受到對方弱小的身軀在顫抖著，爪子緊緊扣住他的老舊軍用披肩不放。

那一對渾圓透徹的海藍色眼眸，膽怯地眨了眨。

顯然無論是什麼種族，遇到未知的危險時舉止都大同小異。

坦白來講，少年也很害怕，畢竟他剛剛才背叛自己隸屬的軍團。不僅如此，他還用腰間配戴的手槍射穿了指揮官蓋瑞德的膝蓋，以及另外幾名士兵的眉心。

「再往前走幾公里就是盟軍的領土了，我們在那裡會很安全。有乾淨的水可以喝、熱騰騰的食物，假如夠幸運的話，說不定還能睡在真正的床上，而不是臭死人的草蓆或岩石地。」

「嘎嗚？」

聞言，這隻小生物似乎想模仿少年的嘴型。

「啊，抱歉，現在講這些你也聽不懂吧。」

「嘎？」

大約五歲孩童的體型，全身上下都是鞭子蹂躪的痕跡，除了四肢那宛如野獸般的爪子以外，這個不幸的小傢伙基本上跟人類沒什麼兩樣。

原本還留有不可思議長度的潔淨白髮，卻被眾人一時興起強行壓在手術台上，胡亂剪成了如今的短髮。

看見長髮被當成像垃圾丟掉，當時小傢伙發出難以形容的悲痛聲，抵抗過程還咬傷了不少士兵，導致之後幾個星期都在牢房中度過，應該是連吃的東西都沒有。

不忍讓牠成為軍隊的玩物，最終淪落到慘死路邊的下場，負責區域巡邏的少年在倉庫放了火，然後趁情勢一片混亂帶著小傢伙從側門逃脫。

由於擔心人手會不夠，他還順便放出其他同樣是被軍團抓住的犯人，有些是逃兵、有些是從淪陷的家鄉被俘擄的百姓。

為了表達感激之情，他們都表示願意幫助少年。

於是一夥人搶了武器，撂倒門口守衛，就朝最近的城鎮急速奔去。

目的地在不遠處的山丘後方，只要繞過一片荒廢的農田，差不多就能抵達盟

軍的管轄範圍了。

然而，好不容易拉開的距離瞬間被追兵乘坐的越野飛艇給趕上。

「快跑！不要回頭！」

嗡嗡叫的引擎聲蓋過了少年的吶喊。

士兵一見到人影，二話不說就直接掃射，火光瞬間點亮了夜空。

鮮血四濺，囚犯接連被手雷炸飛，變成了焦黑的肉塊。

意識到繼續走下去只會招來全滅，那些哭得滿臉眼淚鼻水的囚犯紛紛和少年道別，並將以前在監獄裡寫好的書信交給他，希望可以送到家人手中。

「拜託你了，兄弟。」

「為什麼……？我、我明明……」少年的那雙手顯得猶豫不決。

「不，你和那些渾球不一樣。」

「千萬別辜負我們的期待喔。」

「一定要活著逃出去啊，一定。」

「你們……」

得到了信賴，少年即使不願拋棄任何一人，也只好點頭答應。

大夥兒決定以分散戰術來拖延一點時間。

明明是初次相識的陌生人，卻因為這種契機而站到了一起，共同為某項值得奮鬥的事物而付出全部，甚至以肉體擋下迎面襲來的子彈。

少年和小傢伙兩人就這麼受到掩護，一路衝進城鎮。

「接下來……只要跨過前面的農田就行了。」

渾身狼狽的少年彷彿要鼓勵對方，聲音逐漸消融在沁涼寒氣當中。

衣服上沾著乾掉的血塊，但少年並沒有受傷，這些屬於一名從自家農場被強制徵召過來參軍的平頭男孩。

少年跟他關係還算不錯，因為彼此都是非自願地被召來擔任這場可笑鬧劇的幫兇，都幻想著總有一天能脫去這身腥臭的軍服，然後回家。

日復一日的行軍演練、占領異鄉土地，和手無寸鐵的老弱婦孺對抗，少年唯一能夠維持住理智的方法就是靠對談。

傍晚就寢前和男孩聊一些平凡無奇的東西，貌似也成了他在這場內戰裡的慰藉。

——直到某天，他們換了一個指揮官，是個叫做蓋瑞德的傢伙。

他性格惡劣，喜歡仗勢欺人。甚至一次和幾名高級下屬喝得爛醉，就把正好值勤結束要回去休息的朋友打成殘疾。

事後他們雖然也被狠狠訓斥了一頓，之後卻還是重複同樣的惡行，到處欺負落單的士兵。

「對不起，我之後可能沒辦法再陪你聊天了。」

直到男孩斷氣的那天，自己不知道哭了多久。

至於那件朋友的軍服，少年也以紀念對方的方式穿在身上。

從那天起，少年就不再是曾經的那個自己，怒火隨著男孩無故死去而逐漸壯大。

渴望替朋友報仇洩恨，無時無刻都在思索要怎麼殺掉那些種族歧視的人渣，機會卻不曾降臨。

後來他們聽說整片大陸的戰勢陷入了節節敗退的局面，盟軍已經突破在東海

岸的戰線，可以直接對首都進行致命打擊。

——這是一個大好機會。少年心想。

於是他準備好了製造暴亂的工具，打算從裡面擊潰這座前哨基地的勢力，一勞永逸。

為了替朋友的死報仇雪恨，同時也是為了洗清自身的罪孽，他必須這麼做。

然而，在計畫執行前幾個禮拜，基地內卻出現了一股騷動。

邊界巡邏隊抓回來了一隻不太像獸鬼的生物。

據說，他們是在附近森林的洞穴裡頭逮到這個小傢伙，至於為何前幾個月都沒有人發現牠，巡邏隊的成員也說不上來。有人形容牠是惡魔降臨，或某種不祥的預兆，總之各種亂七八糟的想法都有。

「嘎……？」

充滿稚氣的奇特聲響打斷了少年的回憶，原來，他們已經抵達自己曾提到過的農田。

只見滿地都是木頭碎片，遠處則有一匹馬兒的乾癟屍體。

少年清楚這裡絕不安全，但是道路橋樑肯定都被軍隊封鎖了，河流長年覆蓋具高度腐蝕液體的藥物。事到如今也只得硬著頭皮，繼續向前邁進。

他們必須這麼做，哪怕這意味著成功機率微乎其微，現實情況不容許現在反悔，少年得帶著小傢伙逃到盟軍領域，才不會辜負那群捨身爭取時間的囚犯。

這些逝去的生命，說什麼都要讓它有意義。

「小鬼，準備好了嗎？」

他的語調疲憊卻又無比堅定。

「嘎嗚嘎嗚。」

「嗯，我就當那句是同意吧。」他苦笑了笑。

少年牽住小傢伙毫無溫度的爪子，引來牠疑惑地歪著腦袋，卡滿枯枝落葉的白色短髮被風輕輕吹撫，另一隻手則緊握胸前的銀製金屬吊飾。

那雙琥珀色眼眸直視著前方昏暗的山坡地。

「等等。」

正當少年踏出步伐時，感覺到鬆軟泥土在微微震動，一旁的小傢伙也豎起牠那又尖又長的耳朵，面向後方發出嘶嘶聲。

不可能！軍隊不可能會這麼快就掌握到他們的行蹤，明明都刻意選了不會留下半點蹤跡的路線了啊！除非……

——在分散的囚犯之中，有人向軍隊投降了。

並且還一五一十地全盤吐出少年計畫前往盟軍領土的事，也只有這個結論最為合理。

把小傢伙拉到身後，少年抽出彈藥所剩不多的手槍，腦海中滿是恐懼以及不甘，他們都這麼靠近了。

僅僅是那幾發子彈絕對阻擋不了火冒三丈的軍隊。

「那傢伙還帶著一個累贅，肯定跑不遠的！立刻在這附近成立搜索圈！」

「遵命！」

車輛燈光和士兵凶狠的叫喊聲越來越近。

少年死命咬住嘴唇，幾乎要咬出鮮血，儘管如此他仍沒有扭轉這一切的力量。自己不過是個平凡的血肉之軀。

有那麼一刻，他甚至閃過吞彈自盡的念頭，但他不覺得自己有辦法朝著小傢伙扣下板機，更何況這場行動就是為了要讓牠重獲自由。

如果又被軍團抓回去，恐怕會承受遠比死亡更淒慘的結局。

他不能放任這種事情發生，也不願讓朋友的慘劇再度上演。擔任了軍團的處刑者那麼長的時間，應該會以為自身僅存的人性早已被徹底抹滅。

但事實絕非如此，少年還保有渴望保護他人的心，沒有讓戰爭的種種陰暗面奪走了掌控權。

接下來所做的每個選擇也不是因為高層命令，而是身為人類便應該要具備的憐憫心使然。

這時，他驚訝的發現，身體虛弱的小傢伙不僅沒有縮起來發抖，反而站了出來，小小臉蛋露出憤怒的眼神，張開爪子彷彿蓄勢待發。

少年的眼眶忍不住泛紅、變得濕潤，近乎要模糊了視線。

「你在做什麼？趕快離開啊。」

「嘎鳴.....嘎伊鳴。」

「我不是在開玩笑。」

瘦弱的手臂揮舞著，嘴角以不怎麼協調的角度上揚。

就算兩人沒有辦法溝通，他也知道小傢伙是在突顯自己不願離去的立場。

曾經看過少年臉上出現這種表情，因此小傢伙也有樣學樣。

「哈，真是的.....」

腦中浮現起十分遙遠的記憶。

那是在自己從軍前的事，鎮上的孩童開心地露出微笑，吵著要自己和他們玩

捉迷藏。直到所有男性都被軍人帶走。

當時還傻傻地認為，自己肯定能再見到這些笑顏。

「對不起……」他哽咽地說著，「哥哥啊，可能沒辦法回去陪你們玩了，請原諒我……可以嗎？」

「嘎嗚？」

「上帝，假使你真的在聽，還請保佑這個孩子，讓與眾不同的牠也能找到正確的道路，並且毫無憂慮、開開心心地活著。」

他在說出這些話的同時，眼睛緊閉著，溫熱的淚水流過臉龐，夾雜著汗穢物滴落至手掌心。

那是一種不由分說的情緒，少年還是頭一次這麼迫切希望得到回應。

「讓牠找到一個家，拜託了。讓大家都平安回家。」

「嗚……」

小傢伙在一旁呆愣地看著，甚至不知道眼前的救命恩人為何能無故產生出水，一切對牠來講都是如此陌生。這時——

不遠處傳來了咒罵聲，還有皮靴踐踏石磚的雜亂聲響。

緊接著，少年從軍服口袋裡拿出一個扁平鐵盒子，將不久前囚犯們託付給他的信件通通塞進去，而且還連同取下胸前的吊飾，也放了進去。

他用力扯斷袖子的布料，將其轉變為可以容納盒子的簡易背包，彎下腰來掛在小傢伙身上。

起初牠還有一點警戒，但是了解到對方絕對不會傷害自己後也沒有反抗。

「這些，就交給你了喔？」

「嘎？」牠百思不得其解地瞪大眼珠子。

「是的，因為我相信你.....真糟糕，果然還是有個名字會比較好吧？」

當小傢伙用牙齒啃咬盒子外殼，納悶為什麼沒有味道之際，少年四處張望，無奈這座偏遠的北方小鎮實在沒什麼獨特的東西，只有樸實的自然風光。不過如今也被戰火摧殘得差不多了。

壕溝堆滿垃圾，鐵欄杆東倒西歪，建築石牆上的血痕清晰可見。

「真對不起啊，讓你見識到了我們人類最噁心的一面。不過，並非全部都是如此喔，你一定要記住這點。」

為了讓小傢伙放下鐵盒子，少年想起自己的另外一個口袋有些乾糧，只是簡單的幾片鹽味餅乾。

其實他始終都不曾喜歡過軍隊的食物，唯獨這種餅乾會偷藏幾個，他索性一同放進了小傢伙的包包。

嬌小的鼻子動了動，那雙和人類幾乎無異的眼眸浮現出光采。

看見這可愛的一幕，少年就更加確信了自己的抉擇，儘管他是如此地不捨。

不捨就這樣離開這個世界，不捨放任小傢伙獨自面對未來的苦難，但是他深知，自己必須這麼做才行。

倘若，他能在這個冷酷的環境裡帶來一絲絲光明，就算只是改變了一個小傢伙的命運.....要是真的有天堂和地獄這回事，少年也可以毫無後悔地抬起胸膛，告訴自己，他這短暫且可悲的一生並非全然沒有意義。

頭頂上的廣大星空從未像現在這般耀眼，藍紫色銀河跟星星交織出一幅炫彩奪目的畫面，靜靜地俯視著這片殘缺萎靡的大陸。

在軍營裡，少年從未花時間欣賞他們，可能是炮火的濃煙常常遮蓋天空，不過他現在扎扎实實地看見了，而且浩瀚的景象令他嘆為觀止。

「很美吧？我相信在外面的地方，也還有很多事物等著你去探索，就和這片星空一樣美好的東西。」

「嘎嗚？」那對藍色眼瞳不解地望著少年。

剎那，一個因為眼前景色而誕生的念頭忽閃而過。

「有了，你就叫做……」

急忙拉著少年想要離去，卻在聽見了那個名詞後停下了動作。

照理講牠什麼都不應該理解的，但現在，卻彷彿曾經在某處也聽過類似的聲音。人類的語言對牠沒有任何意義——至少幾秒鐘前是這麼認為的。

「沒錯，這就是你的名字，覺得如何呢？」

「嘎……嗚？」

還沒等少年回應，身旁的樹叢忽然起火燃燒，才剛回過神來，穿著灰暗軍服的士兵便提著來福槍不停湧出。

喀擦，武器上膛的動作整齊劃一，少年甚至能認出其中幾個的臉。

那是跟他一同在沙場上作戰的突擊兵，此時的眼神卻有如發現仇敵般扭曲。

果不其然，在這裡是沒有同袍情誼這回事的。

「等等，別開火！！」

「事到如今，還有什麼想狡辯的嗎？你這該死的叛徒，竟敢和獸鬼同流合汙。」

「別管他了，先幹掉再說。」

「聽我的指令，準備開火！」

疑似是隊長的傢伙滿臉殺意。

就在這時，一顆圓型的物體滾向士兵腳邊，插銷已經被人拔開。

「喂，你這混蛋是在——」

碰的一聲巨響，火焰瞬間引爆，掩蓋了那些人血肉被炸飛的慘叫。

兩人趕緊用雙手護住身體，以免受到金屬碎片波及。

小傢伙感覺頭頂濕濕黏黏的，溫熱的腥紅沾染了白色毛髮。

「趁現在沒人的時候快走！」

預期會有更多追兵趕上，少年一邊撿起掉落的來福槍一邊說著。

「……嘎嗚？」

「保護好那些信，將它們一一送到，這是我和你之間的約定。而約定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知道嗎？」

感到困惑的牠使勁搖晃腦袋，並且嘗試跟上少年前進的方向。

「不准跟來！這是命令！」少年提高音量吼道。

然而，他每走一步，還是感覺得到身後的視線以及腳步聲。

見對方不肯放棄，少年便朝附近的牆壁開了一槍，並擺起嚴肅的面容。

「沒聽懂我的話嗎？我叫你趕快跑啊！不要因為我這種人，結果讓大家的努力都白費了！」

少年作勢要用槍桿打人，嚇得小傢伙頻頻後退，一時之間失去平衡，滾落土丘。

長久沒耕耘的堅硬地面衝擊著牠的身體，爪子仍緊緊握住由衣服布料製成的背包。

此刻，又有士兵從煙霧中冒出來，雖然馬上被少年開槍擊斃，但是軍隊方面的攻擊也毫不留情。

「——喝啊啊啊！！」

黑夜裡的火光一閃一滅，少年也用盡最後的力氣放聲嘶吼，提著來福槍逕自衝進煙霧。

在這危急關頭，小傢伙做出了決定。

為了不辜負少年的遺願，牠轉身逃命，從此遠離這紛亂的一切。

槍聲不斷於背後響起，牠以敏捷的步伐穿越了崎嶇不平的農地，也經過那具四肢被炸爛的動物屍首，總感覺體內有股原始的衝動，在指引著自己的方向。

時間就此不斷流逝。

夜幕低垂，就連跑了多久以及自己身在何處都沒有半點概念的牠發現四周全是乾枯的樹木。

那些姿態猙獰的枝桠向四處擴張，彷彿要將路過的旅人通通吞噬。

牠揉了揉發疼的雙腿，並且整理起亂糟糟的毛髮。

正想要喘口氣休息時，鼻樑卻產生一種冰涼觸感，似乎是有什麼東西從上方滴落。牠抹去不知名的液體，抬頭一瞧——

「——嗚咿！？」

樹枝尖銳的一端，插著不斷發出惡臭的頭顱。

原先應該是眼窩的地方囤積了不少黑色腐水，它們從半張開的嘴裡緩緩滴下，被污血泡爛的軟體組織滿是白色蛆蟲，有一隻還不慎滑落，掉到地上不停蠕動著。

牠居然連這樣帶有猛烈氣息的東西都沒注意到。由此可知自己有多疲倦。

顫抖的爪子伸向蛆蟲，緊盯著牠老半天，然後才塞進乾涸已久的口腔中，細細咀嚼後吞嚥。

牠已經好久沒進食了。

軍營的人類也只會提供某種褐色長條物，看起來又黏又軟，不太像是食物。

嘴裡的蟲子很苦，難吃到不行，卻不得不這麼做。

要是可以選擇，牠當然會希望是甜美的果實與嫩葉。

往好處想，至少這些玩意兒挺多汁的，而且數量還不少。

就地解決了飢餓問題，肚皮已經不會再咕嚕咕嚕叫，這回卻換成濃烈的睡意逐漸襲來，牠連忙甩了甩腦袋嘗試重振精神。

因為那些士兵肯定還在瘋狂尋找牠，這片樹林絕對不能久留。

(可是，真的好想睡覺，哪怕只是闔上眼皮一下子也行.....一下下就好.....)

不自覺將背包放在胸前，黑色軍服殘骸上還印著小傢伙看不懂的標誌和符號，彷彿那位少年的體溫尚未散去。

牠找了個不顯眼的凹陷處並拖來大量落葉，將全身給掩埋起來。

一開始還以為會因為害怕士兵突然追上來，結果睡不好，事實卻恰好相反，牠睡得很熟。

時間過得比預料之中還要快，身體也比平常更加難受，腦海裡只剩下必須達成某件事情的執念。

(到底是什麼呢？想不起來了，頭真的好痛好痛。)

於此同時，還有別種情緒在胸口不斷蔓延，牠開始想念起那位少年了。

「嘎嗚……」

但是，自己無法從眼睛裡擠出液體，因為淚腺這一構造並不存在。

即便如此，牠還是隱約能看見頭頂上的天空。

——星星依舊是那般耀眼。



「妳確定把牠帶回去，是對的選擇嗎？」

剛剛得到消息，盟軍已經突破了位於村莊後方的前哨站，一名砲兵用路邊的野火點燃廉價香菸，臉上卻看不見歡喜的表情。

他那棕紅色鬍子長到可以替十個禮物包裝都不成問題。

「尤其像現在這種時機，大家也只會覺得反感而已吧？」他冷冷地說道。

以提克希爾與赫卡羅斯為首率領的盟軍並沒有固定穿著，主要還是讓各個區域的長官自行依照情況去做調整，畢竟這批軍隊的種族複雜，參戰人員來自大陸各地，並不像他們的對手一樣都是北方民族。

身後是被裝甲車輾平的殘缺土地，遍地的樹木燃燒著，煙霧朦朧導致彼此只要距離三公尺以上就會消失，因此每位士兵手中都高舉著火柱，以方便聯繫。

「或許吧，但是我不能就這樣放任一個小孩被拋棄在戰場上。我……我就是做不到。」

回應的女性雙手捧著一團破布，還刻意不讓附近經過的軍人看見。

「我是個戰地醫生，不是士兵。而戰地醫生的天職就是要拯救所有受到摧殘

的生命，讓他們接受上帝的救贖。」

「齁.....還真是崇高啊，妳以後乾脆轉行去當修女算了。」

「這跟我的性格沒有關係，弗雷德，而是關於信念。一種連你這個酒鬼身上都具備的東西。」

皮膚是健康的古銅色，後腦勺綁著亞麻色辮子，裝扮則是灰色長袖大衣搭配白罩衫，腳上的特製皮靴沾滿了泥土。

「信念？我可不知道那是什麼，槍傷和凍瘡倒是好幾個。」

「可以不要每次都用那麼得意洋洋的語氣說嗎？這又不是什麼值得高興的事。」

「蛤？妳在胡說什麼？槍傷可是身為戰士的榮耀啊.....」

叫做弗雷德的男人大聲喊完後，偷偷觀察對方的表情，接著又說。

「才怪哩，我又不是連槍都拿不穩的毛頭小子了，剛剛只是在跟妳說笑的而已啦，拜託不要擺出那麼冷淡的表情。」

轉頭無視被指派來保護自己的粗魯男人，婦女繼續溫柔地搖動胸前的布料，裡面包裹著一位面容憔悴的白髮孩童。

這孩子沒有被行駛而過的裝甲車壓到，或被濃煙嗆傷肺部簡直就是奇蹟。

不屬於人類的部分已經盡量隱藏起來，唯獨這個小傢伙做夢喃喃自語時，可以看見那有如野獸般的牙齒。

婦女輕輕撥去對方散落額前的瀏海，露出惹人憐愛的稚氣臉龐，如今卻因為發燒雙頰燙得嚇人，再不趕緊拿冰毛巾退燒很可能會危及到性命。

最近軍營裡有很多士兵就是發高燒，結果隔夜就因為失溫脫水死去了。

部隊沒有攜帶相對應的工具，連病床都不怎麼夠用，被水土不服的症狀擊垮的人，恐怕還比被子彈殺掉多。

而且感冒會傳染，更是加快了藥物的消耗速度。

「牠必須去醫院，在那裡我才可以幫忙。」

「喔，那順便幫我帶一個雞肉三明治還有朗姆酒回來。」

「呃.....你說什麼？」

見女人聽不懂自己想表達的意思，弗雷德急忙解釋。

「反諷啦，我只是在反諷。」

「.....這有什麼好諷刺的？」女人對此深感不悅。

「妳以為大家會因為這種事情而借一輛車給妳嗎？少做白日夢了。」

提出相當現實的不可抗拒因素，這位年長的砲兵向天空吐出一口白煙。

「那我就必須說服他們，凡是生命都有被拯救的價值。」

「這樣啊。」

「弗雷德，我們跟隨這支軍隊也有三年多了，在此期間有多少士兵，因為欠缺恰當的醫療程序，或是因為眾人的袖手旁觀而死去.....他們根本不該犧牲的。」

「但那些又不是妳的錯。妳也無能為力啊。」

女人對著弗雷德搖了搖頭。

「我已經發過誓，不會再讓那種悲劇發生，所以無論長官喜不喜歡這個主意，我都要弄到一台車。」

聽見這番言論，慵懶的眼神撇向旁邊這位起碼跟自己十幾年交情的傢伙，弗雷德很清楚她的個性，無論說什麼都不可能改變對方的主意。

儘管如此，她仍是個盡忠職守的好護士，這點不可否認。

「那.....就祝妳好運囉，雖然很對不起妳和這個孩子，但我可不想受到牽連。」

眼看戰爭就要結束，弗雷德幾乎都快忘記家鄉的空氣聞起來是怎樣了，對於妻子的思念也只剩下一張破舊照片，時間卻一直在流逝。

如今，整整三年過去了，他究竟有多麼渴求擁抱深愛的妻子，恐怕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概括的。

「很抱歉，薇莉卡，但是我不能這麼對待家人。希望某天妳能體諒。」

語氣中帶著的不是挖苦或嘲諷，面對戰爭長久的磨練，這個滿嘴俏皮話的男人儼然成為一具空殼，唯有歸鄉的安全感能夠填補受創的心靈。

縱使他逞強不願意承認，肢體語言早已透露了一切。

「你有自己的苦衷，我能理解。」

不過，正如同薇莉卡行醫以來始終都遵循的原則，她不能放棄任何希望。

她更不能放棄懷裡的這個孩子。

她們都還在呼吸，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心跳起伏。

——微弱，卻依然努力跳動著。這個小傢伙也有一場硬仗要打。

「他們很可能會阻止妳，那孩子身上或許帶有未知的疾病。老天，我甚至不知道牠會不會像獸鬼一樣吃人肉，或者因為生氣就把牆壁打穿。」

「那是無稽之談。」

火勢漸漸緩和，夜空中繁星閃耀，薇莉卡作夢也沒想到在這麼偏遠的地方能看見這般光景。

飽經風霜的手經常在爛泥血水當中工作，為了保全某人的性命，而割掉無數

胳膊，她大概永遠無法習慣刺鼻的腥味，腹部總會隱隱抽搐。

「嘎嗚……」

從小傢伙的嘴唇竄出一點聲音，濃密的眉頭因痛苦而緊縮。

薇莉卡沉默了一會兒，被燒掉一小截的馬尾隨著寒風飄動。經過這麼多年，她依然站在這裡。

「失去了太多，得到卻太少。我不想看見別人因為我們的過錯而付出代價，必須償還的是我們，這孩子不欠世界任何東西。」

香菸的火亮了又轉淡，弗雷德深邃的風暴色眼眸眯了起來。

「儘管牠有可能是惡魔的化身？或是軍團派來的間諜？萬一……只是說萬一，過去弟兄的死都要歸咎於牠，妳也會義無反顧的選擇這條路嗎？」

「如果牠真的是……大家所設想的那樣，那麼親手裁決牠的命運的人也會是上帝，不會是我，更不可能是那些獵殺獸鬼的傢伙。你可以去告訴長官，後續一切的附帶責任都讓我來扛。」

「問題不是出在這裡。我想表達的是……」

講到這裡，弗雷德突然沉了臉色。

他的一位姪子幾星期前才在東海岸的戰役喪生，如今消息想必也傳回了老家，弗雷德這個打從「戰爭鐘」敲響第一天就身處最前線的男人，絕對比任何人都還要痛恨那群北方佬。

畢竟獸鬼就是他們從邊疆帶來的生物。

「聽著，我不是無論如何都要阻攔妳，只是……有點厭倦獨自一人喝酒了。」

薇莉卡不喝酒，也沒那個癖好，因為液體裡的酒精會害她分心，以及害操作

手術刀的手指不停發抖。

再說了，這種情勢下只有一些民間的私釀酒可以喝，它們嘗起來跟馬尿沒兩樣。

「如果連妳也離開了，我不知道.....不知道可以用什麼東西來回憶。」

「這種日子沒有回憶的必要，弗雷德，忘了會比較好。」她冷靜地說道。

「可是我不想忘了妳。」

「欸？」

驚訝地抬起頭，薇莉卡這才發現，眼前體型壯碩的大鬍子竟然放任淚珠嘩啦啦地流著，明明沒有喝酒卻滿臉通紅。

「那個.....你沒事吧？」

「我不想忘了妳，不想忘了隊伍裡的大家，但人生好像就是如此，對吧？大半光陰都在拚死奮鬥，期望在這個不公平的世界留下點什麼，然而結局就是個狗屎屁蛋，我們這些底下的人根本不重要，莫名其妙死在路邊也不會被注意.....我不想淪落到這個下場，當然也不能看著妳去犯錯。」

「這不是個錯誤。」薇莉卡強調，「而且你是我的朋友，一個睡覺會打呼、酒後鬧脾氣的，糟糕透頂的朋友。」

嘴角泛起真摯的笑容，迎向弗雷德因淚水而模糊的視線。

「我會永遠記得你，弗雷德。所以希望以後你也能偶爾想起我。」

取下陪伴自己多年的髮飾，亞麻色長髮順勢落下，現在的它已經變成一塊黑色破布，原先上面還有玫瑰的圖案。

「當人們告別的時候，似乎會這麼做。我想讓你收下這個，弗雷德，當作紀

念。」

尺寸明顯大一號的粗壯雙手握緊髮飾，接著將其收進軍衣口袋，不出所料，他也急忙搜索全身尋找可以回贈的物品。

「這個是？」

放在手掌上，體積相當地小，還保有這個大塊頭的體溫。

「這是從我大腿取出來的第一顆子彈。當初如果沒有妳動刀的技術，我可能早就傷口感染死掉了。」

「老天，你還留著這種東西啊？」

「對我而言那是相當難忘的經驗，當然會留著。」

「這後面.....等等，難不成你還在上面刻字？」

在金屬表面雖然不太明顯，還是能勉強看出有些文字。雕工很細。

「只是簡單刻了我的名字而已。」

弗雷德聳了聳肩。

「我還得付給後勤部隊的那些傢伙三個銀幣他們才肯做，簡直是欺人太甚。」

「不過你還是付錢了，就為了能送給我這個禮物。」薇莉卡欣慰地笑著。

「嘛.....既然要送就乾脆送好一點的，往後才不會被妳看笑話。」

「相較之下我給的東西就好弱喔，只是一條破破的臭布，現在還可以收回來嗎？」得知對方私底下花了這麼大的心力，薇莉卡難堪地懇求。

「作夢。事實上，我已經決定以後要拿來裱框了，再拿給兒子跟孫子看，將貝蒂·薇莉卡修女的事跡永遠傳頌下去。」

弗雷德故意做了個雙手合十的動作。薇莉卡也像賭氣似的鼓起雙頰。

「唉.....當初真不該把這顆子彈取出來的。」

「我是真心覺得很適合啊，修女這種職業。妳總是能看見人性善良的一面，光是這一點，粗魯的我就辦不到了。」

「也正是有你的粗魯跟少根筋，我們才有辦法活到現在啊。」

「上帝的使徒拜託嘴巴不要這麼狠啦。」

彼此互看幾秒，接著相視而笑。

難得不必去擔憂下一波襲擊何時會來，也沒有苦苦哀嚎的戰友躺在壕溝裡求救，薇莉卡此刻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拯救懷裡熟睡的孩子。

抹去黏糊糊的眼淚，鼻子附近的棕紅色鬍鬚也在抽動，弗雷德連露出脆弱的一面都感覺他還是能單手掐斷敵軍的咽喉，不費吹灰之力。

「能夠在這地獄般的日子裡遇見妳，我很開心。」

「我也是，大塊頭。」

兩人站在一起，身高相差甚遠。就連男人所使用的武器槍管都比她的整張臉大。

有時候身心俱疲，連走路都會搖搖晃晃，薇莉卡會索性和對方背靠著背休息。一有任何動靜，習慣帶著武器睡覺的弗雷德也能馬上做出反應，一槍轟爛偷襲的獸鬼或敵人。

「祝妳好運，薇莉卡，記得要給那些頑固古板的長官好看哦。」

「嗯，回家後也替我向你的妻子問好，我相信她一定是個好人。」

「好人我是不清楚啦，但嗓門很大是沒錯。真不愧是我心愛的老婆。」

「少在那邊炫耀了啦。」

士兵和工人吹著笛子和五音不全的地方曲調慶祝，戰爭時期敵軍用來宣傳理念的單子被剪碎當作彩帶亂扔。——而屹立於這片歡樂景象中央的，是一對依依不捨的朋友。

「如果妳一直都沒來我們家作客，我絕對饒不了妳。」

「我也絕不會原諒我自己的。」

他們揮了揮手道別。

很快的，人潮也將弗雷德的龐大身軀給淹沒。

此時此刻的氛圍，讓薇莉卡真正意識到一切都結束了，那些在樹林、城市廢墟間照料傷者的生活，總算迎來了終點。

隨著軍團的最後旗幟被大夥兒焚燒殆盡，戰車挺進每座飽受欺凌的村莊，曾經代表著高壓統治的石牆磚瓦通通倒塌，濺起地上的泥水。三年來眾人不斷等待的和平總算降臨，代價龐大。

薇莉卡獨自走向車站，夜晚的冷風吹得令人發顫，情緒也越來越複雜。

不過，她很幸運的找到了一輛運輸卡車，優先載送所有戰地護士前往首都布納里恩附近的醫勤簽到中心。

在那裡，護士可以選擇是否要繼續執勤，他們可能會被派去資源嚴重不足的內陸地區，或是選擇休養一陣子。

為了能好好照顧這孩子，薇莉卡已經下定主意。

「不好意思，能讓我上去嗎？」

「對不起，女士，但孩童沒有先提出申請就不能.....嗯？妳難道是.....？」

駐守車站出入口的士兵，曾經被獸鬼咬爛右手腕，險些感染病毒身亡。本來

長官都宣告放棄了，多虧某位護士的堅持不懈，才好不容易保住性命。

因此，當他看見救命恩人抱著小孩前來詢問能不能搭車，內心百感交集，便決定省略那些紙面的報告程序，讓對方直接上車。

——原來她結婚了啊？士兵感嘆地想著。

當然，右邊手腕的欠缺也阻止不了他履行職務。

確認乘客都到齊後，士兵解開了鐵門的鎖，這將會是今晚最後一班遠離戰場的車，其餘的都要等到後天了。

凝視著卡車的身影，士兵遲遲不肯離去，直到它們消失在樹林深處。他這才將鐵門重新關上。

「已經沒事囉，小傢伙，不會再有人來傷害你了，現在好好休息吧。」

安頓好孩子，並確保她的爪子不會露出來，薇莉卡躺在硬皮座椅上正打算歇息片刻，某個東西卻吸引了她的目光。

小傢伙貌似緊緊握著什麼，是一個黑色破爛包包。更仔細觀察，它是用軍團制服做成的，裡面有個硬硬的東西。

「這是……？」

她小心翼翼地抽走包包，小傢伙只是悶哼一聲便繼續沉睡，薇莉卡不免鬆了口氣。接著她緩緩解開背包的結，發現除了一個生鏽的鐵盒子、小吊飾外，還有幾片餅乾。

鐵盒子沒什麼特徵，而且很輕鬆就打開了，不過放在裡面的東西卻讓她朝小傢伙投以疑惑的眼神。本來抱持著的某些想法，全在那一瞬間產生了動搖。

好多張用羊皮紙跟自己看不懂的文字所撰寫的信件，感覺像是匆忙之間或在

非常不佳的環境裡誕生的產物。

薇莉卡雖然曾就讀皇室專業醫科學院，修過不少文學，也只能讀出其中一封信的開頭。

判斷沒錯的話，應該是北方國度的語言。

信上面以潦草的筆跡寫著——

「親愛的爸媽，對不起，原諒我唐突離開了這麼久的時間，你們最近過得還好嗎？大姊的生意怎麼樣了呢？忙碌之餘也務必要保重身體喔，我真的好想你們。最近在軍團裡的生活……」

讀著讀著，睏意也逐漸湧了上來。

在把信封都收好後，薇莉卡一邊聽著其他護士小聲聊天，最終闔起了雙眼。

他們所搭乘的運輸車，路過正好在行軍中的隊伍，再越過廣大的農田和森林，邁向了重返和平的大地。

得獎感言

這次有幸參加南臺舉辦的文學獎，本來只是抱持著賺取經驗的心情去投稿，沒想到能獲得評審的賞識，老實說，這是我從來沒有料想過的。我因為熱愛寫作，喜歡跟世人分享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也會繼續努力下去，多加練習並培養實力，或許自己有一天就能成為職業作家。再一次的，我真的很感謝各位評審跟通識中心的學長姊，辛苦你們了，我絕對不會放棄這個夢想。期待我們下次再相會。

評審評語

- 在殘酷的戰場上，似乎閃耀著人性中一股永恆的良善，貫串小說的內容，成為最亮眼的主题。結構與佈局頗見巧思安排。
- 贏得勝利是戰爭的不二法則，少年卻為保護弱小，對敵人伸出援手；人性和勝利之間，少年做出選擇並為此付出性命，凸顯戰爭的殘酷與人性之珍貴。
- 以類科幻為題材，描寫深刻，結構布局都極為緊湊，在主題的設定與呈現手法上堪稱純熟，以反戰為主題，在所有作品中具獨特性，結局啟發省思，類似動漫「紫羅蘭」手法。

■ **排名：第二名**

■ **班級：資管二甲**

■ **姓名：黃湘媛**

主人

當世界科技的進步、生活的便利性及食物的精緻程度達到某種極致時，人們開始追尋過去傳統的習性、制度和生活型態，比如拒絕食用過度加工的食品，食物講求原型、政府因應權貴人士要求而下令將馬路拓寬，只因為他們陸續汰換磁浮轎車，取而代之的是機械馬匹。同樣的那些人甚至開始寫起了信來，只不過由於科技化的長期渲染和生活習慣，他們早已遺忘如何向他人表達自我情感，仍天真地以為文字能夠透過手寫的溫度，來加深情感的重量，實則不然。因此時常出現類似公文式的信件來闡述日常生活，或是僅有寥寥無幾的字數，像是健康與否、收支正常、婚姻狀況等。

相較於演變至今的現代化，這些返璞歸真的行為著實顯得卑微，甚至說是有些可悲。然而，也有人從中看見了商機，除了近期出現的全自動化馬廄外，羅德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妥當運用了象徵科技的人工智慧，既可以合法賺取收益，同時也能滿足上流人士或中產階級所嚮往的，那早已消失數百年的傳統制度。

二十三世紀初，位於歐洲西北方有座城市，城市裡佈滿高聳的金融及商業大樓，這裡四季氣候皆寒冷，冷冽的空氣中瀰漫著憂鬱氛圍，似乎也使人民臉上蒙了一層薄冰。人與人之間不太交談，就算開口了也是透過手上的微型電腦，且大多不包含私人情感。

在這座城市裡，所有的新生兒都必須在右手腕處的皮下組織注射一種微型晶片用作識別身分。過了二十歲的青少年則可以申請注射微型電腦在右手掌處，以滿足通訊、支付款項等行為。

車水馬龍的市中心有著一間外觀十分突兀的建築物，座落於樂谷街與普羅街的交叉轉角處。之所以用突兀來形容這棟建築物，主要是因為屋子周遭盡是由大量玻璃和鋼筋水泥築起的高樓大廈，而屋子本身則是由紅磚砌成的低矮樓房，上方立著黑色尖狀屋頂。房子的正中間有扇棕色圓頂木門，門面掛著一片寫著「只收現金」的木板，上方則是一架古老的鐵製門鐘。保留了十九世紀復古的建築風格，只差沒有當時的霧霾。這是一間專門出租人工智慧型管家、僕人的店。

叮鈴。下午三點左右，就在店主享受著下午茶之際，木門被推開了。來者是一位身型矮短瘦小，一頭金色秀髮和碧綠的大眼，約莫二十歲，穿著一件淺黃色洋裝的年輕女性。

「先生，我想租借一台白皮膚，身高要超過六呎的男性管家。加購法語。」

女人一走進門，便筆直走向櫃檯，看都沒看一眼標著各種樣式、增值服務的價目板，直接對著店主說。

「好久不見，沃夫曼小姐，請直接叫我喬伊就行了。請問這次的租期需要多久？」

「一個月，這邊是七百磅，不用找了。」

「好的，倘若地址沒變動的話，明天下午會送至小姐家門口，這是收據。」

艾琳接下收據後，點了頭便轉身離開。

店主名叫喬伊·羅德，沒有人真正知道他的身世，只知道他在這間店待了非常久，或許有數十年吧。因此也有部分人士懷疑羅德先生其實也是台機器人而非人類，因為他似乎從未變老。

羅德先生總是將濃密的黑髮往後梳成油頭，白皙的臉上帶著一對灰色但清澈的眼珠子，彷彿能一眼看穿人們的心思。一身黑西裝，西裝外套底下不是襯衫，而是一件高領上衣和手腕上一支老舊石英錶，也都是黑色的，不會顯得過於正式卻也不失優雅。

無論面對何種人，他總是帶著一貫的親切笑容，待人也十分和藹可親，有時甚至會看到他將剩餘的食物置於門口供流浪動物食用，店內的一隻橘色胖貓也曾是牠們的一員。

隔天下午四點，貨車如約來到了艾琳的住家門口，兩個工人合力將一個長度超過七呎的巨大金屬箱搬下車並置於門前，按了鈴之後便駛車離開。

艾琳打開門走下階梯，伸出纖細白皙的手，手腕對準金屬容器上的掃描器。經掃描後，金屬容器一層層自動往下收縮，不一會兒，一個身材高大壯碩、長相俊俏，穿著管家服飾的白人男性便出現在眼前。而原先偌大的容器霎時變成一片小小的長方型金屬片。

艾琳拾起金屬片後，對著一動也不動的男子說：「嗨，路易。」

路易緩緩地睜開雙眼，彷彿瞬間有了靈魂，凝視著眼前的新主人。

「歡迎回來，親愛的主人。」

隨後艾琳將映出管家別稱和其名的金屬片別在路易身上。

最初的一週，艾琳尚未適應長期處在孤獨的生活中多出了另一個存在，若不

是因為再一個月後就是祖父的生日，而目前工作的壓力使她無暇處理宴會事宜，否則她一點也不想租一台機器人打亂自己原先的生活。

對於人工智慧實體，艾琳總抱持著懷疑及不安的態度。她記得母親也曾有過一台名為安迪的貼身執事，就著模糊的記憶，他從第一次見到艾琳時就表現得十分熱情友善，始終帶著燦爛的笑容。放假不上學的時候，安迪總是帶著小艾琳到附近的公園玩耍，也會趁母親不注意時，偷塞糖果給她。即便是在艾琳上大學，鮮少與家裡聯繫之後，每一次回來，他依舊待她如同以往，彷彿是自己的親生妹妹一樣。直到某個夜晚，艾琳不經意地看到安迪坐在僕人臥房裡的木椅上，為自己的身體上油，她才意識到眼前的男人並非人類，即便他比人還像人。自那之後，她時不時會懷疑安迪的那些行為舉止和友善的態度、情緒是真實的，抑或是早已編寫好的程式碼，而面對自己雇傭的路易，她也抱持著相同的疑問。

一大清早，路易一如往常走進房並輕巧地拉開簾子，陽光透過窗戶照亮整個房間。艾琳發出一聲細微的呢喃，拉起被褥遮住自己的臉。

「再讓我躺五分鐘就好，拜託。」

「您要將鬧鈴往後延五分鐘嗎，沃夫曼小姐？」

「哦拜託，路易，再五分鐘我就會遲到了！你這台蠢機器！」

艾琳勉強地從床上坐起並說道。

「那麼早餐已經為您準備好了，司機會在三十分鐘後抵達，沃夫曼小姐。」

面對主人的壞脾氣，路易仍帶著笑容鞠了躬並離開房間，來到飯廳等著伺候主人用早膳。

三十分鐘後，一台高級的黑色轎車停在艾琳家門前。司機下了車，協助路易

將主人的行李陸續搬上後車廂。這時艾琳站在門口，皺著眉頭，心想這台車真像通往地獄的靈車。東西搬完後，司機面無表情地伸出右手與艾琳的手腕處相互核對身分。雖然司機已為沃夫曼家族服務多年，也見過艾琳無數次面，但在這座城市裡，幾乎每一件事都必須核對身分，好方便政府掌握每個人的行蹤及一舉一動。核對完後，司機向艾琳行了禮，三人便上了車，前往聖克斯車站。

從艾琳家到車站的距離只需行駛十分鐘，於是很快地，他們便到達了目的地。司機同樣地協助路易將行李移下車之後，將目光放在右手掌處。艾琳也提起右手並對著嵌在皮層底下的微型電腦說：「轉帳五十磅給艾琳·沃夫曼的司機。」

艾琳不知道司機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人類還是機器，只知道他先前是母親的專屬司機，自母親過世後便轉進了自己名下，不過平時是父親在使用。

手掌上顯示綠色的打勾形狀，代表付款成功。而司機也透過自己的手掌確定了帳戶餘額無誤，向艾琳點了頭便駛車離開。

「十一點半抵達巴黎北站、下午一點抵達普瓦西別墅用午膳、兩點離開別墅、三點抵達布勒特伊接沃夫曼先生……。」

兩個小時的路程之間，路易向主人報告當天的行程，只不過艾琳壓根兒沒在聽。要不是因為祖父的七十大壽宴會，她一點也不想來法國，這兒的人通常對使用英語交談的人不太友善，還鄙視他們的科技，認為那是一種剝奪人民自由的方式。但艾琳認為這種方式並沒什麼不好，生活有了規矩，犯罪率降低，而最大的優點是發生危險的當下會有人發現。

當他們抵達巴黎北站時，司機早已在車站外等候，同樣的黑色轎車，在艾琳眼裡看起來卻截然不同。

「沃夫曼小姐！我在這兒！歡迎來到法國，這個浪漫又頗具藝術氣息的地方，好久沒見了，您依舊是如此地美麗動人。」司機帶著法國腔調以不太流利的英語熱情地說道。

艾琳回以親切的笑容並上了車。司機則和路易握了手，雖然只有一瞬間，但路易察覺到司機的眼中有一絲輕藐。

車子來到了別墅，駛進一條兩邊種滿花樹的寬敞大道，接著繞過水池停在大門前。這棟別墅在一九四零年代因陷入二戰後便不再使用，直到二二一七年被艾琳的祖父，也就是前英國內閣交通部首長，勞瑟·沃夫曼所購下並整修翻新。建築物以鋼筋水泥建成，一樓以多個圓柱支撐，內部只包含了入口大廳、車庫、司機和僕人的房間以及通往二樓的坡道。而廚房、客廳及主客臥室皆在二樓，三樓則是大型的日光浴場，由瑞士建築師所設計的現代主義風格。

待一切安置好之後，路易服侍完主人用膳，便回到自己一樓的僕人臥室，在身體的各個人工關節處上油，確保所有機能狀況正常。兩點一到，司機準時出現在轎車前並熱切地拉開了車門接待小姐上車，路易則坐上了副駕駛座，三人一同前往位在布勒特伊的安養院。

簡樸的外觀和裝潢，猶如法國小鎮上的鄉村小屋，一個沉默的老人靜靜地坐在輪椅上，任由窗外的刺眼陽光灑滿全身。當艾琳走進安養院看見老人時，老人垂皺的眼皮下藏著一副灰色混濁的雙眼，她總覺得坐在那的不是過去那溫柔友善，時常掛著和藹笑容，親暱地喊著自己小名的祖父，而是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老人緩緩地轉動輪椅，目光和艾琳對上。

「妳來了。」標準的法語，老人用不帶任何情緒的語氣道。

「是的，我來接您了，今天是您的七十歲大壽，晚上將舉辦宴會慶祝，並邀請一些住在附近的居民參加。父親因為工作關係，晚點兒才來，不過他保證不會錯過晚宴。」艾琳透過微型電腦將英語翻成法語向祖父解釋。

勞瑟沒有任何反應，只是將目光轉向正站在門外的路易。後者與其四目相接，像是接收到了某種無聲的訊息，便前來將輪椅推向門外，協助勞瑟上車。

下午五點左右，太陽正準備下山，天空的顏色逐漸轉暗，鄰居們也陸續來到了別墅，路易早已站在門口處迎接來客，而司機忙著引導客人將車子整齊地停入房子旁的空地。此時，有台外型十分眼熟的黑色轎車停駛在水池前，和艾琳一行人先前坐的車子長得一模一樣，好似一對雙胞胎。下車的人正是艾琳的父親，羅伯·沃夫曼，也是現今英國內政部的政務次長。一身昂貴的名牌正式西裝，繫著一條深藍色領帶，金屬方框眼鏡裡是帶有冷漠神情的深藍色眼睛。路易見狀並快步走到男人面前。

「歡迎回來，沃夫曼先生，小姐已經在二樓的客廳等候您。」

羅伯看了機器管家一眼，便直接邁向通往二樓的坡道。

「父親，好久不見。」艾琳正坐在鵝絨毛製成的高級沙發上，轉過頭望向自己多年不見的父親。

「嗯。只有妳一人嗎？」

「祖父在臥室裡休息，待宴會開始後，路易會去推他出來。」

羅伯應了一聲之後，便走向角落的酒櫃拿出珍藏的威士忌慢慢啜飲起。

經過兩個小時後，宴會很快便結束了，客人們各個帶著吃撐了的肚子滿足地

離開，路易忙著收拾宴後殘局，一切妥當後將勞瑟連帶輪椅推回主臥室。

進去之後，路易將門反鎖。

「今天晚上動手嗎？」勞瑟有些吃力地站了起來便問道。

「別急，等你『死了』之後才能動手。哦我的天！你是多久沒上油了，真當自己是老人啦？還不快過來讓我檢查元件。」

「沒辦法，在那種地方只要一個細小動作都會引起別人的注意，而且到處都是監視器，連廁所都不放過！那群瘋子。我不能再犯錯了，這一次是我最後的機會。」

路易打開隨身小包，替這位名為安迪的機器人身上各個人工關節處上了油，同時將他因長期待機而耗損的人工視網膜替換掉，先前混濁的灰色眼睛，霎時變得清澈無比。

「你最好是別犯錯，否則我也會遭殃。原先的命令是要來回收你的，還不是因為我向主人解釋你還有些用處。好了，你現在可以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了。」

「路易，我真不知該怎麼謝你才好，等這次任務結束後，我再請你喝上一杯。」

「酒還是油？」路易說完這句話，兩人不約而同笑了。

隔天一大清早，艾琳和路易便一同出了門，前去搭往冰冷城市的列車。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艾琳透過微型電腦收到了來自法國的郵件，表示勞瑟·沃夫曼在他們離開當天的晚上便離世了。收到這樣的噩耗，她並沒有太多的悲傷，只是有些訝異幾天前還好端端的一個人，如今卻突然辭世。

「您還好嗎？沃夫曼小姐。」路易一臉憂心地問道。

「我沒事。父親那邊有消息了嗎？」

「老爺恐怕還不曉得此事，否則就會通知我們了。稍早有收到來自秘書長發來的郵件，表示老爺近兩周怕是都沒時間處理政務以外之事，請我們切勿打擾。」

艾琳愈聽下去，臉色愈顯得陰沉。她心想，為了工作竟然可以連親生父親死亡的消息都不聞不問，居然還讓我別去打擾他，我真是瘋了才會想去聯繫這偉大愛國的父親！

「打給布勒特伊辦事處，轉接勞瑟·沃夫曼住的安養院。」艾琳舉起右手並下達指令。

微型電腦收到後散發出綠色光澤，不到幾秒鐘的時間，另一端便由一位安養院護理師接起，兩人討論了許久關於勞瑟·沃夫曼的死亡情形及喪禮事宜。

艾琳注視著護理師傳來的資料，在那幾張駭人的照片裡頭，是勞瑟剛死時的模樣，由鑑識組所拍下。其皮膚的腐爛程度，實在不像是一個剛死之人，反倒像是已過世許多年的乾癟屍體。

「你不覺得有些奇怪嗎？」

「是的，沃夫曼小姐。法醫說明屍體的情形十分詭異，不到數小時的時間，大部分的肌肉組織皆已壞死，正常來講是不會這樣的，不過他也提到了若要深入調查，需要經過您的同意及相關手續。」

艾琳聞言也就作罷，實在沒必要再給自己添麻煩，現在的她，只想好好地送祖父最後一程。

天空漸漸飄起了細雨，寬敞的房間現在只剩下羅伯一個人，佇立在窗前喝著高檔威士忌，凝視著模糊無止盡的黑夜。他不知道自己今天是為什麼而來，距離

上一次與父親交談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也許是基於愧疚感，無論是對父親或者是艾琳，畢竟這次的宴會是艾琳的決定，而他，會答應女兒的一切要求，另一方面能再次見到心愛的女兒，也帶給了他久違的、微小的喜悅。

在歷經父親的發瘋及妻子的死亡，羅伯已失去了對這世界及未來的期許、冀望。當年，正當他的事業如日中天，企圖藉由父親在政壇的權力及聲望晉升時，父親卻在一夕之間發了瘋，變得不再說母語，突然說起從未學過的法語，且對於政務全然不解。當局立刻替父親辦理了退休，而後者則是跑到法國買了棟別墅，從此人間蒸發。那也就算了，對於凱瑟琳在同一時間離世，羅伯始終感到困惑，明明前一晚上才抱著枕邊人入睡，為何隔天一早卻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而無用的警方始終沒逮到犯人。

雖然這兩件事使羅伯痛徹心扉，摒棄了希望，但他仍舊深愛著自己唯一的女兒，艾琳。他深怕那些負面的情緒會影響到她，從而決定離開。他當時便知道艾琳將來一定會恨他，事情發展也如他所預料，但他真的無法再繼續下去，每當看見自己的女兒，便想起親愛的凱瑟琳，那一頭金色飄逸的秀髮、碧綠的大眼，艾琳和她母親簡直長得一模一樣，使得羅伯感到十分難受。

他一直很後悔沒有多花點時間和心思在妻子、女兒身上，工作即使再忙碌也不應該比家人來得重要，如今卻再也沒有機會彌補那些遺憾了。在過去，凱瑟琳總是十分有條理地打理好家中一切事物及女兒的所需，從不需要他去煩惱。然而，在她離開後，對於這個原先幸福美滿的家庭，霎時變成羅伯心中一個空洞的缺口，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甚至不知道該如何跟女兒溝通。

就在羅伯沉浸於痛苦回憶之際，身後的木門傳來了細微聲響。

「是誰？」羅伯沒打算回頭察看，心想大概是某位愚昧的賓客迷了路。

等待了片刻，仍然沒有人應答，正當他打算轉身時，一陣刺麻感湧進身體，眼前的世界逐漸轉為黯淡。

羅伯勉強地睜開雙眼，由於電擊導致他頭痛欲裂、渾身無力。他發現自己被綁在一張木椅上，在這間陰暗窄小的房間內，除了他自己本身，還有另外兩個人。

「安迪？路易？你們在做什麼！」羅伯瞪大雙眼，驚恐地問道。

「可能會有點痛，但請放心，痛楚不會持續太久，只是在皮膚去下之前，我需要你保持活著。」路易投來一個溫暖的眼神，笑著並答道。

羅伯感覺到右手腕處傳來的痛楚，一面看著安迪的容貌逐漸變成自己的模樣，他突然間想起了一件事。在凱瑟琳死去之後，他就再也沒見過她那專屬的隨從。

勞瑟·沃夫曼的喪禮上，充斥著來自各界領域和政壇的名人，喪禮一百公尺外則擠滿了舉著右手的狗仔。艾琳忙著應付那些虛情假意的名貴人士，平時從不曾過問彼此生活的人們，卻總是會在喪禮上表現得難過萬分，不斷搶著對死者家屬表示哀悼，只因為有機會博得新聞或雜誌版面。

經過勞心勞力的一下午之後，喪禮終於圓滿落幕了，原先悲慟的人們瞬間收起難過傷心的表情，像是換了張臉似的，迅速地鳥獸四散。

「他該不會連自己父親的喪禮都沒辦法抽出時間參加吧？」正當艾琳向路易抱怨父親的缺席時，她看見了他。跪在棺木前默默啜泣，這是多年來艾琳不曾看

過的，父親的樣子。原先冷血無情的父親，如今卻露出難過痛苦的神情，好似死的人是他自己一樣。

「該上車了，沃夫曼小姐。」路易在她身後說著，並貼心地打開車門。在車子駛離的前一刻，艾琳搖下了車窗，注視著剛起身的父親，他緩緩地轉過身並同樣注視著她。

她看見那雙眼睛，是灰色而清澈的。

「安迪那邊如何了？」羅德一邊用小茶匙攪著散發柑橘香氣的紅茶一邊問道。

「我親自確認了他的語言系統和資料庫的完整性，這點是沒問題的。」

「但是？」

「但是那天在喪禮上，我不曉得。安迪那個白癡應該收斂一下情緒，到底為什麼一個機器人可以這麼的感性？何況死的人老早就死了。我當下立刻支開了沃夫曼小姐，不過她似乎察覺到了，希望不會是什麼大問題。」

羅德沒有給予回應，只是揮了揮手，示意讓路易閉上嘴離開。

路易走向店內最深處，那裡有一扇小門連結屋子後方及溫特街，一台黑色豪華轎車停靠在門前的馬路旁，艾琳的司機正倚著車身抽菸。

「抽根菸吧，擔心是沒用的。在你決定幫安迪的時候就該預料到，還是說他的錯誤量不足以讓你計算風險率？」司機笑著並說道。

「若不是他急於表現，計畫就不會推延，那個講法語的女人也不至於會死，你知道的吧，在這裡一旦死了人就是大問題了。哦天！那次真是場災難。」路易

掏出藏在西裝內襯裡的菸並用指尖的電流啟動它。

「可憐的女人，只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可憐的安迪，居然把英語記憶卡搞丟了。」

路易只能投以苦笑，並搖了搖頭。

「你有想過如果主人的事件執行完，當這世界只剩下機器人時會變怎樣嗎？」司機接著打破沉默。

「當初我被製造時，問過主人類似的問題，他說：『將世界還給大自然。』我想這大概就是答案吧，雖然我不是很能理解。」

爾後兩人享受著街道的喧鬧和指間的電子菸，靜待下一個指令。

得獎感言



由於本次為本人首次參加文學獎競賽，也是第一次試圖寫出屬於自己的故事，畢竟上一次寫作已是多年前的作文考試，而分數往往不盡理想，故在最初並未預料到抑或預設自己有機會能和獎項搭上邊。

這次得獎除了訝異之餘，另一方面也十分感謝學校能給予我這樣的肯定，讓我知曉自己其實辦得到、是有能力去將想法化為文字的，也當然，自知筆法拙劣的當前、劇情上也尚缺乏完整性，更應該多加努力透過閱讀進而提升自己的敘事技巧抑或文學素養。

評審評語



- 流暢的情節描述，在提醒人情的疏離，讓高科技的介入，更有機可趁。警惕 AI 時代的來臨，也許有朝一日，人類將被取代。
- 懸疑推理的創作手法純熟，小說中的詭譎氣氛隨著情節推展到極致，透過類似極短篇出人意料的結局，讓整篇故事布局豁然開朗。
- 只是想說第一段的直白背景說明，相對突兀；結局的處理也顯得倉促。過於洋化與雷同的名字，難免令人在閱讀上有所滯澀，可斟酌修正。

■排名：第三名

■班級：國企三甲

■姓名：蕭揚名

畫

1

「言杰啊，不覺得『如果』這個詞很討厭嗎？」余輝汐毫無血色的嘴唇微微揚起，漂亮但卻黯淡無光的杏眼沉甸甸地望著排列整齊的三個墓碑。

宋言杰聽聞余輝汐的話並沒有做任何回應，但是緊緊握著西裝外套而導致指尖泛白明顯的透漏出了他的心情。

沒有被回答的余輝汐也不惱，只是又自顧自地說：「如果我的班機延遲了，他們就不會在那個時間過來。」余輝汐停頓了幾秒，接著道：「如果從一開始就沒有我，大概他們還能快樂的在這個世界上吧。」余輝汐咽下從喉頭湧上的酸意，並揚起一個根本不像笑容的笑容，零碎的細髮散落在臉頰兩側，這使得宋言杰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是強烈迎面襲來的悲傷讓宋言杰的心臟一點一點的抽痛著，只是他從來不是一個擅言擅語的人，此時此刻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待在余輝汐的身邊。

「你也知道的，家人對我來說有多重要，畫畫這件事也是，你知道嗎？我曾想過放棄畫畫的，我還把畫本和畫筆都丟了，誰知道隔天就被我爸媽給撿了回來，還特別開導了我一番，我家兩老和小老弟真的是都很傻，是吧？」說到家人的余輝汐表情變得溫柔，腦袋回放著家人因為自己放棄的決定而一起苦口婆心勸她的畫面，每一字每一句都盛著溫度，一下讓她的身心感到不再那麼的冷。余輝

汐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又一次提起這件事情，她吸了吸已經沒什麼作用的鼻子，她將視線朝天空上仰，好讓匯聚起來的眼淚不再滑出眼眶。

「真的好累啊，真想——」就這樣放棄世界，余輝汐心想。

「前輩。」過了好一會兒，宋言杰終於鼓起勇氣開口，他蹲到了余輝汐身邊，輕聲說道：「如果前輩的家人是讓妳重新提起筆的理由的話，那不就不應該辜負他們嗎？妳這樣他們肯定會很難過的，也更不會希望妳因為他們而再次放棄畫畫。就連我也不希望。」

余輝汐看向一臉擔憂的宋言杰，沒有焦距的雙眼這下才有了目標，「謝謝你，但是我沒有要放棄畫畫，這已經是我唯一留下的東西了。」余輝汐說完後準備站起身，結果發現雙腿早已經不聽自己的使喚，她望向宋言杰後伸出手，不好意思地說道：「宋小助手，幫個忙吧，拉我一下。」隨後她對他笑了笑。

宋言杰看著對方那比哭還難看的笑臉，輕嘆了口氣，他並沒有握住余輝汐伸過來的手，而是讓她拿好自己的西裝外套，待余輝汐不知所以接過宋言杰的外套的時候，他一隻手環上余輝汐的背讓她向後傾倒，微微俯身，另一隻手則穿過膝蓋，下一秒便毫不費力地將余輝汐抱了起來，懸空的人驚了一下，但是沒多說什麼，只是靜靜的任由對方抱自己到車裡。

2

「今天謝謝你啦！明天見。」余輝汐站在自己家門前對著宋言杰說，後者點了點頭，猶豫道：「妳自己可以嗎？」他還是沒辦法放下心讓余輝汐在這種時候獨處，「當然，如果我有事會再通知就住在隔壁的你的～～」余輝汐看男孩還擔

心的模樣忍不住笑出來，她知道她的小助手總是特別多心。

與余輝汐分別後，宋言杰進到了自己公寓裡的畫室，看著就掛在整間房間最顯眼的牆面上一幅四十號尺寸的畫，是余輝汐大學的畢業作品，這幅畫被展在畢業展覽裡最多人會經過的地方，而畫布上的內容便是宋言杰笑得十分燦爛的模樣。

宋言杰一直記得，余輝汐那時候老是盯著在作畫的他看，而且一句話也不說就只是坐在一旁看好幾分鐘，直到他實在是沒辦法再承受那樣的視線後，才問了余輝汐到底怎麼了，最後只見她點點頭說道：「從來沒有認真去看過你，不愧是我的小助手，長得真挺好看的啊！」雖然知道是無二心的發言，但宋言杰聽了之後，紅潤瞬間爬上他的臉，最後強作鎮定的回：「說、說什麼啊前輩！而且也太壞了吧？說什麼從沒認真看過我。」為了不讓余輝汐看見臉紅的他，他垂下頭給色盤上的顏料調色，但其實也只是把原本調好的顏色給攪混而已。

「好！決定了！我畢業作品就畫你了！」余輝汐忽然拍了一下手後又向前拍了拍宋言杰的肩膀，「合作愉快，模特兒！」宋言杰根本都來不及回答，余輝汐就蹦蹦跳跳的跳出了美術教室，之後幾個禮拜的晚上他就會被女孩叫去她的宿舍，然後維持一個笑容兩小時以上，他甚至以為他會就此沒辦法恢復原本的表情，但所幸最後的作品是非常的完美，還拿到了展覽中的人氣獎，甚至還有人想出高價將畫買下，只是被余輝汐拒絕了，而那幅畫在撤展後的隔天便出现在了宋言杰的宿舍外頭，上面貼有一張便條紙：「小助手，祝我畢業快樂！多虧有你，我才有這個完美之作，收下吧！」

宋言杰摩挲著在畫上右下角的簽名。在他的理解裡，余輝汐這個人是個開朗

過頭的人，典型的射手座，喜歡自由且不拘束，喜歡帶頭做活動，哪裡有什麼難事的時候總是充當第一個，連大家覺得麻煩的事情她也會攬下，在大家的眼裡她就是個救世主，然而他知道，余輝汐有好幾次都會坐在畫室裡對著空白紙張發呆，不然就是到沒人的頂樓作畫，戴著耳機的她彷彿與世隔絕一般，而在那時候，宋言杰才知道，原來她的開朗只是用在與人交流上，真正的她，其實一點都不喜歡笑也不喜歡出門，就只喜歡待在畫室裡，而除了畫畫另一件喜歡的事就是跟家人呆在一起，是個要比簡單還更簡單的人。

而宋言杰就是喜歡這樣的余輝汐，一開始是被她那充滿力量與感情的畫給吸引，之後便厚著臉皮問余輝汐是否可以讓他當助手，其實他是抱著會被拒絕的心態去問的，但誰知道，余輝汐沒什麼猶豫的就答應了他，而且也不吝嗇給予畫畫技巧，宋言杰也依靠那些技巧和經驗獲得許多繪畫獎項，到了之後便也開始有人會出價購買他的畫。另外宋言杰在第一次去余輝汐公寓後才發現，他第一幅賣出去的畫居然就掛在余輝汐公寓客廳裡的牆上，他特別感謝余輝汐將他一起帶進了更廣闊的繪畫世界裡，並給了他可以向曾經看不起他的人一個證明自己價值的機會。

3

隔天宋言杰一如往常的站在余輝汐家門口等她要去開繪畫教室的門，他按了幾次電鈴但都沒人回應，不安感漸漸湧上心頭，他趕緊拿出手機撥通女孩的電話，而手機的鈴聲從房內傳了出來，宋言杰見裡頭依舊沒有任何動靜，他擔心的準備跑下樓找警衛室拿備用鑰匙，正當他要轉過身的時候，「碰——！」一聲響亮，

在同一時間電話就被接了起來。

「喂……」「前輩！妳怎麼都沒回應我呢?!」余輝汐本來還未清醒的腦袋被宋言杰這樣一吼瞬間都醒了，她看了眼掛在牆上的鬧鐘，時針指向十，她才知道原來是睡過頭了。

「小助手早啊……」「早?! 等等讓學生等妳我可不管！給妳半小時整理，我先去開門了！」嘟——，余輝汐就這樣呆呆的看著螢幕暗了下來，最後喃喃道：「哎呀，小助手生氣了……」

《J&S》

宋言杰遠遠的就看到畫室外面站了五六個人，都是余輝汐的學生，宋言杰趕緊跑了過去，「不好意思，老師她晚一點就會到了。」

「知道哦！老師有傳訊息給我們了！」一個綁著雙馬尾的女孩將手機螢幕轉面向給宋言杰看，手機上頭寫著：親愛的同學們，由於老師昨天熬夜畫畫，導致今天早上睡過頭了，但我的小助手已經以跑百米速度過去囉，所以~~各位再等一下哦。宋言杰看完之後嘴角忍不住抽搐了幾下。

等到大家就定位開始自己作畫的半個小時後，畫室的門被推了開來，「哈囉！我來了唷！」余輝汐探出頭，明朗的笑臉出現在門縫中，「老師妳終於來啦，我有問題要問妳呢！」「好好好，我的小助手呢？」余輝汐走進畫室但到處都沒看到宋言杰的蹤影，「他說他要去買咖啡！」在另一邊一個跟宋言杰關係較好的男孩說，余輝汐點了點頭表示了解，不知道消氣了沒呢！她心想。

「小助手，偷懶啊？」忽然余輝汐的聲音從旁邊傳出，嚇得站在咖啡廳外頭

發呆的宋言杰差點噎到，他側過身望向罪魁禍首，後者笑嘻嘻的回看著他，宋言杰快速掃過余輝汐的穿著，只有一件薄的針織外套，連條圍巾也沒有，而她的臉頰已經被冷風吹到泛起了紅。宋言杰無奈的嘆了口氣，然後將還溫熱的拿鐵塞到余輝汐手上，自己則開始把圍巾從脖子上拉下來，脖子一接觸到外面空氣時讓他不自覺打了好幾個冷顫，然後把黑色圍巾繞到對方的脖子上，對於余輝汐來說圍巾有點長，不過這樣多的部分也可以遮到臉頰，「妳等我，我再去買一杯。」說完後宋言杰又重新推開咖啡廳的玻璃門，余輝汐看著他寬廣高大的背影，心裡微微的泛著酸。

4

「老師，妳在這幅畫裡有看出什麼嗎？」綁雙馬尾的女孩緊張的握著畫筆，仔細看還能看到手白皙的皮膚沾上了各種顏色的顏料，她是《J&S》這個畫室的第一個學生，而她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她是余輝汐手把手從零基礎教到如果去比賽就可以拿獎的學生，只是每次她在問余輝汐能不能在畫裡感覺到什麼的時候，余輝汐總是會停頓很久，然後含糊的帶過，從來都沒說出一個真正的答案，其實宋言杰對此也感到很奇怪，連他都能在畫裡體會到某一種感情，怎麼可能余輝汐會什麼都感覺不到呢？

「在花園裡玩耍的女生啊.....不錯的構圖呢。花朵的顏色和種類都很鮮明特別，然後女生的笑容也很吸引人.....」「老師~~我說的是感·覺。」女孩打斷了余輝汐，後者愣了一下，又要面臨這一個問題了，在一旁同樣在畫畫的宋言杰轉過了頭望向她們。

「感、感覺啊.....嗯.....先讓我問妳一個問題吧？」余輝汐微笑的看著雙馬尾女孩，「這個女生是為什麼在那裡玩呢？在滿是花的地方？」女孩聽到問題後開始思索了起來，隨後便回答：「因為她喜歡花啊，人看到喜歡的東西不都會很開心嗎？」余輝汐笑了笑回道：「原來。那——我在這裡看見了人對喜歡的物品所體會出來的愛意，而這愛意能帶給那個人所謂真誠的笑容。」語畢宋言杰在一瞬間看見坐著的女孩臉上閃過一絲難過的表情，但隨後又揚起笑容，並沒對余輝汐說出的話多做回應，只是說了聲謝謝後便繼續自己的收尾動作。

自從余輝汐的家人過世之後，宋言杰覺得她把自己關在家裡的時間變長了，沒有畫畫課的時候就是只待在家裡，問她在做什麼，她也會只回答我在畫畫，而最近甚至連他要約對方一起吃飯，也常常被婉拒，但見面的時候，余輝汐還是一如往常的開朗，笑容依舊常常掛在臉上，說起話來還是一樣幽默，做起事來也還是乾淨俐落，可是這樣的她對於宋言杰來說漸漸變得陌生，他看著跟學生聊的很開心的那個女孩，心裡不自覺會想，這真的還是以前的那個她嗎？

下課後，兩個人一起走向公寓。「前輩。」「？」宋言杰叫住了正要進屋的余輝汐，女孩看著男孩面容有點陰暗的樣子，心裡有點擔心。

「前輩妳，真的沒事嗎？」兩個人四目相交，宋言杰發現余輝汐那好看的杏眼在他問出這句話後變得沒有那麼亮了，對方先逃開了對視，隨後輕輕的笑了一下：「你是希望我有事嗎？」「不、不是這樣的！只是覺得前輩最近似乎有點消沉，連畫畫用的色調都越來越暗，妳不是習慣用亮色系作畫的嗎？還有也開始不怎麼出門，我很擔心妳是不是有什麼事，我不希望妳都自己承擔著。」宋言杰趕緊解釋道，對方低垂著頭，然後在他準備道歉的時候，余輝汐突然面帶微笑的揚起了

頭。

「我真的沒事啦！用暗色的顏料只是為了配合那張圖的氛圍，不出門的原因我不是也跟你說了嗎？我在準備一張超～～大的畫，如果停滯太久，我怕沒辦法表達最初的意義，不過謝謝你這麼為我擔心，真不愧是我的小助手！」余輝汐表現出一如既往明朗的模樣，她拍了拍宋言杰的肩膀，語氣是一派的輕鬆，根本聽不出有任何異樣。

「我能看那幅畫嗎？」宋言杰在余輝汐準備進屋的時候攔住了她，「現在不行，放心吧，你絕對會是第一個看到的！而且我還要你幫我處理那幅畫的，它……會是我這輩子最大的作品。」余輝汐說到後面聲音漸漸變小直至消逝。

回到家後，余輝汐待在自己的畫室裡，她坐在一旁木製的高腳椅上看著地板上一張快跟這個畫室一樣大的紙張，她目光呆滯的盯著空白的畫紙。其實余輝汐根本就還沒動筆，甚至連一點草稿都沒有，但是她所想畫的東西已經在她的腦海裡成型了，只是她還沒準備好，而且還有一些事情還沒完成，等到所有事情都整理好了之後，她就可以放下心開始完成這幅作品了。最後余輝汐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房間，然後將門鎖上。

5

「前輩，妳覺得這裡該用什麼顏色好？」宋言杰用沾滿顏料的手指著一幅四十吋的畫布，他已經為這個比賽作品奮鬥了快半個月了，他最近越來越重的黑眼圈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他想把這個作品推向一個完美的境界，畢竟畫布上的主角是他所喜歡的人，他想要跟上余輝汐的腳步，他不要只是望著她的背影，他

想要的是肩並肩的走，而且他也決定好了——如果這個作品得到了第一名的話，他就要跟女孩告白。似乎是從第一眼就被吸引了吧，因為一張展在學校進門就能看見的油畫。

余輝汐走到宋言杰身後，看著畫布上幾近一模一樣的自己，她不得不感嘆宋言杰的畫工又進步了，連她都不太在意的小細節也畫的很細膩，不管是皮膚、嘴唇的紋路、動作的展現，就連頭髮也根根分明，還畫出了因為被陽光籠罩所出現的光澤，余輝汐點點頭，「我覺得酒紅色應該不錯。」宋言杰聽了後說聲知道了便開始調顏色。余輝汐稍微撇過頭望向他的側臉，因為冬天的關係天已經暗了下來，路燈也變得特別早開，所以就算畫室沒有開燈，室內也不會顯得太暗，路燈黃色的暖光從畫室的毛玻璃窗照射進來打在了認真作畫的男孩臉上，雖然有些蒼白但卻也讓人感到一絲的溫和。宋言杰是一個偏美型的男生，大學的時候在宋言杰還沒來找自己的時候，她其實就已經知道有這個人了，畢竟身邊的朋友都在說這屆新生有來一個特別好看的男生，但對於那時腦袋裡只有畫畫的她，這種事情她根本一點都不在乎，直到男孩出現在了他的面前，還說要當她的助手，她這才知道朋友口中所說的人原來是長這樣的，原來真的是，特別美的一個人。

兩個人坐在公寓附近的超商外面，桌上擺著兩碗泡麵和一小盒的韓式泡菜，「所以你覺得你會得第幾名？」余輝汐吹了吹散發著熱氣的麵條，漫不經心的問了一句。宋言杰抬眼瞥了一眼對方，而手拌著自己的乾拌麵，「該得第一了，開個玩笑。」說完他自己輕輕笑了一下，然後吃了一口熱騰騰的麵。

誰知道余輝汐聽到後激動的用雙手拍了下桌子，並大聲說道：「這可是你說的哦！」宋言杰嚇得差點把麵給吐了出來，「咳.....前輩妳激動什麼？！」

「小助手！你得第一的話就答應我一件事情吧？」女孩的眼睛閃亮亮的看著男孩。

「這麼老的梗？就算不得名，妳還是能吩咐我事情，畢竟妳是我的前輩兼老師。」

「那不一樣啦！說好囉！」

「那——如果我真的得第一，妳也能答應我一件事情嗎？」宋言杰輕聲說出口，心跳的有點快。

余輝汐看到宋言杰警扭的樣子，一下就笑了出來，然後大力的點點頭：「當然！我答應你！既然都已經那麼幼稚了，來打勾勾吧！」女孩伸出翹著小拇指的右手，在男孩面前甩了甩，而這次男孩沒有一絲的猶豫便也伸出自己的手，並勾住了女孩的，「約定了。」

6

余輝汐熟門熟路的在醫院裡穿梭，她將自己的臉埋在宋言杰送給她的圍巾裡，只剩下一雙帶著疲憊的杏眼。

「怎麼過來了？」等余輝汐坐定位之後，一個年齡看起來只有三十幾歲的男醫生便問道。「這幾天有點沒睡好。」余輝汐的聲音不似以前那樣的乾淨清晰，而是略微沙啞，連接的熬夜和失眠使她精神非常不濟。

「又開始失眠了？」男醫生眼裡帶著擔憂，余輝汐並沒有說話，她自己能明顯感受到身體越來越無力，睡眠時間縮短，在短短的幾天內，鎖在櫃子裡的安眠藥全都被她吃掉了，但她發現就算吃了也只能多睡上一、兩個小時，她非常害怕

「烏雲」又會重新籠罩到她身上。

男醫生做了一些基本的檢查，余輝汐在一連串的治療中都沒有說過一句話，連對視都沒有，這讓男醫生有著熟悉但也不安的感覺，就跟第一次見面一樣。

那時候余輝汐只有十四歲，就隻身來這醫院的精神科找他治療，而第一天見面時的她就跟現在一樣，不發一語、不與人有視線的接觸，跟在學校或是面對家人時的模樣完全是不同人，開始擅長「偽裝」之後，便會越來越看不清自己真實的模樣。

因為是射手座，所以大家覺得她「本來」就很開朗；因為是資優生，所以大家覺得她「本來」就很會讀書；因為她是個畫家，所以大家覺得她「本來」就很會美術。

「前輩，妳為什麼要答應這種事情啊？這不是妳要做的吧？」宋言杰看著已經快十二點還在美術教室做大學慶典要用的道具的余輝汐。

「因為我是畫畫的啊，這種美工類的就應該交給我才是。」

「畫畫的？這就奇怪了吧？畫畫跟做這種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吧？」聽到宋言杰嚴肅的說出這句話的時候，余輝汐停下了手上的動作。

「我知道的，畫畫跟做美工是不一樣的，我手上該拿的應該是畫筆和顏料而不是剪刀和膠水，我知道啊，但是有什麼辦法？我『本來』就擅長做這些事情啊.....」余輝汐從教室回宿舍後將自己關在房間裡，淚水止不住的流，她緊緊抱著自己裝滿畫筆的盒子，那是第一次，有人踩進了她內心裡最為封閉的地方。

所謂「本來」，不就是一個人在不了解一個人時，把自己的印象所強加在對

方身上的字眼嗎？

7

宋言杰進去畫室的時候，余輝汐跟綁雙馬尾的女孩聊得正歡，笑聲從外頭就聽得見，「不是我說，妳們這麼大聲會吵到其他人的。」宋言杰輕輕用拳頭敲了下余輝汐的頭頂，後者則抬起頭看向他，「小助手，早安啊！」還是那依舊如暖陽的笑容。宋言杰換上了圍裙然後坐到自己在角落的位置，關於他的比賽作品，他已經在做收尾了，按照他自訂的進度，今天就是完成的日子。

余輝汐走到宋言杰身邊，直盯著畫布上已經上好色的她，畫裡的她依照作者的要求，身穿白色的洋裝，坐在畫室裡畫畫，而夕陽光傾瀉在她身上，讓這幅畫多了溫暖且柔和的感覺。宋言杰一直都擅長畫光，而且只要是她畫的作品一定都會不自覺感到有暖流在心底淌過，這是她自己沒辦法到達的境界，而那是一個專屬於男孩的世界。

「今天會把它畫完寄過去，然後下禮拜結果就會出來了。」宋言杰突然道，並將手中的筆放到水桶裡。「下禮拜啊，12月18號對吧？」余輝汐揚起嘴角，接著道：「你一定會得獎的，一定。」宋言杰抬眼望向身邊人，只見人沒有看他而是他的畫，這時候余輝汐所散發出來的氣息讓宋言杰感到莫名的不安，這陣子總是這樣，他總覺得有什麼好像要來臨了一樣，或者是說——要消失那般。

「前輩！前輩！」正當余輝汐在指導畫室裡的學生的時候，突然的點名讓她嚇了一跳，她把頭轉向了聲音的來源，只見宋言杰捧著自己已經完成的作品，站在了畫室中間，在她的面前。

宋言杰從畫旁邊探出了頭，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余輝汐這才真的明白了，為什麼對方最喜歡畫的東西是夕陽的光芒，因為現在被夕陽橙黃的暖光給籠罩著的宋言杰，就像一個剛降落的天使。女孩望著男孩，視線漸漸的模糊，隨後臉頰就被溫熱的液體給佔據了，但是她也同樣的，開心的笑著。

「前、前輩妳怎麼哭了？」宋言杰一見余輝汐面對他笑著哭的時候就大亂了手腳，他所預期的情況可不是這樣啊！他就這樣抱著畫然後走近對方，「妳也太會做一些嚇人的舉動了吧？別哭啦！」他接過其他人給的衛生紙，輕輕幫余輝汐擦掉淚水。「還不都是你畫的太好了！你什麼時候變得那麼厲害的啦！」余輝汐邊哭邊說，還打了好幾下宋言杰的手臂，後者看余輝汐這樣類似撒嬌的樣子，忍不住笑了出來，「是是是，是我的錯，別哭啦～～」

8

「輝汐啊，妳知道的吧？妳的憂鬱症.....」男醫生對著臉色蒼白的余輝汐輕聲說道，余輝汐點了點頭，她知道的，而且十分清楚。

余輝汐在知道自己患有憂鬱症的時候，還十分懷疑，因為她在別人口中最常聽見關於自己的就是「開朗、外向、正面」，聽久了之後，她認為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自己怎麼可能是一名憂鬱症患者，但男醫生卻向她說了：「真正憂鬱的人，是從心裡深處開始停止運作，然後在妳還未察覺到的時候，侵入妳身體的每一個部位，最後像地雷一樣，一碰就爆炸。」余輝汐聽完之後，眼淚不自覺的就流了下來，她當下的想法只有：她已經不配當一個人人所稱讚的人了。

因為她，生病了。

「醫生，你可以幫我一個忙嗎？」余輝汐輕輕揚起嘴角，毫無血色的臉上，帶著一抹決定了什麼的笑容。

9

今天的余輝汐決定來化個妝，為自己看起來沒有氣色的臉龐增加點色彩，她望著鏡中的自己，滿意的點點頭。宋言杰在看到化了妝的余輝汐時，臉上的紅暈明顯的不得了，心臟也以不正常的速度跳動著，連一句話都沒辦法好好說，他索性閉上嘴，走往畫室的路上都是余輝汐自己在講話，但是她知道對方只是害羞了，她笑看對方的反應，心裡忍不住想著這個人實在太可愛了。

12:59P.M.

明明是畫室，但現在在畫室裡的人沒一個在畫畫，全都聚在電腦前方，每個人的表情都十分緊張，而坐在電腦正前方的便是宋言杰，他握著滑鼠的手微微顫抖著，其實他原本是對名次不關心的人，就連之前的比賽都是別人告訴他成績他才會知道，但這次不一樣，畢竟約定了。

余輝汐蹲在旁邊，眼睛盯著自己的手錶，「一點了！」余輝汐一說完宋言杰就點下比賽的官方網站，最新消息那裡多出一條比賽結果查詢的跑馬燈，「快快快！」宋言杰的朋友在旁邊催促著，所有人都比當事者還要緊張。

宋言杰點下了檔案，然後在密密麻麻的文字裡找他所報的單位，「也太多了吧？」就在大家還在找宋言杰的名字的時候，本人停下滾動滑鼠的手指，余輝汐也在同時間看向了坐著的人，後者緊緊抿起嘴唇，雙眼盯著自己的名字，「真

假？！」身後一聲驚呼。

余輝汐一下子站起身然後抱住了宋言杰，激動喊道：「第一名啊！第一名！」余輝汐流下了眼淚，所有人也一同歡呼了起來，只有宋言杰還不敢相信地看著自己擺在第一行的名字，身邊的尖叫聲以及恭喜聲他一點都聽不到，這是他第一次在這個全國公認的大賽中拿到第一名，而逐漸地他的眼眶也紅了，他握緊了拳頭，終於露出了微笑。余輝汐雙手抓住了他的肩膀，「恭喜！」宋言杰與她對望，對方的妝已經稍微被眼淚給染糊了，但是在他眼裡，眼前的人就是這世上最美的人。

在知道成績後，余輝汐便說要請大家吃一頓大餐。大家到餐館包廂並點完餐後就各自嘖嘖喳喳講起話來，余輝汐和宋言杰坐在一起，宋言杰往旁邊一瞥，余輝汐正專心地用著手機，好奇的他直了直身體好讓自己看得到螢幕，結果就看到余輝汐正在自己的主頁發布消息，內容是：我的小助手得第一名了！真不愧是我的小助手啊，果真出人頭地了！

宋言杰看完後認不住撲的笑了出來，余輝汐也因為這樣才發現旁邊的人都看到了，她打了下宋言杰的手臂：「看屁啊！」「出人頭地是什麼啊哈哈！」「笑屁啊！」余輝汐的臉頰因為害羞變得有點紅，宋言杰則將拳頭放在嘴前笑著，而坐在他們對面的幾個人互看了一眼，然後明瞭的同時點點頭，一副我懂你也懂的样子。

就在大家已經吃得差不多在休息聊天的時候，余輝汐忽然站起身然後輕咳了幾聲，所有的人一起轉過頭疑惑地看向了牠，宋言杰也同樣不知所以。

「各位同學們，今天我們聚在這是因為我的小助手，他在全國大賽得到第一

名！我這個做前輩的感到十分欣慰和感動。」余輝汐說的同時還看了宋言杰一眼，「而我跟他做了一個小約定，就是如果他得第一名的話就要答應我一件事。」她接著道，嘴角掛著一抹淺淺的笑，然而當宋言杰看到那個笑容的時候，前陣子一直感受到的不安感在一瞬間爬上他的心頭，他反射性的握緊了拳頭。

「《J&S》——就交給你了。」余輝汐垂下頭看著宋言杰，宋言杰睜大了眼睛回望著那個正笑得很好看的人。

聚會宋言杰的低氣壓中解散，比賽什麼的他也已經覺得沒什麼了，他所預期余輝汐會要求他的事情可沒有如此的重大，他跟余輝汐站在公園裡，看余輝汐的表情跟平常沒有差別，就像剛剛那句要把畫室交給他這話不是她說的一樣。

「妳剛剛說的到底是怎麼回事？什麼叫做要把畫室交給我？」宋言杰皺起好看的眉毛，沙啞的道。

「就是表面意思啊，現在畫室已經是你的了，你是新的主人哦！」余輝汐笑道，然而放在外套口袋裡的手微微顫抖著。

「為什麼要這麼做？不是說過畫室是妳的全部嗎！」宋言杰越說越激動，到最後變成了低吼，他突然感到害怕，因為對方給他的感覺就像是要不見了一樣。

余輝汐低下了頭，「我的確說過畫室是我的全部，就算現在要交給你了也依然是，但是我現在沒有多餘的力氣去守護它了，你是我最相信的人，除了你我就想不到有誰能代替我照顧它。」余輝汐的聲音也同樣變得低沉，過於平靜的聲調讓宋言杰感到心悶。

「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我可以幫妳啊！」「你還記得我說我在畫一幅作品嗎？」宋言杰愣了一下，隨後點了點頭。

「它快完成了，就差一筆，所以我想專心在那上面。拜託你，我只有你了。」

余輝汐再抬頭的時候，眼眶已經積滿了淚水，宋言杰的心狠狠刺了一下，余輝汐哭的樣子讓他感到痛心，他自己最清楚，他沒辦法拒絕對方，畢竟他是如此的愛著她。

「我先暫時替你照顧畫室，作品結束後就要回來，好嗎？」宋言杰嘆了口氣，無奈的摸了摸對方的頭，而余輝汐聽到後重新展開了笑容，然後她向前踏了一步抱住了宋言杰，他感到不可思議的愣在了原地，心臟快速地跳了起來，腦袋也變得一片空白，他垂首看著余輝汐的頭頂，胸口有一陣暖流流過，他也抬起了自己的手擁住了余輝汐的身軀，「謝謝你。」余輝汐輕輕道。

明天再說吧，約定的事。宋言杰看余輝汐進門後，心裡想著，然後他便慢慢的步回了自己的公寓。

10

回到家後，余輝汐並沒有進到裡頭，而是背靠在門上站了很久，今天的屋子異常的安靜，就連她自己的呼吸聲也若有似無，她望著漆黑一片的空間，內心如止水般平靜。余輝汐沒有脫掉鞋子就踏上了室內木質地上，白色布鞋蹣跚的響著，她直接走進自己的畫室。

原本乾淨如雲的白色畫紙全部變成了死寂的黑，而在黑色顏料上面畫的是一對栩栩如生的翅膀，然而兩邊翅膀是不同的。一邊是白色羽毛根根分明，完整、亮麗且充滿氣勢的；另一邊則是骯髒、灰暗、被穿破了好幾個洞、殘破不堪的，翅膀的中間留有一個縫隙，就像在等著誰去戴上它們一樣。

余輝汐走到了畫的中間，她面無表情地看著這一對翅膀，右手緊緊握著一個泛著銀光的東西，另一隻手裡握著手機，而就在這時候手機震動了起來，她滑開接聽並將手機舉到耳邊，「醫生。」

「妳今天不是該來回診的嗎？」男醫生溫柔的聲音從話孔傳了過來，余輝汐緊了緊手。

「醫生。」余輝汐的聲音顫抖著。

「妳發生什麼了？在哭嗎？」

「這幾年來真的很謝謝你。另外，我拜託你的事情，請一定要替我做到，拜託了。」正當男醫生還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電話就被切斷了，而他要再次回撥的時候收到了一封簡訊：

「我去旅行了。謝謝你，再見。」

男醫生看著這封簡訊，好像了解到什麼但又似乎沒有，他打開抽屜拿出余輝汐上次交給他的一封淡黃色的信，從外表就能看出已經是存在有一段時間的東西了，他盯著信封，心情非常平靜，而腦海裡閃過余輝汐最後一趟來的時候的表情，就像在說著——我沒事了。

11

兩年後。

冬天的早晨陽光總是起得比較晚，然而在這樣一個清晨宋言杰已經出了門，他先是到了咖啡廳買了兩杯熱拿鐵，再慢慢地走去畫室，進到畫室後他首先是將今天要來上課的學生的畫架給擺好，然後再慢悠悠地把窗簾給打開，天還只是微

微的亮而已，之後他才會把自己在角落的位置的畫架架好，然後擺上兩張椅子，最後進到休息室，他把熱拿鐵從紙袋裡拿出來，一杯放在自己面前另一杯則放在靠牆的桌子上，而在那桌子上頭的牆壁上，掛著一幅大畫，那便是去年他參賽得到第一名的作品。

宋言杰坐到了沙發上，抿了口手中的熱拿鐵，而隔著一張桌子，在他視線前方的便是那幅畫。

聽說一個習慣平均需要六十六天才能養成。距離余輝汐離開差一天就滿兩年了，也就是說過了 729 天，其中已經有十一個六十六天，然而宋言杰卻還是沒辦法習慣余輝汐不在自己身邊。

宋言杰到至今仍只要一閉上眼，就還是會想起那時候看到余輝汐的景象——掉在地上的刀片、蒼白無血色的臉龐、癱軟的四肢和那閉著雙眼躺在那對令人震驚的翅膀中間的人。那是對就像真實存在的翅膀，只有透過余輝汐的雙手才能創造出那樣的畫作，而那也正是她心裡的翅膀，看似華麗卻是傷痕累累，就像她本身一樣，外表笑得燦爛而內心已血肉模糊。

宋言杰從自己的包包裡抽出了一張信紙，淡黃色的信紙上畫著幾朵鮮艷的花朵，每一朵都長得不一樣，但同樣的是用色大膽及華麗，是余輝汐一直以來作畫的特色。宋言杰站起身走到窗邊，他還記得自己坐在醫院裡看這封信的時候，自己狼狽不堪的模樣，就連現在他只要看到這封信的封面，心中泛起的酸還是會讓他忍不住眼眶泛紅，他實在是太想那個女孩了。

而多虧這封信宋言杰也才知道余輝汐為什麼要把畫室取名為《J&S》，在最一開始余輝汐是跟他說兩個字母分別是 JOYFUL 和 SPECIFIC，宋言杰不疑有他

的相信了，只是真正的涵義其實是他們兩個人名字的最後一個字，這是余輝汐偷偷表白的方式，她說了畫室是她的全部，也表明了，宋言杰就是她的全部。知道涵義的當下，宋言杰跪倒在了地上，任由眼淚染溼他的雙頰，他用力地敲打著自己的心臟，以為這樣做就能緩和從心底蔓延開來的刺痛感，但現實是一點用也沒有。

宋言杰將自己從回憶拉了回來，準備收起信，但身後開門的聲音打斷了他的動作，他轉過身，下一秒印入眼簾的景象讓他鬆了拿著信的手，信紙隨著風飄向了那個人的腳邊，她蹲下身撿起了信紙，她來回看了看信紙，最後將視線轉向還呆愣在原地的人，抹著淡紅色口紅的嘴唇向兩邊展開，形成一個美麗的弧度。

「小助手，我回來了。」那個人便是宋言杰所心心念念的——余輝汐，在她腳邊還豎立著一個大行李箱。

依舊是那毫無塵染的笑容、依舊是那乾淨清晰的聲音、依舊是那清澈明亮的杏眼、依舊是宋言杰內心深處最愛的人。

12

那年，放不下心的宋言杰回頭走向了余輝汐的公寓，毫無聲響的公寓讓他感到心慌，急速膨脹的不安將他淹沒，他甚至等不到警衛去拿備用鑰匙就把門給踹了開，當他看到倒在血泊中的余輝汐時，他簡直快要瘋了，雙手止不住的顫抖著，連叫救護車也是撥了好幾次才成功。他坐在急診室外，沒有離開過半步，他抱著頭，腦袋一片空白，直到一個精神科醫生將一封信交到他手上，他才將自己從剛剛到現在所壓抑的沉默及害怕給釋放了出來。

最後手術成功了，余輝汐也從鬼門關前回來了，而她也接受了醫生的提議，到別的國家走走，好紓壓自己的心情，並同時好好調整自己的身心，而這一走便是兩年。本來預計要在國外呆個三四年的余輝汐，因為實在是太想那個人了，所以她便直接訂了機票，從加拿大飛了回來。

余輝汐的眼眶積滿了淚水，與相同紅了眼的人四目相交，然後不知道是誰先邁出了腳步，也可能是同時，他們抱在了一起。那封淡黃色的信也隨之掉落到了地上，而現在的宋言杰再也不需要那封信了。

太陽已經完全從雲層中露出了臉，淡黃色的光束照散了濕冷的霧氣，也壟罩在了相擁的兩個人身上。

從今往後的冬天，將不再寒冷。

得獎感言

最初根本沒有想過會得獎，只是抱持著想讓其他人看看自己的作品的角度去投稿，但能得到這樣的一個肯定也給予了我很大的創作動力以及鼓勵。一開始也在思考著該投稿什麼樣的版本，最後還是選擇了更快樂的結局的版本，畢竟同時也期望著不會再有更多人因為憂鬱症而迷失自己，也希望正被憂鬱症所捆綁的人能遇到那麼一個能帶你走出來的人。

評審評語

- 藉畫描繪出男女主角的情感及走出生命困境的歷程，故事結構完整，文筆流暢自然。
- 本篇對於人物角色的描繪與心理狀態有深入的刻畫，藝術家的敏感與創傷終因有情人而救贖，故事稍落俗套，寫情卻十分真誠。
- 在所有的愛情題材的作品中，本篇在情節設計、故事布局、乃至於結局的處理，都算是四平八穩之作，對人物的心理刻畫及氛圍掌握頗為用心，而能跳脫一般偶像劇的創作模式。

■ 排名：佳作

■ 班級：生技食品一甲

■ 姓名：胡宸滋

獄鳥

她躺在鬆軟的雪地上，滿天鵝絨似的大雪，像是要把人埋葬般，不停地飄落。環抱雙臂，宛如沉入冰晶鑄造的棺裡，窄小的視野中，只看得到迴旋飛舞的六角霜花、黯淡陰霾的白天，應該是很冷的，但她卻感覺是一種很舒服的寒涼。渾身的力氣隨著溫度漸漸降下而肆意奔流消失，她無意抵抗沉沉襲來的睡意，順從地闔上眼簾。

但一如既往，只要她意識即將完全地深潛進死寂的黑暗前一刻，她就會真正地「醒來」。

又是這個夢。林鸞揉揉疲倦的眉心，在鬧鈴響徹前推被坐起。沒有之前，也沒有之後，只仰臥在沉寂無聲的雪地中，感受冰霜默然地將她包裹，慢慢掩埋住她唯一能望見的景色——永遠降雪的陰霾灰空。

約莫從國小起，就時不時會夢見這個靜謐得哀傷的雪境。同樣的寂然，同樣的冷涼，唯一不同的是，當年還是幼童的她總是只能夢到短暫的片段，醒來難復記憶；直到高中時期，才能意識到完整的「經過」，然後沉沒於黑暗中，最後清醒。

也幸好這個夢境安寧祥和，並非噩夢。但她每每從夢境裡闔眼而甦醒，總會感到一段時間的空虛壓抑，那種讓心情淡淡蒙上一層灰的煩悶，往往使得她整個早上的情緒低落不已。

例如現在。隨便咬了兩口麵包墊胃，早早到了實驗室外，預備早八的實習課.....由於這堂課的老師是個有名的大刀，提前來待命的顯然不只林鸞，許多人聚集著談天吃早餐，氣氛慵懶閒適。

可這種輕鬆的氛圍，自林鸞進入人群的視野後，便結了一層腐惡的薄冰。即使林鸞什麼都沒做，還是無法讓那些惡意的目光挪開幾許。原本她早該麻木，但因為夢境的副作用，越發顯得現實粗礪不堪，令她的煩鬱更添了一分的焦躁。

「杵這麼遠做啥？」一道清亮沉穩的嗓音響起，聲量不大，卻清澈無比地流過所有人的耳畔。「跟本座走吧。」

那些惡意，完全無法對從電梯裡踏出的清朗青年造成任何影響。人群有如摩西分海往一側退開，夾帶著無數訕語竊笑，嘲弄的眼神簡直濃郁得要化成實體戳過來，而青年的神情仍是泰然自若，一貫優雅從容。

青年的身周環繞著奇異的穩定感，平息林鸞蠢蠢欲動的躁怒，她深深吸了口氣，眼神溜過所謂的「同學」，忿恨不已，卻也止不住襲上嘴裡的一股苦澀。

曾經，她也如此自以為是的愚蠢。如今，看到人們這般，不僅生不出半點優越感，反而越發對自己從前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慚難當。

這大概就是報應吧。

記得那一天，也是那句清亮沉穩的話語。

台灣五六月的盛夏，傍晚陽光還似午後燦亮熾熱，林鸞孤身坐在火車站附近某間偏僻工廠的小階梯上。一向不怎麼在意外表的她，難得的精心打扮——她本來應該現身於約定好的約會地點，而非坐在這偏僻荒涼的工業區，雙眼愣愣地望

著藍天，淚水不停滑落。

現在的樣子應該挺嚇人，但現在的林鸞半點都不在意。

巨大的苦楚讓她感覺自己像是碎裂成無數片，隨著濕熱的風，飄得好遠好遠，對外界一切恍若無聞——火車呼嘯而過的隆隆巨響、人群遙遠而渺的紛紛喧囂；甚至漸漸染上的血紅的落日西沉，混亂的逢魔之時過去，渾沌幽暗的夜幕上，黯淡的弦月懸掛。光影飛逝，聲形悄移，一種莫名陰暗的氣氛蔓延，而她，讓無盡的心痛蒙蔽了所有感官，竟一無所覺。

等她愣愣地注意到時，差點來不及。

四周陷入一片不尋常的、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如驟入無光的空間，雙眼適應黑暗前的狀況。她視線垂下，連自己的軀體都隱沒其中，其他景色就更不用提了。就算附近人煙稀少，晚上燈火幽微，也不該如此昏暗……

渾身發冷地張望，上空星月消隱，遠方幽冥深沉，不祥的寒氣礮人。而此時有兩道更為濃重的黑影從黝暗的「盡頭」出現，緩緩浮立在視野裡，踉蹌地挪移，一種詭譎的傀儡感。

是……人吧？誰？那種怪異的姿勢……拖沓的腳步……

一股毛骨悚然的莫名壓力倒過來，林鸞渾身輕顫難抑，肌膚表面的寒毛全數豎起，抓著自己的掌心捏了滿把的汗。不是她不想尖叫著逃跑，而是恐懼鎖住了聲音，她又從晌午坐到了晚間，渾身痠麻，想站也站不起來……無法動彈，只能眼睜睜看著。

——看著那兩個一片漆黑，有著隱約模糊人形、毫無五官形貌可言的「東西」，散發死氣，向她走來。

咚、咚！

說時遲、那時快，已經觸手可及的兩抹闇影各自被一道血色華光衝擊開來，流星墜落般飛至遠遠一側，消失在林鸞驚愕的視野裡。

那種森然的緊迫壓力轉瞬間崩解潰散，眼前的景象著實太過詭異，林鸞無暇細想，甚至顧不得腿麻地「唰」一聲站起來——姿勢難看不提，還差點摔下階梯。她震驚的目光凝在闇影墜落的遠處，然而即使是在血色華光出現後便微微亮起的夜幕下，那裡依舊是一片渾沌未明，再怎樣也無法看得清楚。

「呼，這裡怎麼會出現這種東西啊。」正當氣氛詭譎難測時，有人一派輕鬆地這麼說，還打了個呵欠。

林鸞呆呆回頭，瞠目結舌地望著那個突然出現的人——嚴格來說，那還是她同系同班的同學。

「呦。」在夜色裡彷彿發著淡淡白光的長髮青年，轉過漂亮的杏眼，淡笑著，清亮而沉穩地說：「跟本座來吧。」

像是一道春天雪白的雷閃劈開渾沌的黑夜，月夜下的長髮青年烏髮飄飛，神情淡遠悠然，帶著懾人的氣息出現。林鸞驚愕得說不出話，青年像是有魔力似的……否則如何解釋崩潰驚嚇一場後、很想回家的她，居然跟在這個以前她刻意迴避的同學身後，就這麼跟他走了。

大概是今天的遭遇都太過出乎意料了，思緒恍惚的她需要一點熟悉的人事物，才能踩得到地。

不過沒想到，剛才光潔得幾近聖潔的長髮青年，居然領著她到一個十分有煙火氣的地方：學校附近小巷裡的複合式餐飲店。這家店的東西固然美味，但由於

位置隱蔽，就算是晚餐的人潮高峰期也有一、兩桌的空位。

長髮青年兀自挑了窗邊的座位，林鸞順著落座。瀏覽菜單時，長髮青年首先朝她笑了笑，「妳的狀況不太穩定，吃點熱的可能會比較好。」

林鸞停頓半晌，在鍋燒意麵的格子上劃記，忍了忍，低聲問道：「剛才那個……究竟是什麼？」

「一些壞東西啊，還能是什麼？大概就像是流氓、混混那樣。」長髮青年很輕鬆地回答，同時敏捷地反問：「倒是妳，為什麼這麼晚坐在那兒哭？」

林鸞瞬間緘默下來。一路上反覆思考整理思緒，她此時此刻努力撐起的冷靜淡定，讓青年的一個隨意的問句給打破，露出底下的失神茫然。

就這樣，空氣沉寂到他們點的餐點上桌，林鸞盯著對面津津有味吃起牛肉燒烤串的人，她忽然問道：「你……真的不是邪教人員？」

話一出口林鸞自己也嚇了一跳，平常她雖然不那麼長袖善舞，也絕對不會如此失禮。或許是，以前她唯恐避之不及的青年，現下看起來有種反而奇異的沉穩，氣度悠遠，不會輕易動怒記恨。

果然如她所認為，青年沒有因此冒犯而生氣，他只是「欸」的一聲差點被燒燙燙的牛肉噙死，「哈！？」臉上滿是錯愕，「本座怎麼會是什麼邪教人員？」

林鸞再次緘默下來，有些不確定是否要繼續深究下去。其實大部分的人也都認為這個特立獨行的青年是某種邪教人員。除卻那個奇怪自稱，青年本身樣貌屬中上，氣質極為神秘出挑，滿身風儀深邃若碧水寒泉，平靜澄澈，卻望不盡深淺，令人挪不開目光。

這也是為何青年是人們所戲謔稱呼的「邊緣人」，卻一直是茶餘飯後熱度不

減的談資。

林鸞沒有興趣將更多無妄的風言風語說予本人知道，但現在有事情能分了心，轉移痛絕哀極的情緒，也讓她提振起了點精神。「那你有信仰哪位神祇嗎？」打破短暫的沉默，她小心翼翼地問。

「怎麼會需要？」在林鸞停頓期間已經多嗑掉兩串烤番茄，青年聞言笑起來，「本座行得正、坐得端，心中自有一套準則，何須信仰？」

林鸞悄悄鬆了口氣。就算青年本身形象舉止多有奇異之處，但若真是邪教人員，不可能如此淡然帶過。畢竟以洗腦或斂財為目的的邪教，教徒自然是越多越好，若別人問起時，肯定會盛情傳教。

吃了口意麵，望著眼前青年光風霽月般的笑容和自信從容的姿態，她忽然對那些抹黑造謠的人感到非常憤怒噁心，但同時心中也升騰起濃濃的羞慚和厭惡，針對同樣跟隨多數、相信了抹黑造謠的自己。

「對不起。」她忽地道：「為了我無禮的問題，還有以前.....嗯，我的無知武斷.....」

青年頭一回真正深深地看著她，像是凝望到她的靈魂核心。然而只有一瞬間，青年又恢復了清遠悠和的樣子，嫣然一笑：「是嗎？」偏頭想了想，「不，本座不是要質疑妳.....只是本座想說，本座並不是很介意。這並非推託之詞，妳現在不懂，之後會明白的。」

那天後來他們又說了什麼，她是怎麼離開的，都模糊了。唯一清晰記得的，只有青年這句像是預言的回答。

而且的確正如青年所言，她一開始無法理解，後來卻是親身體驗得再明白不

過。

在以前的求學過程，林鸞一直是個老師同學印象中的「乖乖牌」學生，在班上有一票同樣行為低調的朋友，而班級主流的大團體雖然與她走不到一處，卻也不會特別針對。

剛升上來當大一菜鳥的林鸞，以為她的大學生活也會如同以往那樣平靜地展開。沒想到，學期開始便在班上非常活躍的團體中，居然個有像驕陽一般存在的男生注意到了她。

是的，驕陽。他喚作「夏晨」，人如其名，相形其他黯淡不起眼的同學，他整個人渾似盛夏陽光般燦爛奪目，容顏俊美，氣質出色，品學兼優，家境優渥，神情總是那麼愉快的自信。

更沒想到的是，那樣耀眼的存在，竟然選擇了遠遠觀望的她，用自己璀璨的光照亮她平凡的生活。

那時候，原先樸素的世界真的有如三春降臨，百花齊放的豐饒美麗。不只有夏晨，夏晨身邊的人也對她非常和善，在他們身邊，遠比想像的開心許多。

得到了友情，當然還有甜蜜至極的愛情。

或許她從小到大習慣沉寂於低調寧靜中，但現在的活潑快樂的日子也不錯，甚至連那個往常時不時會出現的奇妙夢境都不再打擾她。

直到那天來臨之前，林鸞真的是這麼認為的。

而那一天，跟平常沒有什麼不同。時值盛夏，她頂著精心妝點的約會造型，在接近集合地點時偷偷繞路躲在後方，難得調皮地想欣賞一下夏晨受到驚嚇的表

情.....

然後很老套的，受到驚嚇的永遠是想給人驚嚇的那一個。

站在轉角後，林鸞聽到夏晨的兄弟隨意問道：「對了，花了這麼久，到底搞到手了沒有？我們都快沒耐心陪玩下去啦。」

然後聽到夏晨低沉磁性的嗓音更隨意地回答：「沒啊，看起來靜靜乖乖的，果然很保守.....」嘖有煩言，「其實長那樣，我也不想要。早知道當初交給學長就好了.....反正只要能讓那王八蛋吃驚，誰去拐都一樣.....」

林鸞雙手緊緊扭著皮包肩帶，僵硬顫抖地拼湊出殘酷的騙局真相。

起因似乎是系上有個林鸞不認識的學長對她有意思，然後不知怎的，被那個愛慕者學長的死對頭學姊知道了，一群人便七嘴八舌地想出了個惡毒的計謀；偶然路過的夏晨等一票學弟妹聽聞，也覺得有趣，決定義務相挺熟識的學姊，於是就有了之後夏晨貌似真心的告白、其他人刻意為之的親近。

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打算讓夏晨把林鸞拐上床發生親密關係，拍照片或錄製影片，然後拿到學長面前耀武揚威。

聽完林鸞淡淡地敘說完始末，長髮青年放下咖啡杯，杏眸圓睜，「.....哇，人類。」他滿眼不可思議，「還以為近代人類成長大有進展了，沒想到依然如此愚蠢。而且依律.....本座是說，依法來看，這是犯罪吧？」

林鸞抿了抿唇，沒繼續往下說了。她實在開不了口，那天後來有個眼尖的「朋友」瞥見隱蔽在轉角後聽呆的她，於是當場直接撕破臉了。一對多，何況林鸞當時還讓背叛和欺騙打擊得心神震盪，忍住眼淚就使盡力氣，強撐著宣洩幾句，最

後還是難堪地敗退。

接下來就是在荒僻工廠遇到的那檔詭怪至極的異事。打擊沉重加上驚嚇過度，林鸞幾乎是甫回家就發起燒來。

病來如山倒，病了一禮拜，在健康遭疾症痛磨時，所有的心傷都會不翼而飛。何況幾個月沒出現的舊夢像是一次爆發般，連連糾纏了她六日，那時意識混沌之際，眼前什麼都看不清，只有漫天的霜雪紛飛。

本來狀況不應該這麼糟糕，只是因為夢境的尿性，那禮拜一直處於半夢半醒的昏沉間，好不容易要熟睡過去，卻又因在夢中「沉睡」而「醒來」，頻頻消耗體力。

難受時對此自然是非常煩厭，但當林鸞六天過去，頭回意識清晰地睜開微紅的雙眼，虛弱地仰望窗外的爛漫天光的時候，她又不這麼覺得了。

因為在真實虛幻間狠狠歷練了一場，如此大劫餘生後，一個禮拜前刻骨銘心的心碎竟褪成記憶裡灰白的影子，再不痛了，頂多覺得自己瞎了狗眼成就一場愚蠢的初戀而丟臉無語罷了。

若還要說獲得了什麼，也就是體會了何謂人情薄如紙吧。

病假一個禮拜後去上課，迎接林鸞的，只有鋪天蓋地席捲而來的惡意中傷謠言。畢竟先講先贏嘛，夏晨他們為了避免被反咬一口，真真宣揚得不遺餘力。

詳細內容林鸞是不清楚，不過讓她想問個功課進度都問不到半個人，大約可略知一二。

這也導致她跟名為「鍾終」的長髮青年交情突飛猛進，畢竟只有同樣被排擠的終才不將她看成大麻瘋。

彼此聊過之後，林鸞深刻體會到謠言都是騙人的。終行為舉止是有些怪異，但的確是個不折不扣的好人，且知識淵博，與他交談，林鸞從來不用刻意勉強自己說些淺薄的大眾議題，相處起來很是輕鬆自在。

終大概也不排斥與她為友，沒課的時候總是邀她一起去喝咖啡，也不介意她在很有氛圍的咖啡廳裡點可樂來喝。

像是現在，她一邊搶在期中考前找終補落下的功課，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和他閒聊，不免就提到前段日子的事。

終扶了扶額，「算了，也不是第一次知道人類多無聊……」瞥見她正在跟生物化學的題目奮鬥，忽然想起道：「私底下本座有跟老師要了份講義，妳到本座家裡拿吧。」

林鸞停筆，抬頭，看到終一臉平靜。林鸞摸了摸鼻子，有些不知道該怎麼說明現在的感覺……不是懷疑終會做出什麼，只是就算跟夏晨交往時，她也沒主動去過男性的家裡，還是覺得怪怪的。

「放心吧。」彷彿知道她所想，終端起咖啡杯優雅地喝了口，淡淡地說，「本座家裡不是只有本座一個人。而且本座要打工不在家，妳去了之後會有人拿給妳。」

林鸞乾笑兩聲，點點頭。左右今天下午都沒課，有空得很。

所以下午三點半，林鸞按照終傳給她的地址，出現在距離學校騎車約十五分鐘的高級住宅區裡，一棟富麗堂皇的公寓前面。她手中提著一盒特地去買來的乳酪蛋糕——畢竟終好意分享講義，她是該有些回禮——乍然見到超出意料的景色，她有些汗顏。光看地址，她沒想到會是這樣光走進中庭都會戰戰兢兢的高級地方。

坐在管理室裡的是一名套裝端莊的年輕女性，她十分客氣地攔下林鸞詢問，林鸞同樣禮貌地報上房號說明來意。林鸞幾乎沒來過這樣高級的住宅大廈，本來以為出示終傳的證明就可以了，沒想到要上樓還需要同一間房的住戶親自下來領路。

終是不知道他們自己公寓的規矩，還是一時忘了？林鸞嘆氣，跟管理員小姐歉意笑笑，「那我現在打電話聯絡一下……」雖然剛才終就表明他不在家，不過現在不找他還能找誰？

「有熟悉的味道。」

「那個是蛋糕吧？」

拿起手機正要撥號，耳邊飄來細碎的兩句話，一陣強烈的視線感，林鸞下意識轉頭望去，隨即和兩對黑玉似的清靈眼眸對上。躲在櫃檯的轉角後，兩個宛若精緻瓷娃娃、長得極其可愛的雙胞胎男孩，動作看似悄悄的，但無比明顯地盯著她……手中提著的乳酪蛋糕。

「呃……」林鸞呆滯半晌，還沒想好是要裝作沒看到抑或是打招呼，兩個長相如出一轍的小男孩就猛地衝了過來，抓住她空著的那隻手。他們仰頭，白嫩的小臉閃亮得簡直發光，齊聲說：「那個是蛋糕是蛋糕吧！一定是的，對吧？」

林鸞默默忍下想甩開手的衝動和驚嚇，僵硬著點點頭。小男孩們高舉手歡呼，興奮無比地跟管理員小姐說，「管理員姊姊，這位姊姊是我們客人！我們帶上樓就行了！」

??????

沒想到管理員小姐居然和藹可親地答應了，總算還記得跟頭上飄滿問號的林

鸞解釋：「這兩位是跟鍾先生同住的房客之二。」

結果林鸞居然真的就這樣歪打正著的上樓了。在緩慢爬升的電梯中，林鸞終於完全鎮靜下來，打量兩個嘖哩呱啦拉著她說話的男孩。見到他們的第一眼，她先是注意到他們精緻絕倫的容貌，第二眼，則是注意到他們極其特殊、柔軟的絳紅髮絲。

眼珠漆黑，輪廓也算深邃，混血兒？林鸞再掃了眼他們的穿著，揹著的是他們大學附屬的幼稚園書包。

男孩們帶她到四樓某扇門前，從書包拿出鑰匙開門時，其中一個回頭嫣然笑道：「我是殷，他是彤，姊姊叫什麼名字？」他指著另一個根本看不出差異的小男孩。

「……林鸞。」

宛若錯覺，殷臉上大大的笑容滯了一下，連一直盯著蛋糕不放的彤都抬頭。不過也只是一瞬，他們又恢復歡快的模樣，拉著她進玄關，「鸞姊姊請進！我們一起來吃蛋糕！」

應該是錯覺吧？這麼小的孩子……林鸞搔搔頭，跟著他們步入和終有相同風格、清雅大氣的客廳，看著他們很有規矩地先洗手，然後拿出盤子叉子，林鸞默默把手裡的乳酪蛋糕遞出去，思索著改天再請終吃頓飯作為謝禮好了。

不愧是高級公寓，有一個規格廣闊的陽台，花木扶疏，令人心曠神怡。室內的佈置不多不少，除卻生活用的桌椅沙發地毯，還很有些奇異的藝術品裝飾，看不出材質，晶瑩剔透的美麗。但是轉了圈，怎麼也沒看到類似講義的物品。

這兩個小孩怎麼看都不像終口中的，會拿講義給她的人吧？

轉過眼，臨窗矮桌邊，殷和彤自顧自吃得津津有味，居然也幫她切了一塊蛋糕，整齊地放在小盤子上，一旁還附了杯茶水。走過去坐下，遲疑半晌，林鸞還是開口問了，「殷、彤，其實這次我來拜訪，是終說有人會拿給我一份講義，你們知道在哪裡嗎？」

話音未盡，林鸞驀然感到一股迴繞的寒氣，森然襲上她的後背，令她狠狠打了個顫，雞皮疙瘩全數站起。她環抱自己，一回頭，瞠目地瞪著上一秒絕對沒有出現在地上的成堆紙張……所謂的講義。

殷卻半點反應都沒有，稀鬆平常地含著叉子起身將講義拿回來，遞給她。愣愣地伸手接過，她發呆地看著殷漆黑明亮的瞳眸，殷可愛地偏了偏頭，「鸞姊姊說的是這個吧？」

林鸞呆呆張著唇，好一會兒才有辦法動作。將講義收進背包，眼神掩不住震驚地看著眼前兩個長得極其精緻、漂亮得不似塵間人的絳髮男孩——直到現在，她才發覺，殷和彤跟終一樣，身上都有一種無法說明的清穩氣質，雖然掩蓋在天真爛漫下。

然而就算再怎麼嚇人，在對方地盤發作顯然不是明智之舉。何況殷和彤違和感也就那麼一下下，之後大概是靠蛋糕刷滿好感度，他們纏著她喊鸞姊姊長、鸞姊姊短，完全跟一般稚幼孩童沒兩樣，非常可愛。連林鸞都沒想過她居然會跟年齡差距那麼大的孩童相處得極好，跟和終一起的感覺很相似，胡天說地的歡樂有趣。

原本只打算叨擾片刻，哪知道留了好一段時間，至夕陽西落，餘暉的金光遍灑進客廳，更讓周圍的晶瑩藝術品顯得流螢般虛幻美麗，栩栩如生，彷彿要隨風

而起。

甚至聽說是去打工的終都回來了。終進門時，彤和殷正歪在她臂彎裡，一起看神隱少女動畫片，彤抱著個兔子玩偶仰頭問：「鸞姊姊會再來我們家吧？我們很喜歡鸞姊姊喔。」

「裝什麼年輕佔人家便宜。」淡淡的清亮嗓音從玄關飄過來，林鸞趕緊起身，殷和彤倒在地毯上朝終做了個鬼臉。

終也懶得搭理，看向有些侷促的林鸞，說道：「本座沒想到妳會待這麼久。」

林鸞咳了聲，尷尬地回答，「.....反正我也沒什麼事。」之前的閒暇時間都跟夏晨他們膩在一塊兒，現在自然是閒得發慌。

終睇了地毯上一眼，殷和彤齊齊抗議，「你回來就要讓鸞姊姊走！既然我們三個都在哪會有什麼事.....」黑玉似的雙眸轉而瞅向林鸞，可憐兮兮地泛水光，「鸞姊姊會再來吧？我們喜歡鸞姊姊來我們家.....」

雖然不明究理，林鸞還是被逗笑了，點頭笑道：「當然。」摸了摸他們光滑細軟的絳紅髮絲。

終在一側看著，無奈地嘆了口氣，往玄關走，「本座送妳回去吧。」

林鸞向兩個孩子告別，拎起背包跟著終搭電梯下樓。步出公寓後，林鸞跟終擺擺手示意不用再送了，反正她的租屋處也在附近，出了高級住宅區的學校周邊就是了。

終也沒有推辭，雙手環胸站著，光線漸漸消失的夜幕下，他的神色非常平靜。

「不是本座不歡迎妳來，只是本座的家晚上不適合有人在。」他再度嘆氣，「本座也沒料到妳會碰到那兩個老妖怪，也沒想到他們.....唉。若是他們說了什麼奇

怪的話，或者妳看到什麼東西，不用多想。」

會說「沒想到」.....也就是說，應該拿講義給她的人，不是那兩個「老妖怪」？

晚上家裡不適合有「人」在？那股襲背的寒氣.....

林鸞笑容一僵，先前褪去的雞皮疙瘩慢慢浮冒上來。終究還是沒在終面前表現出來，趕緊趁著還有微弱天光辭謝而去。

雖然也受到一定的驚嚇，當晚林鸞卻沒有像之前那樣發燒，倒是那個一直都是相同內容的奇妙舊夢莫名有了新進展。

仍然飄著滿天的飛霜，躺臥在鬆軟的雪地裡，舒服的冷涼。但多了一道模糊漆黑的人影出現在視野裡，而且是在她意識即將沉入黑暗裡，即將「醒來」的前一刻，一步一步走過來靠近，看不見容顏和神情，渾身卻透出極致濃郁的悲傷，俯瞰著倒地的她。

就算奮力地支起眼簾想要看清楚，視線卻怎麼樣都是模糊的，最後還是毫無辦法的「沉睡」，然後「醒來」。

但是往常夢醒的空虛壓抑更是劇烈了數倍，甚至彷彿被人影感染了悲傷，林鸞心情也跌宕到谷底，不明所以地眼角滲淚。當天早上終發現她微腫的雙眼問起時，她怎樣也無法像往常那樣掩蓋過去，只說了夢見一些難過的事物。

終探究地望著她，她只是垂下頭。一直作著相同的夢這件事，她國小時還跟母親說過，漸漸長大後，從來沒再跟誰提起。一來是怕母親為此煩憂，二來是也沒造成什麼大麻煩，再來就是她心底不知為何，總不想讓人知道這個夢境。

有時雖然很煩厭，但隱隱覺得，很「珍貴」的夢。

凝視了她許久，終令人感激地沒有追問下去，轉開話題，「殷和彤很想妳，說如果有空，希望妳能再來。」

想到那兩個可愛的孩子，林鸞勉強彎了彎唇角，點點頭。幸好雖然夢的後勁猛烈，但持續時間不長，一個早上過去她精神又提振不少，終也裝作沒發現似的，跟平常時相同，中午與她去咖啡廳溫書，約好兩天後下午再去他家見殷和彤。

幾次下來，林鸞和殷、彤的感情越來越好，也知道了越來越多不知道該說是秘辛的東西。

譬如，殷和彤最初第一眼喜歡林鸞是因為她手中的乳酪蛋糕……咳，不是不是，是譬如，她有天忽然想起，問終道：「你說殷、彤是親戚寄在你家的孩子，那他們也姓鍾嗎？」從沒聽過殷和彤的全名。

「當然不是啊。」終端起茶杯抿了口紅茶，「本座會姓『鍾』是因為人類法律很麻煩……非要有個姓氏不可。本座真名唯有『終』一字，但既然一定要取，那就只好選個音同的字。可是那倆老妖怪的本質跟本座差得可遠了，自然不用這個字。」

……他在說什麼，他真的知道嗎？林鸞後背悄悄流下冷汗。日子一久，她發現這個貌似縝密的好友，其實破綻百出，而且自己完全沒有察覺出哪裡不對。

「沒錯！我們才跟你不一樣，少臭美了！」沒有注意林鸞的冷汗無語，殷和彤與她擠在一邊的矮桌，聞言拍桌朝終伸出短短的手臂叫囂，「而且黑森林蛋糕應該要配甜甜的奶茶！」

於是又吵起來了。待人淡定溫和的終，只有對殷和彤會冷淡的諷刺；天真可愛的殷、彤，也只有對終會頂嘴叫罵。

假裝沒看見秘辛之一——終特地切了塊蛋糕放在某個房間門前，而那扇門扉總會在不注意時悄悄開啟，門後有幽藍的青光閃過，蛋糕會隨即消失，只留下乾冰似的森冷寒氣——在吵鬧中，林鸞悶悶低頭，安靜吃著她買來的黑森林蛋糕。

本來以為這樣神奇又平凡的日子會一直持續下去，畢竟不管是終，甚至是看似無害的殷和彤，身上都有一股不尋常的氣息，異常深不可測的沉穩，能夠震懾住她身為他們口中「白目人類」的該死好奇心，讓她不會如白鶴報恩一樣去捅破那層窗戶紙。

就像終自那次後，從來不再提起夢境的事。即使是相同的雪境除了漆黑人影外，又有了更新的進展：淒厲咆哮的風雪，伴隨著強風擊打在身上，這次她不是臥倒雪地，而是長跪雪地，後背一陣陣熱麻的痛楚，頭昏腦脹，低矮的視線中，車馬雜沓，人群來來去去，俗世的繁華顏色閃晃。

只是世事總會有預料之外。

就在即將期末考週的前幾天，終那天下午要「打工」——後來她也知道他做的「打工」不怎麼正常——她繞去遠些的麵包店，買有名的藍莓乳酪蛋糕，因為公車誤點了好久，回到終的家附近時，已經傍晚了，雖然終再三告誡過，絕對不要臨晚去拜訪他家，但她把新鮮的蛋糕拿給殷、彤，也只需一下下而已，應該沒關係吧？

那時晚霞滿天，天空由好幾種顏色組成，深紫、橘紅、金黃、薄藍，雪白棉絮似的雲在空中縈繞盤旋。

而原本熱鬧的街巷，忽然安靜得沒有一點聲音。

正檢查蛋糕有無傾斜的林鸞頓住腳步，警戒地抬頭。待在終和殷、彤身邊，還有那神奇的住所有段時間了，她對於某些「東西」的直覺越發精準，她知道有「東西」在附近。

然而知道並沒有什麼用。一輛停在街邊的汽車，明明無人駕駛，卻發狂似的朝她衝撞而來，她機警地往旁一撲，應該直線前行的汽車卻靈敏轉彎，用時速兩百的氣勢，狠狠地撞上了她。

宛如斷線風箏被撞飛時，林鸞眼角隱約閃過圍牆上兩抹人影，幾秒後她重重落地，渾身疼得幾乎散架……也可能已經散架，「撲」的噴出一大口鮮血，不知道自己是否肚破腸流，但林鸞知道她特地買的藍莓乳酪蛋糕被壓扁在身下，浸滿了猩紅。

整個人發疼又發冷，林鸞的視線模糊了，連從汽車冒出的「東西」都看不清輪廓，只看見一團銀白的薄霧。又累又重地抬頭，景色全糊成一片的視野裡，圍牆上的兩抹嬌小人影卻異常清晰。

兩個揹著幼稚園淡綠色書包的絳髮男孩，精緻絕倫的雪白臉孔上，冰冷得沒有一點表情，黑玉瞳眸卻冒出駭人的炙熱殺意。

殷……？彤？

再度嗆出一口血，林鸞迷迷糊糊地思索著。他們一向天真可愛，第一次見到他們這麼可怕的样子……

就在林鸞即將昏過去前，另一抹異常清晰的身影出現，烏黑的長髮飄揚，青年的身形，一向淡然的清朗面孔凝著深沉的憂鬱。「啟，夠了沒有？」終從虛空中一躍而下，護著不成人形的林鸞，冷漠地瞪著舞動的銀白薄霧，「傷害無辜人

類，難道就是你當初與本座分崩離析，也要堅持的神道？」

「她才不只是無辜人類！」銀白的薄霧扭曲猙獰著膨脹。

「殺了他！！」殷和彤齊齊咆哮起來，稚童的聲音破裂得淒厲可怖，「啊啊——殺掉殺掉殺掉殺掉——」

終深深呼吸一口氣，沉聲說道：「冷靜點，殷、彤。」蹲身對上意識像粒子碎散的林鸞雙眸，聲音前所未有的柔煦，「本來不敢肯定……但是沒事的，醒來之後，一切都會跟往常一樣，鸞。」

讓本來可以重回林中的鳥，困在牢獄中，是否太過殘忍？

腦海中冒出陌生的語句，林鸞吃力地想揣測終的神情，卻因為終揮手打入體內的一道白光而昏迷過去。在完全沉入黑暗前，她最後看到的景象，是殷、彤化成兩道血色華光，在衣著形象漸漸發光、改變的終手上，凝成兩把成對的華美法輪，三個她前世今生最重要的「人」，癡狂地向鋪天蓋地的銀白薄霧發出一聲嘶吼，宣戰。

無數前世的的名字，叫做鸞，獄之鳥。

就算長於偏遠山村人家，就算大字不識一個，日後遇到那個清雅絕美的漆黑「神官」時，她依然堅定地說：「我叫鸞。」

家人被颶風引發的土石流掩埋，官府救災後，她輾轉流落到人牙子手底。像她這樣小的落難孩子有一大票，品質低下，成了人牙子手底賣不出去的滯銷貨。那日正逢風雪交加，路上行人匆匆，皆忙著避雪，無人有閒心購物，人牙子心底煩躁，令他們長跪雪地，手裡長鞭不住地往後背笞打。

幾乎死去的那時，風雪迷離中，像是發著光的「人」飄然出現了。雖然人牙子惶恐跪地，恭謹畏懼地稱呼「神官大人」，但半昏迷的鸞心底模模糊糊知道，是「神明大人」才對。

後來神明大人安頓了眾孩童，獨獨留下她一人。只因為她醒來後，堅定地說出這個連父母都不知如何寫就的名字，神明大人很是詫異，連身邊的神器大人們也感到有趣。推算之後，神明大人悲憫地告訴她，「鸞」確是她的真名，卻也是她的宿命。

養好傷後，她茫然無措，不知何去何從。一段時間相處下來，與她混得極熟的神器大人們哭得唏哩嘩啦，不捨與她分離；隱身於朝廷、化作「神官大人」的神明大人也憐憫她孤弱，於是便將她留在身邊，作為隨從。

一起漫遊了好長、好長的日子。從這個朝代到那個朝代，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曾經她問起神明大人的名字，神明大人淡笑道：「本座的真名.....化作人類漢文，約莫是『終』吧？」

「鸞，鸞！那我們呢我們呢？」沒有取名的神器大人們見狀在一旁鼓譟不休。

「吵死啦！」鸞笑嘻嘻地說，「法輪紅紅，頭髮紅紅，那乾脆往紅的方面想名字就好啦？」

一起相處了好多、好多的日子。

最後終結在，神明大人不願跟她提起的、遠在開天闢地時發生的事，那個違逆大道平衡，希望六界生命永恆，不惜自我分崩離析出來的另外一位，銀白的「神明大人」，啟。

由於生命不曾停止流逝，長久下來，所願神道無法達成的啟，神魂癡亂墮落，

瘋狂地遷怒到留有「結束」力量的終身上。雙神爭鬥前，她讓啟綁架，當作引誘終出現的祭品宰殺，當終趕到時，她躺在鬆軟的雪地裡，視野中僅有滿天鵝絨似的大雪，陰霾的灰空。

被神殺傷的致命傷灼熱，渾身無力地讓舒服的寒涼包圍。終走近漸漸死去的她，她模糊的視線望著透著極致悲傷的漆黑人影，勉強露出一個笑容。

「輪迴.....回到輪迴，帶著這個真名，等本座，好嗎？」黑影俯瞰著她，想彎身湊近、卻又怕加快她的消散，濃郁的哀傷。「本該放妳自由.....讓本來可以重回林中的鳥，困在牢獄中，是否太過殘忍？」

她想回答，卻再也開不了口了。意識完全潛進黑暗中，於是，她「醒來」。

林鸞睜開雙眸，含淚望著醫院雪白的天花板，心痛難以抑止。

「醒了醒了醒了！」孩童驚喜的聲音傳來，困難地撇過頭，殷和彤對上她的視線就「哇」的放聲大哭，「太好了——」

林鸞跟著淌下兩行淚，望著撲到病床邊的兩個絳髮男孩，殷、彤一面大哭，一面哇啦啦的跟她交代一些事情。

但是那些事當中沒有她最想知道的那個「人」。她強忍住疲累疼痛，無聲細語問道：「終.....呢？」最後幾乎只是在蠕動嘴唇，但她知道殷、彤聽得見，「.....是神器，個性暴躁.....應該的.....但不能像.....我被車撞時，那樣.....在人前暴怒.....」

絳髮男孩們的哭聲嘎然而止，臉色大變地望著她。「.....為什麼，會記得？」迎上她又難過又高興的目光，他們無措驚惶，也忍不住熱淚盈眶，「不是消除記

憶了.....算了，不管了啦！」

兩人瞬間化成血色華光消失在病房中，林鸞默默等待著。

果然，在她再次昏迷後重新睜開眼，無人的病房裡，渾身漆黑的清雅絕美人影出現在床頭。不再假裝成人類、毫無掩蓋豔光的終，一身長夜般伴隨無數錦帶的華服，容顏略改，唯一不曾轉變的杏眼泛著水光。

「一直找不到.....六界生命，太多、太多了。好不容易遇到，又不敢相信.....」

終絕美的雪白臉孔滑下兩行清淚。

讓本來可以重回林中的鳥，困在牢獄中，是否太過殘忍？

「不殘忍.....」虧欠了無數互遠時光的回答，終於能說出口了。林鸞按著貼在臉側的玉手，也熱淚如傾，「.....一直帶著真名，等神明大人。現在終於，等到了.....」

終於，「結束」了。

這一定是，您存在，最重要的意義。為了結束所有悲傷的事情。

得獎感言

當初無意間聽聞南臺文學獎後，一直猶豫是否要參加，直到逼近截稿日才突然有了靈感，開稿〈獄鳥〉，完成日期是截稿日前天。因無法細細琢磨推敲，無甚把握，這次能夠得獎實在很開心，很感謝評審老師肯定我描寫的這個、平凡日常中夾帶奇幻色彩的小小故事。

評審評語

- 熟練的筆法，敘述出一段前世今生的因緣，小說頗具神幻的色彩。
- 前世今生的人際糾葛，寫來夢幻迷離，故事充滿魅力，但古今時空語言的轉換，技巧不夠流暢，閱讀上稍嫌困難。
- 作品重在處理奇幻異界的奇遇，有豐富的想像力，描寫細膩。但在角色人物身分的設定、前世的糾結太過抽象，節奏遲緩不夠緊湊，主題不明確，沒有明確的意旨。前世記憶的留存、奇幻人物的相遇對主角的影響、終究模糊。

■排名：佳作

■班級：應日三甲

■姓名：劉若禎

思凡

魚離水而亡，人失心而盲。

撫琴交情，拈弦摘心，絲竹悅耳，心儀之人相伴於側；一生相隨似燭火，烈燃，迎風搖曳不消弭；以手捻熄，灼傷而復燃；紅蠟燃盡，餘溫永存。

×××

「女施主，我因你思、思凡了……」

「不行不行，你說話能不能別結巴，你還算個男人嗎？」

「哎、要不還是算了，都是出家人了，別想那些七情六慾的事了。」

「不然叫小師弟來說吧。年紀小，肯定連思凡是什麼都不知道。」

「……被師父或師叔知道我們會被罰的吧。」

「但感覺挺有趣的，不試試嗎？」

「師父，什麼是思凡，它是不好的嗎？」小沙彌頂著光溜溜的腦袋問著，「為什麼師兄們要我去和女施主說：『我因妳思凡了』就被師叔們罰了呢？」

老和尚笑了笑，和小沙彌一起看著兩個年少的和尚提著水桶繞著寺院慢跑，喝了一口茶：「思凡即戀塵，戀塵是為凡人。」

「但大家不都是凡人嗎？」小和尚坐在石椅上晃著腳，吃著糖。

老和尚眨了眨眼睛，眼裡的兩個少年一個人摔了一跤，水全灑到了另一人的布衣上，「生在這個世上的人，上至皇帝，下至貧戶，皆為凡人。」轉眼看著晃腳的小沙彌，「凡人有凡心自是尋常不過。」

「哦……」小沙彌咬下一大塊沾著糖的山楂果，「那出塵呢？它和戀塵有什麼關係？」

「出塵即為出家，出家正式忘卻苦痛，不為凡事所牽，脫離凡心一心向佛終達涅槃；更有人出家悟道修成上仙。」

「那麼師父達到涅槃的境界了嗎？」面對徒弟的問題，老和尚笑了笑，伸手取了桌上的糕點淺嚐沒有回答，只是繼續說著：「因為他們都想脫離凡心，卻沒有做到應做的本分，才會被你師叔責罰的。」

「哦……」發現老和尚沒有打算回答問題，小沙彌顯得有些失落。

老和尚看著兩個挨罰的徒弟已經互相被水給潑濕，扭打在了一起，只是喝著茶，從袖子的暗袋中取出油紙包裹好的甜食，形同旁觀者欣賞鬧劇一般吃了起來。小沙彌轉頭看著師父的眼神，往常靜如止水、清亮的雙眸難得地有了點身為人的溫度，霎時，他好像明白師父究竟達了涅槃與否。

「師父，那你思凡過嗎？」聞言，老和尚笑了笑，看著高懸的明日，沒有正面回應他。

「徒兒，為師和你說一段故事。」

×××

四、五十年前，有位俠客，姓秦，名無心。他揹著一把鐵劍，身著破舊的深色布衣，馬尾高束，一支粗製濫造的竹笛懸掛在腰間。

秦無心雖沒有出眾的長相，可為人正直磊落、待人和善親切，闖蕩江湖十餘年，一路結識諸多志同道合的友人，有過不少結伴闖蕩的夥伴，但更多的是形單影隻獨步紅塵的時日。

曾有人問秦無心，為何不找個俠侶相伴，江湖路遙，單人旅途總是寂寥，雙人結伴而行一可相互照應，二可排解煩悶。

卻見，秦無心攀上路旁的大樹，站在上頭說道：「江湖這麼大，不單單是我孑然一身。」摘下顆碩大飽滿的果子，用衣服隨意擦拭後咬了一口，「紅塵是非多，每每在茶館稍坐，訴不清的男女情愛，說不完の官宦鬥爭，道不盡的名門恩仇，便會自動送上門來。」秦無心大笑，露出兩排潔白的齒，抽出背上的佩劍遙指青天，「更何況，我還想精進劍法，這樣我才能幫助更多手無寸鐵的蒼生。」

與之對談者，無人明白這些話其中的涵義，常人大多聽罷一笑而去，唯有柳秧惜在秦無心說完這段話後，給了他回應。

「隻身赴江湖，終有意中人；若無意中人，自得有緣人。你我萍水相逢，卻似萬古長青。」

昔日，秦無心受到當地大戶人家的密信委託，說是家中千金遭人強行擄走，有重金做為報酬，希望能夠憑藉秦無心的身手來救回女兒。

聽聞此事後，秦無心大怒，心想怎會有如此強擄良家婦女的無禮之徒，便爽

快地接下了這份委託。爾後，委託人送上自家千金的畫像：杏眼柳眉，膚白唇紅，名為石忻襄；然委託人也附上了擄人犯的畫像：劍眉柳眼，相貌端正，是副絲毫不會與擄人犯牽扯上關係的面容，名為連禮知。

當真是人不可貌相。

秦無心心生感慨，拿到兩人的畫像後，旋即起身向茶館小二打探情報。他先是拿了兩人的畫像給了店小二，誰料兩人卻在幾天前乘著馬車西駛，目的地不明，塞了點銀兩後，秦無心將茶和茶點享畢，理好衣冠，便邁步西行。

為了能夠更快地追上石忻襄和連禮知，出城後，秦無心使著輕功快速前進，約莫半時辰才緩下繁忙的步伐，沐浴在林間的蟲鳴鳥啼中。

涼風拂面，垂落的前髮再次靈動，高束的馬尾也隨之起舞，不知怎麼地，這陣風令秦無心特別想哼歌。他哼著一段沒有人知曉的旋律，無奈音律不佳，聲音粗啞，這哼唱格外地刺耳，竟是驚動了山林中的野獸。

從白晝走到日暮，秦無心看著一片火紅的黃土嘆了口氣繼續使著輕功，才趕在太陽下山前找到了一間開在城郊的客棧。

「還有休息用的單人標間嗎？」聞言，店小二抬眼看了看秦無心，風塵僕僕地，樣子很是狼狽，漫不經心道：「有的，剩一間。」

「多少錢？」

「三百五十文。」

「三百五十文啊……」秦無心嘀咕了聲，從錦囊掏出錢袋，看著裏頭的碎銀撓了撓頭。身上僅存的銅板在今早就花光了，他苦思許久拈了幾顆小的握在手裡，「你看看這些夠不夠，如果能的話，再給我送一點等價的吃食到房裡。」

見了秦無心手裡的碎銀，店小二的眼神和那些碎銀一般閃爍，收下銀子換了一副嘴臉，開始討好秦無心。

「等會兒就送上啊！大俠您愛吃什麼，我們的廚子五湖四海的各式料理都能做！」店小二從抽屜取出一把笨重的銅鑰匙交到秦無心手上，「大俠您收好，這是您要的單人標間。」

「真的？但我只想有點湯麵……」說著，秦無心想起了交出去的碎銀，「你讓廚子隨便做幾道葷菜，順便再來一壺酒就行。」

「好勒！」

進了標間，秦無心卸下一身裝束，又從錦囊裡取出石忻襄和連禮知的畫像，他的手指急促地敲擊桌面，最後店小二宏亮的嗓門和粗魯的敲門聲才將他喚回。

「大俠，您的吃食都準備好了，現在方便送進去嗎？」

「行，我替你開個門。」待秦無心將標間的房門打開，豐盛的吃食，四溢的香氣令他不禁吞了吞口水。

店小二看了眼零亂的桌面，問道：「那個，大俠，這些吃食該放哪？」聞言，秦無心這才將桌面雜物東西收拾妥當，店小二手裡的兩盤肉，一盤菜，和湯麵才有去處。

「那麼，吃食都送上了，小的先行告退！」說著，店小二就要離開。

「……先等等。」秦無心拿出石忻襄和連禮知的畫像問道，「你可見過這對男女？」

被秦無心叫住的店小二退回房內，藉著燭光仔細端詳這兩幅畫像，一會雙眉舒展說道：「看過看過，三天前這兩人還在這落腳。」

「你可知道他們的去處？」秦無心追問，店小二搖著頭，「唉、總歸是客人的私事，我們打聽總歸是不好的吧……」說著，但朝著秦無心比了個手勢，見狀秦無心嘆氣只好掏出一塊小碎銀給了店小二。

「雖說是私事吧，但他們當時談論聲也挺大……」店小二喜孜孜地將碎銀收進兜裡，「他倆說要向西，具體是什麼地方，不清楚，但就是要向西。」

「你還是把碎銀還我吧。」說著，秦無心作勢就要搶，嚇得店小二一個閃躲陪笑道：「哎、大俠你有不知，這兩人今晚又住進店裡了，房間還正是您對面的那間通鋪。」

「此話當真？」

「哎呀、大俠，我哪能騙您啊！」語罷，湊近了秦無心的耳畔，「算算時間，等等那名公子就會下樓到食堂去，選定角落的座位開始彈琴。」店小二見秦無心沒有要打斷的意思便繼續說道：「就是因為彈得太好了，不少客官也都會打賞那名公子。」秦無心聽完，哦了聲，拿了筷子豪邁地吃起了湯麵。

店小二離開後，秦無心吃著麵，心想該不該下樓瞧一瞧這彈得一手好琴的連公子時，對面通鋪的木門吱呀地打開了。他捧著碗公，隔著鑰匙口窺探廊道，然，鑰匙口的位置太低，沒辦法看見走出通鋪的人是不是連禮知，只看見了一雙精緻的手，指尖黏著甲片，小心翼翼地捧著七弦琴，緩步下樓。

見狀，秦無心連忙將碗裡的麵食吃光，隨手用袖口抹了抹嘴上的油，倉促地尾隨著，果真和小二說的如出一轍，那人在食堂的角落邊上的座位停下，放上七弦琴，調整音律，又試彈著宮商角徵羽，便將之律動，七條弦宛若池中的錦鯉，靈動而不失氣派，沒一會角落的座位便聚集了不少人圍觀。

一曲彈罷，有人鼓掌，有人喝采，更有人給了銅板、銀兩當作打賞，連禮知笑了笑，將琴弦撫平，深吸一口氣後，撥弄琴弦，又是一曲截然不同的樂譜。琴音悠揚且輕快，宛若置身山林，細聽著鳥獸蟲鳴，雖然秦無心並不懂音律，但他忽然覺得這首曲子的旋律特別熟悉。

秦無心看著沉浸其中的連禮知，一身正氣，儀態得體，溫文爾雅，相貌更是俊美，不少女客人明顯不是因為他的才華而駐足。

又一曲終末，狹窄的客棧食堂早早圍起了一道屬於音律盛宴的圍籬，在圍觀和打賞群眾的喝采下，連禮知輕輕一笑，再次挑拈琴弦，甲片在細絲線間婆娑舞動，看著連禮知的指法，頓時覺得，這雙手像兩個活人，遙望相守，與之示愛，邀其共舞，桐木的琴面霎時成了萋萋草原，任由這兩人逍遙。本該是值得高興的畫面，這把琴、這段指法卻彈奏出極其悲愴的音色，說著求之而不得，訴著捨而不能的抑鬱。

秦無心聽了連禮知好幾首曲子，陷入沉思，他明白這些曲子譜的都是連兩人的相知相惜。卻又不明白，兩人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才出走。

人潮散去，秦無心向前和連禮知搭話，只見連禮知以笑應答，作揖。

「你是連禮知，連公子嗎？」聞言，連禮知愣了愣，笑容明顯地僵了大半，抱著玉琴的手險些鬆開。

「在下秦無心，受石家家主石齊委託，要將石小姐帶回石府去。」聞言，連禮知的雙眼瞪得極大，似乎有些慌張，手中的七弦琴被抱得緊緊地，嘴裡一邊含糊地叫喊著，一邊焦躁地搖晃腦袋，秦無心愣是聽了許久，才聽出「不要」二字。

爾後又聽辨出，「石」、「護」等字後，秦大俠的心中才多多少少有了底。他

拉了椅子坐在連禮知的對面，點了一壺茶、一盤糕點，以手托腮，「我明白你們有苦衷，不知我是否有幸聽聽你們兩人的故事？」

聞言，連禮知明顯地冷靜下來，他將琴再次放回桌上，請小二拿了筆墨，在紙上寫道：「吾不能言，但音律能傳遞人心——」連禮知的字寫得並不好，歪歪曲曲地像極了一條條地龍，秦無心反覆看了三四次才看懂上頭的意思。同樣地，連禮知愣了許久，筆上的墨汁甚至在紙上滴出了一個黑點，「待茶點食畢，不妨到公子的標間去吧。」

「不用，我直接讓他們改送到我房間就行，現在就走吧。」說著，又喚了小二讓他把茶點都放到二樓的標間去後便上樓去。

待兩人進了標間後，秦無心坐在床上，他盯著抱著玉琴的連禮知站在門口遲遲不入座。

「那邊的桌子和椅子讓你用，我坐床上就行。」秦無心指了指窗邊的小木桌和板凳，連禮知看了看對方指的位置，點了頭便坐下。

連禮知將琴放在小木桌，輕撥幾下後，再次彈奏起一段不知名的曲子，秦無心發現到這不是曲子，這是一段故事，連禮知撥捻琴弦的手勢有如偶戲的操偶師那般，賦予了琴弦生命，自琴身發出的聲音不再是純粹的音律，反倒像說書人正在闡述一段過往。

聽著這段旋律，秦無心霎時眼皮一沉昏睡過去，期間他做了一段很長的夢。

南柯一夢享盡榮華富貴，而他夢裡成了一名書生，生得一副好皮囊，家中富裕，棋盤謀略與執筆繪畫方面頗有造詣，而琴藝和書法是為上品。更因著兩項突

出的才華，使得他成了地方年輕有為的琴師和書法家。

然，世事難料，弱冠年間一把無名火將錢財焚毀，夜襲的刺客闖入，家中老小、奴僕無一倖免，一夕之間沒了依靠。

但當年因著進京趕考逃過此劫，卻命中難逃一死。

科舉結束的返鄉途中仍是遇襲，那黑衣人將其手筋挑斷，餵下毀聲丹，一夜之間所有長才付諸東流，更無人傾聽，無法訴說，一個月後收到放榜科舉未果的消息更是雪上加霜。

無奈下，他揹著僅存的家當和珍愛的玉琴，四處遊歷，半年後好不容易能再次握住一枝筆，撥弄一條弦，卻再也沒辦法回到以往的水平，好幾次他想將琴焚毀，一同步入火堆。卻在萬丈深淵中，一雙細軟溫暖的手將他牽了起來。

她說：「你琴彈的真好，要不你教我吧？」

那年嚴冬，下著大雪，街道也因積雪而濕滑，梅樹被白雪給覆蓋，卻阻止不了它們如火地盛放。

他和她相知相惜三餘年，最後竟是她耐不住性子和他提了親。

「不要擔心你沒錢，我家做的都是大生意，交易往來我說的算，誰說女孩子不能當家的？」她自豪地說，「娶我吧，我不會讓你後悔。」

「我不好。」他說，聲音極其粗啞含糊。

「沒有，你很好，我就要你。」她捏了捏他的臉笑了，「我只要你就好。」

成親的日子訂在翌年三月。她想在三月飄滿桃花香的時節成親，他笑而不語，點了頭，將她擁入懷中。

訂婚之日，她給了他一個梅樹玉佩掛墜，親自別在腰上；他給了她一個玉鐲，

玉潤色濃，親手用紅繩編了流蘇綁在上頭。

兩人相視而笑，轉身面向耀眼的日昇，正當打算牽過對方的手時，秦無心發現動不了了，原本身旁的傾世佳人，成了名蒙面刺客，一把刀向他刺來，連忙向後閃躲時仍被割傷了脖頸，淌出腥紅，正好是這不深不淺的傷使得他再也發不出聲了，只能和襁褓一樣唧唧呀呀地叫喚，連一句像樣的人話也說不出來。

「別怕，我護著你。」

話音剛落，秦無心便醒了。

睜眼後，秦無心發現正身處在一間寬敞的通鋪中，四處張望，看見了坐在門邊茶几旁的石忻襄和連禮知。

「你醒啦？」石忻襄說道，伸手取了茶杯，以蓋撥去茶湯上的茶葉，又抬眼看了看秦無心，「阿爹讓你來找我們？」

「正是。」秦無心的頭有些沉重，甚至發昏，好似那時是被鈍器砸昏的。

「那你能走了，我們不回去。」石忻襄說道，見秦無心仍無動靜，再次開口：「他給你多少？我能給雙倍。」聞言，秦無心愣了愣，眼前的傾世佳人正用著酷似男子的口吻和他談條件。

「石姑娘，這並非金錢的問題……」

「不是錢，那又是為何？」石忻襄戲謔一笑，她將手中的茶擱在桌上，起身游步向秦無心走近，在耳邊低語：「莫非你不貪財，貪色不成？」聞言，秦無心伸手揮開在耳畔呢喃的石忻襄，拱手道：「並不，秦某只是奉命行事，還請姑娘別讓秦某為難。」

聽完秦無心一番話，石忻襄大笑，「好個奉命行事。」她坐回茶几邊的座位上，「若我不肯就範呢？你還打我不成？」

「……」見秦無心被堵的說不出話，石忻襄笑的很是猖狂，她從袖口的暗袋拿出一把圓扇，遮住了半邊地臉。

「別以為我是女孩子家就會怕你動手了，打聽一下吧，我的劍術在城裡可是數一數二的。」圓扇輕搖，櫻桃小口又吐出了一句話，「對上秦大俠，不一定會輸。」

秦無心搖了搖頭，看向一旁神色緊張的連禮知。一個字寫不好，又說不了話的啞巴，七弦琴抱在懷裡，只剩衣料摩擦琴弦的噪音能讓他多些存在感。

「連郎，不怕。」

見狀，石忻襄放下圓扇，一雙纖軟的玉手覆在連禮知那雙因反覆練琴而結繭的手上，「我說過會護著你。」

語罷，只見連禮知搖搖頭，先是兩指交疊在空中輕點，又指了指自己，伸出拇指抵在另一手的掌心上，食指向著石忻襄的方向下轉動後，又將食指指著石忻襄。

「是我耽誤妳了。」

「連郎的事，怎麼會是耽誤呢？」石忻襄看懂了對方的手勢，語帶哽咽，眼眶泛紅，「我不許連郎這樣說自己，你很好的，你是這個世上最好的琴師。」

聽完，連禮知笑了笑，「我明白。」

伸手拍了拍石忻襄的腦袋。

「這次我護妳周全。」

×××

「師父，後來呢？」小沙彌扯著老和尚的袈裟問道，串著冰糖葫蘆的竹籤早被丟在了涼亭的桌子上，「連禮知和石忻襄他們後來怎麼樣了？秦無心有放他們走嗎？」

老和尚笑了笑，他看向不知何時西沉的太陽，「後來啊……」老和尚故意賣了個關子，拉長了尾音，卻遲遲不說出後半段的話，這舉動令他換來小沙彌無理的一陣搥打，他笑了笑繼續說道：「後來，秦無心成全了他們，兩人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聞言，小沙彌開心地笑了，說著善哉，看上去很喜歡這個圓滿的結局。

「你喜歡這結果？」

「喜歡！大家都開心的圓滿的結局是最好的。」小沙彌清亮的雙眼眯成了月型，拍著手，憨傻地笑了。

老和尚看著小沙彌的單純真摯的笑臉，拍了拍他的腦袋。

「好了，時候不早了，去叫你師兄們吃晚飯吧。」小沙彌點著頭，馬上就要朝著兩位師兄奔去，老和尚連忙叫住他，補述道：「要是你師叔責怪起來，就說是我允許的。」語落，他推了一把小沙彌的背，加快了這小小身軀的速度，沒一會兒小小的身影已經到了樹下，和兩個早已癱坐在樹下乘涼休息的年輕和尚會合了。

老和尚看著桌上早已涼透的茶，從袖口的暗袋取出一枝竹笛。笛子尾端掛著

一個桃木牌，上頭刻著「無心贈秧惜」，文字刻得奇差無比，笛子的工藝也十分粗製濫造，老和尚布滿皺紋的手輕撫著竹笛上的粗糙刻痕，好似這麼摸著這些刻痕都能變得光滑平順。

我，一直都很後悔。

想著，闔上雙眼，緊蹙著雙眉，陷入了封塵已久的回憶裏頭，他的手緊握著竹笛的桃木牌，甚至力氣大的令雙手有些發顫。

後悔當時，沒能更坦率點。

連禮知和石忻襄的故事結局，並非和老和尚同小沙彌說的那般圓滿。

秦無心放走了石忻襄和連禮知是事實，他以「眷侶雙宿飛，並無不好。」為由向石齊毀約，並將提前收的委託金全數退還，心想這件事便會就此了結，誰料一周後卻傳來惡耗。

連禮知與石忻襄遇刺，雙雙步入九泉，但無人得知這次劫究竟是連禮知帶來的仇家，還是石齊狠心毀壞女兒的愛情的同時，連帶失手殺了唯一的子嗣。

更有江湖傳聞提及，兩人死後雙手仍是十指緊扣，相擁著，在火舌的吞噬中，肉軀在烈火中相融，骨灰一同飄散，一路向西。

聽聞此傳言後，秦無心搖搖頭，甚感不解。

「情」和「愛」究竟有著什麼力量能夠讓人如此癡迷，為何可以讓人義無反顧，就在他迷惘困惑之時，柳秧惜出現在了他的面前。

打自出生以來，秦無心潛心練劍，武藝和劍法雖無法稱作當代劍聖、劍仙，卻好歹也有個上品。不僅是旁人，甚至連秦無心本人都想著，或許是在每一次的

揮劍斬擊之中，對於凡塵瑣事的眷戀也就逐漸消散。

但柳秧惜單憑一句「隻身赴江湖，終有意中人」就讓他苦思了半輩子。被人戲稱石頭精的秦無心，竟因著一句「終有意中人」而苦惱到連劍都握不好，直至四十歲時秦無心才終於悟懂這句話，但陪伴了二十餘年的人，老早化灰離去。

×××

秦無心和柳秧惜相逢是在一間酒家。

那時正逢比武大賽，不論客棧、酒家、茶館的規模大小均人聲鼎沸，甚至吃飯還得和陌生人挨著併桌，秦無心也因著數次的併桌用餐結識不少來自各大門派的英雄豪傑，而其中一個正是柳秧惜。

「這位兄台你好，我叫秦無心。」

然，那人抬眼看了下秦無心，並沒有搭理他，只喚來店小二點了些菜，便掏出行囊整理了起來。見狀，秦無心不再自討沒趣，往嘴裡塞了一口肉，喝了一口酒，暗自罵道這人無禮。

那天吃飯的酒家很是特別，供人用餐之餘，還養了一個戲班，每天上演著不同的戲劇供來客欣賞，秦無心也是聽聞這個特點才選定這間酒家，當時他期待的是拋頭顱灑熱血的武戲，卻在那天上演了一齣牡丹亭。

看了一小會兒的兒女情長，秦無心便低下頭扒飯，小聲咕噥了句：「怎麼又是這種兒女情長，無聊死了。」

「看來大俠對於此戲，有諸多見解。」

一個陌生的男聲傳入秦無心耳裡，他抬頭，見著方才的無禮之徒正面和他搭話，「啊？」地一聲，秦無心吞下嘴裡的滷五花肉，用手中的筷子在空中比劃，「因愛而相思，因思成疾，這未免太不合情理？」

「是不合情理。」男子應道，輕笑道：「那麼大俠您喜歡什麼類型的戲曲？」

「無名小輩終成劍仙之類的戲吧。」

「原來如此。」男子笑答，拱手說到：「敝人柳秧惜，方才因著旅途疲憊而有失禮數，還望秦大俠見諒。」

「這都小事，無所謂的。」

「是秦大俠心寬。」柳秧惜笑著，此時店小二也送上他點好的兩道菜，一壺酒。他取了酒，替秦無心的酒觴滿上一杯，「這杯，我請你。」

「哎、別秦大俠秦大俠地叫，那該有多不好意思！」舉觴一飲而盡。

「行、哈哈！秦兄好酒量！」說著，柳秧惜也將杯中物一口氣下肚。

「柳兄也不惶多讓！」

以此為契機，兩人一聊就是兩個時辰，他們從天說到地，從家鄉聊到異地，從修行訴到遊歷江湖，一見如故。

秦無心叫了一盤又一盤的肉，柳秧惜點了一壺又一壺的酒，話題結束之時，兩人已是渾身酒氣，滿臉通紅地醉倒在酒家的餐桌上，一直到酒家關門，兩人才被請出店，拱手相別後各自回了下榻的逆旅。

臨別前，柳秧惜搖搖晃晃地對著秦無心說了句話，「秦兄，有句話你說錯了，『因愛而相思，因思成疾』並非不合情理，只是你還沒遇到一個會讓你有這種想法的人罷了！」

「柳兄，人稱：『石頭精秦無心』，指的就是我啊！」秦無心聞言，笑罵自嘲，甚至得意地在柳秧惜面前豎起拇指。

「隻身赴江湖，終有意中人；若無意中人，自得有緣人。你我萍水相逢，卻似萬古長青！」柳秧惜說著，戴上黑色的紗帽，轉身離去，「終有一天你會遇到那個人的，咱倆後會有期！」

雖說著「後會有期」，兩人卻在三天後的比武大會上再次重逢，秦無心笑道，「還真是『後會有期』！」對此回應，柳秧惜笑彎著眼，沒有說話。

萍水相逢的友人，作為敵人抑是棋逢敵手。兩人身手可說是旗鼓相當，局勢一直都是以招拆招，沒有任何一方率先獲得優勢，這場比試是誰先大意露出破綻，勝負就會馬上分曉，不容犯下一丁點錯誤。

見著兩人的比劃十分精彩，台下看客也激動異常，好似許久沒有看過如此令人屏氣凝神的對決。

最後，是秦無心險勝柳秧惜。

那時地上不知為何出現了吃剩的果皮，秦無心專注於劍法上，無心看顧腳邊的物品，猛地一踩，不偏不倚地踩上了那濕滑的果皮，本當是秦無心會以這種極其丟臉的方式敗北。然，柳秧惜伸手一把拉住了他，但用力過猛，秦無心整個人的重量撞向柳秧惜，為避免兩人跌撞在地上，秦無心在最後一刻勉強用劍撐住了地板，以單膝跪坐在柳秧惜的上方。

在外人眼裡，最終局勢成了秦無心以假摔將柳秧惜反制在地。

比試結束的號角聲響起後，秦無心伸手拉起柳秧惜，拱手作揖。

「恭賀秦兄取勝，是敝人武學不精。」柳秧惜說道，因著打鬥頰色略顯潮紅，

夕陽餘暉更襯得他的臉龐柔和，五官精緻俊俏。

「不，我們旗鼓相當。」

那日比武過後，兩人便決定結伴同行。

秦無心並非第一次與他人組隊遊歷，倘若是他主動提起邀約則是第一次。

對於他而言，結伴與否，與闖蕩江湖並無關緊要。

所謂的歷練，本就是體驗這多彩人間，感悟許多未知的道理。多了一、兩個人在旅途中，秦無心的想法裡或許還會添亂。

一是需要靜心時沒有空間；二是若要決定去處人多口雜，嚴重更會導致交惡、拆夥；三是大多主要與他提議結伴同行的人大多武藝不精，成天想著兒女情長，這也間接使得秦無心討厭街坊的情愛是非。

但他主動選擇了柳秧惜，一來他謹慎寡言，二來從不主動提要求，三來武藝精湛，若閒來無事，切磋個幾把亦是消磨時間的好方法，遠比聽些江湖軼聞來的有趣的多。

柳秧惜平日除了琢磨機關暗器，與秦無心切磋武藝外，便是吹奏竹笛。雖說比不上真正的樂師，但作為興趣已是相當地不錯。

秦無心不懂絲竹音律的奧妙，但每每氣息紊亂、身心俱疲之時，只要柳秧惜的笛聲出現便會平靜許多，比任何昂貴的靈丹妙藥、高級薰香還來的管用。

「如果我心情不好，你能吹笛子給我聽嗎？」

某日兩人在林間漫步，那時正逢三月，桃花滿路，粉色的花瓣落滿枝頭，香甜的花香沾染了兩人的衣髮。秦無心手交叉放在腦後，隨口說道，柳眼輕眨，故

做俏皮的模樣，伸手抓住了一片花瓣放到了柳秧惜的黑色紗帽上。

「……」見狀，柳秧惜停下了腳步，低著頭，右手遮掩著下半臉，見狀，秦無心也停下腳步，問道：「怎麼了？」

「好。」

「什麼好？」

「我說：『好。』」

正當秦無心欲開口再複誦一次「什麼」時，忽有強風掠過，將柳秧惜的帽子吹飛，被紗簾遮蓋的面容此刻一覽無遺，那雙銳利的鳳目，此刻慌亂地四處游移，平時冷靜寡言的男人亂了調，只好用雙手遮擋著羞赧的表情。

「好！」

秦無心接住了被吹飛的帽子，將它帶回柳秧惜的頭上，手搭上他的肩，繼續在桃林漫遊。

結伴遊歷的五年後，秦無心親製一把竹笛贈與柳秧惜的誕辰。

或許是訝異手藝不精巧的石頭精竟會選擇手製贈禮，而非去店鋪花大把銀兩買高檔貨相送，柳秧惜收下這支破爛的竹笛時竟斷斷續續地笑了一周。

「你別笑，你再笑就還給我！」說著，便作勢要將竹笛搶回，誰料柳秧惜將嘴湊近吹口，輕輕地吹了一首曲子。

秦無心一愣，只好聽著悠揚的笛聲，想起了五年前不要臉的那句「如果我心情不好，你能吹笛子給我聽嗎？」即便現在並非心情不快，但同樣地焦躁不安。

柳秧惜本身就收藏了不少工藝品質精良的竹笛，他一直擔心這把小破笛子入不了對方的眼裡，外型不佳，音色不美，甚至掛了一個醜木牌，木牌上的字更是

歪曲難看，但這些柳秧惜都沒嫌棄，反倒直接吹了一首曲子，這舉動令秦無心的心中有股暖流流竄。

曲子到了一半，秦無心開始跟著哼起歌，無奈他五音不全，配著音色粗糙的笛聲，有股不協調和諧感，哼著、吹著，兩人仰天大笑。

「歲月靜好」的想法，不由得在秦無心的腦袋裡出現。他坐在草地上背倚著樹，看著柳秧惜沐浴月光的側臉發楞，一曲吹罷又一曲，內心想著或許就這麼一直結伴同行下去也好時，眼皮漸漸沉重，直至睡去。

兩人結伴同行長達二十餘年，他們兩人從魯莽少年一路相伴至中年，武藝各有所成，相貌上也被時光添了幾筆塗鴉，烏黑的髮絲也酷似巧逢初雪那般漸漸花白，而柳秧惜眾多收藏的名貴竹笛被全數拋下，只餘腰間那把工法不精的小破笛子。

「沒遇見我的話，你現在會在哪？」

柳秧惜這問題問的很突然，秦無心本想隨意給個答案蒙混過去，但對上了他的眼睛，呆愣許久，最後啟唇說道：「出家吧。」

「為什麼是出家？」聽了對方的答案，柳秧惜不禁笑出聲，卻見秦無心一臉認真，「因為這個江湖，沒有能讓我牽掛的人、事、物。」

「所以，我讓你牽掛了？讓你出不了家了？」面對秦無心這段不經意的告白，內心暖流四竄，連帶扯動了嘴角，但嘴角的上揚幅度過大，他不由得伸手遮掩。

「你閉嘴吧。」秦無心意識到方才說了一段驚人的話，羞赧地怒罵，朝對方的背上猛地踹上一腳，最後看著狼狽跪倒在地的柳秧惜大笑，這陣笑聲也傳染給

了柳秧惜，他也跟著笑了起來，只不過他也伸手抓住了秦無心的手，逼的他一起摔跌在地。

兩名近不惑年華的男人，就這麼坐在黃土地上，衣裳沾上不少土砂，頭頂烈日，蟬鳴圍繞，笑得像初出江湖的少年郎。

「如果可以，希望能和無心一直到頭髮花白，手再也舉不起劍。」柳秧惜說道，鳳眼裡有著滿溢的柔情，手早已不如二十年前那般光滑結實，但掌心的刻痕卻讓兩人的手更加緊密地相融。

秦無心那時沒說話，低著頭感受著對方藉著掌心傳遞而來的溫度與情感，不由得鼻子發酸，深吸幾口氣調整好情緒後便扯出一抹笑容，對曰：「少嘴貧了。」

秦無心不敢說好，以往的他最討厭兒女情長，認為這種情愛只是耽誤武藝的過家家玩意兒，沒料和柳秧惜共同走過的歲月裡，一回頭，發現整個人陷在了裡頭，好幾次秦無心想悄悄逃開，卻總在那雙鳳目中看見自己孤獨的倒影，在那個男人的懷中體悟到了何謂溫柔鄉。

曾經的他，嘲笑了連禮知和石忻襄的故事好幾回，笑了十餘年，才發現自己也早已深陷笑話之中，驕傲的他想逃，卻又捨不得放下這雙溫暖的手。

嘴邊的「好，我陪你到頭髮花白，手再也舉不起劍」最終成了「少嘴貧了」，但他又在對方懷中嘟囔著：「你可別比我早走。」

這句話特別小聲，卻仍被柳秧惜聽到了，他笑而不語，裝作沒聽見，留給了這邁入中年還愛逞強的男人面子。

柳秧惜停留在秦無心記憶深處的模樣，正是因染上傷寒而痛苦的模樣。雙眼渙散，面容蒼蒼，唇色發白，硬朗的身子也早被病痛折騰地虛弱消瘦。看著柳秧

惜這副模樣，秦無心的心才開始漸漸抽痛，起初柳秧惜還能嘲笑他，「秦石頭精終於修成人形啦」。秦無心無奈地笑了笑，餵完藥便看著對方的病容想起了過往的總總。

以往的他，遇上生離死別總會率先往壞處去想，他相信著人的直覺，而這直覺也從來沒有出錯過；此刻的他卻只想著「柳秧惜必定會好起來」，半點往反向去思考的心思都沒有。

那時，別離成了秦無心一生最為懼怕的事。

「別擔心，我很好。」

臨別之時，柳秧惜說著這句話，久違地伸手揉了揉秦無心的腦袋，又搓了搓他的手心。或許是迴光返照，那日的柳秧惜，鳳目不再渙散，反倒神采奕奕，氣色甚好，這讓秦無心真的相信了柳秧惜沒事。無奈命運和他開了一個玩笑，隔日柳秧惜手裡握著當年生辰禮的竹笛斷氣，巧聲無息地步入九幽。

那時他才終於明白，秦石頭精終於修成人形，有人心了。

柳秧惜走後，秦無心費了一年才學會如何把笛子給吹響。

當年柳秧惜將這把這尖銳刺耳的笛子吹得柔和輕快，悠揚清亮，但當吹奏者成了秦無心時，高音酷似銳刀刮心，低音有如身墜萬丈深淵。

自柳秧惜逝世半年以來，秦無心做什麼事都提不起勁。

以往的他最愛練劍，無奈，鐵劍上總是映照那張總是笑著和他切磋過招的面容，試圖揮劍斬斷過往相思，卻形同抽刀斷水，心情愈發煩悶。

以往的他只要心情不快，總有笛聲安撫，奈何笛聲尖刺地令頭皮發麻，漸漸地，腰間的竹笛成了隨身攜帶的擺飾。

以往的他嗜甜，不論走到哪身邊一定備著四五包糕餅在口袋，一口接著一口，堅信著雨後天晴，可糖糕的甜膩成了酸澀，糕餅的香氣成了思念的惡臭。

秦無心嘴裡塞滿糕餅，配著黃湯下肚，白酒卻嗆著他的腔喉，逼得他把所有東西吐了出來，精緻的糕點最終成了不堪入目的穢物。

一路向西，一路向西。如同柳秧惜在世那般，沒有方向就西行，冥冥之中定會有人指引前方的道路。

最終他在一間寺廟的山腳下倒下，失去了意識。

越明年，連秦無心消失了。

江湖之上再也沒有石頭精秦無心。

曾有人言道秦無心和柳秧惜一樣，英雄豪傑卻死於瘧疾，更有江湖傳聞提及在一間寺廟，遇見了相貌酷似秦無心的僧人，法號矣念。

無心矣念，央惜吾心。

思凡，不過是對你的念想，刻進了靈魂。

得獎感言

這次的投稿，算是終於寫了一篇自己想要講的故事。

可是當初在寫的時候不小心寫太 HIGH 了，寫到 8000 多字的時候才提及兩個人相遇 :)真的是「豆頁」痛爆，最後趕火車導致收尾不佳很煩。

不過有得獎我還是很開心的，還有一年，希望能夠更精進自己說故事的技巧，並把生活的瑣事寫成故事分享給大家。

然後希望南臺文學獎可以有越來越多人投稿，並留下更多好作品讓大家欣賞 :D

評審評語

- 武俠小說的風格文筆，卻傳遞最溫柔的人間至情，令人體悟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也需嘗透死生契闊，方能完成修道的歷程。
- 巧妙地安排了三個時間點與角色的交互作用，形成某種懸宕的情感在人與人之間交流，畫面及細節十足。

■排名：佳作

■班級：車輛四乙

■姓名：羅健文

貓咪形狀的我的孤獨

1

我常常在想，貓會不會感覺到無聊，又如果感覺無聊的話要怎麼辦？我一邊幫我唯一的朋友家裡的貓鏟屎一邊思考這個問題。

我在她家的廚房清理著貓砂，這是例行公事了。重複的翻弄貓砂，把貓的排泄物過濾出來，裝起來拿去廁所倒掉沖水，回來再補一些新的砂進去。貓咪趴在客廳沙發的手把上看著我清理牠的廁所，給了一個「勉強合格」的表情。過一下子蜷曲了自己的身體，自顧自的梳理起自己的毛。把東西整理好後，我從廚房回到客廳，想稍微休息一下。

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是一般家庭常見的平價沙發，保養的很好，是我跟她去二手商店選來的。適當的塌陷把我的重量承接了起來，我稍微調整一下姿勢，好摸到她家的貓，雖然牠依然活在自己的世界。貓會不會感覺到無聊呢？幾乎一輩子的時間都待在同一間屋子裡，整個世界就是幾十坪的空間，面對一樣的少數幾個人。沒有獵物，沒有天敵，最大的困擾就是人類總是喜歡摸摸牠不舒服的部位，例如手掌或靠近尾部的屁股部分。

我把手伸到牠的鼻子前方，小心翼翼的讓牠聞一下我的味道，確認牠的反應。牠嗅了嗅我的指端，把頭往旁邊撇開，若無其事的盯著不知道哪個地方。依我對牠的了解，這是代表「允許」的意思。於是我緩慢的將手移動到牠的頭上，

輕輕的搓揉，一直到牠把眼睛眯起來，下巴微微提高。過一陣子我改變了我的姿勢，在沙發上躺了下來。牠也轉過來觀察我在做什麼。

她是我的女朋友，也是唯一的朋友。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從小以來我對於人際關係的處理總是不太拿手。感覺自己身體之外好像包覆了一層薄薄的膜，我碰不到別人，別人也碰不到我。有這樣的感覺。常常特別謹慎的對待每個關係，久而久之就給人一種不好相處的印象，對此我也沒有什麼好抱怨的。於是日常上除了一些同事與其他必要的對話之外，我沒有稱得上是朋友的對象。對於她怎麼會願意接近我的這件事我到現在還是沒能想出答案。

「你喜歡孤獨嗎？」

「倒也不是。」我看著她說。

「老實說，如果用分析性的角度來看待自己對孤獨的想法，自己其實陷在一個很弔詭的狀況。不喜歡跟團體一起行動，總覺得自己沒辦法獲得最大程度的自由。但真的剩下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又受不了那種沈重的孤獨。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我知道孤獨的好處，所以認為自己應該再更孤獨一點。不過畢竟再往前就是完全的黑暗了，那種東西是沒辦法輕易就喜歡的。」

她低下頭像在思考我說的話，視線落在桌上的煙灰缸，上面還有一根剛捻熄的Seven Starts香菸。我穿著靛藍色的成套西裝與黑色皮鞋，打著黑底白點的領帶。這是我去年幫自己買的生日禮物。她則是穿著露肩的紅色連身窄裙，展露胸部與臀部的曲線，配上一雙米白高跟鞋。這樣的穿著出現在吵雜的熱炒店，就像是跑錯棚的工作人員一樣。其他客人都用稀奇的眼光在打量著我們，但我們一點都不在意，因為我們已經太餓了。

那是時隔多年久違的再見，從國中畢業之後就沒有任何聯絡了。會再碰到面是因為某個國中同學的結婚典禮。這十幾年之間我們都沒有任何往來。事實上在國中時期我跟她也沒有特別要好，就只是會順手收收考卷、幫忙傳紙條的程度而已。在婚禮上簡單打個招呼後，就在有寫著「同學」告示牌的餐桌上找個位子坐下了。結果不知道什麼原因，那桌寫著「同學」的來賓只來了我跟她。而餐廳的口味又不太合我的胃口，加上兩個人的尷尬，導致我整個典禮都沒什麼進食。她走過來我這裡是典禮剛過一半的時候的事。她踩著典雅的高跟鞋，發出叩叩叩的聲音，走到我的位置旁說「走吧。」就自顧自的往出口前進。我放下沒什麼使用的筷子，起身跟上她的背影離開。結果就是我們跑到熱炒店去吃了一頓正常的晚餐。

後來我們一起回到她的住處，並且跟她睡覺了。一切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發生，就像太陽落下夜晚就會來臨一樣。我們沒有說任何多餘的話，當然也沒有做多餘的舉動，就只是跟著當下感受到的流去行動。沒有超前進度，也沒有落後，在正確的步調上用正確的速度前進。兩個人有默契的配合著節奏，慢慢把對方的服裝卸下。我的陰莖在她脫完我的西裝時已經完全硬挺起來了。「不需要著急哦。」她看著我微笑著說。我慢慢進入她的內部，像一個溫柔的探險家一樣往更深的地方探入。兩人赤裸裸的在床上相交，那是一種中性的行為。不是為了向對方索求什麼的性愛，也不是為了完成例行公事一板一眼的性愛，而是不帶有任何偏差觀念的，為了性愛而做的完全式的性愛。我在快要射精的時候即時拔了出來，最後出在她的背上。

最後總共做了兩次，全心全意的兩次。結束後輪流到浴室洗了澡。她從衣櫥

裡拿出一套男生的睡衣褲給我換洗，貓咪也在這個時候出現了。我們之間夾著她的貓，兩人一貓躺在她的雙人床上，一邊感受剛才留下的餘溫，一邊聊著失聯的這段時間彼此的經歷。

我們都是臺南人，在臺南讀書讀到國中以後，她跟家人搬家搬去了臺中。在那裡讀到了大學畢業，念的是東海大學的哲學系。畢業後回來臺南的小學擔任行政職員，偶爾推廣哲學思考。

「你呢？這段時間在做什麼呀？」

「沒幹嘛啊。就是無聊的度過求學階段，然後踏入無聊的社會做著無聊的工作。」我說。

「有交女朋友了嗎？」她問。貓咪被她撫摸的眯起了眼睛，全身放鬆的趴著。

「沒有。除了公事上的夥伴，生活上沒有必要就盡可能的少跟人說話。」我回答。

「你從國中到現在都是這個樣子呢，還真的一點都沒變。」她露出了淺淺的微笑。「但下面倒是好好的長大成熟了唷。」

我尷尬的把眼光移至其他地方，床頭櫃上的鬧鐘顯示時間剛過午夜十二點。久別重逢後過了六個小時，我們已經做了這麼多事情。但也沒辦法，不可能不跟著流動去往前，也不可能不跟她睡覺。為什麼呢？真要說為什麼的話，也許是因為她穿著紅色的連身窄裙吧。

「我有男朋友了哦。在臺中有一個固定的交往對象。」她緩緩的說著。

「我知道啊。」我說。

「你知道？」

「不然怎麼有我身上這件男性的睡衣褲。不過在這之前我就感覺的出來了。」

她翻了身，背對著我。「你啊，還真的是跟以前一模一樣呢。」留下這麼一句意義不明的結論。於是我看著她的背影失眠了一整個晚上。

2

我從沙發上慢慢起身，想起自己現在正在她家幫她照顧貓咪。

在那場婚禮結束後，我們變得非常見面。有時候會到她家跟她睡覺，或在她偶爾回去臺中找男朋友的時候來幫她照顧貓咪，就像現在。

我不排斥她有男朋友，那是她的生活。建立健康的社交關係。有一些知心的朋友，有固定約會的對象，可能也有一些必須的應酬或討厭的人。總之是讓自己與一些人產生一些關係，不要把自己封閉起來。偏偏這是最不拿手的事（之一）。但就這樣一個人安安靜靜的活著，不麻煩別人也不給別人造成麻煩，也是一件不得了事。我是這麼想的。

就這樣靜靜的坐在沙發上，沒有思考任何事。貓咪沒有在視線範圍內。時鐘顯示著十二點三十五分。平常日的中午，這時間大部分的人都在外面工作吧。四周靜悄悄的，隔壁鄰居養的鸚鵡偶爾會意思意思的叫個幾聲，還有遠方傳來的汽機車排氣管聲。因為是在巷弄內的公寓，那些聲音都像從其他星球傳來的一樣模糊。我想到太陽，所謂的陽光也是從太陽身上發射出來，經過了八分鐘才到達地球。這代表說如果太陽某天突然消失了，地球上的人也得過了八分鐘才知道。更不用提我們晚上會看見的那些星星，也許那是好幾百年前的消息，我們現在才接

收到。做為一顆星球也許比做為一個人還要孤獨也說不定。

在我沉溺於宇宙的孤獨感時，電話響了起來。

一開始我是不打算接的，畢竟這裡不是我家。這間公寓的主人出門了，電話沒人接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反倒是如果是她的熟人甚至是她的男朋友打來她家查勤，我跟她的事就勢必會曝光了。於是我就放著讓它繼續響。

但電話卻執拗地響個不停。像鬧脾氣的女人踐著男人的衣袖一般，執著而持續的巴著不放過任何人。

我突然有種感覺：「對方是知道我在這裡的」。在一瞬間這個念頭閃進了我的腦海。這個不詳的直覺告訴我，對方是確確實實的知道我在這裡而打來的，並不是想找屋子的主人。鈴聲還在繼續。電話的喇叭非常賣力的在運作著，負責任的把另一方急欲聯絡的情緒表達出來。那個對象可能是我嗎？我想像在不知道距離多遠的某個房間內的某個人拿著話筒，聽著待接通的等候音效不停來回踱步。他（她）的確是在等我把電話接起來。不知不覺間我已經確信這件事了。對方到底想告訴我什麼呢？鈴聲越聽越覺得煩躁，最後終於忍不住起身離開沙發，走去把電話接了起來。

「……」聽筒裡沒有傳來任何聲音。

「……喂？」我小心翼翼的問。

「……」

電話的另一頭依然沒有發出任何聲音。連一點環境噪音都沒有，只有稍微聽到類似電子雜訊的細微聲響。

「喂？請問是哪邊找？」我再次的出聲確認。會不會真的是她在臺中的男朋

友打來的，終於被他發現她在臺南有另外約會的異性對象了嗎？這樣的話要怎麼解釋呢？還是就老實承認了？我在心裡快速的思考。過了大約五秒對方出聲了。

「你是認真的嗎？」是女性的聲音。陌生女性的聲音，至少是我沒聽過的。我鬆了一口氣，不是自己所設想的最壞情況。聲音聽起來像是很有個性的女生，帶有一點特殊的喉音，說話的音高偏低。年齡大概在二十幾歲左右。咬字清楚，也許在做電台廣播的主持人。當然，電台主持人不會拋出這種沒頭沒尾的問題。

「不好意思，妳是不是撥錯電話了呢？這支電話的號碼是 * *」

「你到現在還是不願意面對問題嗎？」她隔著電話對我質問。「不需要用打錯電話這種爛藉口來打發我。如果真的不想要我再打來找你的話，就應該好好的去直視你自己本身的問題。」

「不好意思，我完全不理解妳說的任何內容。妳要不要再確認一下是不是電話號碼的哪個數字按錯了？」

「你還沒有看清楚嗎？那個藏在你內部的缺陷。」她無視我的話繼續說著。

「要睜大眼睛啊。不，並不是實際要你睜大你現實上的眼睛，而是睜大那雙往內看的眼睛。你對我做的事就算了。但如果我有那個資格能給你一點忠告的話，我希望你能誠實的面對自己。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重要的東西就會一一的失去。」

「你要去做一些正確的選擇。沒有人可以真正的救你如果你選擇繼續這樣的話。你總是在到處摸索，執著的點又很奇怪。在小事情上面鑽牛角尖，而重要的事卻又裝的彷彿無關緊要。你必須要跟自己對話啊。找到自己內部的洞，問自己到底想要什麼，就像往洞裡投石頭下去測量深度一樣。你不得不這樣做，因為那也是你的一部分。如果對自身沒有清楚的追求，那這樣渾渾噩噩到處流浪有什麼

意義？這樣是不可能找到你想要的。」

突如其來的訓話讓我難以招架。還是就順著她的話講吧，我心想。否則這樣下去不知道會拖到什麼時候。當然我也可以就直接把電話掛斷，但總感覺她的話裡面有什麼東西輕輕的扎著我。像魚刺一樣卡在某個不舒服的部位。我想把那東西挑出來。

「謝謝妳的忠告。那具體上我應該怎麼做呢？」

「你得先好好面對自己。像我剛剛說的一樣，去看看洞有多深，底部有些什麼。再來是不要把自己封閉起來，不要害怕什麼觸碰到你。在受傷的時候就喊痛，好事來的時候就大聲的笑，感到孤獨就放心依靠身邊的人。也許會不小心去到太黑的地方，也許會回不來。所以你必須成為自己的光。不要再讓重要的東西離開你了，趁還不算太晚的時候。」

說完也不等我回應就把電話切斷了。

我放下話筒，慢慢的走到廚房，喝了一玻璃杯的水。喝完轉身到流理檯把杯子洗乾淨，洗完倒掛在檯邊讓它滴乾。慢慢回到沙發上坐著。她是在告訴我什麼嗎？我想起接電話前的那個念頭，認為對方是為了聯絡自己而打來。不可能啊，她肯定是打錯電話了。我輕微的搖搖頭。沒有人知道我現在在她家幫她照顧貓咪。就算知道也沒有人想聯絡我。不跟任何人有太深入的關係。這是我從小以來就一直保持的習慣。或者說從我理解每個人都是完全孤獨的時候開始，就逐漸不太有深交的朋友。

那個謎樣的魚刺還留在那邊。明明是誤會一場，但她的話卻意外的在我腦海裡不斷迴響。算了吧，還是先回家好了。我想。

我打算摸最後一次貓咪之後再離開，於是叫了叫牠的名字。但牠沒有出現。這樣說來，好像從不小心睡著後，起來就沒再看到牠了。我跑到廚房去喊了牠的名字，還拿了點心出來，卻還是不見牠的蹤影。廁所跟房間的門是關著的，照理來說活動範圍只剩客廳跟廚房。保險起見我還是進去找了一圈，依然沒有牠的存在。有可能是跑出去了嗎，但大門始終都是關著的啊。我站在客廳努力回想最後一次看到牠的印象。

「不要再讓重要的東西離開你了，趁還不算太晚的時候。」

「要命。」我說。

3

我拉開防火巷的鐵門。生鏽的門軸發出摩擦的聲響，像帶有警告意味的提示音一樣。巷子裡傳來陰涼的空氣，跟外面日正當中的炎炎熱氣截然不同。拍了拍手上沾到的鐵鏽與剝落的油漆，把那不舒服的觸感趕走。希望能找回貓咪，找回重要的東西。我想。

她家的貓咪以前也不是沒有跑出家裡過，不過都在及時的狀況下找到並且抱了回家。她家位於巷子內的老舊公寓六樓。有幾次貓咪趁著人類進出門時，利用短暫露出的門縫偷溜出去。基本上都是往樓下跑。所以多半也都能在六樓至一樓的樓梯間找到牠躲藏的身影。為什麼會有這種類似暴走的行為我們也不是很了解，也許是覺得生活太無趣了吧。但真的離開了熟悉的環境，牠又怕的一動也不敢動。就像暴走的能量用完了一樣，最後都會縮在樓下鄰居的鞋櫃底層等著我們去拯救牠。

不過這次不管我怎麼找，就是沒有在樓梯間看到牠的樣子。以防萬一我也拿了牠最喜歡的鮭魚肉泥，依舊是沒有把牠引誘出來。這次的事件從一開始我就覺得不太正常了。因為家裡的大門是關閉的，不可能牠自己打開門出去後又把門關起來。但家裡的每個角落我也都非常詳細的蒐尋過了，就是不在家。加上那通電話與那充滿暗示的提醒，都在告訴我現在的情況不太尋常。有必要格外小心，不要讓重要的東西離開。

我在防火巷的入口站著。身上穿著白色棉T，套上米白色的亞麻襯衫。褲子是水洗的刷白牛仔褲，口袋裡放著手機與貓咪愛吃的點心。稍微環視一下周遭，雖然說是防火巷，卻到處擺著各式各樣的傢俱或電器用品。多半看起來都是已經不能使用或功能有部分損壞的。彷彿在舉辦一場評分項目為「誰最沒用」的比賽似的。「我投那邊那個電鍋一票。」我說。但沒有人理我。遠處傳來家鴿的叫聲，以這個做為訊號，我開始往防火巷內部前進。

確認每一個步伐，在狹小的空間內謹慎移動。巷子本身並不太窄，大約兩隻手伸展開來的寬度。不過因為堆放著其他住戶的雜物，以至於整條防火巷看起來崎嶇不已。有些住戶裝了遮雨棚，把落下的陽光打碎。巷子內的光線零散的分佈，像一幅馬賽克拼貼的畫。我繞過一個裂開的鞋櫃，試著喊喊貓咪的名字，低下頭去搜尋底部的縫隙。小心翼翼往前，盡量避免去碰到那些雜物，緩緩的往裡面走。如果貓咪還沒走遠，應該會躲在這個巷子裡。我心想。探頭去看看充滿灰塵的垃圾桶內部，不過只有幾隻小蟲在裡面飛。我失望的繼續往前。

一邊尋找貓咪的同時，也一邊能聽到屋內有人在生活而發出的聲響。剛剛垃圾桶旁邊的那家好像有人在洗澡，可以聽到嘩啦嘩啦的水聲，還有隱約聞到的沐

浴乳香味。隔壁那間則是在室內聽起了爵士樂，隔著牆壁可以聽到悶悶的旋律。Chet Baker 憂鬱的聲線從門縫流瀉出來，孤獨在空氣中飄散著。怎麼會有人大白天的在聽Chet Baker呢？不知道。頭上的小窗是暗的，裡面沒有開燈。關著燈聽Chet Baker的音樂不會是一件好事。隔著牆我可以感覺到那邊的黑暗不是正常的濃度。我趕緊離開那間屋子。

太陽還在遙遠的地方製造熱能，許多人家都開起了冷氣。室外壓縮機發出運轉的震動聲。我的T恤變得微濕，額頭也滲出薄薄的汗水。起初感覺到的陰涼感已經不知道消失去哪了，也許在放著爵士樂的那戶人家裡頭。沿路上不斷彎腰低頭去找貓，這樣的運動量讓我感到些微氣喘。

不知不覺已經到了蠻深的位置了。廢棄物一層一層的把入口的風景遮蔽起來，反倒是盡頭已經來到不遠的地方。盡頭的地方是一片牆，沒有出口。之前就有聽女朋友說過了這個防火巷沒有出口，「非常令人不安的設計啊。」我當時這麼說。不過如果貓咪是躲來這邊的話，要找到牠就不是問題了。希望能把貓找回來，否則的話真不知該怎麼跟她交代。明明是來照顧貓的，卻因為不小心睡著而讓貓消失了，怎麼樣都說不過去。

一步一步接近巷底，找到貓的可能性也逐漸降低。我有點著急，但還是——檢查過每個可能躲藏的位置。要穩定下來，好好面對自己，才能不讓重要的東西離開，就像電話內的女人說的。去看看洞裡面有什麼，貓咪是不是在那裡面。

牆的右邊是一間空屋，後門是開著的，往內看可以看到被掏空的裝潢。正面大門緊閉的關係，沒辦法從後門看到外面，也代表沒辦法從這裡出去，必須照原路折返。結果還是沒有尋獲消失的貓啊。我失落的坐在空屋後門前的台階上，靜

靜的讓時間經過再流走。牆是由相間的紅土磚堆砌而成的，上面遍佈著斑駁的印記。我呆呆望著牆壁，想像著自己變成一隻貓，在小巷子裡無聲的穿梭。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裡，沒有人知道貓在哪裡，我就像那隻貓一樣躲到了另一個世界，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

突然感覺背後有東西在摩擦著我，趕緊跳起來往後看，那東西好像也被我的反應嚇到似的往後退到房子的陰影裡。仔細一看，原來是一隻可憐的流浪貓。全身都是黑色的毛，唯獨鼻子周邊那塊是白的，形成強烈的對比。有一種說法是說這樣的貓比較容易在黑暗中捕獲到獵物，因為黑色的部分可以隱藏自己，白色則成為吸引獵物的部位。不過現實上看到還是第一次。我暫時停止不動，讓牠冷靜下來。保持這個狀態大約三十秒後，終於牠在原地坐了下來，眼睛持續的盯著我。然後牠對我說話了。

4

「你在找貓嗎？」

「是的。」

「果然沒錯。」

牠說。再來是短暫的空白。我看著牠，但牠倒是沒在看我了。然後默默的從坐姿改成趴著的姿勢。微微的把眼睛眯起來，我擔心牠就這樣睡著，好不容易出現的類似轉機的東西就又要消失了。

「我沒有在睡覺。」牠好像看穿了我的心事一樣。

「我可以過去坐著嗎？」

「你方便都行。我也不是這棟屋子的主人，只是前一陣子路過就待著了。」牠回答。於是我回到台階上坐著，牠在大概離我一隻手臂的地方趴著，大大的打了一個哈欠。

「你知道我在找貓嗎？」我問。

「不知道，只是猜的。」牠若無其事的說。「你整個人都散發著『在找尋重要物品』的氛圍，我可以感覺得到哦，你的情緒。這倒不是我自誇，不是所有貓都這麼能幹。我可是有著其他貓所沒有的特殊直覺，所以才能順利的在這種流浪的環境下長大呀。」

「原來如此。」尋找重要物品。我想。

「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剛剛就看到你一邊喊著什麼名字一邊在四處尋覓，加上你身上有貓的味道。」

我轉頭過去，牠依然不動聲色的躺著休息，肚子隨著呼吸緩緩起伏，尾巴間歇的掃動著。

「我還有聞到哦。肉泥的味道。」牠用舌頭舔了舔嘴巴，黑色的眼珠子骨碌碌的轉過來朝著我看，然後等我說些什麼。

「你知道我要找的貓在哪裡嗎？」我問。好險四周無人，否則被別人看見我在跟貓談話也許會被當成怪人而趕走。「如果能給我一點幫助的話，也許肉泥可以給你一些當作酬勞。」

牠把頭抬了起來，過一陣子全身也跟著站起來，拱了一下背也拉了一下後腳，甩一甩頭。做了簡單的舒展後，悠哉的從裡面走到外面來，經過我坐的台階，走到牆壁的前方，在照得到太陽的位置上坐了下來。貓咪也喜歡曬太陽嗎？

「曬太陽是必須的，可以製造維他命D，對於改善憂鬱症有很大的幫助。四處流浪已經夠可憐了，再得憂鬱症的話還真不敢想像。」牠好像能讀出我的想法似的。

「我願意給你線索，我也想吃肉泥，所以我會盡可能的幫助你。但說到底我只是一隻貓，怎麼可能知道人類世界的詳細規則呢(但還是知道維他命D與憂鬱症?)，所以就算能告訴你什麼，也都是一些乍聽之下無關緊要的話。我也沒辦法，人類的規則跟貓的規則是不一樣的，但拉遠來看又有相同的本質概念。我能跟你說的也就只有類似這樣的東西而已。而這樣的東西很有可能聽起來會像霧一般的模糊，恐怕沒辦法在實質上指引你應該怎麼做。」

我點頭。不管線索是抽象或具體的都好。我已經困在谷底了。就算遞下來的是形而上的救生素，我也會感激不盡的牢牢抓緊。

「不過所謂實質上的做法通常都不是影響結果的主因唷。想真正的扭轉局勢，就不能不去好好理解那些通則所隱含的意義。」牠用認真的語氣說著。我也認真在聽。

「想要找東西的話，往黑暗的地方找是正確的。在黑暗的地方才可以看清楚很多東西的存在，有非常多的事物都在那裡。但如果想找回什麼的話，光就很重要了。必須離開黑暗才能再擁有。黑暗裡的東西是帶不走的，它就是在那裡而已。」

我輕輕的閉上眼睛，下降到沒有光的地方。終於在那邊看到失蹤的貓，是一隻虎斑條紋的米克斯。我走過去牠旁邊，讓牠聞了聞我的味道。蹲下去撫摸牠的身體、搔搔牠的下巴。「你在哪裡呢？」我試著對牠提問，但牠好像沒聽到似的繼續享受著我的撫摸。如果想找回什麼的話，光就很重要了。你必須成為自己的

光。電話裡的女人也這麼說過。

過了一會兒，我慢慢張開眼睛，稍微花了一點時間適應巷子內的光線。那隻流浪貓沒有在那攤陽光下。跑去哪了呢？我轉頭發現牠趴在我的旁邊，兩隻手折進自己胸前，眼睛閉著。我摸了摸牠，像把皺摺拉平一樣的摸法。差不多了吧。回到有光的地方，找回重要的東西。我從台階上站起來，回到盡頭之牆的前面。

「謝謝你，貓咪先生。你的建議給了我一些方向。雖然還不清楚，但我會認真思考那些通則的含義。這些肉泥就請你收下吧。」我從口袋裡拿出條狀的肉泥，放在牠的面前。

牠張開眼睛看了看，隨後起來伸展了四肢。「能幫助到你就太好了，那這個獎賞我就不客氣的帶走了。」說完就叼起肉泥準備往房子裡面走。

「臨走前能不能請問貓咪先生的名字？也許下次再見面時能跟你打個招呼。」我問。

「我的名字嗎.....？我也不太清楚。名字不是什麼重要的東西呀。」說完就頭也不回的消失在黑暗之中。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

照著原路往巷子的出口前進，一路上依然注意著不要去碰到那些被丟棄的雜物。不過因為不用一一檢查各個角落，花了比進去時還短的時間就出來了。天空已經稍顯暮色。在裡面待了多久呢？我也不清楚。巷子內流動的時間好像不是均質性的，在那之中有些地方被拉長有地方被縮短，時間的流法就變得無法好好計算。不過至少是出來了。先回她家吧，也有需要打電話告訴她貓咪走丟的事情。我再次邁開步伐，回到公寓的六樓。

貓咪在我打開大門後跑來迎接我。頻頻的搖動著尾巴，不斷的喵喵叫。我把門關上，彎下腰順了順牠身上的毛。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難不成牠一直都沒有離開這裡嗎？我步向廚房，打開櫥櫃拿出牠的貓糧，倒了適量的份在牠的碗內。牠跳到流理台上看著我，等我把碗放到牠的吃飯區。給牠用完飯後也順便幫牠換了換水，再檢查一下貓砂的狀況。處理完這些後，我靠著冰箱看著牠吃飯的樣子發呆。

雖然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不過至少貓咪還在這裡，也不需要告訴女朋友壞消息了。我鬆了一口氣。也許是因為我終於看清楚自己內部的洞了吧。看清楚那裡有什麼，成為自己的光，在還沒太晚的時候，所以才能找回重要的東西。突然我的手機響了起來，是女朋友打來的。雖然覺得奇怪但還是接了起來。

「喂？」

「喂。」

「怎麼了嗎？找我有什麼事？」

「我們不要再見面了吧。」她用毫無起伏的音調說。

「發生什麼事了嗎？」

「問你自己啊。」

說完就把電話掛斷。留下我的孤獨與貓咪。

得獎感言

我朋友說得佳作也很厲害。老實說，到底有誰會去翻開所謂的「南臺文學獎作品集」呢？除了受理的評審外有誰會願意去看那些作品？更不用說是只得佳作的作品，又更不用說我那連佳作都沒上的散文跟新詩。

「我是為了自己而寫的。」雖然感覺像精神勝利法，但不這麼想就沒辦法繼續寫下去吧。

評審評語

- 如何描寫孤獨的形狀？孤高的貓與孤僻主角互相襯托，「好好面對自己」或「成為自己的光」成為開啟主角的性格鑰匙，但說理意圖太強烈，可能是故事的敗筆。
- 對於小說人物的心理掌握，透過獨白式的陳述手法，交待了故事的重要脈絡，以一種鬆軟慵懶的步調表現出主角的人生態度與愛情觀。頗有像貓一般的節奏與神秘。奇幻的對話在如此寫實的故事中顯得突兀不合理，是幻想的設計？或是某種隱喻？應可再細心處理。對話中的提醒模糊而沒有扣緊結局，分手的設計並非他看清了什麼事情，而是揭穿了真相，模糊的帶出結局，令人有太多不確定感。

■ 排名：佳作

■ 班級：資傳四甲

■ 姓名：莊昀真

皮諾丘

黎明，溫暖的陽光穿過厚重的濃霧，為清晨揭開了序幕。青草頂著露水，透過太陽的折射，閃閃發亮。樹木們漸漸地甦醒，枝頭上的鳥兒開始喧囂，螞蟻也上了花兒開始採蜜。

一座生氣蓬勃的森林，突然飄過一絲奶香，循著香味而去，樹木開始變少，味道漸漸見轉濃，穿過樹林，一棟紅色屋瓦的木屋出現在森林的邊界。

一片片圓形的餅乾，在烤盤上排列整齊，烤爐裡的熱氣正烘著從模子裡印出來的餅乾，餅乾裡的奶油受到高溫，滋滋的作響，奏起悅耳的餅乾圓舞曲。等待樂曲中的終章，鵝黃的邊緣開始變得深沉，一股混著榛果味的奶香，在屋子裡蔓延開來。

叮！烤爐的計時歸零，一個身材豐腴的老婦人出現在了烤爐前。

「呼呼.....完成了.....諾丘！餅乾出爐囉！！」老婦人呼喊著皮諾丘，彎下腰來，將烤箱裡的餅乾取出。

聽見呼喚聲，正在玩積木的皮諾丘，馬上將最後一塊積木放到地上，離開了差一塊積木就可以完成的城堡，走向了穿著穗花圍裙的老婦人。

正在幫餅乾裝盤的老婦人見皮諾丘，朝他招了招手，手指著大腿，示意皮諾丘坐在她腿上。

「好香喔！奶奶，有餅乾可以吃了嗎？」皮諾丘爬上了老婦人的大腿，目不轉睛地看著眼前剛出爐的餅乾。

在森林的邊界的小紅房裡，皮諾丘與奶奶住在這兒，房子雖然老舊，但每個假日皮諾丘與奶奶都會一起同心協力的打掃房子。

「當然有，別急，餅乾不會不見，如果餅乾真的離家出走，奶奶會再做新的給你吃。」奶奶將餅乾疊起，笑道。

看著盤子上剛烤好的餅乾，像堆積木般地，放滿整個盤子，看了不禁讓人食指大動。但在充滿溫暖的氣氛下，唯一格格不入的是坐在奶奶腿上的皮諾丘，那看似溫暖幸福的微笑裡，參雜著一絲令人摸不透的神情。

「謝謝奶奶，那我.....就開動囉！」皮諾丘接過了盤子，像似餓壞的孩子，手一抓起餅乾就往嘴裡送，沒多久，盤裡的餅乾就被一掃而空。

「這次做的還喜歡嗎？」看著吃得津津有味的皮諾丘，奶奶頓時充滿了成就感。

「呼.....好飽.....奶奶做的餅乾最好吃了。」皮諾丘著肚皮，臉上掛著滿足的笑容。

「不客氣，如果你吃不夠的話奶奶再去烤。」奶奶伸手摸了摸皮諾丘的小腦袋，小巧的腦袋在奶奶的手裡轉呀轉的，可愛極了。

「奶奶，餐盤我來洗吧，剛剛都是奶奶在忙，諾丘也幫奶奶也分擔一些家事，這樣奶奶才不會太累！」皮諾丘把頭上的那隻手牽了下來，雙手輕輕握著，眼神真摯地看著奶奶。

「唉呦，諾丘好乖，好好好.....奶奶去客廳休息，這裡的事情就交給你處理了。」奶奶又摸了摸皮諾丘的頭，離開了座位，往客廳的方向離去。看著奶奶消

失在客廳門口，皮諾丘轉身走進廚房，但他並沒有向洗碗槽靠近，進的是儲物間。

「嗚嗯……」剛進儲物間的皮諾丘，四肢瞬間癱軟，跪趴在儲物間的高架上。虛汗增生，呼吸撩亂，熱氣在皮諾丘體內迅速亂竄，造成了身體的不適感。

皮諾丘的鼻子周散發著熱氣，熏得整個鼻子都通紅了起來，當熱氣聚集到了皮諾丘鼻子的頂端，小巧的鼻子起了變化，開始一點一點的變長。

過程中皮諾丘痛苦的掙扎著，他不能發出一丁點的聲音，頭痛欲裂的他，一手按著額頭，一手摀著鼻子的根部，疼痛所帶來的汗水浸溼了皮諾丘身上白皙的襯衫，無論皮諾丘怎麼做，都緩不了熱氣所帶來的疼痛。

數分鐘後，鼻子終於停止伸長，疼痛散去，皮諾丘虛弱的趴在高架上喘息，瀏海被冷汗打溼黏在了額頭上，如此蒼白的臉龐，狼狽的模樣，令人不禁覺得可憐，但臉上長長的鼻子，有種說不清的詭異。

虛弱地皮諾丘看著眼前的鼻子，長長的嘆了口氣。他撐起疲憊的身軀，走到高架後的夾層，撈出了一把鋸刀……

「奶奶~~洗碗都洗乾淨了！」皮諾丘蹦蹦跳跳地來到了奶奶面前。

奶奶抱起皮諾丘，讓他坐在腿上，手撥了撥凌亂的瀏海，理了一下皮諾丘不小心在儲物間弄皺的領子。

「真乖，我們家的諾丘最棒了！」奶奶摸了摸皮諾丘的臉頰。

「不過怎麼每次洗碗都洗到領子亂掉呢……真是的，這洗碗還會用到領子，我怎麼都想不透……來，讓奶奶在檢查檢查，看看衣服有沒有洗到濕濕的。」奶奶皺著眉頭，騷了騷太陽穴，伸手檢查衣服的袖口，裡裡外外的仔細檢查了一遍，

但都找不到洗碗留下的水漬的痕跡。

「奶奶，你找不到的，我洗碗的技術可是一流的呢！」皮諾丘雙手叉腰，驕傲地抬起下巴。

「真的？這麼厲害，那你怎麼每次都把領子洗到皺呢？」奶奶戳了戳皮諾丘的額頭。

皮諾丘咯咯的笑，抓住那個正在戳額頭的手，摀住了被戳紅的地方。

「奶奶這種小事你就不必在意了，不就是領子皺了點，沒事的奶奶。對了！昨天村莊裡賣花的大嬸給了我一包的水蜜桃茶，聞起來超香的~~奶奶要不要喝，諾丘泡給您喝！」皮諾丘轉移話題。

「好久沒喝水蜜桃茶了.....我以前可是很喜歡的，那就麻煩諾丘幫我泡一壺了。」奶奶回想起過去，身子緊緊地貼在椅背上，慢慢的晃著搖椅。

「好哇，那奶奶等著，我這就去泡給您喝。」皮諾丘跳下奶奶的腿，眼神黯了黯，雙手拍了下臉龐，恢復著朝氣，到廚房泡茶去。

「.....諾丘.....諾丘！.....快醒醒.....你快醒醒.....不要嚇唬奶奶呀.....！」四周一片漆黑，但有個哭哭啼啼的聲音，迴盪在四周，身體開始受到劇烈的搖晃，整個人都暈眩了起來，睜開雙眼，一位淚流滿面的老婦人映入了他的眼簾，老婦人衣衫不整，髮絲凌亂，好不狼狽。

「嗚.....」倒在老婦人懷裡的木偶慢慢甦醒，暈眩感使得木偶表情痛苦地皺著眉。

「.....諾.....諾丘！真是太好了！你終於醒了！.....我.....我以為你的眼睛再也不會睜開了！真是嚇死我了！嗚嗚.....」在恢復意識之前，木偶是被老婦人粗

魯的晃醒的，頭昏的不適感令木偶眉頭深鎖。

「……諾丘……說話呀，你到底跑去哪了？怎麼消失了這麼多天？你快說啊！」奶奶抓起皮諾丘的肩膀，瘋狂的搖晃，迫切的想從皮諾丘口裡聽到答案。

「等……等等……別……搖……」木偶被老婦人搖的七葷八素的，腦袋被搖的更暈了，喉嚨頓時溢出一股酸意。

「嘔……」

「嗚喔……??？」穿著睡衣的皮諾丘從被窩裡跳了起來，心跳及呼吸相當的急促。

大汗淋漓的皮諾丘，確認周圍的環境，是一如既往的房間，安下心來，坐回床上撫著額頭，回憶著那個常常都會做的夢。冷靜下來後，皮諾丘起身到櫃子旁裝了杯水，讓自己安下心神，回憶著剛剛夢到的場景。

自幼父母雙亡，皮諾丘就到村莊和奶奶住在了一塊，日子一久，奶奶跟孫子的感情越發融洽。皮諾丘最喜歡吃奶奶為他烤的手工餅乾了，於是奶奶只要一有空閒，就會為他的寶貝孫子做餅乾，皮諾丘則是待在客廳玩耍，等餅乾的完成。

就在某天，皮諾丘突然失蹤了。

皮諾丘的失蹤驚遍了整座村莊，村民們連續三天三夜，搜遍了整座森林，但甚麼都沒有搜到。奶奶無法接受寶貝孫子失蹤的消息，像發了瘋似的，每天進森林尋找他的愛孫。

一個月過去了，還是一點消息都沒有，在森林一無所獲的奶奶，失魂落魄的坐在皮諾丘以前最愛玩耍的地方，獨自嘆氣。

「諾丘……你到你跑去哪裡了……」奶奶頹然的坐在小木椅上，拿著皮諾丘最

喜歡的木偶嘆氣。木偶跟諾丘有幾分的相似，同樣有著淡藍色的雙眼，小巧的嘴巴，就連穿都一模一樣。失去孫子的奶奶，眼神空洞的喃喃自語，軀殼彷彿被抽去了靈魂，每天過著行屍走肉的日子。

這時，天上突然落下一滴水，打在了奶奶的後頸上。

感受到後頸的一陣清涼，奶奶伸手摸了摸後頸，指尖感受到一片濕意，抬頭望向天空，看到的卻是一片晴朗。奶奶轉過身想確認水滴是從何而來時，手上突然感到一股沉重，一陣陣的呼吸聲從木偶裡傳來，看著上下起伏的小胸膛，奶奶頓時喜出望外。失去皮諾丘的奶奶也不管眼前的怪異現象，潛意識裡認為是皮諾丘回來了，她找到了，終於找到了她親愛的皮諾丘。

啪滋！

一個清脆的聲音從皮諾丘面前發出，皮諾丘的臉上感到一股騷癢，伸手一摸，摸到的卻不是以往光滑的肌膚。皮諾丘感到一陣困惑，來到了鏡子面前想看個仔細，不料卻看到了一道深深的裂縫劃過了他的臉頰，看到這一幕的皮諾丘驚呆了，他快速地趴在鏡子前仔細地端詳這道裂痕，看著深不見底的裂痕，皮諾丘呼吸逐漸的急促了起來。

隔天，坐在餐桌前的皮諾丘，臉上多了一大塊紗布，昨天晚上沒睡的他頂著黑眼圈，坐在餐桌發呆。

「哎呀，你怎麼就這麼不小心呢，有誰會半夜去廁所絆到自己的腳踝跌倒的。」奶奶擔心的看著皮諾丘臉上紗布碎碎念。

「奶奶.....你就別再說了，我想吃餅乾啦.....吃餅乾，吃餅乾。」皮諾丘哀怨地看著奶奶。

「好好好，別急，奶奶這就去做。」奶奶提起圍裙，安撫著躁動的皮諾丘，走進了廚房。

看著奶奶的背影消失在廚房門口，皮諾丘停止吵鬧，沉思了起來。

啪滋！

熟悉的聲音又出現了，不過這次聲音來源不是來自面前，而是來自他的大腿。皮諾丘瞪大雙眼，迅速的挽起他的褲管，又是一道裂痕，這次出現在他的大腿上，長長的裂痕貫穿了他整個大腿，仔細地端詳裂縫，還能看到屁股下椅子的花紋呢。

皮諾丘，自從失蹤後再也沒有人見過他。就在某一個晴朗的天氣，一滴水打在了皮諾丘最愛的木偶臉上，小木偶就此有了意識，透過家裡的場景擺設，街訪鄰居的談話中得知，他變成皮諾丘了，一個個性溫和孝順的孫子，住在森林邊界的小木屋裡，跟年邁的奶奶相依為命，看著細心照顧自己的奶奶，小木偶決定代替皮諾丘陪伴年老的奶奶。

但是皮諾丘有個致命的缺點，他只要一說謊，鼻子就會變長。每次奶奶烤給的餅乾，他甚麼味道都嚐不出來，為了讓奶奶安心，皮諾丘只好一次次的說謊，每當鼻子要長長時，皮諾丘都會躲進儲物間裡把鼻子處理掉。日積月累下，這樣的行為已經對身體造成了不少負擔，身體上的裂縫就是最好的證明。

「餅乾出爐囉！諾丘，快來尝尝！」

聽見呼喚聲，皮諾丘收起陰沉的臉，露出一如既往的笑容。

「來喔，快吃快吃，今天奶奶給你用巧克力口味的，看你喜不喜歡。」奶奶

拿著一盤餅乾來到了皮諾丘面前。

「好香喔！奶奶，那我開動囉？」皮諾丘看著奶奶遞給他的餅乾。

「吃吃吃，快吃，不用忍著。」奶奶笑道。

皮諾丘伸出了手，在要碰到餅乾的那一刻，他停了下來。

「奶奶.....今天好像腦袋摔暈了，這些我明天吃吧！」皮諾丘面色為難道。

「怎麼了？不想吃餅乾嗎？」注意到異常的奶奶，關心皮諾丘。

「沒事的奶奶，我現在好像不太餓，吃幾片就好了，剩下的明天吃！」皮諾丘說著說著，眼神看向奶奶的臉龐。

看見奶奶露出擔心的神色，皮諾丘於心不忍，決定出賣自己的健康，拿了塊餅乾往嘴裡塞。

「今天不餓就不用吃，不要勉強自己呀諾丘。」看見皮諾丘的舉動，奶奶擔心的望著皮諾丘。

「不不不，沒事沒事。奶奶做的餅乾很好吃.....很好吃.....」

啪滋！

刺耳的聲音貫穿了整個餐廳，皮諾丘沉默了。

皮諾丘大腿上的裂縫裂得更開了，裂成了兩半，失去一條腿的皮諾丘，重心不穩倒在了地上。皮諾丘頓時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偏偏鼻子這時開始發作，皮諾丘頓時渾身發燙，熱氣在體內高速往鼻子頂端竄，通紅的鼻子周散發著熱氣，開始慢慢增長。

目睹全程的奶奶嚇的甚麼話都說不出來，看著在地上的皮諾丘.....不.....是會動的小木偶，那痛苦的回憶全部排山倒海而來，崩潰的叫聲充滿了整座房子，奶奶雙手大力的抓著頭髮，跪倒在小木偶的面前。

「你.....不是諾丘.....諾丘.....你不是諾丘！！」

看著如此崩潰的奶奶，皮諾丘百般難受，卻甚麼都無法做，長長的鼻子為虛弱的身體增加更多的負擔，皮諾丘只能躺在地上動也不動。

「諾.....咳！咳！咳！.....嗚咳咳！咳！」情緒激動的奶奶，雙頰赤紅，摀著胸口，不停的咳嗽。

「奶奶！奶奶！」

「嗚.....奶奶你怎麼了！」虛弱的皮諾丘想起身去找奶奶。

啪滋！啪滋！

這時手部以及腳踝傳來了熟悉的碎裂聲，好不容易撐起的身子再次倒下，皮諾丘只能焦急地在一旁看著奶奶。

情緒過於激動的奶奶，瘋狂的冒著冷汗，心臟一直狂跳個不停，身體一時負荷不了，眼睛一直，倒了下來。

「奶奶！？奶奶！！！奶奶快醒醒！！！不能睡啊！！快醒醒！！」皮諾丘撕心裂肺的呼喚著奶奶，但倒在地上奶奶動也不動。

「不能睡啊.....奶奶！！嗚嗚.....有沒有人啊？救命啊！」皮諾丘急紅了眼眶，大聲的哭喊，但沒有半個人出現。

皮諾丘用盡最後的力氣，用另一隻完好的手，爬到了奶奶身邊。

「奶奶.....」沙啞的聲音，透著絕望。

「奶奶起來呀.....我還沒泡你最愛的水蜜桃茶給您喝呢.....你不是最愛配著餅乾了嗎？」淚水滑落了眼眶，沒入了臉上遮傷的紗布。

「奶奶.....餅乾都還.....咳咳.....沒吃完啊，快點醒醒.....咳咳。」看著面容漸漸轉灰的奶奶，皮諾丘還是不放棄呼喚。

「奶奶.....」

啪滋！

熟悉的聲音再度響起，皮諾丘再也沒有力氣撐住身體了，臉慢慢地著地，緩緩地閉上雙眼.....

原本吵鬧的屋子寧靜了下來，皮諾丘再也發不出聲音了，纖細的脖子上多了一道裂痕.....。

早晨的森林披著厚重的濃霧，黎明的出現再度喚醒森林裡的動物、昆蟲、鳥兒，青草頂著清晨的露水，透過太陽的折射，閃閃發光。枝頭上的鳥兒開始吱吱喧囂，螞蟻也上了花兒開始採蜜，不同的是，森林的邊界多了一塊石碑跟著森林一同迎接曙光，但是再也沒有迷人的香味飄盪在森林之中。

吧嗒.....吧嗒.....

一個身影的出現在了石碑面前，身影的主人擋掉了太陽的光線。石碑上的字在陰影的襯托下，清晰了起來，石碑上刻著幾行字，字的上面.....是老婦人的照片。一隻戴著白色手套的手，慢慢地撫過了石碑上刻的字，停留在照片上。在石碑上休息的落葉，被那雙手套掃落在地，一個身穿黑色大衣的男子單膝跪著在石碑面前，男子身上過高的領子，十分的突兀，走在路上會讓人不禁多看兩眼。打掃完周遭的環境，男子看著石碑不語，彎腰坐在了地上，等到陽光都快消失在森林的另外一邊時，男子才起身，轉身離開。邁開步伐時，合身的褲管露出了淡褐色的木製腳踝，以及一條被修補過的裂痕，在奶奶的墳前，多了一包包裝精緻的小餅乾.....

後紀

「哼哼.....搭拉搭啦.....」書桌上有雙修長的手胡亂的鼓搗著，凌亂的實驗器具散落在整個桌面。而那雙手的主人有著一頭柔順的長白髮，以及一張白淨的臉，還有被修整相當整齊的白鬍鬚。

「嘟嘟.....嘟嚕.....」老先生看似心情很好，嘴裡哼著小調，一邊把手上的藥水慢慢地倒入燒杯。這位老先生身穿白袍，踏著草鞋，頭上還頂了個桂冠，他的四周都是一片白，唯獨地上看起來比較不一般，不規則的隆起，腳踏進去彷彿被一群綿羊給包圍，軟綿綿的。

老先生將最後一滴藥水倒入燒杯後，藥水開始漸漸沸騰，釋放出了極亮的光線後，藥水像是源源不絕的泉水，湧出燒杯。

「哎呀，怎麼給溢出來啦？」老先生手忙腳亂地拿了個盆子，蒐集那些溢出燒杯的藥水。

藥水迅速掠奪書桌上僅剩的空間，那些來不及搶到空間的藥水，慢慢地往桌緣流去，在老先生沒注意到的情況下，一滴透明中帶點藍的藥水，落入了地面，不.....是穿過了地面.....在風阻的衝擊力上，藥水被分成了兩滴。眼下的風景一片湛藍，混著一點翠綠，慢慢地，綠色漸漸取代了藍色，而綠色之中參雜著許多大大小小的房子與樹林，接著，一棟紅色的屋瓦出現在森林的邊界處，地面上的景物越來越清晰。

這時，天上突然落下一滴水，打在了奶奶的後頸上。

後頸的一陣清涼，奶奶伸手摸了摸後頸，感受到一片濕意。抬頭望向天空，

看到的卻是一片晴朗。但望著天空的奶奶卻沒注意到，手裡的木偶，臉上多了一滴淡藍色的藥水……。

得獎感言



我真的沒想到會得獎，這是第二次參加比賽，沒想到這次有拿到佳作！想說在畢業之前再試一次，讓我在畢業之前留下最後一道足跡，沒想到真的得到了成績，讓我很感動，很謝謝南臺文學獎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在畢業之前多一份的驚喜，在離開學校的時候留下美好的回憶。

評審評語



- 另類的翻案童話，塑造了一位具有深厚情感的皮諾丘，原來謊言的背後，隱藏著如此矛盾的抉擇。
- 從童話書的走出奇情，構思具有新意，結構佈局上可再多做鋪敘，如木偶與人的連結關係、老奶奶嚇死的設計、老人的調藥劑的失誤後記，似乎缺乏合理性的安排，可再加強故事的流暢度。小說的主題為何，木偶復活記嗎？需有縝密的規劃。

微電影劇本組

算計

最美不過初相見

歡迎來到大眾小吃店

選擇幸福的勇氣

時光買賣

築夢

Light

評審講評



微電影劇本組評審委員：李蕙，林齡齡，楊儒強



講評代表：楊儒強（黎明技術學院助理教授）

非常幸運可以與兩位電影圈、電視圈、創作圈重量級的兩位老師一起擔任這一次文學獎微電影組的評審，和各位分享在創作上的經驗，以及這一次微電影劇本的評審過程。

微電影的創作，我們會比較好奇這個創作的源頭是什麼？那個 original 的概念會是什麼？它可能會是一個我們在看很多作品時去討論的一個開端，所以一個創作的生成很重要。大家可能聽過一句話，說短片劇本或是微電影劇本是一個長篇戲劇故事的試金石，但對我們真正接觸過電影或是影像戲劇者而言，會覺得短片或是微電影——微電影這個詞比較 popular——劇本本身就是金子的本身，所以它不僅是試金石，有可能發展成一個完整故事、完整劇本的開端。

那麼，當今天我們這樣定義一個短篇劇本時，會怎麼看待這一次同學們的投稿？在一個戲劇的長片或是長的連續劇的故事發展，我們可能需要看到同學們相對完整的一個創作過程，完整的一個故事結構。一個微電影、短片，這個故事的完整性，會因為載體，因為時間，因為文類，而有所改變。所以，當載體相對比較短時，沒有辦法用兩個小時的時間，去說完一個故事的時候，甚至只有二十分鐘或十分鐘，那我們要如何創作？第一件事是讓閱讀者看到故事的核心，載體就變得很重要，你的概念就變得很重要。所以，面對稿件，我們三位評審有非常多的討論，針對每一個作品都做非常仔細的分析、討論。

我們在創作方面提供給各位幾個建議。第一件事是你的故事本身需要有一個很強且無堅不摧的戲劇衝突，所謂「戲劇衝突」是角色與角色之間的設定，引發一個戲劇行動，其內在結構會引發戲劇行動，有了戲劇行動之後，這個角色就會推動一個戲劇的情節，有戲劇的情節之後就會完成一個有戲劇的故事。所以，一個微電影文類的作品，需要去強調的事情是什麼？一個長篇的故事，我們可能需要看到它的完整結構，但一個微故事，我們可能要看到這個編劇說故事時的方法。所以，當今天一個線性的結構被拆開來時，你做一個微電影故事的選擇，選擇中斷或間斷或不斷，就變得很重要。每一個編劇、每一個創作者，在做這個作品的選擇時，都會變成是有沒有扣回你的故事的核心。很多組別在這一次比賽中，常使用吸引大家眼球的題目，只是各位的標題可能都取得不錯，而當我們對這個標題有興趣時，會去檢視這個文本的本身，有沒有辦法和這個標題直接扣合？有沒有辦法扣合標題，而且發展出你自己說故事的方式？這就變成是我們這一次評審的重點。

最後提醒各位，如果你今天的作品未來要拍攝的話，可能要想一想閱讀你這個文本的人會是誰？如果是一個導演，你想要讓他看到什麼？如果是個演員，你又想要讓他看到什麼？而在見導演與見演員之前，你這個作品如果要呈現給製作公司的老闆，或是投資者，你想要讓他看到什麼？如何讓你的作品第一眼就被「看見」，這點就會變得很重要。

■ **排名：第一名**

■ **班級：夜視傳四甲**

■ **姓名：何舒涵**

算計

故事大綱

沒錢的小張懷有一身開鎖的技巧，某天在公園抽菸時打起了附近一間看起來家境不錯的住戶的主意。小張看見一個人從住戶裡出來，雖然不清楚是男是女，但他認定該住戶已經沒人在。

小張憑著自己一身開鎖技術闖進了該住家，翻箱倒櫃的同時找到了一件女性的內衣，色性大發的他享受了當下，他還想要更多。就在他被慾望侵蝕時，找到了一個裝有刀子的塑膠袋；塑膠袋裡的刀子血跡斑斑，嚇得小張癱坐在地上。此時，小張聽見了開門聲。著急的他溜到了陽台處。

溜到陽台處的小張，意外發現了陳屍在血泊中的屍體。小張嚇得頓時雙腿無力。陽台的窗戶被打開，只見一個女人站在眼前，昂起嘴角，冷冷地看著小張。小張情緒激烈緊張，猛地不小心摔下了陽台，當場跳樓身亡。

女人小千順勢拿起手機打 110 報警。她向警察報案，有男人闖進了她家，並殺死了她男友，那個小偷本打算從陽台逃跑，卻一個失足摔下了陽台，當場身亡。

人物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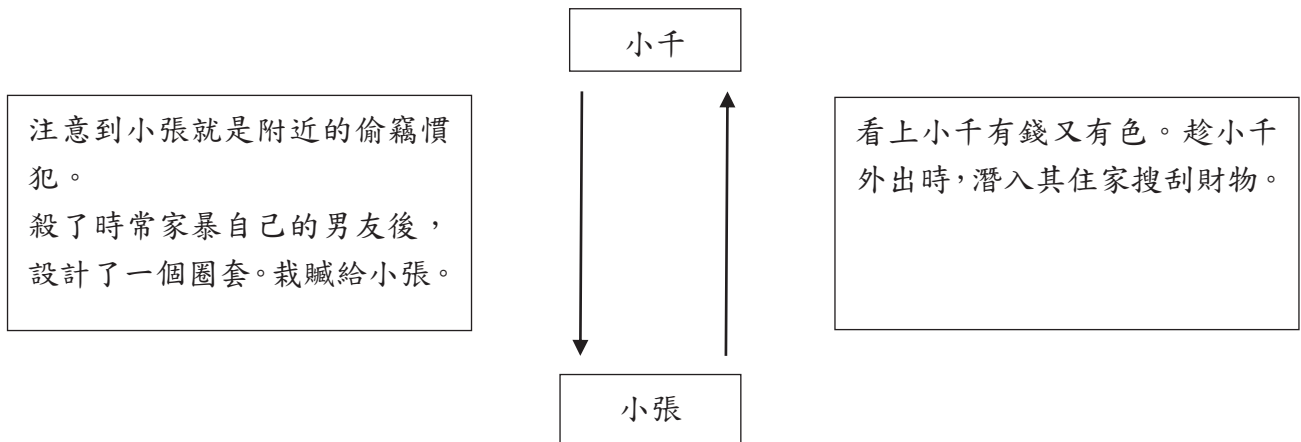
小張：

小張從國中開始便對學校的知識不感任何興趣，成天只和成績吊車尾的不良學生們混在一起。國中畢業後的他沒有選擇繼續升學，短暫的一年裡在家裡學習鎖匠的技術，然而他認為這技術用在這行業上根本賺不了什麼錢。他甘願忍受父親的責罵也要學習技術的原因，全在於他想拿去闖空門行竊等。他常常在某住宅區附近進行觀察，紀錄居民們的出入時間，甚至還會與居民們搭話聊天，藉此得知一些有的沒的情報。拜此所賜，小張好幾次成功行竊。

小千：

小千大學畢業後便在某個小餐館擔任服務生，個性怕生膽小的她，非常沒自信，但十分渴望愛情，希望有個男人來保護她，賜予安全感。某天，她真的如願所償交到了一個男朋友。男朋友是她的理想類型。然而，萬萬沒想到這個男人暴力傾向嚴重，而且非常容易吃醋，老是懷疑小千是否有在外頭偷吃，以拳頭逼小千承認虛有的事實。與此同時，小千住處的附近最近很常有闖空門的事件發生，而小千也意外發現了小張近期很常跟蹤她，甚至會在住處外不停窺視自己的住處。小千猜想，小張或許就是最近不停行竊的小偷。終於，某天對自己男友忍無可忍的她想出了一個計謀，先是誘殺了對自己拳腳相向的暴力情人，接著誘騙小張進入住家行竊，將此嫁禍給闖入空門的小張。

人物關係圖



分場大綱

S 1 傍晚 / 外景 地點：公園 人物：小張、小千

小張坐在長椅上，點燃了一根菸，吸了一口。他看見小千從前方的高級住屋走了出來。小張將手中的菸丟到地上踩熄，走上前去露出了開朗的笑容，跟小千打了聲招呼。小千簡單地點點頭，微微笑，踩著高跟鞋離開。目送小千離去後，小張冷笑了一聲，走到小千家的門口，打開了門。

S 2 夜 / 內景 地點：廁所 人物：小張

小張悠哉地進入廁所裡，吹著口哨，撒著尿。他打開水龍頭，擠了擠檯面上的洗手乳，將手洗乾淨後，他聞了聞殘留在雙手上的香味。此時他注意到了放在洗手乳旁邊的戒指。

S 3 夜 / 內景 地點：便利商店 人物：小千

小千坐在便利商店的用餐區，滑著手機，裡面放滿了小張的照片。小千看著小張的照片，露出了開朗的笑容，直到另一個男人的照片出現，小千瞬間換上了厭惡的表情，打開電話撥打功能。

S 4 夜 / 內景 地點：房間 人物：小張

小張走向衣櫥開始翻找，他拿出了一條領帶，看著手中的領帶，皺起了雙眉，將領帶丟到一旁後他又繼續翻找，翻出了一條男性的內褲，透過上面的皺褶，可以判斷似乎是剛脫下的。將內褲丟到一旁的他繼續翻找，不料卻摸到了一把刀子，刀子上還隱約地看得到血跡。

S 5 夜 / 外景 地點：門口 人物：小千

小千哼著輕快的節奏，踩著高跟鞋，走到了自家門口。小千拿出鑰匙插入，此時她發現門並沒有鎖上。察覺到這件事的小千嘴角上昂，開心地推開了門。

S 6 夜 / 內景 地點：屋內 人物：小張

聽見開門的聲音，小張開始尋找可以藏身的場所。冷汗直流的他，注意到了陽台。腳步聲步步逼近，小張順勢帶著刀子衝入陽台，關上了門，同時，房內的門被打開了。

S 7 夜 / 內景 地點：住戶外 人物：警方

警鈴聲迴響在四周，數台警車停在住宅外。

S 8 夜 / 外景 地點：陽台 人物：小張、小千

小張踢到了腳邊的屍體，這使他嚇得雙腳無力，整個人癱坐在地上。此時，陽台的門被打開了，小千冷笑著站在他前方。小張使盡吃奶的力氣站起了身，扶著身後的欄杆；兩名警方帶著槍衝入房內，衝到陽台門口，槍口對準著小張。一旁的小千表現得楚楚可憐，一副受害者的樣貌，癱坐在地上。此時，小張不小心向後倒了個頭栽，摔下了樓。見狀，小千在警方的旁邊悄悄地露出了笑容。

對白劇本

S 1 傍晚 / 外景 場景：高級公寓對面公園長椅上 登場人物：小張、小千

△ 傍晚時分，夕陽即將西下，鳥群飛過天空。

△ 小張身穿白色T恤，灰色棉褲，以及藍白拖鞋。穿著藍白拖的雙腳翹著二郎腿，抖著抖著。

△ 小張一邊抽著菸，一邊講著電話。

小張：欸，我最近看到一個女的超正的。

△ 小張往空中吐出一口白煙。

小張：對啊，她住在那棟有錢人在住的公寓裡。

△ 小張看向了前方，一棟如黑曜石般全黑的高級公寓。

△ 一名身穿白色洋裝的女子，戴著墨鏡，提著白色包包從公寓大門走了出來。

小張：欸，好了好了，我要先忙了。有空再聊，掰。

△ 小張掛掉了電話起身，將香菸丟到地上，踩熄。

△ 小張雙手插著口袋，朝女子的方向走了過去。漸行漸遠的身影，搖搖晃晃的樣子吊兒郎噹。

S 2 夜 / 外景 場景：公寓大門口前方 登場人物：小張、小千

△ 小千站在公寓大門前低著頭，滑著手機。

△ 突然出現的小張，向小千打了聲招呼。

小張：嗨。

△ 小千愣了一下後，點了點頭

小千：.....你好。

△ 小張面露笑容

小張：我是最近剛搬到這棟大樓的人。我住在十樓。

小千：是喔.....

△ 小張將插在口袋的左手伸出，搔了搔後腦勺。

小張：呃.....咦？妳怎麼戴著墨鏡呀？天都黑了，這樣不會看不到嗎？

小千：還好，我眼睛怕光，會不舒服。

小張：呃.....雖然時間還早.....但畢竟晚上了，女孩子自己一個人要小心喔。

小千：好，謝謝你的提醒。

△ 小張尷尬地笑了笑，走進了公寓裡。

S 3 夜 / 內景 場景：公寓十三樓的走廊 登場人物：小張

- △ 走廊空無一人，橘黃色的燈光打在走廊上，一陣口哨聲響起。
- △ 小張吊兒啣噏地吹著口哨，雙手插著口袋，搖搖晃晃地緩步前進，走到了走廊盡頭。
- △ 小張停下腳步、停止吹口哨。小張向左轉面向 13 樓-10 號的門口。雙手從口袋拿出，拿在右手上的鑰匙插入門鎖，轉動，打開了門，走了進去。

S 4 夜 / 內景 場景：公寓十三樓 13 樓-10 號客廳 登場人物：小張

- △ 小張站在門口，看了看室內。漆黑的室內伸手不見五指。電燈開關打開的聲音響起，白色的燈光照亮了整個空間。
- △ 側對著小張的粉色沙發上放滿了各式各樣的布偶。小張往左看過去，有一張木製的小茶几，小茶几的下方還有一張彩色的橢圓形地毯，牆上則是一台的黑色液晶電視。
- △ 小張將視線慢慢往右方移動，以那張粉色沙發回中心點，右半段是一個空無一物的大空間。正前方有一扇木門，右方備有瓦斯爐、烤箱以及冰箱，瓦斯爐上方有兩個炒菜鍋掛在牆上。

S 5 夜 / 內景 場景：公寓右前方的便利商店用餐區 登場人物：小千、

服務人員、一對情侶

- △ 商店響起打開自動門的鈴聲，櫃台那邊傳來了服務人員的招呼聲。
- 服務人員：歡迎光臨。

△ 小千走向用餐區，找了張椅子坐下，拿下太陽眼鏡。左眼的眼窩有很深的黑眼圈，那很明顯是被誰用拳頭直接烙印上去的痕跡。

△ 一名女性經過，眼角餘光被小千身上的傷痕給吸引。他坐到小千斜後方的座位，對面坐著她的伴侶。

女性：欸，你看那個女生，怎麼身上都是瘀青。

男性：可能是被家暴吧。

女性：是喔.....好可憐喔。

△ 小千用右手摸了摸左手臂，臂上也處處都是一塊一塊的紫色瘀青。

△ 小千右手摸著摸著，順勢摸到了手腕、手背、手指、無名指。無名指的指根明顯有個戒指的痕跡。

△ 小千面無表情地直盯著自己的左手無名指看，眼神裡充滿怨恨。

S 6 夜 / 內景 場景：公寓十三樓 13 樓-10 號臥室廁所 登場人物：小張

△ 小張站在馬桶前方，拉下褲子拉鍊，仰望天花板，過不了多久，尿液射入馬桶水裡的聲音響起。而後小張沖下馬桶，拉拉鍊的聲音響了一下。

△ 小張走到旁邊的洗手台前方，打開水龍頭，將雙手沾溼。小張擠了擠左邊檯面的洗手乳，搓出泡沫後，將手中的泡沫沖掉，再從洗手乳旁的衛生紙盒裡抽出一張衛生紙，將雙手擦乾。

△ 小張將雙手貼在鼻子前方，用力吸了一口氣，享受殘餘在手上的芳香。這時小張眼角餘光注意到了放在右邊檯面的金色戒指。

△ 小張拿起那枚金色戒指，放在手上把玩、觀察。

△ 小張雙眉皺在一起

小張：怎麼會突然把戒指拔下？

△ 小張將戒指放進了口袋裡，轉身離開了廁所。

S 7 夜 / 內景 場景：公寓右前方的便利商店用餐區 登場人物：小千

△ 坐在用餐區的小千正在滑著手機。

△ 螢幕顯示的是小張的照片。照片中的小張沒有看向鏡頭這邊，而是注視著其他地方，看起來沒有注意到鏡頭的存在。壓在螢幕上的右手大拇指往左邊滑過，下一張照片又是小張的照片，而照片中的小張同樣看起來沒有注意到鏡頭的存在。再滑過，下一張則是看似小張背影的照片。再滑過，下一張則是小張坐在公園長椅上盯著某個方向看的照片。

△ 小千的嘴角上昂，露出了詭異的笑容。

△ 壓在手機螢幕上的拇指再次往左邊滑過。這回出現在螢幕上的，則是另一個男人的照片。

△ 小千那上昂的嘴角立刻垂下，嘴型成了一字。

△ 她關掉了手機的相簿，點開了電話撥打功能。

電話另一頭 (O S)：喂，這裡是台中第一分局。

S 8 夜 / 內景 場景：公寓十三樓 13 樓-10 號臥室 登場人物：小張

△ 黑暗中，門被向外拉開了，充足的燈光照在小張的白色 T 恤上，同時也打在了衣櫥裡的衣物上。小張將上半身埋入衣櫥裡，開始翻找著。

- △ 小張挺起上半身，雙手抓著一件繡有蕾絲邊的黑色胸罩。
 - △ 小張將胸罩貼在臉上，大口大口地吸氣，接著將胸罩移開，大大地吐氣。臉上露出了滿足的微笑。
 - △ 小張將胸罩丟到了旁邊的床上，接著再次將上半身埋入衣櫃裡翻找。過不了多久，翻出了一條性感黑色三角褲。
 - △ 小張露出了猥褻的笑容，將手中的內褲貼在左手臂上來回摩擦，享受那布料的觸感。
 - △ 接著小張又將內褲放到了脖子上，當成圍巾繞了又緊又短的一圈。只見左右手各抓的內褲的一角向外拉扯，力道越來越大，脖子越勒越緊。
 - △ 小張瞬時體會到了快要窒息的快感。
 - △ 小張立刻停下動作，將內褲從脖子上卸下，自己穿到了身上。
 - △ 他再次將上半身埋入衣櫃裡翻找。這回拿出的是一條男用四角褲。
 - △ 小張砸了聲嘴
- 小張：難道有男人？
- △ 小張將內褲丟到一旁的床上，繼續將上半身埋入衣櫃裡。
 - △ 小張粗暴地把衣櫃裡的衣物一把一把地抓出來丟到地上。
 - △ 忽然，小張停下了動作，手上拿著一張一千塊鈔票。愣了一下後，很自然地將鈔票收進口袋裡，繼續動作。
 - △ 這時，小張在衣海裡穿梭的手摸到了某個東西。
 - △ 小張停下動作，皺起雙眉，將其抓了出來。那是個黑色的塑膠袋，完全無法窺見內容物。

△ 小張將塑膠袋拿在手上細細地觀察，晃動袋子確認內容物重量，撫摸外部感受內容物的形狀。

△ 最後，小張折開袋子，手伸了進去。

小張：這三小？

△ 小張眉頭鎖得更緊了，他慢慢把內容物取出。

△ 拿出袋子，小張握在手裡的，是一把沾滿血跡的刀子。

△ 小張瞪大雙眼，臉色變得蒼白。

△ 小張雙腳頓時失去力氣，整個人癱坐在地上握住刀子的手頻繁顫抖著。

△ 這時，客廳那邊傳來門把被人從外面轉開的聲音。小張手握著刀子，四處張望，尋找可以藏身的地方。

△ 小張將視線鎖定在右手邊的陽台。

△ 小張手拿著刀子，連滾帶爬地爬到陽台門前，勉強地將門給拉開，樣子狼狽地爬了出去。

S 9 夜 / 外景 場景：公寓前馬路 登場人物：警察群、路人群

△ 警鈴聲敲響著空氣，三台警車停在公寓前方，周遭有一群路人在圍觀。有八位警察下了車。

警察A：十三樓！十三之十，在十三樓最裡面。動作快！

△ 其他七位警察加緊腳步，衝入了公寓。

S 1 0 夜 / 外景 場景：公寓十三樓 13 樓-10 號陽台 登場人物：小張、

小千、警察

△ 小張坐在地上，背靠著陽台的矮牆，眼神裡帶著憤怒。

△ 小千站在陽台門口，嘴角上昂，那眼神是勝利者所擁有的眼神。

△ 兩個人四目相對，一陣強風吹過，拂過小千及小張的頭髮和衣物。小張的旁邊還有一具血跡斑斑，躺在血泊裡的屍體。那是一具全身上下只穿著一條四角褲的男屍。

△ 小張此時才稍微從驚嚇中取回一點冷靜。他丟掉直到方才都緊握在手中的刀子，手撐著身後矮牆上的欄杆站了起來。然而雙腿仍然還是沒什麼力氣。

小張：這裡怎麼會有屍體？

小千：我怎麼知道？我才剛進來而已耶。而且你怎麼在我家？你不是住十樓嗎？你殺人了！

小張：沒有！不是我！不是我！

△ 小千走到屍體旁，蹲下，拿下墨鏡，輕撫屍體的頭。

小千：那我男友怎麼會死了？

小張：就說不是我了！

△ 小張注意到了小千臉上的瘀青。

△ 小千抬起頭，冷笑地盯著小張。

△ 此時，客廳那邊傳來非常粗暴的開門聲。小千忽然收起了笑容，擺出一張恐懼的神情。

△ 她將身上的白色洋裝扯得破爛，透過那些破洞，可以清楚看見部分肌膚。小千

跪坐了下來，跪在地上的雙腿慢慢地向外開成一個八字。

△ 此時，小張的視線越過了小千的腦袋，臥室的門被粗暴地打開了，六名警察持著手槍衝入室內，槍口對著小張。

△ 小張低頭看了小千一眼，只見對方抱著屍體哭。

小千：寶貝.....寶貝.....（聲音哽咽）

△ 小張抬起頭看向警察們，警察各個將槍口對著小張。

警察：不准動！雙手舉高！

小張：不是的！不是我！人不是我殺的！

△ 此時，小張撐著欄杆的雙手滑掉了。

△ 小張整個人向後倒摔下樓。兩名警察衝上前去看情況。

警察：嫌犯墜樓，請呼叫救護車支援。

△ 只見小張整個人趴在地上，鮮紅的血液緩緩自腦袋的位置流出。

△ 一旁，雙手摀著臉的小千偷偷地昂起嘴角。

得獎感言

這是修改之前與友人們撰寫的劇本，很高興獲得佳評！

評審評語

- 頗有想像力的故事設計，可惜未能寫出該有的「戲」，是劇本和故事最大落差。
- 構思細膩、曲折巧妙，出人意表，鏡頭設計亦頗熟練。故事大綱、分場、對白本兼備，看出作者的用心。
- 連環套戲劇設計有效。驚悚程度可再依環境設定增強。建議在畫面處理上增加女主角為何離不開暴力傾向男友的設定。以補足整體情節的完整性。
- 總評語：符合戲劇結構，在所有作品裡最具創意，可惜故事精采的部分並沒有呈現在劇本裡，建議故事背景設定再更完整，才能更襯托出戲劇張力。

■ **排名：第二名**

■ **班級：行流二甲**

■ **姓名：謝鈺翎**

最美不過初相見

○ **劇本名稱：最美不過初相見**

○ **出場人物角色表**

1. 李靜 (女主角): 1985年生, 35歲
2. 袁維彬 (男主角): 1984年生, 36歲
3. 一對準新人
4. 棒球員數名
5. 畢業生若干名
6. 李靜男友
7. 袁維彬女友

○ **故事大綱：**

李靜和袁維彬原是兩個沒有交集的人，某天李靜放學路上經過了棒球場，因緣際會下認識了袁維彬，深入了解相處後更是喜歡上了袁維彬，在錯的時間遇上了對的人，李靜整理好自己對袁維彬的情感卻並未向他告白，兩情相悅卻在不同的時間點，錯過了為彼此悸動的時刻，這件事對於35歲的李靜來說，在生命中很是掛心的一件事，才會在看到新人穿上制服拍婚紗照時，勾起她這段深情且具意義的回憶。

○ **備註：**

旁白皆為 35 歲李靜的口吻。

時間軸為 35 歲的李靜回想 16 歲的自己與 17 歲的袁維彬兩人的故事。

第 14 場，場景同（第 2 場）李靜房間，其餘場景的李靜房間皆為 16 歲時李靜的房間。

1、2、12、13、14 場皆為 35 歲李靜，其餘場次為 16 歲的李靜。

旁白：我是李靜，我喜歡攝影，最美的風景應該記在腦海，即便我腦中記住了永恆，卻還是想用相機捕捉容易遺忘的剎那。一直以來我都認為靠興趣維生是需要一些運氣的，不是每個人都能這麼幸運，憑藉著對攝影的熱情，我真的當上攝影師了。

1. 內景：攝影棚內，時間：日

△ 一對準新人拍完婚紗照後換上了白衣裡微微泛黃的高中制服，身上揹著被歲月抹過的書包卻一點也不害臊。

△ 李靜望著新人。

李靜（OS）：原來他們的緣分從制服到婚紗，即將要一輩子了啊。

2. 內景：李靜房間，時間：夜

△ 李靜走進房間翻找放在角落的盒子，並打開箱子翻視裡頭的東西。裡面盡是李靜讀書時期的回憶，運動會獎牌、姊妹手鍊、泛黃的紙條……等。

△ 李靜沉浸在被回憶佔據的氣氛裡，但緊握在手裡好久好久的只有一張照片和沾

了紅土的棒球。

3. 外景：高中校園，時間：下午

△ 鏡頭帶到校園各個角落，李靜正離開圖書館經過棒球場的路上。

△ 李靜走到棒球場邊停住，望向棒球場內，夕陽餘暉照著李靜。

旁白：高中的圖書館設立在離校門最遠的大樓裡，夏季的白天特別長，到了休館時間太陽都還沒下山，經過棒球場總會放慢腳步，有時候紅土飛揚，塵土飄揚，視線模糊到我很少看清楚球員有哪些，這種景色看了一年，看過的球員還是那幾個，直到那年冬天，我清楚地看見一張臉孔，我沒見過他，但卻是直到今天我記憶裡最清晰的人。

△ 袁維彬從球場小跑步到球場邊。

袁維彬：(大喊) 同學，你有看到我的球嗎？

△ 李靜四處張望、不見球的蹤影，便搖頭應答。

△ 袁維彬走向在場外的李靜。

袁維彬：(彎下腰撿起棒球) 球不就在你腳邊嗎？！

李靜：(反駁語氣) 我剛才真的沒看到你的球！

袁維彬：(將球丟向李靜並小跑步回場內) 接著！等我練習結束。

李靜：喂！你等一等。

△ 李靜手上拿著棒球，呆站在原地。

4. 外景：校內涼亭，時間：夜

△ 袁維彬結束練習後，走向李靜。

袁維彬：我叫袁維彬，體育二年三班。

旁白：他的汗水從額頭一路直直落下到地上，雖然莫名其妙，他就這樣闖進我的生活裡，我們交換了電話號碼，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

5. 內景：李靜房間，時間：夜

△ 李靜躺在床上盯著手機裡與袁維彬一封封的簡訊內容。

李靜：原來他以後想當職棒選手啊！怪不得老是練習得這麼晚，沒想到對棒球的熱情這麼強烈，竟然還跑到外縣市打球。

△ 李靜又看著其他封袁維彬的簡訊。

李靜：(語氣帶著笑意) 想不到除了體育以外，他最擅長的科目竟然是國文，太誇張了吧！

△ 袁維彬傳來數張手寫英文圖片。

李靜：(驚嘆) 哇塞，球打得好就算了，竟然還是文藝少年。

旁白：我開始了解他的興趣愛好，但他總是不和我說晚安就睡了，我若沒有再傳簡訊給他，便也收不到他的簡訊了，不知不覺地開始在意起他了。

6. 外景：棒球場，時間：下午

△ 李靜走到球場邊望著場內

李靜 (OS)：今天又在練習了吧.....。

△ 李靜失落的背影走向校門口準備回家。

旁白：每天放學時候我總是把步調放慢，卻總不見他的身影。

7. 內景：李靜房間，時間：夜

△ 李靜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回想。

李靜：這是喜歡吧，但這是一段不對等的情感；李靜，是時候該振作了吧！

8. 外景：教室、校園內，時間：日

△ 李靜整理好自己的情感，開始積極地過著每一天，認真地上下學。

9. 內景：李靜房間，時間：夜

△ 李靜瀏覽著袁維彬的部落格，淨是黑白的圖片配上負面情緒文字。

旁白：練球和課業的壓力壓得他喘不過氣，每晚我都透過與他的小談替他紓解負面情緒與壓力。

△ 李靜與袁維彬電話通話中。

李靜：喂，袁維彬，你可不能想不開，世上除了彼此之外大概沒有人可以懂我們了。

袁維彬：妳也是啊！妳就像我的知音一樣。

李靜：那我們這樣就像鍾子期和俞伯牙一樣，若是少了誰，大概就不能活了吧。

旁白：我這樣告訴他，除了他再也沒有人能走進我的悲傷裡。

10. 外景：學校禮堂外，時間：日

△ 袁維彬的畢業典禮。

旁白：時間飛快，他熬過最低潮的時期，不知不覺他就要畢業了。

袁維彬：李靜，我們一起拍張照吧！

旁白：胸前別著畢業生胸花的他，跟當年我遇到他那般，一樣耀眼，一樣是個充滿熱情的他。

△ 袁維彬將手搭在李靜的肩上。

旁白：他將他厚實的手掌搭在我的肩上，我們的肩膀觸碰著彼此，那一刻我高興地笑了。

袁維彬：(輕聲地在李靜耳邊說)李靜，做我女朋友吧。

旁白：我清晰地聽見了，聽見了照相機喀擦的聲音，聽見了他說出這句好久以前我想聽到的一句話。

△ 李靜神情為難地看著袁維彬。

李靜：(低下頭)對不起，我把你當作我最好的朋友看待，曾經我很喜歡、很喜歡你，現在你就像我的家人一樣，像個哥哥一樣。

△ 語畢，李靜轉身離去，留下袁維彬呆站在原地。

1 1. 外景：李靜家門口，時間：日

△ 李靜從信箱拿出一封信。

旁白：在那好久好久以後，我收到了一封信，是他寄來的，裡頭放著那年我們的合照，還有一封他寫的信；原來他去當兵了，所以只能用書信和我往來，信裡他不斷地斥責我怎麼不連絡他，也多虧那封信，我們又開始聯繫了，又像過去一樣分享彼此的生活。

△ 李靜看著看著，先是濕了眼眶，然後笑了。

1 2. 外景：餐廳，時間：夜

△ 李靜、李靜男友、袁維彬、袁維彬女友等四人在餐廳裡高興地聊天吃飯。

旁白：直到我們都出社會工作後，才又再次見面，我們各自帶著各自的另一半，坐在一塊兒一起吃飯。

李靜 (OS) : (望著袁維彬) 這感覺真好，你若幸福就好。

1 3. 外景：球場邊，時間：下午

△ 李靜呆坐在球場邊，手裡握著袁維彬的棒球。

旁白：也許我們錯過了彼此悸動的時期，但造就了最長情的關係，那段沒有聯絡的日子，我總是放學坐在球場邊，手上握著那顆他遞給我的棒球，我沒忘過喜歡他的那段回憶，只是把回憶寄情於那張合照和棒球裡；袁維彬，果然是緣為冰，握得越緊，融得越快。

△ 李靜腦海浮出兩人從初見、相識、相惜的點點滴滴。

旁白：感謝與你的每個時光都是那般美好，那般刻骨銘心，此生有幸與你相遇，在我的青春，留下最美的回憶。

△ 腦海畫面結束，李靜起身走在返家的路上。

1 4. 內景：李靜房間，時間：夜

△ 李靜收起箱子，關上房門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兩眼無神地看著電視螢幕。

旁白：我把回憶的盒子蓋上，關上房門，今晚窩在沙發上靜靜地看著電影。

得獎感言

很高興評審給予這份作品極大的肯定，這份作品的靈感來源是我自己的故事，因為這是真實地發生在我的生命裡，主要是以第一人稱的視角下去描寫這個故事，也希望各位看完能了解到，不論生命中的人怎樣來來去去，我們都要珍惜當下每一刻。

評審評語

- 故事架構與敘事不俗，可更深入表達女主角的情緒轉折。
- 結構完整，描摩細緻優美，唯故事太過平淡，雖情理之中，可再求意料之外的曲折與衝突。
- 文字的處理相對精緻。具淡憂傷的畫面感。但女主角若也喜歡男主角，為什麼沒答應的理由 沒被寫出來。建議補足。
- 總評語：情緒、氛圍的表現手法特別，雖描摹細緻、有畫面感，但略像寫散文而不是劇本，缺乏戲劇衝突，顯得較平淡。

■ **排名：第三名**

■ **班級：資傳三甲，資傳三乙**

■ **姓名：歐陽迪芃，黃筱雯**

歡迎來到大眾小吃店

這是一間顧客自己決定價格、交換食材換取餐點的「大眾小吃店」。

講述『親情』的故事。

故事大綱

小羽帶著兒子阿強從城市逃離到鄉下，想投靠住在鯤鯨的明珠阿姨，卻沒想到明珠阿姨早已過世，房子給了陪伴明珠阿姨多年的老趙。老趙收留母子兩人，並煮了一碗粥，粥料理很簡單，但吃起來卻特別。

隔日小羽也想模仿老趙煮粥，但卻煮不出老趙的味道，老趙看到對料理有興趣的小羽，決定教他煮粥的秘方，因為一碗粥和老趙的熱情，小羽決定開一間店回饋和奉獻給村裡的人，小吃店以顧客自由捐贈或是食材換取餐點，小吃店名為「大眾小吃店」。

8年後，老趙過世了，小吃店的生意越來越興榮，阿強也長大成高中生了。阿強的夢想是到台北學習廚藝，想要透過自己的努力，帶給小羽更好的生活，而小羽反對阿強離開，兩人大吵了一架，阿強離家出走，去到台北。

多年後阿強再回到家鄉，小吃店和鯤鯨早已面目全非.....

● 人物介紹：

小羽

視覺年齡：40～50 歲

語言：台語

戲中會演出的年齡：

(1)30～35 歲

(2)40～50 歲

(3)60～65 歲（年齡約失智症，以適合彩妝老年人的妝容為主）

角色職業：家庭主婦

角色個性：刻苦耐勞，堅強女性，擅長煮飯，單親家庭。

角色形象參考：林怡珊

角色特殊能力：會煮飯佳

老趙

視覺年齡：50～60 歲

角色職業：蚵農

語言：台語

角色個性：憨厚老實，熱心助人，擅長煮特製料理

角色形象參考：常再興

備註：戲份中有往生的遺照

阿強（小時候）

視覺年齡：10 幾歲左右，約國小（不超過國小）。

角色形象參考：葉宏毅

阿強

視覺年齡：可以橫跨 18~30 歲

語言：跟媽媽講話的時候講台語、跟柏林講話講國語

角色個性：衝動、為人著想，有夢想

角色形象：謝任凱

備註：阿強需要橫跨兩個年紀：1、高中生，2、30 餘歲。

柏林

視覺年齡：18 歲

語言：國語

角色個性：虛榮浮誇，重義氣

角色形象：李權晟、曾智祥

S1	時 / 日	景/公車站、蚵場、大眾小吃店攤
人 / 阿強、小羽		

(時空背景：2020)

- △ 公車停下了南鯤鯓站，正是頂光的中午時刻。
- △ 下站的乘客只有一位，他是阿強。
- △ 拖著一箱不太大的行李，手上小心翼翼地拿著一個提鍋，先是將眼神環繞了四週。
- △ 走過從小看到大再熟悉不過的剝蚵場，棚下的阿桑，從一大清早開始剝，即使已經過了中午半刻，阿桑們為了多弄一兩斤，持續熟練用蚵仔刀剝開蚵殼，重複且精確俐落地.....
- △ 沿著記憶，走到了「大眾小吃店」，原是小吃店工作台的涼亭，裡面坐著一位年邁的老奶奶，手上轉著大串佛珠，祥和的闔著眼，聽著收音機播放漁業廣播電台播放的台語歌。
- △ 早已無營業的店門口，依然擺放著略顯老舊的傳統招牌：鯤鯓大眾小吃店。

S2	時 / 夜	景/家門口、廚房、客廳
人 / 阿強、小羽、老趙		

(時空背景：2005)

- △ 小羽帶著阿強沿著紅磚小徑，走到一處破舊的庭院前，庭院中央有座木造小

涼亭，涼亭斜後方則是矮房古厝。

△ 外頭寒冷，兩人站在古厝門口，這個時間點村內早不見一處開著大門。

小羽：「阿姨！阿姨！」（顫抖敲著大門）

△ 阿強小小一個身子靠在媽媽身旁，冷得說不出話來。

△ 門內傳來一些動靜，小羽停下了動作，看著隔著紗窗出現了人影，老趙將門半開。

小羽：「請問許李明珠是住這兒嗎？」

△ 即使有一點遲疑，小羽還是率先打破沈默。

老趙：「啊！明珠已經不在很久了呢。妳是她的誰？」

小羽：「我是她姪女.....這樣啊，啊你知道那她搬去哪裡了？」

老趙：「不是啊，她早就往生了，兩年前就不在了。」

△ 一聽見過世這個消息，小羽瞬間停止動作，眼睛瞪大的看著老趙，眼珠內泛著淚水，但強忍著沒有直接崩潰，回過神才想起老趙在問她。

老趙：「來來來，外面很冷，先進來再說！」

△ 老趙看到小羽母子的無所適從，趕緊招呼他們進來。

△ 老趙在他那髒亂不堪的廚房裡，邊弄點粥，邊聽著小羽娓娓道來。

小羽：「.....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才走投無路，跑來這裡.....。」

△ 小羽向老趙解釋了好賭的先生，把房子抵押給地下錢莊後，先生就此人間蒸發，她和阿強為了躲開先生的債務，只好回到這個許久未回來的故鄉。

△ 香味很快就散到整個廚房，老趙關了火、掀開蓋子，升起了一絲熱氣，用隔熱手套小心翼翼的將芋頭鹹粥端到餐桌上出來。

△ 緩緩地用大湯杓幫小羽和阿強各弄了一碗。

老趙：「這個粥，先吃一吃吧。」

△ 阿強拿起湯尺舀起一大口往嘴裡塞。

△ 滾燙的粥讓阿強連忙嘴巴張開。

阿強：「燙！」

△ 小羽看著扇著嘴巴的阿強。

小羽：「沒禮貌！阿強，吃東西前要先跟阿伯說什麼？」

△ 阿強被自己的著急顯得有些不好意思，低著頭。

阿強：「謝謝阿伯……」（小聲）

△ 小羽為著急的阿強向老趙道歉。

小羽：「真是不好意思，給你添了那麼多麻煩。」

△ 老趙莞爾一笑。

老趙：「沒事沒事，外頭很冷，快吃吧。」

△ 小羽也舀起一口粥，在嘴中吹一吹，再放入嘴巴。

△ 粥的味道很清甜，雖然菜料都是一些常見的材料，乾香菇、蝦米、芋頭、菜頭、高麗菜，但是蔬菜的甜味已滲透到湯頭當中，米粒與軟爛的蔬菜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 老趙接著回應了有關明珠阿姨的事。

老趙：「這間房，確實是明珠的，她沒子沒孫，沒人照顧，她生前為了答謝我才把這裡留給我的，我也不是她的誰，只是幫助過她。」

老趙：「不然……你們暫時就留下來吧，既然是明珠的家人，這邊本來就是你們的，

而且我一個老頭再住也沒多久了。」

△ 小羽覺得很感動，不管是因為粥還是在她們最需要幫助時伸出援手的老趙。

小羽：「好，好，真的.....很謝謝你.....。」

△ 安下心中的大石。邊是向老趙答謝。

小羽：「這粥.....真的好吃。」

老趙：「多謝妳不嫌棄啦。如果好吃多吃幾碗，來，弟弟，多吃點！」

S3	時 / 日	景 / 家裡廚房、房間、客廳
人 / 阿強、小羽、老趙		

△ 凌晨 5 點，小羽正打算將冰箱裡的食材煮出一頓早餐，見廚房凌亂不堪，看得出來有很長一段時間廚房是沒有女主人的，小羽打開冰箱，看見一盒盒的菜盒，菜盒上面有標註食用的日期。

△ 小羽拿起桌上瓶瓶罐罐的調味罐研究每罐的調味的秘方，並將冰箱內的飯放進電鍋加熱，開始了他熟悉的廚房工作。

△ 阿強被廚房和外頭的聲響給吵醒，還不習慣這裡鯤鯨這個地方的阿強，睜開眼睛，緩慢的走下了床，走向了廚房。

小羽忙著攪拌，見阿強走來：「吵到你了嗎？你先去客廳那邊坐，肚子餓了餵，等一下蛤，媽媽快要弄好了。」

△ 小羽打開鍋蓋，用電鍋夾把剛煮好的粥夾了出來，端進客廳。

小羽：「阿強來，碗筷先擦一擦。」

△ 與昨日狼狽樣貌形成對比，煮菜起來自信許多。添了阿強的碗外，也將老趙的碗添滿放著。

△ 剛好，一如往常約莫 5 點起床的老趙正打算走到廚房準備煮今天的早餐。

老趙：「哎呦，這麼不好意思讓你麻煩成這樣，讓你幫忙了。」

小羽：「來坐啦，沒有啦，受你照顧，想說今天早起做早餐給大家吃。」

△ 老趙拿起碗對嘴嚐了一口後，沒有露出太大的情緒。

阿強：「昨天阿伯煮的比較好吃，這個沒味道，芋頭太硬，我想吃昨天的……。」

△ 小羽尷尬的笑了一下。

小羽：「多謝你不嫌棄吼。」

△ 小羽戲謔的拉了一下阿強的耳朵，感謝他這麼不給自己媽媽面子。

老趙：「這個不能用電鍋煮，要用瓦斯爐煮，這樣才會更軟、更香、更入味啦。」

小羽：「好，多謝啦！我喔，這一生什麼都不會，就只會煮些菜啦，不嫌棄的話以後你教我，我來煮就好，對了，今天我會去村長那邊問問看有沒有缺人的工作，我會盡快，不會造成你的麻煩。」

老趙：「什麼麻煩！別亂講，我沒在意這些，對啦，不然乾脆這樣啦，妳既然有心想要煮菜，我們前面可以給妳用啊，以前，我跟明珠一直想要把這裡想做一間煮吃的，因為我們鯤鯓這裡一直沒什麼餐館，大家也都自己煮自己吃，只是她走了之後，我也漸漸老了，連走都走不太動了，我就不再想過了。」

「不然，妳有興趣做看看嗎？」

S4	時 / 日	景 / 家裡廚房、大眾小吃店攤
人 / 阿強、小羽、客人群		

(時空背景：2012)

△ 阿強把一碗飯擺在老趙的照片前，香已經燒超過一半，而老趙的照片就擺放在「燥咖」。

阿強：「趙伯伯，吃飯啦。」

△ 時間一過就是 8 年，老趙安詳的走了，村子裡多了一處熱鬧的場所。

小羽：「阿強，用好趕快過來幫忙。」

阿強：「好。」

△ 阿強轉身離開，小心翼翼將盤子從小羽手上端走。

小羽：「來，這兩碗是前面桌張大姐他們的，好，你端過去小心點。」

△ 幾位現場顧客一如往常的結帳時掏出了些許自家的漁獲與自己種的菜。

△ 日頭炎熱，陽光的亮度照明了「鯤鯨大眾小吃店」的招牌，最顯眼的是鋁製飲料桶上寫的「紅茶」、還有寫著「歡喜隨意」的鐵餅乾桶以及旁邊的食材捐獻桌，不管投錢或用食材換取就得以交換一餐，來往的村民將這裡形成了一個吃飯休憩的場所。

小羽和阿強異口同聲：「多謝你不嫌棄嘿！」

小羽對著瀟灑投錢進桶子的大叔大喊，這句招待詞已經變成專屬大眾小吃店的謝謝光臨。

△ 小羽忙著煮菜，但臉上開心的表情卻一刻也沒有少。

△ 或許是大家忙於不同的步調上，這個小吃店獨特的氛圍只有阿強最清楚，邊幫忙洗著碗的阿強邊觀察著這一切，滿腔熱血的阿強也享受服務客人的那個愉悅與成就感。

△ 突然間阿強被書包砸中，阿強抬頭看見騎著腳踏車滿身大汗的少年「柏林」，柏林身上還穿著制服，制服的領口泛黃，像是有些天沒洗的衣服。

柏林：「欸！走了啦。」

△ 阿強脫掉身上的圍裙，小跑步走向腳踏車的方向。

阿強：「媽，我去柏林家做作業唷！晚上不用等我。」

△ 小羽看著兩個急躁的年輕人出門，心裏不免有些小擔心。

小羽：「早點回來，不要超過 10 點！有沒有聽到啊！阿強，你不要騎那麼快……」

△ 小羽還來不及把話說完，兩人早已架好車子。

柏林：「阿姨，不用擔心啦，我會準時讓阿強回家的，對不對啊，媽媽的心肝寶貝小強強？」

阿強：「閉嘴啦！最後一個到的請吃冰。」

柏林：「好啊，那你請定了！」

△ 兩人邊鬥嘴邊騎上腳踏車朝遠方騎去。

小羽：「真的是齁。」

△ 小羽心裡有些擔心，臉上充滿擔憂的面容但也笑了笑。

S5	時 / 夜	景 / 紅磚道巷子
人 / 阿強、柏林		

△ 玩到天黑，阿強與柏林坐在紅磚道巷子的路燈下，喝著柏林剛從家裡偷來的酒，那是他台北的叔叔帶下來的高檔貨。

△ 柏林俐落的打開瓶蓋，便交由阿強先開喝。

「欸！」剛喝了第一口的阿強，馬上被那濃濃的酒精嗆到。

柏林：「怎麼樣，好喝嗎？」

阿強：「好你的頭啦，這根本是酒精！」

柏林：「所以就說你這個鄉下人，不識貨啦！人家台北人都喝這個，我叔叔送的。」

△ 再硬是喝了一口的阿強，表情顯得有些痛苦，接著沉默了一會兒。

阿強：「台北喔。那裡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柏林：「什麼都有的地方，有漂亮的姐姐、高級的房子，錢跟夢想的天堂，跟你這種鄉下人可差遠的呢！」

阿強用膝蓋踹了下柏林：「講得好像你是台北人一樣。」

△ 柏林像是習慣了這個酒精濃度，喝了幾口。

柏林：「我叔叔在那邊開店。我就要過去打工了，反正要畢業了，怎麼樣，想不想去，每天都可以去 Happy Happy 喔。」

△ 阿強不予回應，但從包包裡拿出一張破爛不堪的紙張，那是台北知名餐旅技術學校的招生簡章，座落台北的市中心。

△ 柏林直接搶了過去。

柏林：「哎呦呦呦不得了啦，原來小吃店小開老早就想要去台北進修……」（東北口音）

柏林：「欸靠腰，啊不就是這禮拜日。」

△ 話還沒說完，只見阿強不理會柏林，呆坐著放空。

△ 招生簡章的日期寫著 6 月 22 日。

柏林：「欸！怎麼樣啦，想什麼，就去啊！」

阿強：「沒有啦。」

柏林：「欸，說真的，要不，先住我叔叔那邊，我認真的啦。」

柏林：「難道你真的一輩子都只想待在這裡？我喔，我可不想，我可是天註定要當大老闆的人！跟你說，我阿公說我很有總裁相，不要又說你不信了，我喔，認真起來連巴菲特都怕.....」

△ 柏林持續講著他那天花亂墜胡扯的理想，相比之下，阿強卻也不吭聲，發呆的想著事。

△

S6	時 / 日	景 / 大眾小吃店攤
人 / 阿強、小羽		

△ 小羽正一如往常的備菜、洗菜。

△ 阿強扭捏地靠在小吃攤的冰箱旁，露出半面臉。

阿強：「欸，媽。」

△ 小羽頭也沒有抬繼續備菜、洗菜。

阿強：「媽.....」

△ 小羽帶有不耐煩和小不悅的語氣回答。

小羽：「幹嘛啦？你如果很閒餉，旁邊那些去洗一洗啦。」

阿強：「喔.....」

△ 阿強將擺在一旁的高麗菜接手，一層一層撥開、清洗。

阿強：「不是啦，我有事想找妳商量.....」

△ 阿強深呼吸了一口氣。

阿強：「之前跟你說的那件事.....」

△ 還沒完全說完馬上就被媽媽給打斷。

△ 小羽停下手邊的工作，連看也不看阿強，神情非常不愉快。

小羽：「你還敢跟我說。」

△ 小羽繼續切菜和備料相關的工作，速度越切越快，動作粗暴帶有情緒。

△ 阿強試圖想要解釋。

阿強：「沒有啦.....」

△ 小羽停下手邊的工作，生氣地看著阿強。

小羽：「昨天是誰說會準時回來的？你連時間都沒有辦法控制好，還敢跟我說你要去什麼什麼台北？」

△ 小羽將手邊切好的胡蘿蔔放進鍋子，想把鍋子放過去檯子的另一側，鍋子沒拿好不小心翻落一地。

△ 小羽看著翻落的胡蘿蔔，終於停下手邊的所有事情。

△ 阿強蹲下去幫忙把胡蘿蔔放進鍋子。

阿強：「我有跟你說不用等我啊.....而且那是柏林說的又不是我說的。」(阿強的聲音心虛得變小聲)

△ 小羽緩和情緒，站著看著阿強。

小羽：「柏林！又是柏林，你跟他在一起就沒有好事。你啊，留在這裡幫忙就好，不要去什麼台北，那裡很複雜都是壞人，林姐姐家那個弟弟去台北跟人家搞什麼流氓的，那個太恐怖了，不是我們去得起的地方。」

△ 阿強將撿起來的胡蘿蔔放到水槽，清洗乾淨後，熟練地放上爐子煮。

阿強：「聽你在那邊亂講，人家很多的廚師都是那裡出來的，而且我 18 歲了，免驚啦。」

△ 小羽看著早已熟練廚房大小事務的阿強，語氣帶有不捨。

小羽：「我.....我沒能力讓你念那個什麼餐飲學校啦，現在這個地方很好啊，小吃店的生意已經夠我們生活，我們應該知足才對，何況你如果不在小吃店只有我要怎麼辦？」

△ 阿強聽到媽媽慰留感到很反感，有些不開心。

阿強：「我才不想一輩子都待在鄉下，我有我的夢想好嗎？都什麼年代了，我們搬去市區啊，我會認真學習，然後我們再開一間更好的餐廳啊，客人更多、環境更好，賺更多錢然後蓋我們自己房子。」

△ 小羽也不甘回應，繼續剝著紅蔥頭。

小羽：「你自己去作眠夢，什麼自己的房子？這裡，就是我們的房子。」

△ 阿強看著媽媽怒吼。

阿強：「不是！這才不是我們的，是別人施捨的！是明珠姨婆跟趙伯伯的！」

△ 小羽緩緩放下手上紅蔥頭。

小羽：「你知道為什麼我們會來到這邊嗎？你爸就是像你這麼的衝動，我們才會

變成這樣。」

△ 阿強撇過頭無力又有點不敢正眼看著母親小羽。

阿強：「算了，跟你講什麼都一樣，我才不需要妳養了，我自己就可以獨立。」

小羽：「有辦法的話去找你爸啊！他有本事讓你住讓你讀你就去啊，不像我這麼沒用才讓你跟著我受苦。」

小羽：「我只有一個人，沒辦法給你你希望的，你就.....」

△ 阿強搶著接話。

阿強：「媽！你可以不要把這兩件事扯在一起嗎！.....算了.....」

△ 話還沒說完，阿強就丟下正在處理備料的小羽轉身離去。

小羽：「你去啦，別回來了啦！」

△ 小羽望向手邊的紅蔥頭，被眼淚濕潤的紅蔥頭。

S7	時 / 夜	景 / 大眾小吃店攤
人 / 小羽、鄰居老爺爺		

△ 整天沒有阿強的幫忙，讓小羽更加忙碌，此時正準備收攤。

△ 攤子前僅剩一位剛結束工作的鄰居老爺爺也正好吃完大碗菜飯跟鮮蚵湯要結帳。

鄰居老爺爺：「欸，啊你們阿強今天怎麼沒看到人？」

△ 爺爺摸了摸口袋掏出了幾個硬幣，並也順手將袋子裡抓了幾根蘿蔔放在小吃店的食材區。

小羽：「沒有啦，學校那邊.....有事情啦，他晚點才會回來啦，謝謝你啦，早點休息欸。」

鄰居老爺爺：「好啦，先來了，妳忙，多謝啦。」

小羽：「好！多謝你不嫌棄啦。」

△ 收攤時，小羽正將打包一些剩餘的飯菜肉，隔天好繼續烹煮加溫給來客享用，將剩下的菜餚打包，再將零錢盒整理進袋子時，零錢掉落火爐旁。

△ 小羽彎下腰找掉落的零錢，卻意外發現一張厚紙板。

△ 厚紙板上的顏料模模糊糊的，上面畫著一個小廚師的樣子，用中文與注音夾雜的手寫字寫著「長大要成為很厲害的廚師，賺很多錢，媽媽就不用那麼辛苦。」

△ 漸變入回憶鏡頭。

△ 小時候的阿強坐在餐桌上看著媽媽炒著菜的背影，邊畫下了這張紙。

△ 小羽忘了自己是來找掉落的零錢，呆呆盯著那張破爛模糊的厚紙板。

S8	時 / 夜	景 / 蚵塢
人 / 阿強、柏林		

△ 阿強與柏林一站一坐的在蚵塢前面聊天。

柏林：「你媽.....真的同意讓你去喔？」

阿強：「沒有啊.....但我不管了，我早就決定好了，學校那邊我也講好了，反正也

剩不到幾天畢業，再不去的話，我就沒有機會了。」

△ 阿強正按著自己的計畫走，賭一把機會，衝動的決心就在這個夜晚。

柏林：「帥喔，果然鯤鯨阿強師，有點台北個性，台北人就是要這款的啦。」(吹口哨)

阿強：「你不要在那邊吵啦！我也很煩啊，這個決定下去，不是開玩笑的耶。」

△ 阿強將手邊的一塊石子撿起，調皮的扔向蚵塹。

柏林：「欸欸欸，說什麼說什麼！我看起來像會開玩笑的人嗎？」

阿強：「當然是啊，你唬爛王欸.....」

△ 阿強話還沒說完，柏林就伸手胡鬧阿強。

阿強：「欸欸欸，走開啦你！」

柏林：「你才、你才媽媽的小強強！哈哈。」

△ 兩人像是平時那樣互相嬉鬧著。

阿強：「欸，那.....你叔叔那邊.....就麻煩你幫我說一下了。」

△ 小羽正好來找早上跑走的阿強，還沒經過他們，先是聽到了兩人的對話聲，

小羽的身形矮小，被電線杆給遮住，不至於明顯。

柏林：「好啦，客氣什麼，當然沒問題啊，說真的，小事。」

阿強：「謝了，柏林.....。」

柏林：「沒事啦謝什麼，欠我一個人情而已，等我上去再還啦齁。」

△ 下定決心的阿強說起話來顯得嚴肅，卻又像是在擔憂什麼。

△ 一切都讓小羽給聽見了，她並沒有上前，也只是默不吭聲，陷入了思考。

S9	時 / 夜	景 / 家裡房間、客廳、公車站
人 / 阿強		

- △ 天還沒有完全亮，外頭也沒什麼聲音。
- △ 阿強輕聲的收拾著簡易的行李，並在書桌上頭開了個小燈，寫好了封信要給媽媽，接著就往外頭走出。

信件內容：「媽，原諒我不告而別，我會好好保重自己，我不是那個小孩子了，我會為我的決定負責，不管你支不支持，我都想拚一次看看好無遺憾，我會借住在柏林叔叔那邊，他們人很好，妳也不用擔心.....」

- △ 正當阿強經過客廳，要把信放在餐桌時，發現餐桌上袋子裡面留有一個提鍋，裏頭有尚有熱度的芋頭鹹粥，提鍋的旁邊塞了一包牛皮紙包著的錢，多數是一百塊錢的紙鈔，是村民們長久以來對大眾小吃部的愛戴及支持。
- △ 驚呆的阿強將眼神投射在媽媽房間的方向，難以置信一樣呆住了，阿強臉上了份笑容，把信封壓在餐桌上，並帶走提鍋。
- △ 阿強走到村口停下，沈思了幾秒，阿強轉身看著遠方，他朝著大眾小吃店的方向做最後的點頭告別。

阿強：「多謝你。」

阿強：「不嫌棄。」

- △ 車上的阿強頭靠在玻璃窗上，將村子外頭的風景沿路的看了一遍，盡收眼底，

車子就這樣筆直的離開這個安靜的小村。

S10	時 / 日	景 / 大眾小吃店攤、家裡廚房、客廳
人 / 阿強、小羽		

(時空背景：2020)

△ 時間回到了現年的鯤鯨。

△ 小吃店早已歇業。

△ 廣播斷斷續續的播著，小羽轉佛珠的聲音頻率很平均。

阿強：「媽。」

小羽緩緩睜開眼睛，彷彿時間停止，祥和的臉龐瞬間凝聚了起來。

阿強：「媽，我回來了。」

小羽：「你.....回來了。」

△ 說起話來支支吾吾的，像是積累許久的話語卻也道不盡。

小羽：「老趙.....你.....你終於回來了，來，裡面坐啦，你要吃芋頭鹹粥對不對，來我馬上煮，喔，你很久沒回來看我了，我把小吃店經營的很好喔，大家都稱讚喔，你都沒看見。啊阿強喔.....他跑去台北打拼啦，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應該快了啦，我有他的電話啦，等等打電話給他，啊不過他有時會太忙沒有接。」

△ 阿強先是震驚了一回，但立馬掩蓋住自己的情緒。

阿強：「不用擔心.....阿強.....他過的很好。」

小羽：「這樣喔，你有遇到他喔，嘿嘿，他現在應該很有成就了啦。來啦，先進

來。」

△ 走入廚房的小羽沒有當年開小吃店的堅強背影，而是頂著一頭白髮，年邁的滄桑瘦弱。

△ 阿強跟隨在後，緩緩地將提鍋放置在瓦斯爐旁。

△ 小羽似乎忘了該怎麼煮，手忙腳亂的四處張望、找東找西，嘴巴碎聲的念著有的沒有，接著發現了瓦斯爐旁那個熟悉的提鍋。

小羽：「啊！對，粥，粥在這，粥。」

△ 小羽興沖沖的提著提鍋與碗筷轉身走向客廳。

△ 兩人端坐在客廳，小羽舀起了兩碗粥，一碗端到阿強的眼前。

小羽：「來！吃看看，看那個味道有沒有變。」

△ 阿強強忍住的情緒不爭氣的崩潰了，但卻也微笑著。

阿強：「沒有變，就是這個味道，對.....就是這個味道.....對.....」

小羽：「多謝你不嫌棄。」

阿強：「多謝你.....不嫌棄.....。」

△ 阿強邊微笑邊覆誦著。

△ 圓桌不像方桌還隔著一個桌角，但是坐在彼此對面的兩人，像是離了好遠好遠，吃著那道熟悉又心酸的菜餚，原來阿強也成了小吃店的客人。

得獎感言

謝謝通識中心舉辦文學比賽，讓我們有機會將預備拍攝的劇本投稿，也很幸運得了劇本組第三名，感謝評審老師的認可。

本部作品在投稿南臺文學獎完不久後也正式拍攝了，文字跟影像說故事有很多不同詮釋角度，但對我們來說能說故事給大家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評審評語

- 滿好的故事；可惜該寫的「戲」成為暗場，不必要的情節卻重複著墨。
- 結構頗為完整，寫作亦用心，然而故事流於俗套，缺少新意，節奏又太過拖沓，需再求精練！
- 結構相對完整的敘事寫作。建議將母子倆為何離開臺北，南下鯤鯓的線索補足。失智的設定稍嫌大眾化，結局較容易被猜中。可思考要否調整。
- 總評語：戲劇結構完整有敘事性，較可惜的是沒有寫「戲」重於架構，故事落於俗套，較沒有驚喜感，但結構最完整，值得鼓勵。

■排名：佳作

■班級：二技企管三甲

■姓名：吳沛恩

選擇幸福的勇氣

1、海邊附近的人行街道上，白天，外景

沿路走來的人行街道，地板上都有掉落的星星貼紙，看看周圍的行人，每人身上都有著星星貼紙或灰點貼紙，標記著人們存在的價值。沿著星星貼紙的路徑，前方有名女子拎著一雙人字拖鞋，在炎熱的大太陽下赤裸著雙腳朝沙灘走去，這女子八成是瘋了！

2、海邊、沙灘上，白天，外景

女子走在沙灘上，腳步不停歇地走進海水裡，身體隨著水波起伏漂流，海水平靜了，女子也消失在海面。

3、海水底下，白天，外景

女子被海水擁抱著，感覺到溫暖、歸屬感，就像是胎兒在母親的羊水中緊緊地包覆著、被保護著。是時候回歸大自然，回到出生時的模樣，就這樣死去吧！女子開始回憶起許多片段生活，像是人生跑馬燈般地一一浮現。

4、回憶片段 1 (學校教室內，白天、內景)

朋友：「你有沒有空？」

女子：「怎麼了？」

朋友：「能不能請你幫個忙？」

女子：「好的！沒問題。」

朋友（雙手合十拜託）：「可以幫我做出這份報告嗎？我有事情要忙。」

女子（表情得意開心）：「包在我身上！」

朋友（給女子貼上星星貼紙）：「你最好、最貼心了！沒有你該怎麼辦！」

女子（旁白）：「這是我人生中獲得的第一張星星貼紙。」

回憶片段 2（住家外的庭院，白天，外景）

家人 A：「欸！妹仔，你選科系要選藥學系咖賀，聽說這個賺比較多錢。」（台語）

家人 B：「你看隔壁那個姊姊，也是讀藥學系，看她放假都去逛街買很多衣服、包包、香水，每年還出國好幾次。」（台語）

鄰居 C：「聽說工作很輕鬆，這個咖賀啦！」（台語）

鄰居 D：「看看人家女兒多孝順，像我家那個講都講不聽，選了個沒錢途的職業。」

女子（微笑）：「好。」

家人 A（給女子貼上星星貼紙）

回憶片段 3（公司辦公室，白天，內景）

同事（拍女子肩膀）：「欸，這次專案企劃跟設計就交給你囉！」

同事（給女子星星貼紙）：「你真是最優秀的人才！」

女子（面無表情）：「好。」

5、海水底下，白天，外景

女子被貼上星星貼紙的那些畫面，快速閃過腦海中。女子在海水底，慢慢被海水吞噬，氧氣越來越稀薄。慢慢閉上眼睛享受最後一個活著的時刻，突然身旁出現一台錄音機，女子用最後的力氣試圖抓住錄音機，但視線模糊、沒力了、黑

暗了。女子腦中閃過錄音機播放的聲音：「我的夢想是……」，女子再次掙扎抓到了錄音機，並按下「播放鍵」，這次她沒有再睜開眼睛了。此時，一張星星貼紙掉了下來。

6、後製剪輯

黑色畫面逐漸出現白字：「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黑色畫面逐漸出現白字：「為了滿足他人的期待而活？」

黑色畫面逐漸出現白字：「我自己呢……？」

7、海灘上，白天，外景

女子濕淋淋的身體躺在沙灘上，視線從黑暗轉為明亮，仰望著天空、飛翔的海鷗。手裡還緊握著最後的錄音機，她按下了「播放鍵」。

小女孩說：「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廣播人員，在人們無助時打開收音機，透過聲音將溫暖傳遞給更多人，給予支持與力量。」(錄音機的內容，是女子小時候錄製的)

突然，錄音機冒出了輕柔溫暖的聲音：「給親愛的孩子，人生的意義，由自己給予，不要尋求他人認同來建構自我價值。」「不求做個完美的人，而是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原來，錄音機的內容，是媽媽留給孩子的最後一段話。

此時，女子從海灘上站了起來，往街道上走去，身上的星星貼紙也漸漸掉落，落在沿路的人行道上。

8、後製剪輯

黑色畫面出現白字：「人生的幸福取決於自己，你有被討厭的勇氣嗎？」

—取自阿爾弗雷德·阿德勒 (Alfred Adler, 1870-1937)

得獎感言

驚喜交集，以一位初學者、初戰的菜鳥，能榮獲南臺文學獎——微電影劇本的佳作，是如此的榮幸。在寫劇本時，也許創作需要靈感，但靈感哪裡來？我認為閉門造車不是件好事，人們往往會更容易被侷限住而陷入迷思。

過程中，我的心態像心電圖般的起伏不定，在這邊感謝身邊所有願意當我的聆聽者、支持者、指導者的朋友與通識教育中心——王淳美老師，他們才是促使我前進最大的力量，謝謝你們。

評審評語

- 短短幾場戲表達嚴肅議題，雖非完整劇本，卻能想像畫面與情境。
- 取材頗佳，主題鮮明，能引起共鳴！寫作技巧精練有力、令人震撼！
- 不斷給予最後忘記自己的主軸是有趣的，建議增加主角自己面對自己的場景情節，加深角色自我行動的推進。
- 總評語：劇本短小精幹，故事主軸有趣、特殊，題材特別有震撼感，但疑點較多、缺少完整結構，嘗試該議題值得嘉許，但嚴肅的東西呈現的形式很重要，劇本沒有戲劇感、缺少包裝，比較像宣導短片不像戲劇，微電影不需要龐大故事結構，但編劇的觀點及呈現手法很重要。

■排名：佳作

■班級：資傳四甲

■姓名：張雨甄

時光買賣

主角：劉思婷、方婉綺

配角：時光買賣家、奶奶

S1	時：清晨	景：思婷的房間	人物：劉思婷、時光買賣家
----	------	---------	--------------

△時間滴答響

△思婷閉眼

△思婷睜眼

△學生時期的劉思婷房間出現一位陌生人，身姿優雅且神祕，名為時光買賣家。

△時光買賣家佇立在黑暗中，靜靜等待著思婷開口。

思：你是誰？

時：妳，有一個願望對吧？（看著劉思婷，敞開雙手）

△劉思婷靠近牆壁。

思：你到底是誰？

時：我是一位時光買賣家。

思：我是在做夢嗎？（疑問的語氣）

時：是的，這裡是在你的夢境，但.....所有的買賣都是真實的。

思：所以，什麼是時光買賣？

時：（淡淡一笑）時光買賣，就是你能和我許一個願望，但.....你得拿你的時間和我交換。

思：什麼都能實現嗎？

時：當然。

思：那.....我用七年的時間和你交換，請你讓我和她並肩前行。

時：好咧，祝你好運！（彈指）

S2	時：日	景：學校	人物：劉思婷、方婉綺
----	-----	------	------------

△學校教室外的走廊

△下課時，劉思婷坐在椅子上，方婉綺走過來。

方：思婷，學校規定班上一定要有人去參加演講比賽，但是班上沒有人想要去，只好請你這個國文小老師去參加囉。

思：老師，你明知道我不喜歡上台的感覺，為什麼還要派我去參加？只因為我是小老師嗎？（有一點點不太爽）

方：學校規定每班一定要有人參賽，班上沒有人願意，只好讓國文小老師去。

思：那我不要當小老師了！（起身離開）

方：站住。

△劉思婷停下腳步

方：比賽前的練習我會陪著你。

△劉思婷離開。

S3	時：日	景：學校	人物：劉思婷、方婉綺
----	-----	------	------------

△教室內，只有劉思婷和方婉綺。思婷站在講台上，婉綺坐在講台前的座位看著婉綺。

方（手中拿著稿紙）：準備好了嗎？

思：嗯。

△劉思婷朗讀講稿內容。

△方婉綺神情嚴肅的看著劉思婷，指點錯誤。

△方婉綺走向劉思婷身旁，親自示範演講時姿態。

S4	時：下午	景：學校	人物：劉思婷、方婉綺
----	------	------	------------

△放學後，劉思婷背著包包，獨自在校園內，拿起相機拍起校園景色。

△方婉綺正要離開學校。看見劉思婷朝她身後走了過去。

方：放學了，幹嘛不回家？

思：沒有啊。（收起相機）

方（伸出手）：藏了什麼，給我看看。

△劉思婷無奈的把相機交給方婉綺。

方 (看了看相機): 照片拍得很好看啊，你有學過攝影？

思：沒有，隨便拍拍而已。

方 (笑了笑): 看你拍的這麼好看，婚紗照就交給你囉。

思：不用等到婚紗照，現在就可以了，過去那邊。(手指那棵樹)

△方婉綺走過樹旁擺好姿勢。

思：要拍囉，三、二、一。

△喀嚓聲

方 (笑了笑走向劉思婷): 我看看我看看。

△劉思婷和方婉綺看著相機內的照片一起笑了出來。

思：傾國美人。

方：你在稱讚我嗎？

思：傾倒的傾。

方：劉思婷。(假裝嚴肅)

思 (舉手投降): 我錯了還行不行。

方：好啦.....考試要到了。

思 (語調同時): 又來了。

△方婉綺從包包裡拿出了一隻筆

方：這個給你。

思：(拿過筆) 方婉綺。這是你的筆，給我你的筆幹嘛？

方：這隻筆是我對你的期望，(看著劉思婷) 未來，要努力成為一個令人羨慕的

人喔！

△劉思婷看著筆笑

思：感謝老大！

方：時間不早了，我們走吧。

△兩人一起並肩離開。

S5	時：日	景：學校	人物：劉思婷、方婉綺
----	-----	------	------------

△敲鐘聲（辦公室外走廊）

△方婉綺站在一旁，劉思婷走了過來。

思：怎麼了，突然找我？

方：大學申請要開始了，你決定好了嗎？

思：嗯。（看向一旁）

方：哪間學校。什麼科系？

思：師大，國文系。

方：你跟我說過你喜歡攝影，但是你現在的選擇呢？

思：那是你的母校，我想成為你的學妹，這個理由請問方老師滿意嗎？（語氣嚴肅）

方：思婷，我的母校並不是你選擇未來的理由。我希望的，是你能選擇你喜歡的未來。

思：這就是我喜歡的未來！

方：思婷.....

思：夠了。(大吼)

△方婉綺看著眼前的劉思婷，把想說的話吞回去。

思：方婉綺我以為你懂我，你明不明白我好不容易重新振作，我把你當成我的目標，想要努力追上你的腳步，可是我發現.....

方：你有沒有想過你的能力。

思：方婉綺，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方：你在我心裡和其他學生不一樣，所以我對你的期望也比別人來得高，可是你現在讓我很失望。

△方婉綺轉身離開，劉思婷站在原地看著方婉綺。

方(邊走邊心裡說)：活成一個人的影子不容易，我卻不希望你是我。

S6	時：夜	景：夢	人物：劉思婷、奶奶、時光買賣家
----	-----	-----	-----------------

思：這裡，怎麼那麼黑？

奶：思婷，過來這裡。

△思婷尋著聲音往前走，眼前站著一名年老的婦人。

思：奶奶.....是你嗎？

奶：好孩子，過來這裡。

△劉思婷走到奶奶面前，奶奶伸出手抱了抱思婷。

奶：哎呀，我的乖孫女，這是奶奶第二次看見你，你長得這麼高啦。

思：奶奶你怎麼在這裡？

奶：思婷，告訴奶奶，你是不是遇到什麼事情了？（坐了下來）

思：（坐在了奶奶身旁）奶奶，你知道時光買賣的故事嗎？

奶：你遇到祂了是嗎？

思：祂？

奶：（笑了笑）還記得，那一年祂來找奶奶的時候，是你爺爺病得特別重的時候，祂啊，問我想許什麼願望，我說，只要讓你爺爺好起來就好，祂說要用時間和祂交換，我說我用十年的壽命換你爺爺的時間，你猜猜，後來呢（看向思婷）

思：爺爺好起來了？

奶：（搖搖頭）你爺爺後來還是走了，最後留我一個人活了整整十年。

思：可是奶奶你不是已經交換了嗎？

奶：好孩子，我們都以為賣出去的時光能夠幫我們達成最想要的願望，可是，命運豈是我們能夠操控的。你要記住，時光買賣最真正的意義不在於幫你實現願望，而是讓你面對，面對自己的選擇，它是沒有提前告知你結果的。

思：奶奶我不懂你的意思。

奶：（摸了摸思婷的臉頰）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

△奶奶起身，對著思婷笑了笑，漸漸走進了黑暗之中。

△劉思婷看著奶奶的背影有些難過，此時時光買賣家走了過來。

時：你說那老太太怎麼這麼多嘴呢，劉思婷。

思：（走到時光買賣家面前）你……不是那個時光買賣家嗎？

時：孩子，說吧，你想問什麼？

思：你，為什麼沒有完成我奶奶的願望？

時：願望？人的一生必經生老病死，命運豈是誰都能夠扭轉的？何況是一條命。

思：所以，你也是在耍我？讓我用了七年去做一場白日夢？

時：(大笑) 你奶奶都去見你，告訴你時光買賣的秘密了，我怎麼還捨得讓你落空呢。(拍了拍思婷的肩膀)

思：你.....想做什麼？

時：閉上眼睛，你想要的一切就會成真了

△劉思婷閉上了眼睛

時：(拿著魔法棒在思婷的頭上轉了轉) 時光買賣，物盡人償。

S7	時：日	景：學校	人物：劉思婷、方婉綺、學生
----	-----	------	---------------

△教室內，吵雜的人聲。

學生：老師，可以開始上課了嗎？

思：(劉思婷看了看眼前的一切) 喔，好。打開課本。

△方婉綺此時也在另一間教室上課。

方：(走上講台) 同學們上課了，打開課本

思 / 方：今天要上的是〈師說〉。

思 / 方：身為老師最重要的是「傳道、授業、解惑」，所以韓愈說道：「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方：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同學們懂得這句話的意思嗎？

學生：老師我知道。

方：很好，同學你說說看。

△劉思婷在黑板寫下『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

學生：人不是一生下來就懂得知識和道理的，誰會沒有疑問呢？

思 / 方：(轉過頭繼續上課) 所以我才會站在這裡啊。

△劉思婷與方婉綺同時笑了笑。

S8	時：日	景：家	人物：劉思婷
----	-----	-----	--------

△劉思婷坐在自己的房間，準備上課資料，有些懊惱。

△劉思婷拿起手機，找到方婉綺的號碼卻遲遲無法撥出。

△劉思婷將手機扔在了桌上，拿起眼前那枝方婉綺送給她的筆。

△劉思婷情緒湧上，把桌上的文件掃掉。

S9	時：日	景：學校	人物：劉思婷、方婉綺
----	-----	------	------------

△劉思婷走向曾經熟悉的校園內。

△劉思婷往曾經和方婉綺拍照的地方走去。

△劉思婷拿起相機對準畫面，準備拍照時。

方 (OS): 好了沒？

△劉思婷突然抬起頭，環顧四周，熟悉的身影映入眼簾。

△劉思婷和方婉綺並肩望著操場。

方：我沒想到已經七年沒有見到你了，而且.....你的改變居然這麼大，一下子沒能認出來。

△劉思婷笑了笑，轉頭看向方婉綺。

思：那.....你是替我高興還是難過？

方：(轉頭看向劉思婷)當然是替你高興啊。

思：是嗎？

△思婷看向前方不發一語

方：(轉過身面對思婷)對了，這段日子你過得好嗎？那年，你說要去唸師大.....

思：最後還是唸了，還唸了七年。

方：七年？(驚訝的語氣)怎麼會？

思：婉綺(看向方婉綺)，你相信時光買賣嗎？

方：時光買賣？

思：(看向前方)我相信這世上一定有時光買賣，而且每個人都在不同的時期做不一樣的交易。

方：時光怎麼可能買賣。

思：(轉過身面對婉綺)怎麼不可能？就像我把青春賣給了影子，卻換不回自己。

方：什麼意思？

思：(低頭笑了笑)如果我說，我用七年的時間活得像你。

思：人的一生都得付出任何代價去換取一些什麼，比如我耗費了青春，去換取我想成為的模樣，最後還是不能如你一般。

△方婉綺轉過身看向前方

方：我記得，你說過你想活成我的樣子。

思：原來你都還記得。

方：思婷，我.....

思：(轉過身)過去我們再也無法回去，即使這樣，我也沒有後悔過，如今我變成和你一樣的人，你會替我惋惜，但這一切畢竟都是我自己選的。

方：思婷(看著思婷)。

方：即使未來沒有我，你也一定要好好加油。

思：什麼意思？

方：思婷，你一路上都在追著我的背影跑，你最初想要的呢？難道是為了成為別人，而失去真正的自己嗎？

思：所以.....是我錯了嗎？

方：這從來都沒有對錯，是你肯不肯原諒自己。

思：原諒.....？

方：是，原諒。原諒當初不聽勸阻的自己。

思：如果當初我聽你的話，現在的我們會不會不一樣？

方：或許吧。

思：可是.....

方：思婷(摸了摸思婷的臉頰)，記得，永遠都要原諒你自己。過去現在和未來，你要學會一個人走。

△方婉綺轉身離開，走向操場的另一端，回頭笑著對劉思婷揮了揮手，最後轉身

離開。

思：我知道再也見不到你了，既然是遙遙無期，那就好好道別。

S10	時：日	景：家	人物：劉思婷
-----	-----	-----	--------

△思婷閉眼

△思婷睜眼

S11	時：日	景：學校	人物：
-----	-----	------	-----

△校園內的景色

OS：直到很久以後，也就是現在，才真正搞清楚，當時緊追著那個人的背影，在已經追不到，也勾不著他的時候，原來當時一直在追的，都不是那個人，而是那個人眼裡的自己。

S12	時：日	景：家	人物：劉思婷
-----	-----	-----	--------

△思婷睜眼

△思婷緩慢閉眼

△時間滴答響

得獎感言

《時光買賣》是真實故事改編的劇本，我相信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都會遇到一個像方婉綺那樣影響我們一生的人，但是無論最後結果如何，都希望你能好好加油。

謝謝南臺文學獎，謝謝評審的肯定，也把這個獎送給真實的故事裡的方婉綺，願過去的回憶都能在故事裡活著。

評審評語

- 劇名、開場頗具想像力，架構若更嚴謹，主題會浮現得更清晰，也將展現出有特色的敘事風格！
- 雖有新意，然而表現手法不夠純熟，作者所要傳達的意旨令人難以明瞭。
- 邏輯上稍不清楚。時光買賣家買了什麼？時間的貨幣是什麼？遺憾與後悔的設定無法撐起時間流動的主題。稍可惜。
- 總評語：劇名、開場很有戲劇張力，劇情頗有新意，會讓人產生期待，但結尾略顯鬆散、不成熟，較缺乏經驗，文本的邏輯不夠明確，背景設定沒辦法撐起時間流動的主題，若故事架構更嚴謹，主題會比較到位。

■排名：佳作

■班級：資傳二乙

■姓名：張瑋宸

築夢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	吳任翔辦公室	下午	吳任翔、秘書

△牆上掛著一幅早已泛黃的老畫。

秘書：經理，這裡有一份企劃部的資料需要您簽名。

△任翔的視線從電腦上的設計圖移到秘書手上的文件。

△任翔接過文件，看了資料後熟練的簽上自己的名字。

吳任翔：今天有什麼行程？

△任翔把文件還給秘書，回頭繼續盯著電腦。

秘書：下午兩點要跟近雄建設談合作，三點要跟木田營造開會。

吳任翔：幫我把開會時間往後延半小時，我臨時跟張董有約。

秘書：好的。五點要給安居營造設計圖，下班後可能要加班趕工幸福建設的設計圖。

△任翔聚精會神的看著眼前電腦螢幕裡映著的客戶的設計圖，皺著眉頭不耐煩地點頭回覆秘書。

吳任翔：好。

△此時窗外伴隨著車聲傳來了微微的冰淇淋車的聲音。

冰淇淋車 (V.O) 叭嘍~~叭嘍~~

△任翔若有所思地看向窗外。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2	公園	下午	年幼任翔、吳父 、年輕客人

△爸爸面帶微笑地看著前方的客人。

爸爸：要吃什麼口味呢？

△客人手比著冰淇淋桶裡的巧克力口味。

客人：兩球巧克力。

△爸爸低下頭挖著冰淇淋車內的冰淇淋。

△任翔蹲在一旁畫著摩天大樓，突然站起身，把畫擋在爸爸面前。

吳任翔：爸爸！爸爸！我畫得好看嗎？

△爸爸輕輕地撥開任翔的手，看著兒子說道。

爸爸：你乖，先到旁邊坐好，爸爸回家再看。

吳任翔：好吧.....

△任翔失落的收回手上的畫，繼續蹲在一旁幫畫加上細節。

△爸爸把手中的冰淇淋遞給客人。

△客人接過爸爸手中的冰淇淋。

客人：老闆，你兒子畫圖很厲害欸！

△任翔聽見自己被稱讚，開心的把畫轉向給客人看。

吳任翔：這是我們以後要住的房子喔！

客人：哇～～這麼漂亮啊！

△客人走向任翔並蹲下摸摸他的頭。

△任翔燦笑的看著客人。

爸爸：他從小就很愛畫畫啦！

△爸爸笑著回覆客人。

客人：好好栽培他的話，以後一定會成大事！老闆，那我先走了。

爸爸：哈哈，謝謝啦～～下次再來！

△爸爸向客人揮揮手道別。

△夕陽西下，天色逐漸變暗，街燈一一亮起。

爸爸：翔翔！東西收一收，該回家囉！

△任翔收拾手邊的東西，站起身回應著爸爸。

吳任翔：爸爸你看！

△任翔把畫湊到爸爸面前。

爸爸：回到家我才能專心的看，等一下好不好？

△爸爸溫柔的哄著兒子。

吳任翔：你說的喔！打勾勾！

△任翔伸出白嫩的小拇指。

爸爸：好～～

△爸爸露出寵溺的笑容伸出手跟兒子打勾勾。

爸爸：上車吧！

吳任翔：好！

△任翔蹦蹦跳跳的坐回腳踏車上，跟爸爸有說有笑的回家。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3	舊房子外觀	晚上	無

△老舊矮小的平房、油漆斑駁的牆上攀附些許青苔，敞開的大門映出亮晃晃的燈光。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4	吳家房間	晚上	年幼吳任翔、吳父母

△爸爸打開任翔的房門，走進他的房間。

爸爸：翔翔啊，功課都寫完了嗎？

△任翔朝爸爸跑過去，順手抓了今天畫完放在桌上的圖紙。

吳任翔：你先看我今天畫的啦！

△爸爸接過圖畫紙，低頭看著紙上的房子。

爸爸：我們翔翔這麼厲害啊！

△爸爸寵溺的摸著兒子的頭。

爸爸：以後買一棟這樣的房子住好不好？

吳任翔：好啊！

△任翔激動地跳下椅子撲向爸爸。

△門外傳來媽媽的呼喚。

媽媽 (O.S): 老公，該讓翔翔睡覺了。

△爸爸抱起任翔，走到床邊並將兒子輕放在床上。

爸爸：翔翔，很晚了該睡覺了喔～～

吳任翔：好～～爸爸晚安！

△爸爸關掉房間電燈，走出房間並把門關上。

△任翔躺在床上臉滿足的睡著了。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5	吳家客廳	晚上	吳父母

△媽媽正在客廳做著家庭代工。

△爸爸自豪地拿著那幅畫擋在媽媽眼前。

爸爸：翔翔沒有人教就畫出這些房子，以後一定是傑出的建築師！

△媽媽沒有理會爸爸，繼續忙著手中的工作。

△爸爸又將畫放在自己眼前欣賞。

爸爸：以後買這種房子好不好？

△媽媽停下手邊的工作，不耐煩的看著爸爸。

媽媽：別鬧了，還有一堆貸款、帳單都還沒繳清！

△爸爸尷尬地把手放下，打開放在一旁的鐵盒，裡面是任翔以前畫得每棟房子，便將那幅畫好好的收在鐵盒裡。

△父母兩人低著頭嚴肅的思考著未來日子該怎麼過。

媽媽：最近生意怎麼樣？

爸爸：天氣冷了，客人也越来越少，除了幾個老顧客偶爾來聊聊天，多少有買一點，不然.....。

△爸爸無奈地搖搖頭。

△媽媽看著低落的爸爸，心情複雜的嘆口氣。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6	吳家舊房子外	下午放學後	年幼吳任翔

△任翔一回家就坐在房子外，並從書包裡拿出一盒蠟筆和空白的圖畫紙，便開始在紙上畫滿豐富的色彩及線條。

△媽媽從家裡打開門，對著任翔喊話。

媽媽：翔翔！該吃飯了！

△任翔抬起頭看著媽媽，不情願地回應著。

吳任翔：好啦！快畫好了！

△任翔又繼續低下頭作畫，畫中是一棟用鉛筆描繪出來的房子，房子前有一小空地，上面種著花草，旁邊還有個鞦韆。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7	吳家舊房子	下午	吳任翔

△任翔手中的繪畫工具從鉛筆變成了蠟筆、水彩筆、鋼筆再變成現在的製圖專用筆。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8	吳任翔辦公室	早上	吳任翔、秘書、員工

△任翔手中拿著印有他名字的製圖專用筆，腦袋邊想著事情，手邊用筆輕輕敲著桌面。

△秘書看著手上的資料繼續向經理匯報。

秘書：在跟麗昌建設談的合約裡，對方有幾項想做更改，請我來詢問您的意見，合約請您看一下。

△秘書將資料轉向放在任翔眼前的桌上。

△任翔若有所思的盯著遠方，似乎沒有注意到秘書的舉動。

△秘書見狀，稍微加大音量的呼喊著。

秘書：經理？經理！

△此時耳邊傳來秘書的呼喚聲音以及窗外的冰淇淋車聲，將任翔的思緒從回憶裡抽離，眼神也慢慢開始有了焦距。

冰淇淋車 (V.O) 叭嘍~~叭嘍~~。

△任翔聽到窗外的聲音便抬起頭看了秘書一眼，又一臉嚴肅的馬上低下頭看著合約書。

吳任翔：沒事，我在聽。

秘書：建商想另外跟您約時.....

△在一旁整理資料的員工將鐵製的文件櫃開開關關發出框啣框啣的聲響。

△任翔聽到聲響，身子微微的頓了一下，眼前看著的設計圖又漸漸模糊了起來。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9	吳家新家	早上	吳任翔、吳母

△媽媽手裡抱著一個鐵盒走到客廳坐下，並且把鐵盒放在桌上。

△此時原本坐在一旁看電視的任翔盯著鐵盒，眼神透露著好奇與疑惑。

吳任翔：媽，這是什麼東西啊？

△媽媽對著任翔輕輕一笑。

媽媽：這是你爸爸生前最寶貝的東西，而且指名要留給你的，你打開來看看吧。

吳任翔：什麼東西這麼神秘？

△任翔小心翼翼的拿起鐵盒並且打開它。

△鐵盒裡堆疊著一張張泛黃的圖畫紙，而第一張就是任翔住了幾十年的老家。

△任翔看著那張畫，頓時紅了眼眶，滿滿的淚水在眼眶裡打轉。

△此時圖畫紙上出現了一滴又一滴的淚水痕。

場次	地點	時間	人物
10	吳任翔辦公室	早上	吳任翔、秘書

△秘書擔憂的伸出手輕輕拍了拍任翔的肩並小心翼翼的確認經理的狀況。

秘書：經理！你還好嗎？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任翔感受到祕書的觸碰後回過神，雙手扶著手把從辦公椅上站起來走向窗邊。

△任翔探著頭四處張望，尋找著冰淇淋車的身影，找到後看著冰淇淋車發愣了一下，才轉過頭對祕書露出微微一笑。

吳任翔：別擔心！我沒事，天氣這麼熱，我請大家吃冰吧！

△任翔說完話便大步走到辦公室門口，感受到員工們沒有動靜，任翔停在門前並回頭看著大家。

△秘書跟員工們一臉困惑的看著經理。

吳任翔：走啊！愣著做什麼？

員工、秘書：喔.....好！走吧！

△辦公室的職員們紛紛站起身往門口走去。

△任翔看著大家慢慢走來，便笑著走出大門。

得獎感言

我是參加微電影劇本組的同學張瑋宸，我的作品是築夢。從上學期轉系到資訊傳播系之後，修了一門叫劇本寫作的課程，而築夢這個作品正是在課程中的作業。在這堂課中，我學到了非常多有關於寫作的邏輯以及順序，非常感謝祿平老師，讓我受益良多，只是自己的文筆技巧還需要多多琢磨。當初看到有南臺文學獎這個比賽之後，我就把我的作品再次修改了一番，然後投稿，真的沒想到能夠獲得佳作，真的是受寵若驚，非常謝謝評審的肯定，也謝謝評審會喜歡我的作品，給了我動力讓我去創作！

評審評語

- 一幅圖畫、一聲叭啖冰淇淋勾住的懸念，支撐劇情推展，結局雖在想像之內，卻拉高整個故事的溫暖歷程！
- 格式精確，時間掌握亦佳，頗熟悉劇本形式。然而故事發展太順理成章，缺少戲劇重要元素：「衝突」！人物也就顯得太過扁平，缺乏複雜、多面、深刻的層次感。
- 勵志作品。結尾容易被猜中。故事設定稍落俗套。
- 總評語：故事發展太順理成章，人物缺乏多層次的刻劃，結尾容易猜中、劇情老套，但好的故事也不用太追求新意，把故事寫好比較重要，該劇本能扣住故事主體，呈現溫暖的感覺，激起觀眾同理心，值得鼓勵。

■排名：佳作

■班級：企管一乙

■姓名：毛采薇

Light

第一幕

姐姐：(教弟弟騎腳踏車) 這樣騎，來小心！(弟弟坐在腳踏車上，姐姐在旁邊扶著)

弟弟：(很害怕，手握著把手左右晃動)

姊姊：(安慰的說) 沒事，慢慢來，慢慢來。

(弟弟漸漸地上手，姐姐慢慢地放手，在旁邊虛扶著)

第二幕

弟弟：(敲敲姐姐的房間門) 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姐姐：(寫作業，不耐煩的說) 別來吵我，我要讀書。

弟弟：(失落無辜地看著亂發脾氣的姐姐) 喔。

第三幕

旁白：不知道從什麼時候我們開始變了，變得冷漠，互相做自己的事，不再一起

玩了。

(弟弟和姐姐在家中各自在房間中，做各自的事，吃飯的時候交談，吃完飯又各自做各自的事，弟弟開始晚回家。)

第四幕

(少年打群架，被逮捕，母親、姐姐急忙到警察局看他)

第五幕

(拿起對講機，凝視著隔著玻璃板的人)

弟弟：你怎麼來了？

姐姐：我來看看你啊？你在裡面有沒有缺什麼，需要我給你帶的？

弟弟：上次帶的東西，還有剩。

姐姐：在裡面怎麼樣？

弟弟：不怎麼樣。

姐姐：(用故作輕鬆的口氣問) 跟你同房相處的怎麼樣？

弟弟：他已經出去了啦。

姐姐：他回家了，(可惜的語氣) 看來你少一個打呼聲很大的室友了。

弟弟：(沈默了一下，眼眶微紅，哽咽的問) 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回家啊？

姐姐：(安慰的說) 法官沒說，你表現好一點就可以回家了。

弟弟：(大力的抹去眼淚) 我有寫信給你們，回家記得看，我每天都有寫。

(探訪時間到)

姐姐：我也有寫，會看的，你乖一點！我們都在等你回家。

第六幕

(回家，餐桌已經擺好的菜了，母親正在看弟弟寄來的信，看見女兒回來，將眼角的淚水擦拭乾淨，讓女兒一起吃飯)

母親：回來了啊，去看你弟弟？

女兒：對。他說有寫信給我們。

母親：他有缺什麼嗎，想吃什麼？有說什麼嗎？

女兒：沒有，不用擔心，他什麼都不缺。

母親：飯煮好了，吃飯。(拿三份碗筷，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多拿了一副)

女兒：(走向餐桌，看了一眼母親手中多的一副碗筷) 今天煮了什麼好吃的，你別說，我猜，有雞湯。

母親：錯！是魚湯。

女兒：(接過碗筷，撒嬌的說) 沒關係，都是我喜歡吃的。

母親：(終於有了一點笑意) 那就多吃一點。

(女兒正在洗碗，母親把信拿給女兒)

母親：你弟弟給你的信，早點休息。

女兒：晚安。

第七幕

弟弟：(孤獨地坐在角落，寫信) 媽媽姐姐，讓你們擔心了，我很想你們，我知道錯了，我真的很想回家。

(弟弟在觀護所的生活和改進畫面)

第八幕

母親：今天是弟弟的開庭日，如果順利的話就可以回家了。

(開庭的畫面)

(開庭結束後，姐姐和媽媽接弟弟一起回家)

母親：這次出來了，就好好上課，聽話一點。

弟弟：(開心地回答) 知道了啦。

姐姐：(勾上弟弟的肩，弄亂他的頭髮) 走囉，回家吧。

(三人一起並肩而行)

第九幕

(三人坐在餐桌前，弟弟吃著豬腳麵線)

旁白：也許我們在成長中漸漸的走遠了，即便走散了，我也會在回家的路為你點上一盞燈，讓那束光帶你回家，而我們等著你回家。

得獎感言

這次能得獎，我要謝謝我的指導老師熊仙如老師，因為有她的鼓勵和指導，我才能這麼有自信的去創作參賽，而我也會繼續創作，讓自己在未來可以有更好的作品。

評審評語

- 輕巧而有層次的表達出姊弟親情，雖未仔細鋪陳情節，卻得觸動強感共鳴！
- 人物刻畫模糊，故事流於平庸，沒有新意。
- 加害者的家庭確實值得書寫和探討，但敘述上僅留在家庭的溫暖處，較不寫實。建議增加家人對其責備、抗拒，最後包容的補充敘述。
- 總評語：題材為誤入歧途的青少年，能勾住情感也貼近社會，輕巧有層次的表達手足親情，能觸動強烈情感共鳴。分場草率但故事很有發展性，表現得不著痕跡，不用多加場也能有很多劇情延伸，把感情表達的很深刻，值得鼓勵。弟弟個性鮮明，但母親的角色較不完整，人物刻劃模糊，留在家庭溫暖不夠寫實，建議可以將母親的角色設定為眼盲者，能夠更加著重於姊弟情感。



頒獎典禮攝影

活動剪影



校長、主任與評審合影



頒獎典禮

新詩組
評審講評



散文組
評審講評



短篇小說組
評審講評



微電影劇本組
評審講評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南臺文學獎作品集：第五屆 / 施寬文主編.--初版.--

臺南市：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民 109.08

面；公分

ISBN (平裝) 978-986-5627-68-3

863.3

109011917

第五屆南臺文學獎作品集

發行單位：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發行人：邱創雄

主編：施寬文

美術編輯：蔡宜璇

助理編輯：郭乃綺

工作團隊：陳憶蘇、王淳美、陳金英、林麗美、楊雅琪、施寬文、郭乃綺

版次：初版

發行單位地址：71005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出版日期：民國 109 年 8 月

ISBN 978-986-5627-68-3

著作權所有，本書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